黑水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内幕

私人保安公司如何崛起为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公司

[美] 杰里米·斯卡希尔◎著

黑水公司神秘面纱，窥探全球第一雇佣军公司的真相

亚马逊网站“年度最受欢迎的10本书之一”

出世，席卷全球各大畅销书榜单

Bai du 百度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黑水内幕 百度搜索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荣登亚马逊网站、巴诺书店、《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旧金山纪事报》等畅销书排行榜

2004年3月31日，4名美国人在费卢杰中了埋伏，一群愤怒的暴民将他们活活烧死在吉普车里。暴民们把烧焦的尸体吊在幼发拉底河上，整整悬挂了几个小时。但是，这几个美国人既不是美国正规部队的士兵，也不是普通的平民，他们来自一家私人雇佣军公司。当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镜头出现在各国电视屏幕上时，全世界都开始关注这家在布什政府支持下快速崛起的私人军事公司——黑水公司。

这份令人刺激的调查报告详细揭露了美国政府军事外包产生的一个怪物，它的强大的确让你感到难以置信。但是你最好还是相信这个报告，因为它揭示了美国的前途，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危险。

中央情报局资深官员　雷·麦克戈文

杰里米·斯卡希尔的全面报道，揭示了联邦政府与这类难以解释的私人军事公司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　简·沙科斯基

在布什政府荒唐的民营化努力之中，最令人害怕的就是让军事部队公司化。杰里米·斯卡希尔揭露了这个邪恶计划的惊人事例，写得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奥斯卡奖最佳导演获得者　迈克尔·穆尔

对于美国的这支令人惊恐的近卫军，斯卡希尔笔法娴熟地记录了它崛起的整个过程。依斯卡希尔的理解，它预示着美国民主崩溃的最后阶段。

前《纽约时报》中东分社主任　克里斯·赫奇斯

黑水

内幕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BLACKWATER

上架建议◎时事政治

ISBN 978-7-5086-1056-6

9 787508 610566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36.00元

黑水

内幕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美] 杰里米·斯卡希尔 著
闫鲜宁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水内幕：私人保安公司如何崛起为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公司 /（美）斯卡希尔著；闫鲜宁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

书名原文：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ISBN 978-7-5086-1056-6

Ⅰ. 黑… Ⅱ. ① 斯… ② 闫… Ⅲ. 政治–研究–美国 Ⅳ.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6310号

BLACKWATER © 2007 by Jeremy Scahill.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Nation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 © 2008 by CHINA CITIC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Roam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黑水内幕——私人保安公司如何崛起为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公司

HEISHUI NEIMU

著　　者：[美] 杰里米·斯卡希尔

译　　者：闫鲜宁

策 划 者：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中信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191 千字

版　　次：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7-5822

书　　号：ISBN 978-7-5086-1056-6/F　126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　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如果没有我的同事加勒特·奥道尔的不懈努力，本书是写不出来的。他是一位令人惊叹的调查记者，他花了很多时间依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档案查阅申请，调查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事件，挖掘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和数字，并采访了诸多有关方面的重要人物。他还为本书的某些章节写出了很好的初稿。我非常感谢他在这个项目上付出的辛劳，以及他对揭露丑闻的坚定决心。本书可以说是既属于我，也属于他。我期待他今后在法律和新闻领域再创佳绩，并很愿意再次与他合作。

我还想提醒读者注意一个事实：黑水公司拒绝让我采访其高层管理者。它的一位发言人曾写信“感谢”我“对黑水公司感兴趣”，但声称公司“无法”同意我采访其高层管理者。我感谢罗利市《新闻和观察家报》的杰伊·普赖斯和约瑟夫·内夫做的翔实报道，感谢《弗吉尼亚引航员报》的比尔·赛兹莫尔以及乔安妮·金伯林。这些记者和他们的独创性报道让公众了解了黑水事件的由来，以及私人军事行业的爆炸式发展。我还要特别感谢《洛杉矶时报》的克里斯琴·米勒、《华盛顿邮报》的安东尼·沙迪德和拉吉夫·钱德拉赛卡兰，以及作家P·W·辛格和罗伯特·扬·佩尔顿。

2004年3月31日，上午9点30分
费卢杰市，伊拉克

当四名美国人乘两辆帕吉罗吉普车开进费卢杰时，这座城市的伊拉克圣战组织正在等着他们。市内主要街道的两旁全是餐馆、咖啡馆和露天市场，平常这里闲逛的人很多。但在那天清晨，一群戴面具的民兵引爆了一个炸弹装置，街道上倾刻间人影全无，商店也都关了门。美国人的车一进入市区就特别显眼，因为他们开的吉普车被称为“吸子弹的磁铁”。他们都戴着广角太阳镜，理的是汤姆·克鲁斯式的短发。他们进了市区不久即放慢了车速。街道右边是商店和市场，左边是空地。看起来他们碰上了某种路障。当车子刚一停下，一颗手榴弹即飞向第二辆吉普车，随即响起了机关枪的射击声。子弹把吉普车车身打得到处是洞，车内的两个人很快受了重伤。当鲜血从这些美国人身上喷涌而出时，多名戴面具的枪手冲向这两辆吉普车，他们一边换弹夹，一边朝挡风玻璃扫射。空中响起“真主伟大”的欢呼声。附近十多名围观的男青年也马上冲了过来。当第二辆吉普车被击中时，第一辆吉普车上的美国人意识到中了埋伏，他们想马上逃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聚拢的人群很快超过了300人，而实施埋伏狙击的枪手已经消失在小巷中了。吉普车因为中弹很快就被点着了，美国人烧焦的

尸体被拖了出来，那些围观的男人和男孩子们把尸体扯得七零八落。一个小伙子在摄像机前展示了一个小标语牌，上面画着骷髅和交叉的股骨，并用英语写着："费卢杰是美国人的坟墓！"那些人将美国人烧焦的尸体吊在幼发拉底河的一座桥上，悬挂了好几个小时。全球的电视观众通过屏幕，都看到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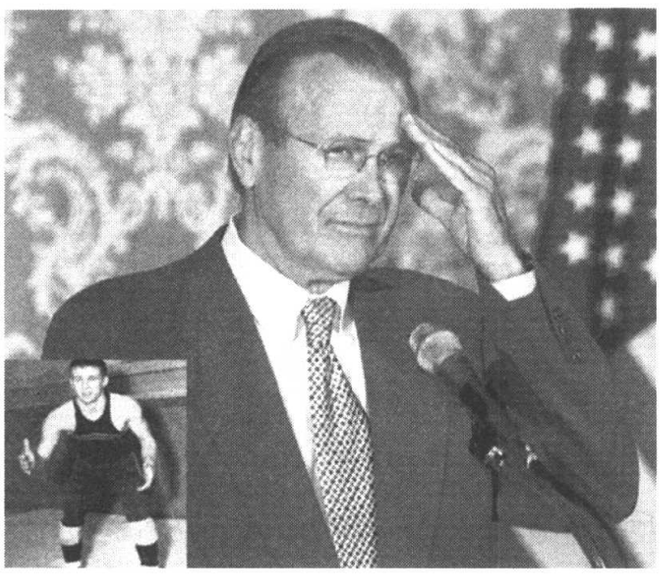
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华盛顿特区，布什总统正在竞选。他在一个筹款晚宴上对支持者说："这群杀人犯试图动摇我们的意志。美国绝不会被暴徒和谋杀犯吓倒。我们正在伊拉克积极打击恐怖分子。我们将在那里打败他们，这样我们就不必在国内面对他们。"第二天早上，刚起床的美国人都听到了这个悲惨的消息。报纸上醒目的标题写着"伊拉克暴民肢解四名美国人"。媒体的评论纷纷援引索马里事件，提到该国暴乱分子曾在1993年10月的摩加迪沙击落了两架美军黑鹰直升机，杀死了18名美国士兵，并拖着几具美国兵的尸体在大街上示众。这一事件直接导致美国撤走了驻索马里的部队。但是和索马里不一样，在伊拉克被杀害的美国人不是美国军人，也不是许多媒体报道的普通"平民"，他们是由一个秘密雇佣军公司派往伊拉克的、受过良好培训的私人士兵。这个秘密雇佣军公司就是黑水公司(Blackwater USA)。

突然获得巨大成功

2001年9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宣读了他的一篇重要讲话。大部分美国人当时都没听说过基地组织，而萨达姆·侯赛因那时还是伊拉克总统。拉姆斯菲尔德曾在福特政府（1975~1977年）内任国防部长，他于2001年再次就任国防部长时正是壮志在胸。他在9月10日——这一天是布什政府上台的周年纪念日——向负责管理国防承包业务的五角大楼官员发表讲话时，站在一群大公司前任高级经理（他从安然、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和宇航公司网罗了这些人做自己在国防部的高级助手）面前，发布了一份宣战书。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一个对美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对手，这个对手是世上最后一批‘中央计划’堡垒中的一个。它是靠推行五年计划来进行管理的。它从一个国家的首府所在地向五大洲、四大洋发号施令。它通常残忍地连续性扼杀自由思想，粉碎新的观点。它破坏美国的国防，并使美国军人身陷危险之中。你可能觉得这个对手像是苏联，但那个敌人已不存在了。我们的对手在今天看来更诡秘、更强硬。你们可能以为我是在描述世上那批最后的垂死争扎的独裁者之一，但是他们的寿命也快完结了，而且他们在实力和规模上都抵不过这个对手。这个对手离我们更近，它就是

五角大楼官僚机构。”拉姆斯菲尔德呼吁完全改变五角大楼的运行方式，用基于私营部门的新模式取代陈旧的国防部官僚机构。他说，问题在于“政府”与企业不同，“政府无法死亡，于是我们需要用其他刺激办法来让政府适应和改进”。他宣布说，这其中的风险很大——从终极意义上说，“这涉及每个美国人的生死问题”。他在这一天宣布了一个重大计划，要求加强在作战方面对私营部门的使用，并预言自己的计划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他对听众说：“有些人可能会问，国防部长怎么能在大家面前攻击五角大楼呢？我对他们回答说：‘我无意攻击五角大楼，我想解放它。我们要帮它自救。’”



拉姆斯菲尔德

第二天早上，五角大楼便受到了真正的攻击，美国航空公司波音757班机撞击了它的西墙。拉姆斯菲尔德也亲自出马，帮救援人员从废墟里拖出几具尸体，这些举动使他名声大噪。但拉姆斯菲尔德这位好战的棋坛大师，很快就抓住“9·11”事件带来的几乎无法想象的机会，将他自己宣布的战争——一天之前刚刚宣布——送上了快车道。世界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而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的未来，突然成了一张空白的画布，可供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盟友画上自己的杰作了。拉姆斯菲尔德的新政策将大力借重私营部门，强调秘密行动和先进武器系统，并强调更多地使用特种部队和承包商。它被称为“拉姆斯菲尔德主义”。拉姆斯菲尔德2002年在《外交季刊》撰文（题目是《改造军队》）指出：“我们必须激励一种更具企业精神的做法：鼓励人们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付，并且在行动上不像官僚主义般缩手缩脚，而更像风险资本家。”拉姆斯菲尔德的“小脚印”方针引发了现代战争方面的一个最重大现象之一——广泛引

进私营部门参与战争的每个方面，包括战斗。

在政府召集来的参加拉姆斯菲尔德主义提倡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公司中，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公司。它就是美国黑水公司，它在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经营着一个私人军事训练营。在“9·11”惨案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一个几年前还默默无闻的公司，突然之间成了美国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战争的一个中心角色。黑水公司的拥有者埃里克·普林斯对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说：“我搞军事训练生意有4年了，一开始认为人们对安全并不太在意，可是现在电话却响个不停。”

但是，黑水公司的故事不是从“9·11”事件或从其高级经理创建它开始的。它以很多方式渗透进现代战争的历史。最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布什政府战争团队核心人物毕生努力的成果。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正逢迪克·切尼[①]——拉姆斯菲尔德的亲密盟友——担任国防部长。当时部署到战区的人员有十分之一是私人承包商，而切尼决心要逐步提高这个比例。他1993年离职前同意让哈里伯顿公司（他后来到该公司当了总裁）的一个部门搞一个调查，以探讨如何让军事官僚机构迅速实现民营化。几乎一夜之间，哈里伯顿公司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似乎具有无限赢利潜力的行业，专为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提供服务。美国越积极扩大军事驻扎范围，对哈里伯顿公司就越有利。哈里伯顿成了未来军事民营化的一个原型。

在后来克林顿执政的8年中，切尼在新保守主义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中发挥了很大影响，而美国企业研究所率先呼吁要加速政府和军队的民营化。到1995年，切尼已到哈里伯顿公司任总裁，并使其后来成了美国政府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克林顿总统基本

① 理查德·布鲁斯·切尼（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1989年3月出任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并领导了捉拿巴拿马前总统诺列加的“正义事业”行动和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的海湾战争的“沙漠风暴”行动。1993年切尼转入商界，担任世界最大的油田服务公司哈里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1年切尼就任美国第54届副总统。他坚持保守的内外政策主张。

同意这一民营化议程，于是哈里伯顿公司和其他承包商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冲突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拿到了多项有利可图的合同。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批准了一家军事咨询公司弗吉尼亚军事专业资源公司，它的雇员都是退役的高级军官，为克罗地亚军队提供培训，以帮助其与塞族统治的南斯拉夫打一场分离主义的战争。这次合作最后决定了那场冲突的结果，并预示了私营机构将如何参与后来的反恐战争。但是，民营化只是这个更宏大议程的一部分。

1997年，新保守主义活动家威廉·克里斯托尔发起了一个“新美国世纪计划”[①]，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均是其中的关键成员。他们这个集团逼迫克林顿拟定在伊拉克更迭政权的计划，而该集团的若干领袖人物（他们鼓吹“强调军事实力和道德净化的政策”）后来构成了布什政府国际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2000年9月，即在其成员进入白宫核心层之前几个月，切尼发表了一份题为《重建美国的防务：新世纪的战略、部队和资源》的报告。该报告在勾画对美国战争机器改造方案的同时也承认：“转型的过程虽然能带来革命性变革，但也可能是长期的，因为没有新珍珠港事件这样的灾难性及催化性事件发生了。”然而一年之后，“9·11”事件发生了，而它恰恰提供了这种催化作用：一小批刚刚掌握权力的新保守主义骨干拥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理由，正好可以推进自己构想的激进计划。

在“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战争中，常被人忽视的因素是军事外包和民营化。从布什政府上台开始，五角大楼就充斥了一批军事理论家（如保罗·沃尔福威茨、道格拉斯·费斯、扎勒梅·哈利勒扎德、斯蒂芬·坎姆伯恩）和来自大公司（特别是大军火公司）的前任高级经理，如国防部副部长奥尔德里奇（来自宇航公司）、陆军部长怀特（来自安然公司）、海

① “新美国世纪计划”开始于1997年，其主要成员包括艾伯拉姆斯、贝内特、杰布·布什、切尼、科恩、利比、丹·奎尔、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

军部长英格兰（来自通用动力公司）、空军部长罗奇（来自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这些来自民间的五角大楼新领导层一上台就有两个主要目标：在战略性国家实施政权更迭，并实施美国军事史上最彻底的民营化和外包业务——这等于是军事领域的一场革命。在“9·11”事件之后，这一战役已无法阻挡。

当阿富汗的塔利班遭遇迅速溃败后，备受鼓舞的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政府，即开始策划新保守主义“十字军东征”的中心战役：伊拉克战役。当正式战斗打响前的美军部队集结开始时，五角大楼即让私人承包商正式参与进来。当美国政府表面上寻求外交解决时，实际上它已经催促哈里伯顿公司开始它自己历史上最大的承包行动。当美国坦克在2003年3月开进巴格达时，它们带来了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支私人承包商大军。到拉姆斯菲尔德任期结束时，据估计，伊拉克已有10万名私人承包人员，与美军现役人员的比例几乎达到1∶1。颇令美国军事工业满意的是，拉姆斯菲尔德在下台前还走了不同寻常的一步棋：将私人承包商列为美国战争机器的正式成员。2006年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发表4年回顾报告时，描述了所谓的国防部“变革路线图”，声称这一变革是从2001年开始的。它将“国防部总兵力”定义为“构成作战能力的现役和后备役部队、文职人员及承包商。部队的全部成员驻扎在全球几千个地点，并执行着完成关键使命所需的各种职责”。

这种正式表述虽是出现在一场无定期的、定义模糊的全球战争之中，但仍然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几十年前发出的不祥警告完全背离。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讲中曾预言了“军工联合体”崛起带来的“严重影响”。他当时宣布说：“错位的力量发生灾害性崛起的可能是存在的，并将长期存在。我们绝不能让这种组合的影响危及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我们对一切都要给予重视。只有全体公民都警觉和有见识，才能迫使庞大的国防工业和军事机器与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能更好地契合，从而使安全

和自由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维护。”但他1961年离职之后的美国政治发展，尤其是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恰恰走上了他所预言的那种不祥的道路。

虽然反恐战争和出兵占领伊拉克催生了几十家为军队服务的美国私人承包公司，但没有哪一个公司像黑水公司那样迅速攀升到权力、利润和知名度的顶峰。它只用了不到10年的工夫，即从默默无闻的公司变身为布什政府“全球反恐战争”的某种近卫军。黑水公司如今已在9个国家（包括美国）部署了超过2 300名私人士兵。它的数据库中储存21 000名前特种部队成员、退役士兵及退休执法人员的数据，随时可以召唤他们参与军事行动。黑水公司拥有超过20架飞机，包括武装直升机和一个监视飞艇分队。它设在北卡罗来纳州莫约克的总部占地7 000英亩，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军事设施。它每年培训几万名联邦和地方执法人员，以及来自“友好国家”的军人。它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并雇用军队和情报界的前高级官员任公司高层主管。它最近已开始在加州和伊利诺伊州兴建新设施（黑水公司西部基地和黑水公司北部基地），并开始在菲律宾原美军苏比克基地兴建一个丛林战培训设施。它握有价值5亿美元以上的政府承包合同——这不包括为美国情报机构或私人公司及外国政府操作的秘密项目。正如一位美国议员所称，在严格军事意义上来说，黑水公司可以推翻许多国家的政府。

埃里克·普林斯

黑水公司是一支私人军队，只由一个人控制：埃里克·普林斯，他是一名激进的右翼基督教徒，一位亿万富翁，曾是布什政府竞选的重要赞助人之一，亦是基督教右翼活动的重要赞助人之一。事实上，截至本书开始写作为止，普林斯从没有为任何民主党候选人捐过一分钱——这当然是他的权利，但作为一个庞大的为战争服务的公司的首脑，一个大谈自己思想

信念如何诚恳的人，这是十分不同寻常的情况。黑水公司是拉姆斯菲尔德对五角大楼官僚机构开战时最有效的部队之一，而且普林斯公开大谈黑水公司在美国军队激进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最近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参加小组讨论时问道："当你想寄次日送到的快件时，你是去邮局寄还是请联邦快递公司寄？我们的企业目标是为国家治安机构起到支持的作用，恰如联邦快递公司对邮局起到的支持作用一样。"

说明这种转型已经发生的最明显迹象是，从2003年起，白宫将保护美国在伊拉克最高级文职官员（最高行政长官及后来的历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的任务外包给了黑水公司。与美军现役人员的微薄薪金不同，黑水公司保安警卫在伊拉克的年薪在10万美元以上，私人保安警卫的标准日薪原来约为300美元，公司拿到为保罗·布雷默提供私人保安警卫的合同后，该标准又涨到了600美元/天。布什政府未经过公开辩论，即将许多原由军队执行的任务外包给了私人公司。于是，这些私人公司基本上不用对美国纳税人负责了，尽管它们的利润都来自美国纳税人。有些人已开始将伊拉克的雇佣军市场，作为阿拉斯加淘金热和美国西部的枪战现场，正如伦敦《泰晤士报》当时所称："在伊拉克，战后火暴的生意不是石油，而是保安。"

保罗·布雷默

布雷默2004年6月离开伊拉克回国前发布了第17号令，规定美国在伊拉克的承包商不可被起诉。这一重大举措使私人部队备受鼓舞。虽然已有若干美军士兵因为在伊拉克犯的杀人和虐待罪而受到起诉，但五角大楼对自己庞大的私人部队却没套用同一标准。国会2006年6月的一次听证会（主题是关于伊拉克的承包商）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黑水公司高层代表私人部队行业出席了这次听证会，另还有几位政府官员出席。众议员库西

尼奇向国防部国防采购处（负责承包商的部门）处长阿萨德提出了疑问。库西尼奇指出，美军部队要受到具有强制意义的作战规则约束，并已经有军人因为在伊拉克违反了作战规则而受到起诉，而承包商却没有这种情况。他说截至听证会当天，“尚无提供保安服务的承包商”因在伊拉克犯罪而“受到起诉”。

然后他询问阿萨德：“国防部是否准备对已证明非法杀死平民的私人承包商进行起诉？”

阿萨德回答说：“先生，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库西尼奇叫道：“哇，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些私人承包商可以杀人不受追究吗？”他说，承包商“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约束，因此完全可以把法律玩弄于掌上”。

黑水公司已公开宣称自己的部队不受法律约束。它坚称这些私人士兵是平民，因此不应受五角大楼《军事审判统一法典》（*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的约束。但它同时还声称，私人士兵免于被民事起诉，因为它是美国武装部队总兵力的一部分。黑水公司已在法律意见书上辩称，如果美国的法院允许原告因为黑水公司员工不当死亡而起诉黑水公司，就会威胁美国作战的能力：“为使负责任的联邦承包商能在战场上陪伴美国军队，联邦政府保护联邦承包商对人员伤亡诉讼的豁免权至关重要，并且美国各级法院应一致支持这一点。纯志愿武装部队总兵力概念是美国军事人力信条之基础，就这一概念来说，对它具有摧毁性的事情莫过于让实行50个州的侵权行为责任法延伸到海外战场……美国总统如何监管和指挥这些军事行动，包括他通过指挥链就私人军事承包商及其使团的训练、部署、武器配备、使命、人员构成、计划、分析、管理和监督做出的决定，均不在各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

黑水公司表示，它的部队是依据其行业协会（它的名字很具讽刺意味，称为“国际和平行动协会”）编写的行为准则执行任务。但这一行为准则

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且不具有强制意义。普林斯说他的部队“对我们国家负责”，好像对国旗宣誓效忠就是动机或活动公正的证据，或即可替代一个独立的法律架构。

由于实际上已给予承包商免于起诉的特权，五角大楼没有监督这支庞大的私人部队——它现已被正式承认为美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因此，错误的逻辑反而受到了鼓励。私人承包商基本上处于法律上的灰色区域，因此违法事件不受法律制裁。美国国会于2006年年底通过2007年防务开支议案时，加入了一个只有一句话的修正案，它规定位于战区的承包商也要遵守《军事审判统一法典》。但是军方管理自己庞大的现役部队就已经麻烦很多了，因此很难有效监管另外的10万名私人承包商。虽然这个只有几个字的修正案并没有完全确立一个独立监管的体系，但专家预计私人战争业仍会对它强烈抵制。

尽管政府对部署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承包商有空前的依赖，但却没能弄清其人数到底有多少，就更别提监管纪律了。政府总审计局于2006年12月发布的报告称，军方没有有效的监管制度，而且“军官们无法确定在伊拉克各基地部署了多少承包商”。陆军和空军无法向总审计局调查人员提供“他们在各部署地点使用承包商的数量，或这些承包商正向美军提供服务的种类”。总审计局的结论是：“承包商管理和监管方面的问题，已对军事行动和部队士气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使国防部无法合理地确认承包商正在以最合算的方式满足合同的要求。”

在拉姆斯菲尔德下台一周后，美国部队用于反恐战争的兵力已感到不够了，连前国务卿鲍威尔上将都宣称：“军队快不行了。”但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楼并没反思这种侵略政策和征服战争，而是谈论扩大军队规模的需要。普林斯早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组建一支他所谓的“承包商部队”来辅助美国军队。他说：“国防部对扩大军队的永久规模颇感惊恐。我们想增加3万人，而他们说为此需要花费36亿~40亿美元。据我的计算，也就是为每

名士兵花135 000美元……我们肯定花不了那么多钱。”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说法，只能来自一个自己拥有一支军队的人。普林斯喜欢将黑水公司定位为美国军队的一种爱国主义的延伸，并在2005年9月向全公司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所有员工和承包商均要像公司那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客户”（即五角大楼、国务院和情报机构）一样，面对美国宪法宣誓：“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打击一切国内外敌人……上帝佑我。”

但是，尽管有人将黑水公司的行为描画成一种纯美国人的行动，只是为了保护无防卫的人，但它一些最雄心勃勃和秘密的项目仍透露出一种十分迥异和惊人的现实。黑水公司于2004年5月在美国政府的中央承包处悄悄注册了一个新分公司：灰石（Greystone）有限公司。但灰石有限公司没有像黑水公司其他分公司那样将公司注册地址放在国内，而是放在加勒比海的小国巴巴多斯。于是，它被美国政府列为“免税的公司实体”。

AK-47步枪

灰石有限公司的推广小册子称，可为客户提供“积极主动的作战团队”，“可在海外满足客户紧急的或目前的保安需要。我们的团队可执行稳定行动、资产保护和回收以及人员紧急撤离等任务”。它还可提供各种培训服务，包括“防卫和进攻性的小组作战行动”。灰石有限公司吹嘘自己“有一支随时可做全球部署的常备力量，而其来源是前特种部队成员，前国防、情报及执法部门专业人员”。

灰石有限公司声称从以下国家招募私人士兵：菲律宾、智利、尼泊尔、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巴拿马、秘鲁。这些国家的部队的人权记录，充其量也是可疑的。灰石有限公司要求申请加入者展示对各种武器

(AK-47步枪、Glock 19枪、M-16系列步枪、M-4卡宾枪、机枪、迫击炮、火箭筒、肩扛式轻型反装甲武器）的掌握，并要求他们具有狙击、精度射击、直升机机枪射击、引爆、反突击等技能。黑水公司已在伊拉克部署了百十名智利雇佣军，其中有来自残忍的皮诺切特政权的军人。黑水公司总裁加里·杰克逊说："我们会从世界各地寻找专业人员。智利突击队员很专业，正适合黑水公司的体制。"

迫击炮

由于国内部队已用到极限，加上出于政治的原因又不能征兵，美国政府只好找一些愿派兵的国家来参与"全球反恐战争"。如果这些国家不愿派兵参战，黑水公司和它的盟友即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通过从全球招募私人士兵来达到在伊部队的国际化。如果外国政府不愿参战，那美国至少可以花钱雇外国士兵参战——这些士兵的祖国有不少是反对美国挑起的战争的。批评家指出，这一做法颠覆了国家的存在和主权及自决的原则。宪法权利中心主席迈克尔·拉特纳已就私人承包商在伊拉克侵犯人权对其提起了诉讼，他指出："增加对承包商、私人部队或'雇佣军'的使用，使发起战争和进行战争更容易了——只需要金钱，而不需要本国公民参与。如果（政府）要求本国公民参战，就会出现抵制，而这种必要的抵制可防止自我扩张的战争、愚蠢的战争和美国那种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对于一心挽救帝国衰败之势的美国来说，私人部队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想一想罗马帝国吧，它就是越来越多地使用了雇佣军。在美国国内，情况也是类似。用必然遵守宪法的警察部队来控制愤怒的、

人权受到侵犯的民众，那是很难做到的，但私人部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黑水公司和哈里伯顿公司一样，其高层主管有很长远的眼光，他们不仅仅是想通过战争牟利。他们并不是与竞争者一起抓住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时刻，而是一心为今后几十年塑造一个永久的合适定位。然而，黑水公司的远大志向并不限于国际战争。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后，黑水公司的部队比大部分联邦机构都先到达了新奥尔良。它的几百名全副武装的雇佣军最先进入了灾区，并在一周内被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雇佣，负责在美国墨西哥湾地区活动。每名雇佣军士兵每天的收费是950美元，由联邦政府支出。不到一年，该公司就从联邦飓风救灾资金中赚取了逾7 000万美元——约每天24.3万美元。该公司把飓风看成又一个很好的机会，并很快就开始申请许可，以便一旦有需要即能向50个州的地方政府派出类似的部队。黑水公司的高层拜会了加州州长施瓦辛格，讨论了在加州发生地震或类似灾害时派驻部队的问题。

m-4卡宾枪

黑水公司在卡特里娜飓风后专门成立了负责国内行动的分公司，其负责官员说：“我们都不喜欢把灾害变成生意机会的理念。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但事实就是如此。医生、律师、葬礼操办者，甚至报纸，都是靠坏事的发生来讨生活。我们也是如此，因为总要有人站出来应对灾害。”但是，批评者认为，在国内部署黑水公司的部队是一个危险的先例，有可能破坏美国的民主。宪法权利中心主席迈克尔·拉特纳说：

“他们的行动可能不受宪法的限制和约束，而联邦和州的官员和雇员都要受到宪法的约束——包括《宪法第一修正案》和《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的公民享有不受非法搜查和没收财产的权利。他们和警官不一样，没受过关于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训练。这种准军事团体让人想起纳粹党的冲锋队，因为它是一种未经法律许可的执法机构，完全在法律范围之外活动。使用这些准军事团体对我们的权利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黑水公司在当前这场战争（布什总统称其为“十字军圣战”）中的角色尤为令人害怕的是，该公司主要高管都坚持基督教至上的信念，普林斯和他的家庭曾慷慨资助过宗教右翼运动反对政教分离论的斗争，以及宗教右翼运动在公共领域扩大基督教存在的努力。与此同时，普林斯还是美国一些最好斗的基督教极端主义者，如前“水门事件”共谋者查克·科尔森（他后来当了布什总统的顾问，并是“以信仰为基础的监狱”运动的先驱）和基督教保守派领袖加里·鲍尔（他曾签署过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原则声明》，是普林斯父亲的好友，普林斯青年时期就与他共事）的好友和资助人。

有些黑水公司的高管甚至自称是马耳他骑士团成员，这是一个11世纪成立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其使命是“保卫十字军战士征服的领土”。这个马耳他骑士团如今号称是“国际法的一个主权单位，有自己的宪法、护照、邮票和公共机构，并与9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把政教分离社会的军事行动外包给这种新十字军战士，使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和其他反战人士忧心忡忡。

世人大都是在黑水公司的4名士兵于2004年3月31日在费卢杰遇袭后，才首次听说“私人军事公司”。这一恐怖的谋杀标志着战争的转折和伊拉克人抵抗的爆发。当时（和现在）的许多媒体报道都称，这些诡秘的部队是“平民承包商”或“外国重建工作人员”，他们好像是工程师、建筑工人、人道主义者或水利专家。人们几乎从没有用“雇佣军”这个词汇描述他们。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雇佣军”行业上演的一场很精密的伪装活动，

并且它日益受到布什政府及西方各国政要的认可。

那4名在费卢杰死掉的美国人是美国在伊志愿联军的最大伙伴的成员，其人数比英军在伊部队人数还多的成员，可是世人大部分都不知道这种私人部队已经驻扎在伊拉克。费卢杰事件使黑水公司成了关键角色，可以影响对“雇佣军”监管（或是不监管）方面的法规，而黑水公司自己则成为快速扩张的雇佣军行业的新领袖。在3个月之后黑水公司获得了美国政府最有价值的国际安全保障合同之一：保护外交官的安全和美国基本设施。它的4名私人士兵的遇害受到媒体的大肆报道，而这成了它今后走上成功之路的契机。

黑水公司崛起的故事，在军工联合体历史上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布什政府正在反恐战争伪装下积极推进军事革命和民营化，而该公司正好体现了此举带来的变化。但更具基本意义的是，它是一个涉及战争、民主和统治权的前途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黑水公司1996年的创立开始。当时深具眼光的黑水公司高层开办了一个私人军训营地，“以满足由于政府将武器和有关保安培训外包而预计出现的需求”。然后，故事即发展到“9·11”事件后公司承包合同的突然激增，并发展到费卢杰血腥事件和那4名雇佣军士兵的尸体被吊挂于大桥上。这个故事还包括在伊拉克纳杰夫市的激烈枪战，到盛产石油的里海地区做的一次远征（美国政府派黑水公司去建一个军事基地，它离伊朗边境仅有几英里）、派私人士兵进入新奥尔良飓风灾区，以及在美国首都与政府高层的多次密谈（黑水公司高层在这里成了反恐战争的新英雄）。

但这支世上最强大雇佣军的崛起，不是开始于目前的战场，而是开始于密歇根州霍兰市，普林斯出生在该市的一个右翼基督教富豪家庭。正是普林斯的家族为黑水公司的创建打下了基础，在几十年里用几百万美元疏通关系、运作生意，才为黑水公司的飞速崛起积蓄了各种人脉和力量，才使得黑水公司成为一个难以复制的传奇。

BLACK WATER 目录

致谢 IX

2004年3月31日 XI

前言 突然获得巨大成功 XIII

第一章 小普林斯 1

埃德加王国 3

强强联姻 7

保守的激进分子 10

"十字军圣战" 13

第二章 黑水公司的初创 19

"让我们干吧" 21

神秘的黑色之水 25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邪恶" 28

看不见的行动 32

第三章 费卢杰惨案 37

多事的费卢杰 39

无休止的流血冲突 41

第四章 布雷默来到巴格达 47

贪婪的机会主义者 49

精英护卫队 55

第五章 斯科特走上战场 63
最热门的生意 65
"一生最后的机会" 66

第六章 埋伏 71
一触即发 73
像"被屠宰的绵羊" 75

第七章 "我们将平定费卢杰" 81
以牙还牙 83
"我们不会撤退" 86

第八章 纳杰夫：2004年4月4日 91
再度陷入危机中心 93
激战纳杰夫 95

第九章 "悼念4名被杀害的美国人" 101
重返费卢杰 103
针对半岛电视台的战争 105
集体惩罚 108

第十章 普林斯先生去华盛顿 111
"新的止痛药" 113
院外活动专家 115
替卡夫卡增光 121
再次中埋伏 122

第十一章 里海石油管道梦想 125
平行的战役 127
进入里海地区 130

第十二章 拉美的生意 133
战争推销员皮扎罗 135
哥伦比亚计划 143

第十三章 “战争妓女” 147
谁为合同埋单 152
“杀人的保险” 153

第十四章 黑水61号飞机坠毁 157
无法预测的航线 159
费雷斯信条 164
神秘的航空分公司 165

第十五章 科弗·布莱克：手套摘掉了 171
“9·11”事件之前 173
新的游戏规则 176
“我们需要本·拉登的DNA” 179
虚假反恐报告 183
黑水“教父” 186

第十六章 暗杀小队和“萨尔瓦多方案” 189
布雷默的继任者 191
“全面内战” 194
“爱国英雄” 197

第十七章 约瑟夫·施米茨：基督教战士 203
五角大楼的最高级警察 205
丑闻家族 207
狂热的基督教徒 215

第十八章 南下新奥尔良：拜乌湖畔的巴格达 219

抢食救灾肥肉 221

“边境围栏” 224

K街的崩溃 226

第十九章 “圆桌骑士团” 229

达尔富尔梦想 232

黑水与睡狮 236

南非的榜样 238

灰石计划 239

圆桌骑士 241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一章

小普林斯

埃德加王国

密歇根州西部的霍兰市南岸路1057号的小楼，离伊拉克的费卢杰是如此的遥远。埃里克·普林斯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座房子就在马卡塔瓦湖旁边，离密歇根湖很近。在夏日的阳光下，车道旁边的小树在微微摇动。阳光静静地洒在湖面上。偶尔，会有一辆车驶过，或有一个游艇被发动起来。除此之外，这一带非常安静，活生生一个富足的美国社会缩影。这时，有两个中年妇女在慢跑，一个男人在用割草机懒洋洋地割草。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两个中年妇女跑过这座显赫的楼房时，其中一个问她的同伴："普林斯家族还是这个小楼的主人吗？"这个小楼在当地很有名，然而这个家族更有名。在霍兰市，普林斯家族就是贵族，而埃里克的父亲埃德加·普林斯就是国王。

埃德加·普林斯是一个自己创业的企业家，他雇的工人很多，几乎是全镇人口的四分之一。他资助了该镇中心区的建设，也是当地两所学院的主要资助人。在他1995年去世之后，他对该镇的影响仍然处处可见。在镇中心，有一处景观是纪念他的：地面上镶有7个铜脚印，它们通向一个高台，台上是3尊真人大小的音乐家铜像。旁边还有另一组铜像，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在唱歌。铜像基座上有一块儿带文字的铜牌是纪念埃德加·普林斯的，上面写道："我们将永远能听到您的足音。霍兰市中心区居民向您异乎寻常的远见和慷慨表示敬意。"

要说埃德加·普林斯为子女留下了什么经验，那就是如何基于严格的基督教价值观、右翼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来建设和维持一个帝国。虽然霍兰市今天有好几处可供追忆普林斯家族的景观，但埃德加·普林斯并不是该市第一位“统治者”。霍兰市早先就一直由基督教教长管理。1846年，57名荷兰难民乘船来到这一带，其领袖就是埃德加·普林斯的先人艾塔斯图·范·拉尔特。他逃离荷兰是因为“违反了宗教禁令，并因此备受羞辱和迫害”。

当时拉尔特信仰基督教荷兰加尔文派的一支，该派受到荷兰君主的压制。拉尔特领着这批荷兰人四处寻找定居地，最后于1847年2月9日在后来的普林斯祖宅所在地定居下来。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过自由的生活，而且宗教信仰也不受外界打扰。但他的美好设想实现得并不顺利。据希望学院（它是拉尔特创办的，后来得到过普林斯家族几百万美元捐赠）为他写的传记称：“拉尔特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用基督教教义管理的基督教社区，这很有眼光，但他的这一目标在1850年受到重创。”霍兰市最后成了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基本单位，拉尔特的由基督教控制一切的理想破灭了。但是，他想了其他办法来构建他的世外桃源。他的传记称：“他积极参与政治，并继续拥有大片土地，在当地造成极大的影响。”据这份自传称：“尽管许多建设基督教社区的办法都失败了，但拉尔特仍是该市唯一的教堂精神导师、区学校董事会的董事、学院的主要赞助人、主要的土地拥有人，以及所在公司的股份大部分归自己的商人。”尊贵荣誉的这一传统被埃德加·普林斯和埃里克·普林斯完完整整地继承了下来。

保守的荷兰改革教派从宗教信条上讲，遵从的是17世纪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的重要信条之一是得救预定论——上帝预先指定了要拯救谁和毁灭谁。加尔文主义的信徒相信，凡人不应干预或徒劳地猜度上帝的决定。该教派还强调严格遵守教义和刻苦工作，认为上帝会引导信徒，但信徒要对工作负责。加尔文主义的信徒一直为自己的职业道

德标准自豪。

这个著名的职业生产道德由埃里克·普林斯的祖父彼得·普林斯确立。彼得·普林斯是图利普市一家生产公司的老板，在1943年乘卡车去30英里外的大急流城参加一个商务会议的途中死于心脏病，年仅36岁，他的儿子埃德加·普林斯当时只有11岁。10年后，埃德加·普林斯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工程学位。他后来与埃尔莎·兹维普（她父亲是一家种子商店的老板）结婚，并加入美国空军服役。虽然不清楚彼得·普林斯是否当过兵，但在他去世时，他的4个兄弟都是军人。

尽管埃德加·普林斯从军时去过不少地方，但他离开军队后又回到了家乡霍兰市。他专为这个小镇写过一本书，其中3章讲到了家庭。他写道："我们觉得住在霍兰市很舒服。我们把家安在这里，我们享受这里的娱乐生活。我们喜欢社区的传统，它有荷兰人的荣誉：整洁、干净、有序，而且人们工作努力。"

埃德加·普林斯回到家乡后从事过铸造工作，并晋升为一家机器厂的总工程师。但他的雄心不在于此，于是他很快就辞职了。他在1965年与两个合伙人创建了自己的公司，专为汽车工业生产压铸机。到了1973年，普林斯公司已十分成功，拥有好几百名工人。该公司这一年开始生产它的标志产品，这项发明后来应用在所有汽车上，这使埃德加·普林斯走上了成为亿万富翁的道路。

虽然普林斯家族很富有而且十分成功，但每天工作16至18个小时影响了埃德加·普林斯的健康，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患上了很严重的心脏病。加里·鲍尔（他是埃德加·普林斯的好朋友，是宗教右翼势力的早期领袖之一，也是保守的基督教院外游说团体"家庭研究会"的创始人）回忆说："埃德加躺在医院里反思了自己的辛劳带来了什么，并重新坚定了对上帝的信念。他将自己和公司的未来都交给了上帝。"他恢复健康后带领公司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到了1980年，他已拥有好几个工厂，雇用了超过550

名工人。

埃里克·普林斯后来回忆说："我父亲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白手起家创立了一家公司，先是生产高压压铸机，后成为密歇根州的世界级汽车零件供应商。他们研发了第一款内藏灯泡的遮阳板、开发了汽车数字罗盘、温度计和可编程的车库门开启机。"他说："他们的创意并非每次都获得成功，有几种产品推出后的市场效果就不理想。我父亲用它们作为例子，向大家说明工作的时候需要毅力和决心。在埃德加·普林斯看来，人总是第一位的，而产品的重要性总是不如人的重要性。普林斯公司的一本小册子说："人是关键因素。公司的成功不是依靠魔术，而是大家做出承诺和坚持苦干的结果。不管是产品还是工艺，没有什么神奇的魔术或容易的公式能解决明天的挑战。"

埃德加·普林斯很喜欢一些有意义的倡议，例如公司的高级经理们坚持每天健身。他们每周要打3次网球。埃德加·普林斯在1987年建设了一个占地55万平方英尺的工厂，这是他的第4座工厂。在厂区内有近5 000英尺的天窗，还有篮球场和排球场。他从不让工人在周日加班，而且总让出差的经理在周日前都乘飞机回来，以便与家人共度周末。"

底特律的汽车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子很不好过，但普林斯公司的业务却一直繁荣。埃里克回忆说："我家的生意是汽车零件供应，这是世界上竞争最惨烈的生意。我父亲把重点放在产品的质量、产量和客户满意度上。我们吃饭时也讨论这些问题。"但埃德加·普林斯不光惦记着生意的成功和他的雇员，当生意财源滚滚时，他终于有办法去实现更高的目标了。这意味着把钱投入到保守派基督教事业。加里·鲍尔回忆说："埃德加·普林斯不是一个帝国的建设者，而是一个王国的建设者。对他来说，个人的成功要让位于传播福音和为振兴社会道德而战。"

强强联姻

在20世纪80年代，埃里克的姐姐贝齐嫁给了迪克·德沃斯，使普林斯家族与德沃斯家族（美国最古老的保守派家族之一）实现了联姻。德沃斯的父亲理查德是多层营销的安利公司（Amway）的创始人，后来是奥兰多魔术篮球队的老板。安利公司是一个主营家庭用品的大经销商，但常有人指责它像教派一样经营，并有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型的销售结构。安利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捐款等办法积极支持选举，主要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和事业，并把自己的机构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性组织网络。安利公司在美国主要依靠50万名几乎疯狂的“独立经销商”推销产品，并号召人们投票给保守派的候选人。《琼斯妈妈》（*Mother Jones*）杂志1996年揭露说：“他们在卖香皂、维生素、洗涤剂等家用产品的同时，还推行安利公司的哲学。”该公司的一名前经销商说：“他们谴责自由派人士支持同性恋，并使妇女变得不安分。他们说我们应该恢复事情的本来面貌。”据报道，安利公司的领导人还用留言机上的留言、公司会议、励志录像带等来动员“独立经销商”，使其成为一支强大的国内政治力量。

贝齐和迪克的联姻在欧洲王室家族中很常见。在密歇根州，德沃斯家族是实力和影响比普林斯家族还大的少数几个家族之一。它们都是美国极右翼事业的最大的赞助人之一，用它们的钱将极端主义的基督教政客和活动家推上要职。

加里·鲍尔和“关注家庭”运动创始人詹姆斯·多布森于1988年开始创建“家庭研究会”，这是一个极为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组织，一直主张禁止同性恋结婚、堕胎和干细胞研究。普林斯家族为该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加里·鲍尔回忆说：“当多布森和我发现建立家庭研究会的钱不够时，埃德加·普林斯家族立刻出钱相助。可以说没有埃德加·普林斯和他们很出色的子女，就不会有家庭研究会。”年轻的埃里克·普林斯曾到家庭研

究会当过实习生。普林斯家族和德沃斯家族共同资助了许多右翼事业。1994年发生了“共和党革命”，共和党终于在民主党执政40年后从民主党手里夺回了对国会的控制权，金里奇当上了众议院议长，国会开始推动激进的右翼工作计划（称为“与美国订立契约”）。为支持这一“革命”，德沃斯家族的安利公司给共和党捐了250万美元，并在1996年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赞助了130万美元。

埃里克的姐姐贝齐在1996年至2000年和2003年至2005年是密歇根州共和党领袖，并曾一度有意竞选参议员。她曾为乔治·布什筹款10万美元以上。她的丈夫迪克曾在2006年竞选州长，但没有成功。有资深观察家表示，对德沃斯家族在密歇根州政坛的影响怎么夸张都不会过分。密歇根州加尔文学院政治学教授库普曼表示：“任何人想在密歇根州竞选重要的共和党职务，都要和德沃斯家族了解一下情况。社会上都认为他们不仅是资金方面的一个来源，而且也可以判定一个候选人是否合适。”

普林斯家族和德沃斯家族还是密歇根州“家庭论坛”（即“关注家庭”运动在该州的分会）的主要支持者。普林斯家族为该论坛赞助了几十万美元。这个论坛动员各保守教堂的选民支持赞成基督教右翼纲领的州议员。它从1990年起在超过1 000个教堂建立了“社区影响委员会”，从而组成了一个后门游说系统。拉斯·贝兰特在《密歇根州政坛的宗教右翼》一书中写道：“社区影响委员会给政治组织工作带来了其他基督教右翼机构没有的好处。它们设在教堂里，因此他们召开的会议是政界看不到的。由于是一般信徒而不是牧师在主持这些团体，因此在一般信教者中也不显眼。”

密歇根州家庭论坛还建立了一个“密歇根州祈祷者网”，为全州几乎每一名议员都分配了“祈祷战士”。虽然这些团体被禁止做公开游说，但它们要求议员为择校、反同性恋权利等一类的问题“祈祷”仍产生了效果。正如一位州议员所说，“只是另一种游说花招而已”。

埃德加·普林斯除为基督教右翼提供资助外，也在霍兰市社区大撒金

钱，为希望学院和加尔文学院赞助了几百万美元。他和妻子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兴了霍兰市的中心区，使它免遭与中西部几百个小城镇一样的衰败命运——这是由于城市规划差、工作岗位外包、精简、停工及美国制造业整体下滑造成的——他们帮助有关机构在中心区盖了一座养老院，并呼吁保护和再利用历史性建筑。他们推动了城市规划，使城市能保持长期的繁荣，同时不丧失荷兰传统。他们亲自主持修复了一座于1892年用石头砌成的钟楼。在埃德加·普林斯关于保持中心区活力的建议中，有的是完全荒唐的。例如他曾设想在商业区建一个地下加热系统，以便融化积雪，使妇女们能在冬天推着儿童车逛商店。当霍兰市的有关方面表示不支持这个110万美元的项目时，他表示自己可以出资四分之一。

埃德加·普林斯能很好地处理生意和宗教事业之间的平衡。加里·鲍尔在1995年称："在若干个黑暗和困难的时刻——在最高法院法官托马斯的提名确认战中，在最高法院就凯西一案中做出有利于堕胎派的裁决时，在国会1992年的反家庭文件出台时，在最近有些人想重新定义传统家庭并破坏婚姻时——埃德加·普林斯对家庭研究会做了最有价值的支持。"

到1995年，他的公司已有4 000名雇员，年销售额达4亿美元。但是，悲剧即将袭击普林斯帝国。1995年3月2日，63岁的埃德加·普林斯在公司总部跨进电梯后心脏病发作，人们在15分钟后才发现他躺在电梯里不省人事。尽管为他做了心脏复苏急救，但他仍在一小时之内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同国王、主教、政府元首去世一样，霍兰市陷入深深的哀悼，并降半旗致哀。该地区的每一家报纸都在头版撰文悼念他。福音派领袖多布森和加里·鲍尔在教堂主持了悼念他的仪式，有超过1 000人参加了这个仪式。加里·鲍尔在悼念仪式上回忆说，埃德加·普林斯曾力主家庭研究会在华盛顿的新总部将一个十字架放置在屋顶上，以便提醒总统、最高法院的成员和国会"这是一个在上帝裁决下的国家"。一位宗教界人士称："埃德

加·普林斯是一个有天赋和功德圆满的人，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带来荣誉。”

保守的激进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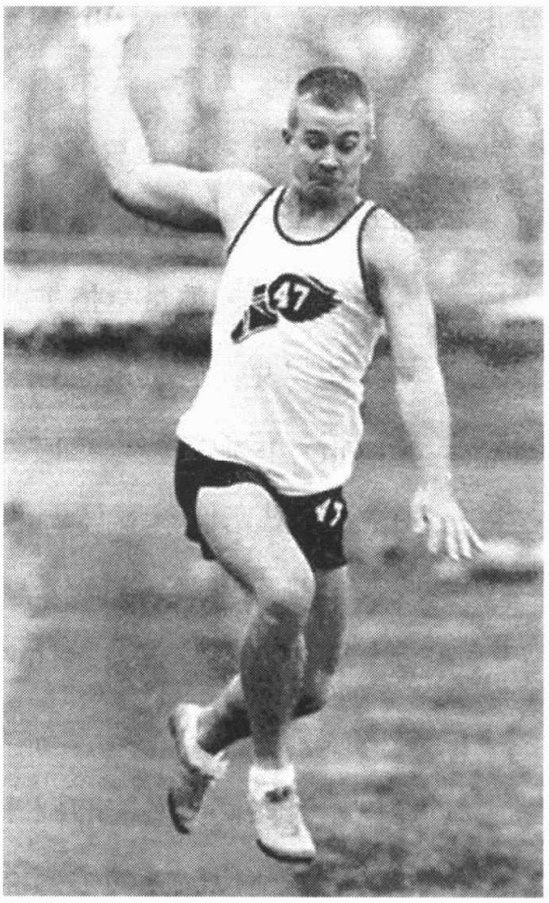
当父亲去世时，埃里克·普林斯正在海军陆战队“海豹”突击队[①]服役，曾到波斯尼亚、海地和中东执行过任务。埃里克记得父亲曾教导他永远不要说：“我不行。”埃德加·普林斯去世时，他和埃尔莎已结婚42年，育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埃里克崇拜他的父亲，从小就发誓像父亲那样做人。他在父亲死后对当地报纸《霍兰哨兵》（*Holland Sentinel*）说：“父亲就像家里的保护人，他一有机会就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他会做一切必要的安排，并关心一切细节。”

埃里克在上初中、高中时就深受基督教影响，摘抄了大量《圣经》语录。他还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如足球、田径和篮球。他高中毕业后进入海军学院学习，但3个学期后退学，转而去了密歇根州十分保守的基督教文科大学希尔斯代尔学院学习。他的教授说：“埃里克很聪明，很好相处，口才也十分了得，而且他理解市场和政治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埃里克渴望参加令他热血沸腾的活动，于是成了希尔斯代尔志愿消防队的第一位大学生。他的一位消防队同事回忆说，有时整个救火过程经历一个半小时才结束，这时有的队员会坐下来喝饮料，而埃里克总是在忙着卷水龙带或收拾其他器材。

埃里克·普林斯成年后更积极地参与右翼政治。他曾到老布什总统的白宫当过6个月的实习生。19岁的他在这次实习期间首次为共和党捐款15 000美元。自那时以来，他和前妻琼及现任妻子乔安娜已为共和党竞选活动捐了244 800美元，但从没捐给民主党人。在1992年，他被帕特·布坎

① 美海军海豹突击队是特种作战部队，有8个分队，共有官兵约2 000人。——译者注

南的竞选纲领深深打动。持右翼立场（反外来移民、反堕胎、反同性恋）的布坎南当时与老布什总统争夺共和党提名。埃里克·普林斯和父亲一样，不太喜欢老布什。1992年，他对一家当地报纸说："我在布什政府当了6个月的实习生，我看到许多我不能认同的东西——请同性恋团体进入白宫、讨论预算协议、探讨《清洁空气法案》等。我认为政府对保守派关注的很多事情都很漠然。"


高中时的普林斯

埃里克·普林斯开始在希尔斯代尔学院为布坎南拉选票，但他涉足公共政治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在1992年加入了海军第8海豹分队。正是在第8海豹分队服役4年期间，他结识了不少后来和他一起创办黑水公司的朋友。他作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似乎很快乐，而他的家人也为他自豪。埃尔莎在丈夫死后表示："埃德加·普林斯总是希望孩子们干自己想干的事，而不是有像他一样的经历。他希望孩子们按自己的爱好和才华发展。"

但在埃德加·普林斯死后的几个月中，普林斯公司的前途并不明确。超过4 000名雇员过去主要靠埃德加·普林斯的远见维持生计。公司的人和家人都认为，普林斯家族要站出来继续维护公司的名声。埃里克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埃尔莎出任普林斯公司董事会主席，埃里克·普林斯也回到家乡帮助料理生意。后来经过慎重考虑，普林斯家族于1996年7月同意以现金13.5亿美元将普林斯公司卖给约翰逊控股公司。普林斯家族出售公司的条件是，公司名称不改变，不解聘雇员，保持社区原有的气氛。但是霍兰市的人们在几年之后终于感受到了这笔交易的影响，因为有几百个就业岗位移到了墨西哥。约翰逊控股公司最终还是更换了普林斯公

司这个名字，并关闭了几家本地的工厂。

在霍兰市，尽管实业家埃德加·普林斯的影响在逐步消退，但他推崇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以及他建设的镇中心区仍在发展。当埃德加·普林斯活着的时候，普林斯家族一般不过多地卷入政治，只是让自己的钱去说话。但埃尔莎在丈夫去世之后变得高调起来，她为许多右翼政治事业仗义执言。普林斯家族和德沃斯家族一起，仍是密歇根州和全国保守基督教运动的中坚力量。埃尔莎在2004年捐了7.5万美元给密歇根州反同性恋结婚的运动，并积极参与了一批右翼宗教组织的活动。她与前夫埃德加·普林斯及后来的丈夫（一位牧师，是她前夫20年的好友）共同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了近55万美元，并为右翼事业捐了几百万美元。

埃里克·普林斯也像父亲那样喜欢在幕后操作，并对右翼宗教事业充满激情，但他的方向这时已有了改变。熟悉他的作家罗伯特·扬·佩尔顿说："埃里克信奉罗马天主教。许多人认为他信仰他父亲的宗教，但他已改信罗马天主教。"确实，黑水公司的许多高层领导都是天主教徒。埃里克·普林斯海军中尉在1997年撰文推荐了斯蒂芬·伍德写的一本名为《基督教父的责任：圣约瑟盟约人的八项义务》的书。他说："这本书给男人提供了完成使命必需的训练。"此时的埃里克已育有两个孩子。

埃里克以父亲对右翼福音派新教事业的赞助为榜样，对一批极端主义的、偏激的天主教组织慷慨资助。1999年他为"天主教答案"组织捐了2.5万美元。这是一个天主教福音派组织，其创始人是卡尔·基廷。该组织在2004年和2006年选举中列出的不可谈判的反对事项是：堕胎、同性婚姻、胚胎干细胞研究、安乐死和人类克隆。它列出的可以谈判的反对事项包括：何时投入战争以及何时实行死刑。埃里克还为右翼天主教的杂志《危机》和一些天主教教会、学校提供了捐款。

埃里克为极端主义的、偏激的天主教组织提供了不少资助，但他的捐献又不限于天主教事业。普林斯家族深深卷入了秘密的国家政策委员会

（CNP）的活动。《纽约时报》称国家政策委员会是“一个很少为外界所知的俱乐部，由全国几百名最有势力的保守人士组成，每年开3次秘密会议，讨论如何把美国引向右倾”。国家政策委员会是1981年由蒂姆·拉哈耶主教创立的，而他本人是美国现代右翼基督教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设想是以国家政策委员会取代外交关系委员会，因为他认为后者太自由化了。国家政策委员会的会员资格是保密的，而且会员们被告知：“在开会前和开会后都不应让媒体知道开会的时间、地点、与会人员。”虽然国家政策委员会的会员名单是保密的，但每次会议都有一批国内的保守派名人参加，虽然“只有在执委会一致同意后，才允许来宾参会”。乔治·布什曾于1999年在这个团体的会议上致辞，以谋求对自己竞选总统的支持。

国家政策委员会接待过布什政府的多名高级官员。在美军进入伊拉克后，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都参加过国家政策委员会的会议。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曾获得过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托马斯·杰斐逊奖，并在颁奖仪式上宣称：“国家的命运系于你们这个保守运动的身上。”埃德加·普林斯从1988年至1989年曾任国家政策委员会副主席，他在1995年去世时亦担任国家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埃尔莎·普林斯也加入了这个组织。虽然难以证实埃里克·普林斯是否加入了这个组织，但他为国家政策委员会捐过款，而且与该委员会的许多中坚人物关系密切。

“十字军圣战”

埃里克·普林斯还与美国现代史上某些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关系密切。他自己建立的自由基金会曾在2000年为“监狱团契”组织捐款50万美元。这个组织是所谓的监狱改革组织，鼓吹“以信仰为基础的监狱”。它的创始人是尼克松的亲信、“水门”事件的共谋者查尔斯·科尔森。1969年科尔森任尼克松的特别顾问，被许多人认为是尼克松政府中的“邪恶天

才”。他1971年为尼克松编写了仇敌名单，列出了尼克松的政敌，以作为白宫的攻击目标。他在承认阻碍对精神病学家埃尔斯伯格（他作为告密者，在越战期间泄露了五角大楼文件）办公室闯入案的调查后，成为“水门”事件中第一个被判刑入狱的人。据说他曾试图雇用凶手殴打反战示威者，并计划派人袭击布鲁金斯学会。他入狱前成了再生的基督徒，重新坚定了宗教信仰，并在出狱后写出了《再生》（*Born Again*）一书，而且用这本书的收入创建了“监狱团契”组织。

到2006年年底，在美国1 800个监狱中有22 308名“团契志愿者”，有至少12万名犯人参加了该组织主办的“每月的《圣经》学习和讨论活动”。“监狱团契”组织自称在100个国家派有“牧师”。科尔森创建的这一团契已发展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实际上管理了一些犯人的日常生活。例如由于乔治·布什的协助，该组织就管理了得克萨斯州一所监狱里200名犯人的生活。布什在白宫首届全国信仰和社区建设的倡议会议上致辞说：“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当我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有人提出一项基于信仰的倡议，即把监狱的一部分交由一个宗教计划管理，这就是查尔斯·科尔森的计划。他让我相信这是改变一些人的人生的好机会。这种宣传宗教的方法比在汽车号码牌上贴标语要好。”布什政府经常表扬科尔森的工作，认为它证明“基于信仰的倡议”是成功的。从布什2001年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周起，科尔森一直是总统的特别顾问。科尔森管理的那所得克萨斯州监狱是在舒格兰。

2002年，科尔森在加尔文学院谈到了他管理的那所得克萨斯州监狱：“我和我的朋友埃里克·普林斯最近去了得克萨斯州的一所监狱，它在过去18个月中一直由‘监狱团契’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因为它不仅使人们信仰了基督教并得到救赎，而且这些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在艾奥瓦州某监狱实行的一个类似计划，于2006年6月被法官判为不符合宪法，因为它动用了州的资金来“对犯人灌输基督教福音派信仰”。科尔森已发誓要为此判决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他称“以信仰为基础的监狱”是一

种真正成功的对抗手段，可以抵制“激进的宗教在美国监狱中的传播”。位于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阿克顿宗教学习和自由研究会于2006年10月将“宗教自由奖”授予科尔森。埃里克·普林斯为该组织至少捐款20万美元，而他的继父是该组织的董事。科尔森在阿克顿宗教学习和自由研究会主办的晚宴上称：“我们正处于一场百年战争之中，我们都该清醒了。基督徒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理解我们的历史，而且我们理解是什么使基督徒的心灵充满力量，但不信基督教的美国人是不理解这一点的。”

科尔森在2002年就曾大谈天主教与基督教福音派结成宗教同盟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必要性。他谈到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与天主教神父理查德·纽豪斯（他原是保守主义的福音派新教牧师）等人合作，希望创建一个统一的宗教运动。这一合作导致双方在1994年发表了一份引起争议的文件《福音派信徒和天主教信徒的联合：第三个千年中的基督教传教事业》。这份文件描画的远景与黑水公司的战略和埃里克·普林斯的政治操作完全一致——将天主教教会的历史性权威与现代保守的美国福音派运动在基层民众中的吸引力结合在一起，再辅以世俗及犹太教新保守主义分子的合作。曾为理查德·纽豪斯编过杂志《当务之急》（*First Things*）的作家戴蒙·林克尔将这一现象称为“神权保守主义运动”。

这份文件成了神权保守主义运动的宣言，埃里克·普林斯则努力为其服务并积极予以资助。该文件称：“即将结束的20世纪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教会扩张世纪。我们祈祷并相信这一扩张为下一世纪更伟大的教会扩张准备了条件。全球基督教有两个部分有最狂热的冲劲，并且增长最快，它们就是福音教派和天主教派。”该文件的签署人呼吁将这两个部分统一成一个共同的传教事业，使“每个人都信仰耶稣基督为上帝和救世主”。该文件承认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同样强烈抗议扭曲该原则，使其意味着宗教与公共生活的分离……我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方面正日益发表观点称，宗教应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我们必须视此为对民主政治的最基本原则的攻

击”。但是该文件不仅仅是一份哲学性文件，它还设想了一个工作计划，而且这个计划与布什政府几年后提出的工作计划几乎相同，因为理查德·纽豪斯本人从布什2000年竞选开始就成为他的一个关系密切的顾问。

该文件的签署人坚持认为，宗教在“我们的法律秩序中享有特权，而且是基础性的”，并鼓吹必须捍卫“我们宪法秩序的道德真相”。该文件以最大的激情抨击了堕胎，称本人提出要求后施行的堕胎是“严重侵害女性的尊严、权利和需要，堕胎是侵蚀社会文化的万恶之首”。它还呼吁在学校进行“道德教育”，鼓吹“教育机构应向未来的几代人传承我们的文化遗产，而这种遗产与宗教的影响，尤其是犹太教及基督教的塑造性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该文件为新自由派经济政策做了强有力的辩护：“我们主张建设一个自由的社会，这包括一个有生命力的市场经济。我们认为自由经济非常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它符合基督教对人的自由的理解。经济自由，虽然有可能被严重滥用，但可使创造性、合作和责任能构成促进公益的格局。”它呼呼“对西方文化重新予以评价”，声称“我们清楚地知道基督教在塑造和维系我们身处其中的西方文化方面的作用，并为此而心存感激”。该文件的签署者宣称“多元文化主义”最通常的含义是“肯定除我们文化外的一切文化”。因此，他们声称西方文化是他们的“遗产”，并自认为肩负让这种遗产“代代相传”的任务，以使其成为给“后代的一个馈赠”。

这篇冗长的文件最后说：“基督教的布道在开始近2 000年之后，在宗教改革时代的两教分离完成近500年之后，仍然充满活力地存在并极为坚定。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知道上帝为第三个千年准备了什么。它可能是世界各传教事业和基督教大扩张的春天。我们的确知道这是一个充满机会（既是机会，也是责任）的时代，福音派信徒和天主教信徒应该是联合起来的基督信徒，合力为上帝的旨意而做好人世的准备，因为这个世界、权力和光荣永远属于他。阿门。”

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除纽豪斯和科尔森外，还有美国最有势力的主流天主教领袖之一的约翰·奥康纳，以及帕特·罗伯逊，和来自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诺瓦克。炮制这篇宣言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极大地帮助了保守主义运动的统一，而正是这种统一才使乔治·W·布什的上台成为可能。据林克尔称，这份文件的签字者“不仅组成了一个历史性的神学上和政治上的联盟，还为美国宗教和政治的未来创造了一个愿景。在这样一个宗教未来中，坚持神学上的正统地位和道德上的传统主义，将压倒教义上的分歧。而在美国政治的未来中，将由最正统和最具传统主义的基督教人士负责确定国家的公共立场和政策议程”。

6年之后，在布什这位神权保守派的总统已经入主白宫之际，科尔森和普林斯来到密歇根州加尔文学院大谈他的“以信仰为基础的监狱”。他在演讲中一面宣传神权保守主义运动，一面也迎合了以新教教徒为主的观众们的宗教情绪。他引用一位19世纪加尔文教派学者的话说：“罗马不是一个对手，而是站在我们一边，因为她也承认并维护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作为赎罪标志的十字架、作为福音的《圣经》，以及作为神授生活规则的十诫。因此，请允许我问，如果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们操起剑，想与我们誓死与之交战的同一趋势进行英勇而灵活的战斗，那么接受他们有价值的帮助不是很有智慧吗？”

埃里克·普林斯积极参加了右翼的这一行动中，即企图把保守的天主教信徒、福音派信徒和新保守主义人士都联合起来，以进行一场共同的神权保守主义圣战——由黑水公司作为该运动中武装力量的一翼。埃里克·普林斯曾设想过他建立的雇佣军所扮演的角色：“人人都拿枪，就像希伯来先知在以色列重建神庙一样——一手拿剑，一手拿铲子。”

埃里克·普林斯除了支持极端主义的天主教组织外，也继续大量资助他父亲支持的福音派基督教事业。这包括对一批新教学校和大学进行大量捐款。他曾为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哈该学院（Haggai）捐款至少20万美

元（他的家族也捐了几十万美元）。这所学院是世界上主要的基督教传教组织之一，声称已为世界各地“培训”超过6万名福音派“领袖”，而这些人主要在贫穷国家传教。

埃里克·普林斯还是基督教自由国际（原为基督教团结国际）的理事，并向其捐款。该组织是一个传教团体，积极活动在索马里、苏丹、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它的传教宣言称：“过去100年中牺牲的基督徒比过去1 900年还多，而且基督徒遭受的迫害正在加剧。与过去相比，如今有更多的基督徒因为信仰而受到压迫。目前在许多国家中，基督徒们因为信仰上帝而受到骚扰、折磨、被投入监狱或被杀死。”这个组织现由吉姆·雅各布森主持。他曾在里根总统的白宫当过加里·鲍尔的助手。该组织公开反对联合国的工作，认为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只能给人带来痛苦”，并曾抗议说伊拉克的自决会伤害基督徒。雅各布森曾呼吁美国在“9·11”事件后进攻阿富汗。他声称：“只有明确的军事打击才能表达我们对世界和平与法治的承诺。”该组织的理事包括黑水公司雇的院外游说专家贝伦茨、共和党参议员唐·尼科尔斯和前美国之音电台台长罗伯特·赖利。

2000年埃里克·普林斯对《华尔街日报》称，他的家族和德沃斯家族一样，都相信保守的、基督教性质的自由市场理想，而且他父亲的生意是“一个现金的发电机，他可以用这些现金去做善事”。到这一年为止，30岁的普林斯已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可以制造现金的“发电机”。但这台“发电机”马上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大。当埃里克继续按家族传统支持右翼基督教运动时，他的黑水帝国已在北卡罗来纳州稳步发展。它能发展得多快还不好说，但“9·11”事件的发生将使他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私人军队之一的领袖。埃里克将依靠他父亲的理想和金钱建立一支军队，并派它到一场全球战争的前线服役，而在他的帮助下送入白宫的那位福音派总统将勇敢地称这场战争为“十字军圣战”。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二章

黑水公司的初创

“让我们干吧”

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黑水公司。

埃里克现在可能认为，自己的帝国属于美国军队编制中的第五个组成部分。但他对黑水公司的设计一开始没有这么高的规格，也不真是由他亲自做出的设计。虽然他为黑水公司提供了初创资金，但有关该新公司的地点、计划及一切的细节，是由他在海军第8海豹突击分队的导师之一阿尔·克拉克设计的。克拉克在1993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当普林斯刚参军时，他就已经“开始为黑水公司筹划蓝图了”。克拉克在海军当了11年的武器培训专家，并在实践中认识到美国海军缺乏一个很好的训练设施。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海军从来没有靶场，总是从陆战队或陆军借用靶场。私人训练设施虽然存在，但只满足我们的一部分训练需要，没有一个一站购物式的完美设施。”

但是，克拉克的计划少了一个关键要素：钱。克拉克并不知道几年之后，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会参军，并会成为他的学生。克拉克于1996年调到第8海豹分队负责战术训练计划。埃里克中尉是他在那里训练的第一个排里的一个士兵。克拉克回忆说：“当时，我可不知道他有那么多钱。”埃里克学完了全部培训课程，但两人从没谈过商业合作。埃里克毕业后即到海外执行任务了。7个月后，克拉克才知道埃里克不仅很有钱，而且两人均对刚兴起的私人军事培训很感兴趣。埃里克执行完任务回到国内后，克

拉克就与他联系上，并开始了有关具体项目的对话。

对埃里克来说，那一阶段的日子是又苦又甜。父亲的去世、前妻的病重、4个孩子的培养，使他只好提前离开海军去帮助经营父亲的公司。父亲的公司不久就以13.5亿美元被卖掉了，于是他有了现金来开始建设自己的王国，一个能综合宗教、政治和军事激情的王国。他在2006年说："我想保持与军队的联系，于是我建了一个世界级的军事训练设施，以便培养美国和友邦的军事、执法、商业和政府机构人员，使他们为执行有危险的行动做好准备。我创办黑水公司时，我的几个在特种部队服役过的朋友也加入了进来。在我的家族公司被卖掉之后，我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我可以自费做好这个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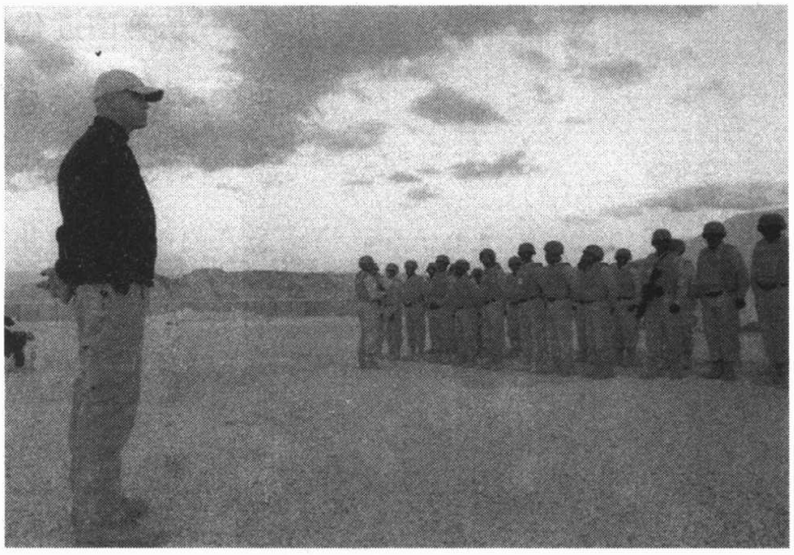
在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之后，黑水公司变得有名了，而这时它的初创故事也引发了最大的争议。该公司网页称："我们的初创者是一名前海豹突击队队员。他创立黑水公司是因为坚信，军队和执法机构将需要更多的培训设施，以便按维护国家安全的标准充分训练军队和执法人员。"

埃里克自称在1996年就提出了创办黑水公司的设想，但这却引起了他早期创业伙伴的激烈反应。一位前黑水公司高级经理说，是克拉克首先提出建军事训练中心设想的，并和埃里克谈了这个计划。他说："克拉克提出了设想，埃里克负责出钱。"由于埃里克的家世及受父亲和家族亲友的培养，他坚信自由市场理论和民营化。他知道是什么导致克拉克提出为联邦政府建一个一站购物式的训练设施。黑水项目恰恰出现在一个最理想的时机，因为美国政府当时提出的某些政策，恰是普林斯家族长期以来一直鼓吹的。

黑水公司诞生之时，恰逢切尼担任国防部长（1989~1993年），而美军则正在开始大规模而史无前例的民营化运动。"切尼上台第一年就把国防开支减少了100亿美元，砍掉了一批复杂、昂贵的武器制造项目，并把军队人数从220万人减到160万人。在切尼当国防部长的1989年至1993年，军

事预算年年递减。”丹·布里奥迪在《哈里伯顿议程》（*The Halliburton Agenda*）一书中写道：“美军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依赖民间承包商，但切尼想改变这种情况。他的设想是让军队只负责作战，而让私人承包商负责后勤。这样还可以很好地解决美军每次被派驻海外后必定遭遇的公关问题。承包商人数更多就意味着军队人数更少，并意味着美军兵力总数在政治上更合适。”

切尼在他快结束任期时，指示哈里伯顿公司的分公司布朗-鲁特公司（后经过并购被更名为KBR——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进行一次秘密研究，以确定怎样对美国国际军事行动支援勤务的主要部分即部队住房营建、食品供给、洗衣服务等进行民营化。国防部为得到这份研究报告，向KBR支付了390万美元。该报告提出要极大地扩大五角大楼的后勤民事增援计划（LOGC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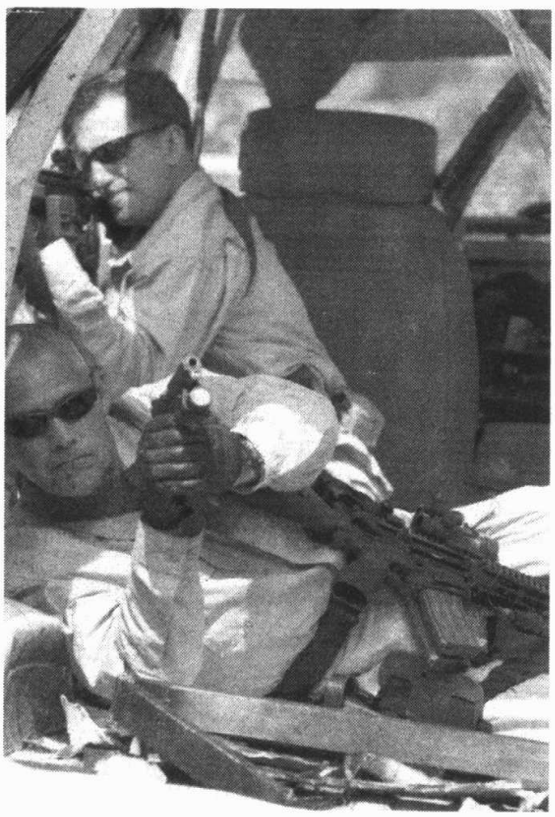


训练基地

于是，美国陆军工程兵于1992年8月选定哈里伯顿公司在5年内为美军提供几乎全部后勤支持。这第一个合同为军队后勤工作的迅速民营化打开了大门，而这种趋势更在反恐战争打响后迅速发展到顶点，私人承包商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揽到大批业务。

当克拉克、埃里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计划成立私人军训设施时，美军的裁兵已搞了好几年了，而训练设施也被精简了一些。这些训练设施也是军事机器的一些最有价值的零件。其实在里根和布什时代，《基地调整和关闭法案》的落实进程就已经开始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省经费。但是到了克林顿时代，这一进程进一步加速了，导致特种部队的许多人认

为美军训练设施已经不足了。这就为黑水公司的快速崛起准备了肥沃的土壤。黑水公司首任总裁比尔·玛西安杰罗（曾是海军陆战队军官，现在酒店业巨头圣达特集团负责对军队和政府的营销）说："军队和特种作战部队都有训练需要，因为大部分靶场和训练设施都是二战留下来的，已经过时了。"克拉克说，在黑水公司创建时，那"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设想。20年来大家一直认为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设施"。克拉克把设想告诉埃里克后不久，埃里克就说："让我们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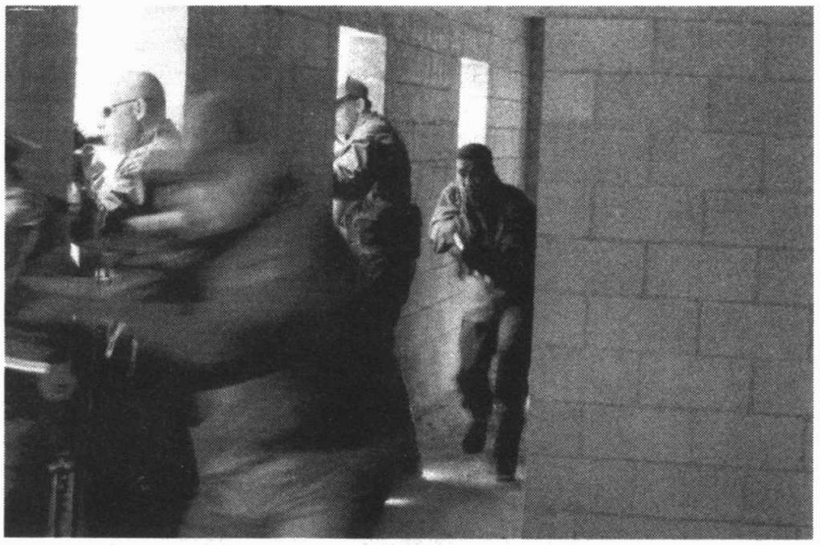


训练

对共和党和宗教右翼运动来说，当时正是美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克林顿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击败老布什，标志着保守派12年执政的结束。虽然右翼势力推动了1994年的共和党革命，并把金里奇推上众议院议长的宝座，但克林顿政府被神权保守派视为是极左"政权"，因为它推行了准许堕胎、准许同性恋、反家庭和反宗教的政策。

在克林顿1996年11月连任总统后，神权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喉舌纽豪斯的《当务之急》杂志组织了一个标题为《民主要终结了吗？》的为专题讨论。文中问道："我们是否已达到或正在到达这样一个时刻：有良知的公民能否对现政权给以道德首肯？"该专题的5篇文章提出了各种可能，如抵制、不服从法律、推动有道德理由的革命。纽豪斯的好友查尔斯·科尔森写了其中的一篇文章。这5篇专题文章的导语写道："美国人不习惯用政权这个词。政权是其他国家才有的。"它声称："本专题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在欺骗自己，如果是的话，这种自我欺骗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用'政权'这个词形容事实上的、现存的政府体系。本专题的标题所提出的

问题并不是夸张的。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民主的终结。”它宣布说：“美国政府已不再按照人民的意志治理国家。现在的情况是现政权没有、将不会，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的同意，但它却排挤了宪法秩序。”这篇文章引用了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话说：“基督徒不应支持压迫宗教或随意夺走无辜生命的政府。”


训练

科尔森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王国之间发生冲突》，他指出：“美国的事态已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基督徒能采取的唯一政治行动就是与现政权进行某种直接的、非政治的对抗。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摊牌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基督徒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要为此做好准备。”他没有号召举行公开起义，但显然认为公开起义是近期的一种可能。

神秘的黑色之水

正是在众多保守派领袖提出政治和宗教挑战的背景下，黑水公司诞生了。1个月之后，埃里克开始在北卡罗来纳州莫约克镇建设美国最大的私人武器库之一，而它离首都华盛顿只有几小时车程。他同时还加强了与共和党重要议员和神权保守主义运动领导人的联系，并为他们提供大量捐款，如他父亲一样。在退出海军海豹突击队3个月之后，他于1996年12月26日成立了黑水住宿和训练中心。1997年他以75.6万美元在北卡罗来纳州柯克塔克县买了超过4 000英亩的土地，又以61.6万美元在邻近的卡姆登县买了近1 000英亩土地。他的新王国的附近就是迪斯默尔沼泽地。

黑水公司目前是名声大噪，可以影响和直通华盛顿的某些高层政要，但在刚成立时它却很难从柯克塔克县计委拿到开业许可。柯克塔克县计委当时并不关心国际恐怖主义，只关心周边房地产价值是否会受影响，射击噪音是否扰民，及美国极右翼民兵组织会不会来此地训练。黑水公司必须从县计委拿到开工许可，并向其说明将如何防止噪音和流弹。当地居民对黑水公司项目的反对十分强烈，主要是认为流弹会伤人，即使建900英尺宽的缓冲地带也无济于事。许多居民表示不会在靶场周围购置房产。最终，柯克塔克县计委表示无法给予开工许可。于是，埃里克去找卡姆登县，后者很快批准了该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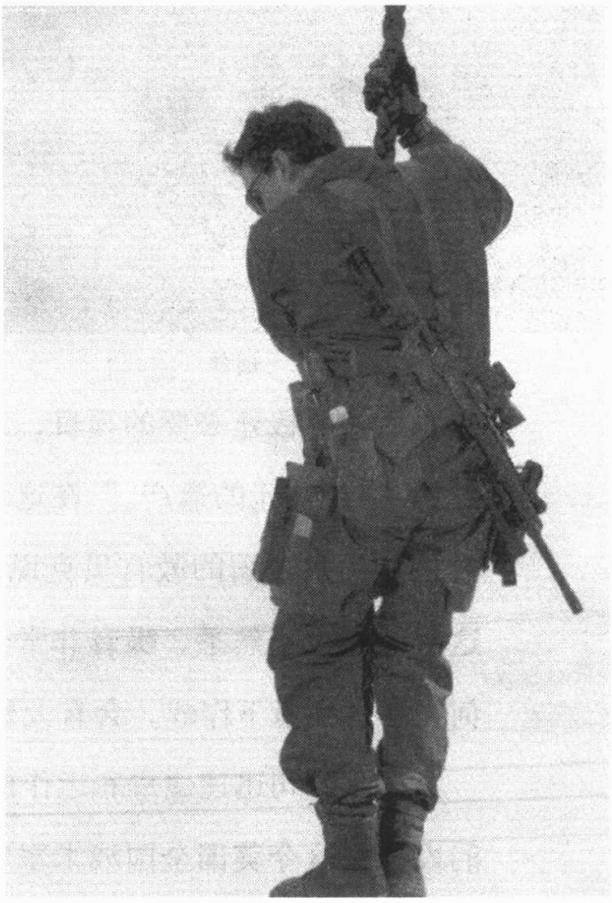
训练

该项目于1997年6月动工，1998年5月开始营业。虽然黑水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吉利，但它的灵感来自迪斯默尔沼泽（一个11.1万英亩的大沼泽）的黑色之水。虽然有许多人说黑水公司开业之后生意一般，但由于它有大量秘密合同存在，因此真实情况难以核实。据克拉克回忆，公司一开业就生意火暴，海军海豹突击队的人来训练，联邦调查局的人也来训练。这里到世界上最大的诺福克海军基地（4 300英亩）开车只用半小时，离美国情报机构和联邦执法机构的枢纽也很近。这个设施还使政府各类机构有一个偏远、安全的地方秘密训练部队。克拉克说："到我们这里训练可以躲开公众和报界的注意。"

到了1998年，这个训练场的生意已十分火暴，不少政府和私人客户来这里学习武器（从手枪、步枪到机枪）的使用。有的设施租给海豹突击队做训练用。好几个州和加拿大的警察参加了这里的训练项目。西班牙政府想在这里进行要员保安培训。巴西想在这里进行反恐培训。1998年，一名

早期的客户表示："他们是最棒的。来到这个学校，让世界上最优秀的教官教你，感觉太爽了。到这里是一种荣幸。"

黑水公司高层想使这个项目达到一流水准，不仅能供训练，接待设施也是最好的。于是他们请做了15年酒店生意的比尔·玛西安杰罗担任总裁，并在1998年建成了一个总面积达9 000平方英尺的接待中心（包括会议室、办公区、教室、武器陈列室、休息室、商店、餐厅等）、各种类型的靶场（有的模仿城市街道，有的建在水塘边上）、宿舍区、战术馆、擦枪室（可用压缩空气清洁枪械）。（黑水公司现有五家独立的分公司：黑水训练中心，该中心是美国最大的私人轻武器和战术训练中心，包括室内、室外和城市模拟作战训练区；黑水射靶系统公司，主要生产钢靶系统；黑水保安咨询公司，主要提供专业保镖、设施保卫以及训练服务；黑水警犬训练公司，主要训练警犬的巡逻、探测爆炸物和缉毒等技能；乌鸦发展集团，专门负责设计和建造黑水公司在北卡罗来纳州训练基地的主要设施。目前，黑水公司在伊拉克执行任务的人员主要由黑水保安咨询公司提供。）



训练

作家史蒂夫·沃特曼在1999年访问了这里，他赞扬道："黑水公司的食宿条件比我见过的任何私人训练机构或军队提供的条件都好。这里的一切都是一流的，布局很合理，房子都是新盖的，宿舍有卫星电视和24小时热水，到处都非常整洁干净。"黑水公司从1998年开始主办一系列警用和军用手枪射击比赛，吸引了很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参赛。黑水公司还很快显示了利用悲剧和恐惧

的强大能力。1999年美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暴力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地人们的注意，也使黑水公司得到了更多生意和利润。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邪恶”

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发生哥伦拜恩中学枪击案，12名学生和1名教师丧生。尽管美国的学校枪击案已从1992年至1993年的32件减少到1998年至1999年的19件，但这一最新案件还是使人们十分恐慌，大家担心这种暴力事件会在全国蔓延。各级执法部门都审查了自己的应急反应能力，安保训练也扩大到了这一新领域。

训练

约400名防暴队员于1999年9月进入黑水基地，在新建的“你准备好了吗，中学”进行处理枪击事件的模拟训练。美国全国战术军官协会为此项目拨了5万美元，但这个占地14 746平方英尺的模拟学校花的钱远不只这个数。克拉克说：“埃里克有足够的钱建必要的项目，只要能挣回来就行。他有足够的资本，大约继承了5亿美元的遗产。”在这个模拟学校，有学生尖叫和实弹射击的音响效果。黑水公司的教官贝克说：“场面会十分混乱，大家都是年轻人，对这个地点也不熟悉。噪音非常大。你根本不知道枪手是谁。我们教他们如何在恶劣环境下作战。会有大量伤亡，而且必须立即进行紧急处置。”

黑水公司迅速建成和运作模拟学校项目——一个每年培训4 000名警官的设施，这令美国全国战术军官协会十分满意，于是把自己的第16次年度会议也分了一半在这里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州的代表和几个外国代

表团。到2000年4月，美国全国战术军官协会已派出超过1 000名警官来这个“中学”受训，使全国的警察部门都知道了黑水公司的名字。埃里克曾评论说，哥伦拜恩中学枪击案这样的事件“提醒了我们：警惕是自由应付的代价，我们需要有训练精良的执法部门和军队。这个世界并不缺少邪恶”。

黑水公司在2000年2月又飞跃了一大步，得到了来自美国总务管理局的第一份合同，从此就能凭总务管理局的明细表向各联邦机构出售服务和产品，使黑水公司今后可拿到长期的、涉及政府各部门的采购合同。该明细表列出了使用黑水公司设施的价格或使用其特种训练教官的价格。20名以下射手使用战术训练区是一天1 250美元，30人以下使用城市训练区（模拟学校是其中一部分）也是一天1 250美元，30人以上则是一天1 500美元。每一个训练区都可租给政府的某个机构，每人每天50美元，最低消费是500美元。该明细表还规定可以1 200美元一天的代价雇黑水公司的教官教课（内容包括：要员保护、部队保护、近战、登船作战、人质救援），并规定黑水公司可以出售自己开发的靶子和其他训练装备。这些产品不一定特别贵，可是黑水公司有了该明细表即可向各联邦机构推销，只要能下工夫拿到合同就行。

原中央情报局特工杰米·史密斯曾在黑水公司任职多年，他说：“有了总务管理局的合同，政府即可来买你的东西而不必去市场上询价。”一旦公司成为总务管理局的定点单位，那么关键是和政府各机构好好往来，使其愿意长期大量地购买公司的服务。而这就是企业人脉关系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哈里伯顿公司就开发出了黑水公司和其他企业可以学习的模式。正如史密斯所说：“只要握握手就行了，你就说这是我们的总务管理局明细表，看我们有什么可为你服务的。”

黑水公司最初的总务管理局5年承包量（即政府预计黑水公司将与联邦机构做生意的数量）估计只有12.5万美元。当该承包量在2005年又延长5年时，估计业务额已上升至600万美元。但这些估计都太悲观了。截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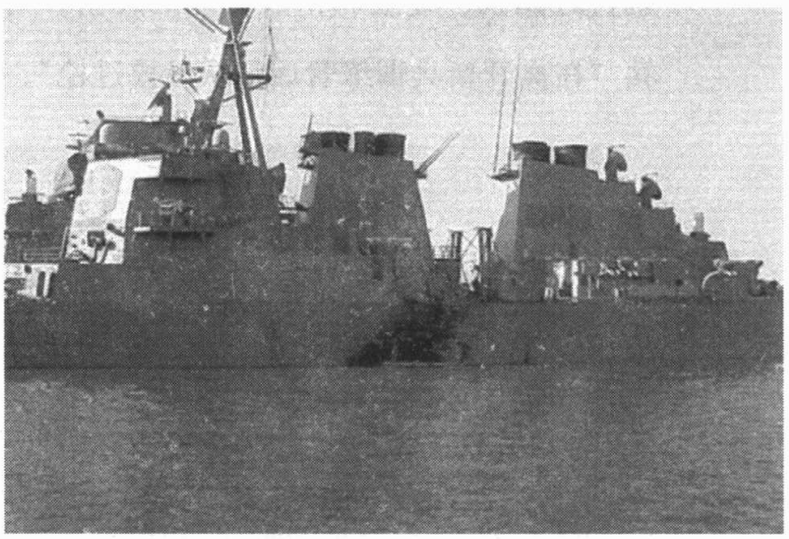
2006年，黑水公司已根据总务管理局的明细表做了1.11亿美元的生意。总务管理局的发言人称："这是一个分给多家公司的明细表，数量和交货期都不确定。当合同刚安排下去时，我们不知道各机构是否会向该承包商下单，因为黑水公司要与其他承包商竞争任务订单，所以我们才把5年承包至订在12.5万美元。黑水公司显然在销售方面十分成功，因此它才能在6年内做成1.11亿美元的生意。"

在2000年，虽然黑水公司的生意在发展，但公司总部的情况并非一切都好。克拉克与埃里克等人产生了意见分歧。克拉克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进，出现了一些我不能接受的事情，于是我辞职重新开了一家公司。"他与前黑水公司雇员及在海豹部队的同伴戴尔·麦克莱恩于2000年创立了特种战术系统公司。克拉克说："例如，埃里克想把黑水公司变成他的富豪朋友的游乐场，而且有人觉得我好像要把普通的军人训练成海豹突击队队员。我的回答是：'人命的价值不应由军服决定，因为一旦上了战场，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他们总觉得我的标准太高了。"

克拉克说："我在训练中会拿出看家本领教每一个人。可是公司高层认为'如果高招儿都教光了，客户就不愿再来训练了'。我的意见是，他们不一定会再来训练，所以这一次就应把一切都教给他们。许多警察是自费来训练的，他们放弃休假来我们这所学校，就是希望能学到在单位学不到的东西。"克拉克不愿多谈与埃里克的意见分歧，只是说："我希望这个学校是由专业人员经营，专为专业人员提供培训，而且本身也有专业水平。可是它给我的感觉并不是这样。"当克拉克2000年离职时，黑水公司已经走上了成功之路，拿到了几十万美元的合同，但直到一年多以后，生意才开始红火起来。在本·拉登发动两次恐怖袭击后，黑水公司发财的机会来了。

2000年10月12日上午11点多，在也门的亚丁港，一艘小船靠近了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科尔号。小船在美舰弦侧爆炸，炸出一个40×40英尺的大

洞，造成17名美国水兵死亡，39名水兵被炸伤。本·拉登事后承认对这起自杀袭击负责。这是哥伦拜恩中学枪击案之后的第二起年度重大悲剧。它使黑水公司从海军拿到了一个3 570万美元的“部队保卫”训练合同。美国的水兵传统上不接受有关这类战斗角色的培训。美海军作战部参谋长克拉克上将2001年在参议院表示：“对导弹驱逐舰科尔号的攻击是一个可怕的悲剧，它表明了我们的军队在世界各地面对何种日常威胁，并凸显了部队保卫在今天和未来的重要性。海军已在国内外采取了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并就我们计划和实现自卫的方式作重大修改。”美海军当时早已决心实施“一项全面的计划，以通过竞争、私有化和外包减少基础结构的成本”。科尔号导弹驱逐舰遇袭大大刺激了黑水公司的生意，但它与美国本土发生的最大恐怖袭击相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科尔号遭爆炸袭击

2001年9月11日早上，载有92名旅客的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客机正常起飞，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但它突然转弯向纽约市飞去。早上8点46分，该飞机直接撞上了世贸中心北楼。约17分钟之后，美联航175号航班撞上了世贸中心南楼。9点37分，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击了五角大楼。当美国两座最著名的建筑腾起浓烟烈火时，布什政府某些要人长期谋求的军队民营化和征服大计立刻开始加速实施了。布什总统的陆军部长托马斯·怀特迅速推进了切尼10年前开始的军队民营化进程。这一进程将很快催生一个有1 000亿美元规模的全球私人雇佣军行业。布什政府刚刚宣布要进行“反恐战争”，而这一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是黑水公司。正如克拉

克所说："是本·拉登使黑水公司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黑水公司副总裁宣称："美国军舰在也门遇袭后，美国海军认识到为反击今天的恐怖分子威胁，所有水兵都需在基本和高级安保技术方面进行系统培训。于是它迅速制订了一个完整的培训计划，现正由黑水公司在全国各大军港实施。全球的美国水兵现在已更有准备了，完全可以在停泊和航行时识别、处置和击败可能的袭击。"黑水公司的一位教官说，许多水兵"在离开新兵训练营后就从没摸过枪"。

"9·11"事件

"9·11"之后的环境使黑水公司有了大把挣钱的巨大机会，好像只看想象力和人手够不够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上台后就一心扩大私营公司在美国战争中的作用，而"9·11"事件则使这一议程迅速进入了快车道。"9·11"事件两周后，埃里克·普林斯于9月27日罕见地出现在福克斯新闻台的访谈节目中。他当晚的谈话主题是空中警察计划，以及对空中警察的培训（其中一部分培训将在黑水公司进行）。他在9月还拿到了与联邦调查局的合同，价值至少为61万美元。黑水公司很快将为联邦政府几乎每个部门提供培训。

看不见的行动

虽然黑水公司在"9·11"事件后利润和知名度都大幅提高，但它真正的名声和财富是在2002年获得的，因为这一年它成立了黑水保安咨询公

司，并推出了士兵出租业务。和黑水公司的创立一样，这一次又是别人出主意，埃里克出资金。这次的主意来自中央情报局特工杰米·史密斯。

杰米·史密斯在一次采访中说，1991年他在海湾战争中当中央情报局特工时，想到了创建私人保安公司的主意。“我不是说我10年前就先知先觉，但它是一个初步的想法，而且符合民营化的趋势。当时已有公司在干类似的事，例如戴恩国际公司（DynCorp）和SAIC，但是公众还不太了解它们。”史密斯说他意识到，军队正开始用私人部队来保卫军事设施（即“部队保卫”），它已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他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止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是志愿兵。你不会希望由志愿兵在大门站岗，而不去为你做更有价值的事”。

但是史密斯当时没有力量创建自己的私人保安公司，而且私人保安的需求也不算特别巨大。史密斯说，后来在“9·11”事件后，“普林斯请我去到他那里正式上班，我说可以，而且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个保安公司”。普林斯同意了。保安公司很快就成为黑水公司最赚钱的业务，但普林斯当时尚看不出它的回报潜力。史密斯说：“他们让我不要用全部时间去搞保安公司，因为他们认为保安公司没什么前途。他们叫我只用20%的时间搞保安公司，余下的时间干别的。”黑水保安咨询公司2002年1月22日即在特拉华州成立。几个月之内，随着美国出兵阿富汗并计划进驻伊拉克，黑水保安咨询公司已经开始赢利了，每月可通过一项与中央情报局的承包合同收入几十万美元。

与这第一项保安合同有关的关键人物，是中央情报局执行局长（中央情报局第三号人物）克朗加德。他的背景很不同寻常，因为他担任过很长时间的投资银行家。他曾组建了美国最早的投资银行布朗商号，并成功经营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卖给了Bankers Trust公司。有传言说，他秘密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多年后才在1998年正式加入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有人说他很有野心，但他不置可否。他在中央情报局负责内部工作，例如重组

各个部门和组建一个情报风险资本公司。有时他也发表公开讲话。他2001年10月声称："这场反恐战争将主要由你没听说的部队打赢，会有你看不见的行动，会用你不想知道的方式，但最终我们会取得胜利。"

有些人认为"9·11"事件是一个阴谋，而且他们一直关注克朗加德，因为他1998年之前领导的那家银行，在他辞职后即由德意志银行收购，而后者恰恰对联合航空公司的股票卖出期权数在"9·11"事件前不寻常地高涨负有责任。尚没有证据表明，他事先知道会发生"9·11"事件。

克朗加德在2005年1月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因为他成了大谈没抓住或没杀死本·拉登的好处的最高级政府官员。他说："可以说没抓住他反而对我们更好，因为一旦他有什么意外，可能会有许多人争他的位子并通过搞一系列恐怖活动来显示勇气……与其说他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策划者，倒不如说他正在变成一个极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他还说："本·拉登不是一个首席执行官，而更像一个风险资本家。就好比说你和我想炸掉特拉法尔加广场，于是我们去见本·拉登，而他对我们说：'唔，这是一些钱和一些护照，如果你需要武器，请找这个家伙。'"

没有人搞清楚克朗加德与埃里克·普林斯的实际关系如何。有人说，克朗加德认识埃里克·普林斯的父亲。但黑水公司的一位前高级经理说："我知道克朗加德和埃里克·普林斯是好朋友。"不管克朗加德是否卷入了此事，反正黑水公司2002年4月从中央情报局拿到了第一个保安合同。克朗加德访问了喀布尔，并说他知道中央情报局喀布尔站亟需保安。不久之后，黑水公司就拿到了一个价值540万美元的6个月合同，内容是为中央情报局喀布尔站提供20名保安。克朗加德说："黑水公司得到了合同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能派人去喀布尔的公司。我们的人处于枪口的威胁之下，我回美国后我们就尽全力设法保护他们。我们唯一关注的是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安保。如果我们认为火星人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会去找火星人的。"

克朗加德和埃里克·普林斯的关系在合同签署后显然更密切了。黑水

公司一位前高管说："克朗加德来过黑水公司，我曾多次陪他一家到处参观和打靶。"埃里克·普林斯显然对卷入秘密行动的前景感到十分着迷，以至于他亲自上了前线。他和杰米·史密斯都加入那20人的小分队去了喀布尔。据罗伯特·扬·佩尔顿写的书《杀人执照》（*Licensed to Kill*）描述，这一保安行动开始于2002年5月。这20人大部分为中央情报局喀布尔站及其在机场的设施提供警戒，但埃里克·普林斯还去了阿富汗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史金（Shkin，美国在这里建了一个基地，它离巴基斯坦边境只有4英里）。埃里克在史金只待了一周就回喀布尔为黑水公司拉生意去了，他在喀布尔待了一周才回国。他显然很喜欢这次体验，因为他随后试图加入中央情报局，但因测谎仪测试不过关被拒绝了。尽管埃里克没当上正式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但他显然与中央情报局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据说中央情报局给了他一个"绿色徽章"，使他能进入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特工站。中央情报局的一位人士说："埃里克常来中央情报局总部，大约一个月一趟。他常会见高层官员，尤其是行动局的人。"

由于黑水公司与中央情报局的合同和其他情报、保安类合同是保密的，人们难以查证黑水公司在阿富汗项目中赚了多少钱，但杰米·史密斯说，黑水公司的业务在那一阶段迅速发展。黑水公司为中央情报局和军方做的服务，加上埃里克·普林斯在军政界的人脉关系，使黑水公司能进一步讨好它后来最大的客户——国务院。史密斯说："第一个合同做成后，我们极力与国务院加强联系，常去喀布尔拜会他们，并试图拉一些项目。一旦国务院和我们签一个合同，那就好比打开了好几扇不同的门。国务院在世界各国都有机构，一旦和它拉上关系，说句难听的话，那就有点像癌细胞转移，进入了血液，可以在几天之内发展到全身。你懂我的意思吧？一旦你进入了流程，那么每个使馆都是你的机会。"

对黑水公司来说，当美军2003年3月攻入巴格达时，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由于有总务管理局的明细表和深厚的政治和宗教人脉关系，埃里

克·普林斯拿到了一个十分抢眼的合同：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最高官员保罗·布雷默大使提供私人警卫。保罗·布雷默是一个坚信自由市场理论的人，他和埃里克·普林斯一样已改信天主教，并极力拥护新保守主义观点：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按美国的利益来重塑世界——一切以民主的名义。这个重要合同表明，埃里克·普林斯可以指挥一支精锐的私人部队站在战争前线了。而这场战争，是新保守主义运动许多中坚力量一直梦想要打的。

黑水公司现在已不是几年前的一个普通靶场了，它已被布什政府视为反恐战争的一个关键部分。黑水公司总裁加里·杰克逊很快将吹嘘说，公司的有些合同是如此重要，为一个联邦机构干的事都不能告诉另一个联邦机构。对于外国雇佣军来说，伊拉克处于一个关键的、成熟时刻，而黑水公司很快将成为引领雇佣军行业趋势的机构。但在黑水公司的部队进驻伊拉克不到一年之后，它的四名士兵在费卢杰遇袭身亡，这使黑水公司在国际上名声扫地，并永久改变了美国出兵伊拉克和伊拉克抵抗的进程。顷刻间，费卢杰这座城市为世人所注目。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三章

血染费卢杰

陌生人应该很有礼貌。

——费卢杰谚语

在黑水公司的部队进驻伊拉克之前十多年，埃里克·普林斯和其他管理层无法控制的事态已经在伊拉克进一步恶化，并且它最终导致了2004年费卢杰埋伏事件的发生。这四名美国人的被杀将改变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导致美国对费卢杰的多次围攻，并鼓舞伊拉克的抵抗运动。

多事的费卢杰

关于费卢杰埋伏事件，如果光讲事件本身的细节，或光讲事件发生前几周的事态发展，那就忽视了伊拉克十多年以来的变化。有些人甚至说，此事可以上溯到费卢杰1920年对英国占领军的激烈抵抗。当时这里的一场暴动使约1 000名英军士兵丧生。不论怎样，自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以来，费卢杰的损失是最惨重的。美军曾几次进攻这座城市，杀死了几千人并使几万人逃离家园。占领军曾几次向没有武装的示威者开枪。自美国2003年进入伊拉克以来，美国官员一直残忍地企图惩罚费卢杰，以警告伊拉克的抵抗运动。美国的媒体和军政高官都把费卢杰描绘成拥护萨达姆抵抗力量的温床，和来自第三国反美武装人员的集结地。但那只是对历史很狭隘、不完整和误导性的解读。正如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安东

尼·沙迪德所指出的："费卢杰与前政府的历史性联系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它还是一个农村传统和民族主义观念十分深厚的地区，既有对宗教教义的激烈解读，也有这种解读带来的确定性。"媒体很少提到的是，在美军这次开进伊拉克，黑水公司的人员被杀，费卢杰被围攻以及成为伊拉克抵抗运动的一个象征之前，费卢杰的人民就曾备受美国及其盟友的蹂躏。

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费卢杰就因美军激光制导炸弹的"误投"而伤亡惨重。1991年2月13日下午3点过后，联军战机飞临这座城市，对幼发拉底河上的巨大钢桥发射了导弹。由于没有炸塌大桥，飞机在1个小时后又飞回来了。一位目击证人说："我看到8架飞机，有6架在空中盘旋，有两架实施了攻击。"英国风暴式战斗机发射了好几发激光制导的"精确"炸弹。但至少有3发没有命中，还有1发落在800码以外的居民区，在一个公寓楼和一个拥挤的市场中间爆炸。当地医院官员称，当天有超过130人丧生，约80人受伤。受害者中有许多是儿童。联军机长戴维·亨德森上尉说，飞机的激光制导系统出了故障。他对记者说："很不幸，尽管我们做了最大努力，炸弹似乎还是落到镇上了。"他和其他军官指责伊拉克政府出于宣传战的目的大肆报道这起"误投"事件。

不管它是不是一颗"误投"的炸弹，在接下来的10年里，伊拉克人一直把这次事件当做一场屠杀来回忆，而且它导致了费卢杰人对美军在另一位布什总统指挥下出兵伊拉克的态度。费卢杰以逊尼派为主的人口在伊拉克是最支持萨达姆的，这里也是许多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士兵的家乡。人权活动家凯西·凯利回忆说："尽管萨达姆将费卢杰视为支持他的政权的城市，但伊拉克政府也无法使费卢杰的医院和诊所不受美国主导的经济制裁的毁灭性影响。"凯利自从1991年首次访问费卢杰以来，曾几十次重访那里。她说她和一些英国人权活动家曾去费卢杰调查美国和英国在市场轰炸案中的责任，并对幸存者做调查。当美军2003年4月进入费卢杰时，至少12年前产生的反美情绪马上就再度高涨起来。

无休止的流血冲突

美国特种部队在4月进驻费卢杰，但很快就离开了。当地的伊拉克人说，只要美国人的驻扎期不超过两天，他们就同意不战而交出这座城市。费卢杰人民与伊拉克各地的人民一样，开始组织起来并利用这一巨变的时刻。他们甚至组织了一个新的市议会。当美军向伊拉克其他地区推进时，第82空降师进入了费卢杰。费卢杰人民并没有马上对美军进行抵抗。他们观察和等待着。但不满情绪很快就上升了，因为美国人总是开着悍马吉普车横冲直撞，检查站羞辱了当地人并侵犯其隐私权，人们抱怨美国士兵不适当地盯着当地妇女看。还有人说美军士兵在街道上小便。费卢杰民众明显地一致认为，美军至少应撤到城市外围去。几天之后，形势即发生了决定性的和血腥的变化。几百名82空降师的士兵进驻费卢杰，并于4月25日（在萨达姆生日的前几天）占领了纳萨尔街上的一所学校，将这个二层小楼变成了占领军总部。

美军占领这所供中、小学生学习的学校，出于多种原因立刻在市内引起了愤怒。例如，家长和老师正企图让孩子回到表面上的正常状态，而学校被认为是关键的一环。还有传言说，美军士兵利用夜视镜从学校房顶隔窗窥视当地妇女，而且偷看在后院里没戴头巾的妇女。当地的宗教领袖在周末与美军谈判，要求他们撤出学校。周末过去了，在萨达姆生日这一天，约150名美军士兵仍然占据着学校。

当晚，随着全城居民紧张情绪的上升，一位当地教长在晚祈祷时谴责了美军对学校的继续占领。在美军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费卢杰当地的神职人员一直在用“宁强勿弱”的格言来警醒人民。在晚祈祷结束后，人们开始了自美军进入费卢杰以来的第一次有组织的示威。一周以前，美军曾在北部城市摩苏尔枪杀了10名示威者，但那并没有吓住费卢杰人民。4月28日晚6点30分，人们开始在前复兴党党部（这里已变成美军的一个指挥所）

外面聚集。隔壁就是美国支持的市长的办公室。当时美军指挥官正在这里开会。人群开始喊口号："真主伟大！" "不要萨达姆！不要美国！"美军官员说人群中有人朝天开枪，但许多目击证人说没有这回事。驻费卢杰美军指挥官南茨中校说，他的部队用扩音器警告示威者散去，否则就会以武力对付。示威者离开了前复兴党党部，沿大街向前走，人数越来越多。当示威者走到那所学校时，人数已发展到几百人。有人举着萨达姆的画像，居民们说这是反对占领军的最明确标志。人群喊着口号，而美军狙击手在学校房顶上监视着。一位当地居民说："我们不要萨达姆，也不要布什。美国人已完成任务了。他们必须离开。"

关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美军和当地居民的说法出入很大。据几家媒体记者当时的调查，没有人向学校或美军开枪。美军官员称，人群中有人胡乱朝天开枪。但目击者说没有此事，而且肯定没人朝美军开枪。据人权观察组织后来的调查，当地人都说那天无人携带武器。有几个人说是市内其他地方有枪声，但不是在学校附近。南茨中校声称："示威者显示了敌意，有人扔石头，还有人用武器朝天射击。"南茨中校说，一位美军士兵被石头击中，然后人群中的枪手即向学校射击。当地人说绝无此事发生。美军指挥官说美军先是投掷了发烟手榴弹以示警告，然后接到命令可以开枪还击。子弹立刻扫向人群。美国士兵说他们自己都戴着夜视镜，并只朝有枪口闪光的地方射击。伊拉克人说美军的射击是无端的、不加控制的，没有警告射击，扩音器也没发出警告。

片刻之间，纳萨尔街一片血腥。示威者纷纷跑开，不少人中弹倒在街上，而美军还向企图救援伤员的人射击。当地居民称："美军持续射击，直到人群逃散。之后又有零星射击。"救护车司机说，美军叫他们"滚开"。

被击中大腿的费卢杰居民卡利姆回忆说："我们游行到学校，想和士兵对话，可是他们却开始向我们射击。我认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武器，但他们想通过显示武力来阻止我们示威。"

19岁的青年哈桑说："我们只举了一张萨达姆的画像，我们没有武器，也没有扔石头。我们听到有人向天上射击，但离我们很远。我不知道美国人为什么开始射击。他们一开始射击，我们就跑开了。"

居民杜莱米说："我看到房顶上有4名美国士兵，有一挺重机枪，它足足打了10分钟。有些示威者倒下来，当他们又站起来时，美国士兵就又开始射击。"

当晚有75人受伤，至少13人死亡。死者中有6名是儿童。第二天早上，当地人按伊斯兰传统为死者举行了葬礼。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外挂着一面沾有血迹的伊拉克国旗。关于这次屠杀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费卢杰和伊拉克。当地居民侯赛因表示："我们不会保持沉默。或者他们退出费卢杰，或者我们迫使他们退出。"国际报界的一些人开始将这次事件与1972年的"血腥星期日屠杀"相提并论，当时英军部队向北爱尔兰天主教示威者开火，打死13人，结果导致北爱尔兰共和军的影响力大增。

南茨中校说，美军向开火者做了还击，如有其他人受伤，那是令人遗憾的。当外国记者来采访后，有人对美方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英国《独立者》报记者菲尔·里夫斯报道说：

"学校正面墙上没有弹孔，但学校对面的民居上满是机枪弹孔。当我们请南茨中校解释为何学校正面墙上无弹孔时，他说伊拉克人的子弹弹道高过美军士兵的头顶。他们领我看了两处弹孔，但那是在学校楼房的另一侧。南茨中校说有人从马路对面向美军射击。美方拿出几挺轻机枪，说是在现场找到的。如果是真的，这就是自杀性袭击——从固定位置在40码内射击一个美军哨所，那肯定无生还的可能。美国人声称，人群中有25支枪，这也表明示威者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或者就是愚蠢。"

人权观察组织在当地调查后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对学校进行了射击。但学校对面的民居下部则中弹一百多发。民居上部没发现弹孔，尽管美军说他们向对面房顶的枪手进行了还击。

周三上午，当地1 000名群众再次示威，抗议在学校发生的屠杀，并要求美军离开费卢杰。他们聚集到前复兴党党部。合众国际社记者报道说，街上十分混乱，美军在屋顶用枪瞄着人群，天上有两架武装直升机在盘旋。这次抗议再次变成流血事件。美军打死4人，打伤15人。美军指挥官再次声称部队只是进行了自卫。但在场的外国主流媒体记者不认同这一说法。合众国际社记者报道说："死者和伤者都没有携带武器，示威者也没展示任何武器。伊拉克人否认曾向美军射击。附近拣到的弹壳都是美军用的5.56毫米子弹的弹壳，而不是伊拉克人常用的7.62毫米子弹的弹壳。"

目击者说，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被击中脸部和胸部。《华盛顿邮报》采访的人称美军"射击时毫不顾及平民的生命安全"。伊拉克地理学校教授萨伯对记者称："这与在巴勒斯坦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亲眼看到了才真正相信美军犯下了暴行。"他的两个侄子被美军子弹打伤。逊尼派神职人员阿莱萨维表示："我们理解的自由就是示威，但是迎接我们的却是扫射，而这却是不自由。难道是有两种自由吗，一种是你们的，一种是我们的？"当地居民普遍持这种看法。居民伊卜拉希姆说："这就是布什的自由和解放吗？我们不要布什，也不想被解放。伊拉克人可以自己解放自己。"

在费卢杰发生第二轮屠杀后几个小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降落在巴士拉机场。他宣布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量聪明、充满活力的民众被解放了。他们摆脱了残忍而邪恶的政权的铁蹄，而这是一件好事。"

在费卢杰，美军当日放弃了那所学校，但巩固了设在前复兴社会党党部的指挥所。有伊拉克人在附近挂出一幅标语："美国杀人犯，我们迟早要把你们踢出去。"

就在这一天，萨达姆（他当时还躲在地下）的一封信发表了。他号召伊拉克人"忘掉一切，抵抗占领"，并称"最优先的事情是驱逐异教的、罪恶的、胆小的占领者"。与此同时，白宫宣布，布什总统次日将在亚伯拉罕·林肯号军舰上宣布伊拉克主要的作战行动已经结束。但事实上，真

正的战争刚刚开始，而费卢杰的这48小时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就在当天晚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美国在费卢杰的新总部，导致7名美军士兵受伤。费卢杰大清真寺的伊玛目马赫穆德会晤了美军代表，以寻求避免进一步的流血事件发生。他在会晤后表示："美国人争辩说需要美军来提供安全，但是费卢杰人民告诉美军他们已经有了安全。"对费卢杰人来说，他们的城市已被正式占领。当地领袖法汉声称："在屠杀发生之后，我们不再相信美国人是来解放我们的，而是相信他们是来占领和夺取我们的财富，并且杀死我们的。"

关于美军在费卢杰屠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几周之内，电台上有了民歌，赞扬费卢杰的人民勇敢地抵抗了美军。市场上有了介绍费卢杰惨案的DVD光盘，其中有屠杀之后的惨况、抵抗战士袭击美军巡逻队的镜头、电影《黑鹰行动》（*Black Hawk Down*）中美军士兵在索马里被杀的镜头，以及阿拉伯战争电影的片断。在某张光盘里，一名费卢杰歌手唱道："费卢杰，攻击他们的部队，没人能救他们受伤的士兵。谁把你带到费卢杰，是布什吗？我们将送你上西天。"他在另一首歌里唱道："费卢杰的人民在进攻敌人时，就好像恶狼一样。"

所有这一切在不到1年之后都证明是不祥的预言。4名美国黑水公司士兵果然在费卢杰死于埋伏。与此同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反恐专家"保罗·布雷默正准备前往巴格达，为布什政府指挥对伊拉克的派兵行动。埃里克·普林斯也将很快把他的私人士兵备好，以便为保罗·布雷默充当个人警卫。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四章

布雷默来到巴格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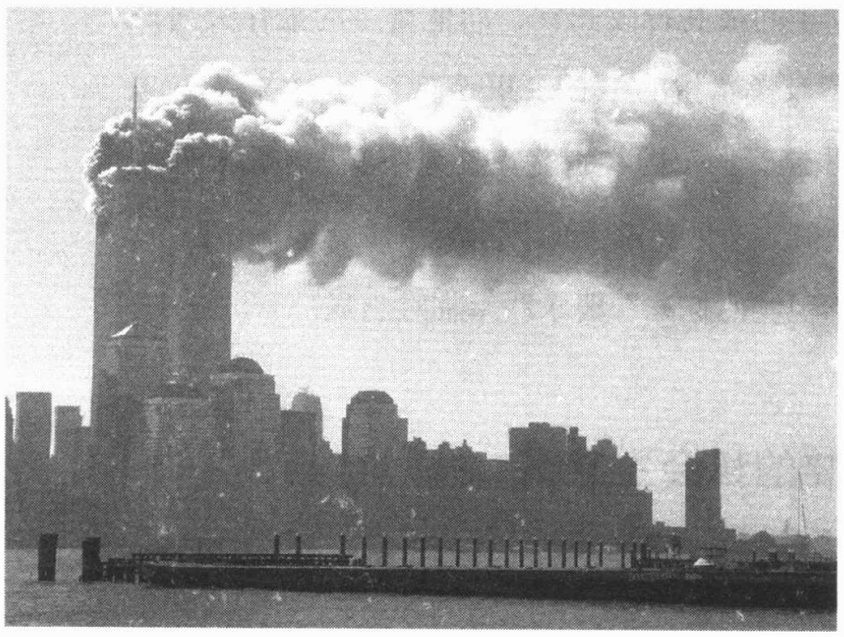
保罗·布雷默于2003年5月12日抵达巴格达，并搬进了萨达姆的共和国宫。他在伊拉克当了不到1年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他留下的最伟大遗产可能是将伊拉克变成了全世界反美抵抗的中心，并留下了一个在私人承包领域产生广泛腐败和贪污的体制。据美国特别监察长为保罗·布雷默做的全面审计表明，在他任期结束时，有90亿美元的伊拉克重建资金不知去向。布雷默回应说，审计是用“不现实的标准”要求联军临时当局。

贪婪的机会主义者

和埃里克·普林斯一样，保罗·布雷默也是一个后来改信天主教的保守主义者。他在几届共和党政府里玩命打拼，受到右翼福音派和新保守主义派的一致推崇。他在20世纪70年代曾是基辛格国务卿的助理，他在里根时期是黑格国务卿的执行秘书和特别助理。里根在中美洲指挥血腥战争时，他曾出任负责反恐事务的无任所大使。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离开政界，担任了基辛格开办的咨询公司（“基辛格合伙公司”）的总经理。作为新保守主义派中受人喜爱的“反恐怖主义专家”，他在“反恐战争”和国土安全部的概念设计上具有影响力。在“9·11”事件发生一年前，他曾对中央情报局“不雇恐怖分子当间谍”的规定提出质疑，认为应取消这一规定，以使中央情报局能“积极招募秘密线人”。他于1999年被众议院议长任命为两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因此，当“9·11”事件发生时，他早已

是反恐方面的骨干人物，同时还担任保险业巨头马什公司（Marsh & McLennan）关于政治和新兴风险的高级顾问。该公司在世贸中心设有一个总部，有员工1 700人，其中295人在“9 · 11”事件中遇难。

“9 · 11”事件发生48小时后，布雷默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我们的报复必须不同于过去10年中那种不痛不痒的攻击，那些行动似乎只是旨在‘显示’我们对恐怖分子的严肃对待，但并没造成实际的伤害。很自然，它们的软弱无力只显示了相反的东西。这一次，我们必须摧毁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这将意味着与一个或多个国家交战。而且它将是长期的战争，不是那种‘演给电视观众看的’战争。如同在一切战争中一样，将会出现平民的伤亡。我们会打胜仗，也会吃败仗。更多的美国士兵会牺牲。但最终，美国能够并必将取得胜利，正如我们一向取胜一样。”他最后说：“我们必须避免为我们的行动愚蠢地寻求国际‘一致意见’。在今天，有许多国家对美国表示支持和理解。在明天，我们将知道我们的真朋友是谁。”他在福克斯新闻频道表态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得出结论：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与恐怖分子有牵连或支持过恐怖分子，或为其提供庇护，将付出最终的代价。”



“9 · 11”袭击

“9 · 11”事件之后一个月，布雷默正在马什公司领导一个新的业务部，专向跨国公司提供“恐怖主义险”。这个业务部的名称是危机咨询服务，向各公司提供“反恐方面的各种保险服务”。加拿大知名女记者兼作家内奥米 · 克莱因在《国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布雷默为了向美国公司推

销这一昂贵的险种，就必须将恐怖主义与世界经济下滑直接联系起来，而这在激进分子看来是疯狂的解释。”布雷默在11月出台的政策文件《国际商业中的新风险》（*New Risk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中称：“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就需要解雇工人，而对外贸易开放市场就会给传统的零售商和贸易垄断组织带来极大的压力’，这就导致‘日益增长的收入差距和社会紧张’，从而引发对美国公司的一系列攻击，包括恐怖分子的攻击及政府企图收缩民营化及刺激贸易的措施。”克莱因将布雷默比做一名电脑黑客，先是侵入大公司的网站使其瘫痪，然后又上门推销自己，称自己可以当一名网络安全专家。她预言：“布雷默将在几个月之后向他引进伊拉克的公司推销反恐险。”在布雷默到达巴格达之后不久，他在马什公司的前老板吉弗里·格林伯格宣布说，2002年“对马什公司是个好年景，营业收入增加了31%。客户对我公司的专业服务有很大需求。我们的前景从没有这么好过”。

保罗·布雷默在伊拉克的职务是负责重建和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主任和联军临时当局负责人。这一任命立即引起争议，即使是与他共事过的人也对此质疑。一位与他共事过的国务院高级官员称他是“有贪婪野心的贪婪机会主义者”，而且“对伊拉克的了解少得可怜”。内奥米·克莱因指出，布什政府不期望保罗·布雷默是一个伊拉克专家，之所以选他去伊拉克，是因为“他善于从反恐战争中牟利，并帮助美国跨国公司在它们不受欢迎的遥远地方赚钱。换句话说，他是最适合那个工作的人”。基辛格肯定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我认为没有人比他更合适那个岗位。”

布雷默在伊拉克取代了杰·加纳上将，后者似乎一心想建立一个阿富汗式的傀儡政府，并保持伊拉克自治的公开外表。加纳将军在伊拉克只工作了三周，但却备受批评。在把伊拉克变成一个政府高官及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设想的自由市场实验室方面，他肯定不如继任者那样雄心勃勃。总的说来，加纳只是一名军人，而不是一名坚定的理论专家。《华盛顿邮报》

称布雷默是“一名死硬的鹰派人物，与五角大楼的新保守主义一翼十分接近”。切尼副总统派自己的特别助理布赖恩·麦考麦克到巴格达当布雷默的助理，这也进一步强调了以上观点。据报道，布雷默还十分仰赖伊拉克不名誉的流亡者阿迈德·沙拉比就伊拉克内部政治问题提供的咨询意见。布雷默刚到巴格达就开始像国王一样发布法令，并击碎了伊拉克人对自治的希望，于是有些伊拉克人把他视为另一个萨达姆。布雷默在抵达伊拉克时说：“‘占领’是一个丑陋的字眼，但这是一个事实。”

保罗·布雷默在伊拉克任职的一年中，是一名很具有对抗性的总督。他在各地旅行时总是穿着名牌西装和皮靴。他自称自己是大部分伊拉克人知道的唯一最高权威人物，除了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之外。布雷默采取的第一个官方举动是解散伊拉克军队，并开始“去复兴党化”。据说，这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新保守主义副手费斯的主意。这一举动在伊拉克就意味着，把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排除在重建和政治进程之外，因为在萨达姆时代加入复兴党是在一些岗位工作的必备条件。布雷默的“一号令”导致了几千名医生、教师、护士及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解雇，并使民众的愤怒和幻灭感大大地增加了。伊拉克人认为，布雷默采用了萨达姆的统治方式和政治迫害战术。从实际意义来说，布雷默的举动给许多伊拉克人发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号，即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前途没有什么发言权，即便这个前途正日益显得茫然和熟悉。

布雷默的“二号令”——解散伊拉克军队——导致40万伊拉克军人失去工作和养老金。一位阿拉伯分析家称：“一名伊拉克士兵每月只挣50美元。养活这些军队及其家属一年，只需花费美国占领军3天的费用。如果你让一个人挨饿，他就会向占领者开枪。”《华盛顿邮报》记者安东尼·沙迪德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夜幕临近》（*Night Draws Near*）一书中说：“该决定的后果是，至少35万军人失去了工作，这会使（抵抗运动的）游击战立刻有了巨大的潜在兵源。而且，这些军人可以进入全国一百多座基

本无人看守的军火库，随意取用总计约100万吨各类军火弹药。”另一位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杂志说：“我们在伊拉克一周就制造了45万名敌人。”失业的前军人很快就开始组织示威，并威胁要进行武力反抗。

根据布雷默的命令，有些伊拉克士兵领到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但军官却什么都领不到。在巴士拉领导了一次抗议活动的伊拉克中校穆哈马德说：“如果我们当时一直战斗，这场战争现在仍在进行。英国人和美国人就不会住进我们的宫殿，他们也不会进入我们的街道。是我们放他们进来的。我们家里都有枪。如果他们不付我们工资，如果他们让我们的孩子挨饿，那他们会听到我们的意见。”另一位前伊拉克军官纳伊姆少校也就未来的事态发出不祥的警告。他保证说：“对占领者的新袭击将由我们来组织。我们知道，我们将得到伊拉克人民的批准。”

与此同时，保罗·布雷默拒绝了伊拉克人对直接选举的呼吁，反而设立了一个由他自己控制的35人“咨询”委员会，这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禁止许多逊尼派团体派代表加入这个委员会，并禁止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的支持者加入这个委员会，尽管这两大教派在伊拉克有众多信徒。后来任伊拉克总理的贾法里说，排除这些势力的参与“导致他们日后成了暴力分子”。在布雷默到任的一个月之内，有关即将发生全国起义的流言开始传出。部族领袖阿萨迪在会晤了美国官员后说：“全体伊拉克人民就是一枚定时炸弹，如果美国人不结束占领，这枚炸弹就将在美国人的面前爆炸。”他说：“伊拉克人民在战争期间没有和美国人作战，仅仅萨达姆的手下人和美国人开战了。但如果人民决定现在与美国人作战，那美国人将有大麻烦。”布雷默拒不理会伊拉克人的这些意见，而且随着他解散军队造成的不良影响持续扩大，他反而提高了调门儿。他宣布说：“我们将与他们交战，并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们。我们将抓住他们，或者如果必要就杀死他们，直到我们已经把法律和秩序强加给这个国家。”

到了2003年7月，保罗·布雷默在提到伊拉克时，开始用第一人称复

数形式："我们最终会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有石油，有淡水，有肥沃的土地，有很好的人民。"据《时代》杂志报道，在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珍宝被大肆抢掠之后（美军和美国记者也参与了），布雷默当月参观了该馆。当国家博物馆官员展示一组古代黄金珠宝时，布雷默说道："我可以拿哪一件给我夫人？"当他说这话时，"他贴身卫队的一名成员向他报告说，在他总部附近发生了四起手榴弹袭击事件。几分钟后，布雷默就坐上车回办公室了。当天晚些时候，一名守卫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美军士兵被子弹击中身亡"。

布雷默还毫不掩饰宗教对自己的影响。他到达伊拉克一个月后这样讲述上帝对自己的引导："我毫不怀疑，没有上帝的帮助，我就无法成功地执行这一使命。这项工作规模太大，也太复杂，任何人或任何一类人也无法成功地执行……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并一直在寻求它。"他的这一看法似乎是家传的。他的兄弟邓肯·布雷默在2006年竞选国会议员时声称："我想在华盛顿当一名上帝的代言人。"邓肯有一个极右的竞选纲领，并要求坚决禁止堕胎，不得有任何例外，即使是强奸或乱伦导致怀孕也不能堕胎。邓肯表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是在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在邓肯不成功的竞选期间，曾拿他的兄弟在伊拉克承担的角色来证明自己的外交政策体验。保罗·布雷默的夫人弗朗西曾对一家基督教刊物表示："我丈夫认为自己在伊拉克的工作是一个机会，恰好可以把自由之光带给已几十年身处黑暗之中的伊拉克人民。"

但是，保罗·布雷默的狂热并不限于宗教。他一到伊拉克就马上开始建设新保守主义的愿景。他刚到伊拉克两周，就宣布伊拉克已经"开业"了。他的计划的中心点是对石油工业进行快速的民营化。他颁布了一系列激进的法律，对跨国公司的慷慨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他的第37号令，将伊拉克的公司税从大约40%一律降到15%。他的第39号令规定外国公司可控制伊拉克除自然资源部门之外的所有资产。投资者还可以把在

伊拉克产生的利润100%汇往国外，不必在伊拉克做再投资，也不必上税。他的第39号令还规定，外国公司签订的租约和合同可以有40年的有效期。他的第40号令规定，以同样优惠的条件欢迎外国银行到伊拉克开展业务。对萨达姆的经济政策，他只保留了一项，即撤消工会、禁止集体性讨价还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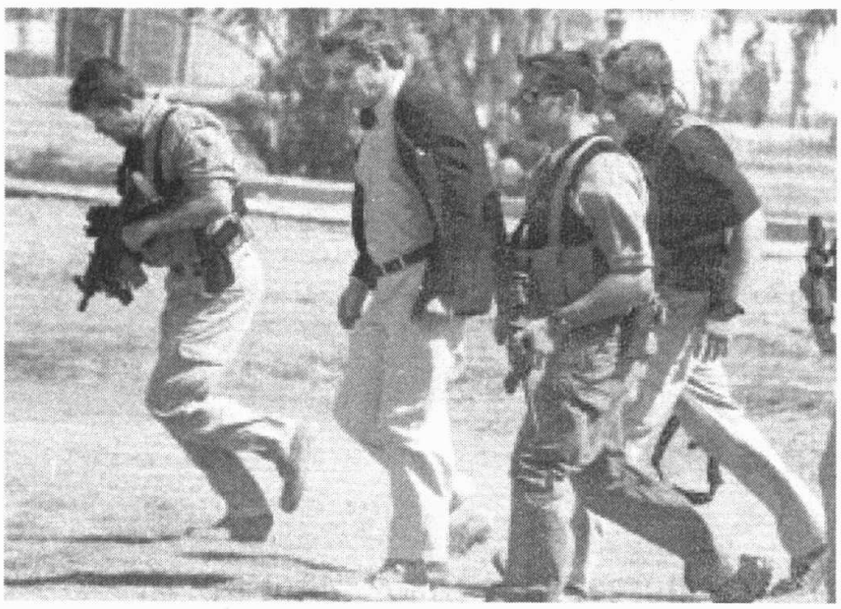
如果这些政策听上去很熟悉，那是因为它们正是跨国公司企图从各国政府或通过国际贸易协定得到的待遇。虽然这些改革只有一部分落实到法律上，但布雷默把它们一次性地全部宣布了。于是，伊拉克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开放的市场，至少是在纸面上。经济学家杰夫·麦德里克在《纽约时报》上指出，从任何主流经济学家的标准来看，保罗·布雷默批准的经济改革计划都是极端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它将使一小批外国银行接管国内金融系统。

精英护卫队

因此，保罗·布雷默作为美在伊最高文职官员不由美军或伊军保卫，而由一个私人雇佣军公司来保卫似乎是适当的，更不用说创立这家公司的人是为共和党竞选捐了几十万美元的右翼基督教人士。到了8月中旬，抵抗运动对美军和伊拉克“合作者”的袭击已在天天发生。8月12日，保罗·布雷默称：“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国家面临重大的恐怖主义威胁，这是一个新情况。我们很严肃地对待此事。”如同前几年的暴力事件和局势一样，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导致了黑水公司财源滚滚。黑水公司未经投标就于8月28日获得一个价值2 770万美元的合同，负责为保罗·布雷默提供私人保安卫队和两架直升机。黑水公司总裁杰克逊回忆说：“没有人知道怎么会选他去伊拉克。特工处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做了评估，并说：‘你知道吗，伊拉克的威胁程度远超过我们任何人的估计。’于是他们又回来找我

们了。”这个卫队的队长弗兰克·盖拉格尔曾是基辛格的私人卫队长。保罗·布雷默回忆说：“我认识并喜欢弗兰克，我完全信任他。”

黑水公司为保罗·布雷默精心配备了一支精锐卫队：36个要员保卫专家，两个K-9小组，及3架波音MD-530直升机。黑水公司在9月设立了一个新的保安分公司“保安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专门负责为美国外交人员提供警卫。黑水公司很快就开始为美在伊的其他外交官提供安全保卫，其网站也贴出了被黑水公司卫兵簇拥的国内外政要的照片。



保罗·布雷默（左二）

黑水公司的士兵在为保罗·布雷默当警卫时显示了非常美国化的做派。他们一个个打扮得像是练习健身的人，戴着广角太阳镜。许多人都留着山羊胡子，穿着带防弹背心的卡其布军服，或带有公司熊爪标志的黑水公司T恤，而且还挽着袖子。还有一些人打扮得像漫画人物、真人扮的动作玩偶或专业摔跤运动员。他们一律留着短发，戴着保安耳机，手握轻机枪。他们驱赶记者，把伊拉克人的汽车逐下公路，谁的车挡了黑水公司车队的路就会被枪击。出于安全原因，他们总是阻止记者拍照。一位黑水公司的士兵说：“我不希望我的脸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节目中。”

在黑水公司执行警卫任务时，载有狙击手的直升机会在上空盘旋，以作为对地面发出的威胁性警告。曾负责组建伊拉克“新”军的美军托马斯·哈默斯上校回忆说：“黑水公司那帮人到处树敌。我常常和伊军士兵乘坐伊军卡车外出，黑水公司的车总是超我们的车，都快把我们挤下公路

了。他们还威胁和吓唬我们。但他们活干得不错，只是他们每次出城都制造一批敌人。”他说黑水公司在警卫保罗·布雷默时的过于张扬违反了反叛乱作战的“首要准则”：“不能再制造新的敌人。”他指出：“他们倒是在按我们的要求履行承包合同，但同时也损害了我们的反叛乱作战准则。”黑水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阿尔·克拉克在美国称：“我们都不喜欢开车有小碰撞，但在巴格达可管不了那么多。警察不会因为你撞了车溜走而找到你家里。”

2004年5月发生了一件黑水公司卫兵违法开枪致人死亡的事，但当事人并没受到处罚。据《洛杉矶时报》记者克里斯琴·米勒的调查，当时由5辆车组成的美国使馆车队驶过巴格达一个路口时，一辆卡车为了让路，慢慢停在使馆车队50英尺之外，却被使馆车队上突然射出的子弹击中，导致卡车上的一名男青年死亡。美国使馆官员表示，是黑水公司警卫没按规定发出警告就过早开枪，并称肇事者已被开除并送回国内。米勒表示，确有私人军事承包商向平民车辆开火的事件，而且大部分都不是为了还击才开枪的。

黑水公司的风格正适合保罗·布雷默在伊拉克的使命。事实上，可以说保罗·布雷默得到的保护不仅来自训练有素的雇佣军，而且来自他在伊拉克进行的自由市场实验这一最强大现实。保罗·布雷默确实是依赖这些雇佣军保护他的生命——如果他死了，黑水公司的名声也就完了。对黑水公司来说，保住布雷默的性命将是最好的营销利器：如果我们能保护在伊拉克最被人恨的人，那我们就能在任何地方保护任何人。确实，不到一年后，本·拉登就悬赏10 000克黄金要买保罗·布雷默、美军驻伊总指挥官或其副手的人头。据报道，抵抗运动也悬赏5 000美元买一颗黑水公司警卫的人头。

保罗·布雷默在2003年12月6日遇到了一次袭击。那天晚上11点多，他的车队（两辆悍马军用吉普车打头，中间是3辆防弹吉普车，最后是两

辆悍马军用吉普车）正从巴格达机场驶回市内，空中还有两架贝尔直升机护航。每架直升机上都有两名黑水公司的狙击手。突然开道车压上了路边炸弹，在巨大的爆炸发生后，有抵抗战士用AK-47自动步枪向车队扫射。好在有惊无险，布雷默的车队加速行驶，逃离了危险区。据布雷默说，一颗子弹打中了他那辆车的侧窗。

布雷默

布雷默的办公室将这次袭击事件隐瞒了两周，直到美国报界披露了这一消息并且有人在巴士拉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此事。布雷默告诉记者们说："这事是真的。正如你们看到的，它没有成功。我还活着，而且此刻就在你们的面前。"尽管布雷默后来将这次袭击描述成"极有组织的"刺杀企图，但他的发言人当时称它只是一个"随机性"的袭击，不可能是专门针对布雷默的。这可能是想淡化抵抗的严重程度。在这次袭击被披露后，布雷默的发言人丹·塞纳夸赞了黑水公司："布雷默大使每次外出时都有很严密和周全的保安警卫和预案，我们对这些保安人员和预案很有信心。而且在这一特定的案例上，保安人员和预案发挥了作用。"

随着布雷默在伊拉克各地旅行，他的政策和他"贴身警卫"的举止，以及他给了司法豁免权的其他承包商的行为，已经越来越激怒伊拉克人。与此同时，由于布雷默对巴格达宫进行了费用昂贵的改造，他实际上继续强化了伊拉克人对他的描述——第二个萨达姆。他在2003年12月花了2.7万美元，命人移走了巴格达宫院内的萨达姆头像。布雷默说："我对这些头

像已经看了6个月了。该让这些头像滚开了。”在伊拉克民用基础设施受到很大破坏之际，这种花钱的方式似乎是有问题的。但他的发言人称此事符合法律，“根据去复兴党化的规定，它们必须被移走。事实上，它们是非法的”。

一位前黑水公司的士兵说：“许多美国军人对我们都很佩服。当他们看我们或小声议论我们时，你从他们的眼神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很多人都很嫉妒。他们认为和我们干一样的活，但是拿的报酬却比我们低很多。”

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对安全保卫的巨大需求，外国工人几乎天天被杀给人造成的恐惧，已使雇佣军的市场出现供应短缺。因此，已出现了一批不诚实的私人承包士兵，并使国际雇佣军的供应也发生紧张。据有声誉的公司称，这对它们自己、客户以及伊拉克人都不是好事。”

布雷默的办公室在2004年2月办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它或者属于严重的判断失误，或者属于对现实避而不见。当时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努力吸引公司参加伊拉克重建的美国官员坚持说，安全对承包商不是问题，并说媒体的报道是夸大的。联军临时当局私营部门开发处处长汤姆·福利称：‘西方承包商并没成为袭击目标。’他在美国商务部2月11日召开的会议上对几百名潜在的投资商说，媒体夸大了这个问题。他坚持说：‘风险很小，类似于空中跳伞或开摩托车的风险，这在很多人都是可以接受的。’”到了2004年3月中旬，雇佣军公司在伊拉克已面临一个巨大的“卖方市场”。一家负责警卫巴格达机场的美国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巴特尔斯说：“去年6月招一名合格保安的费用，到今天已上涨了好几倍。”

在黑水公司的警卫保护保罗·布雷默的期间，黑水公司的名字基本上一直没有进入大众的视线。媒体很少提及黑水公司。那些警卫只被称为保罗·布雷默的保安卫队、贴身护卫或特工处的特工。而在私人雇佣军业内，

黑水公司的士兵被视为精英，是伊拉克的雇佣军里面最棒的。

在黑水公司赢得保卫保罗·布雷默的合同的同时，私人雇佣军正迅速涌入伊拉克。控制风险集团、戴恩国际、Erinys、宙斯盾、武器集团、Hart、Kroll、Steele Foundation等公司向伊拉克派出了几千名雇佣军，并在国际上大肆招兵买马。这些职位起初只被称为“私人安全顾问”。黑水公司拿到了为美国国务院、美国占领军当局或英国政府服务的合同。其他一些公司则警卫石油设施、外国使馆、政府建筑物，为大的战争承包商（如哈里伯顿公司、KBR、通用电气、柏克德等）服务，或为外国记者提供警卫服务。雇佣军里凡在各国当过特种兵（包括美海军海豹突击队、三角洲部队、绿色贝雷帽部队、突击部队和海军陆战队、英国特种空勤团、爱尔兰突击队、澳大利亚特种空勤团）的，均可获得最高工资，其次是尼泊尔廓尔喀兵、塞尔维亚突击队队员和斐济部队士兵。由于当雇佣军挣钱多，有不少特种部队的士兵转而进入私人保安公司。

除这些“专业人员”外，还有一些外国雇佣军以私人身份前往伊拉克淘金。他们要的报酬较低，但行为更粗野。其中就有南非前政权的军人，如曾实行种族隔离的Koevoet部队。他们显然违反了南非有关反雇佣军的法律。于是美国在2003年11月规定：前往伊拉克做生意的公司必须携带自己的武装安保部队。

当保罗·布雷默2004年6月离开伊拉克时，该国境内已有2 000名以上的私人士兵，而伊拉克已成了没有警察的“狂野西部”。这些占领军正式雇用的雇佣军在该年年底握有20亿美元以上的合同，占了伊拉克“重建”预算的30%以上。这还没计算在伊拉克广泛使用雇佣军的私人企业和机构。据《经济学人》杂志称，到2004年年初，英国私人军事公司在伊拉克的收入从战前的3.2亿美元激增到16亿美元，“使保安服务成了英国战后对伊出口的最赚钱生意”。有人估计，在伊拉克当雇佣军的前英国特种空勤团成员，比在那里执勤的现役英国特种空勤团成员还多。

这些私人部队在伊拉克干了什么？杀了多少人？自己有多少伤亡？这些都很难回答，因为没人监管他们在伊拉克的活动。至本书结稿时为止，没有一个美国军事承包人员因在伊拉克犯罪被起诉，但仍有一些消息浮出了水面。黑水公司士兵就曾用过“非标准”弹药在伊拉克杀人。那是2004年9月中旬，一个黑水公司4人小组外出执行任务时，前海豹突击队队员托马斯为机枪装上了美军还没批准使用的试验性弹药：APLP（穿甲及有限侵彻）弹。据《陆军时报》称，它是美国RBCD公司用“金属混合”工艺生产的，具有穿甲能力，但不会穿过人的身体，而只会爆裂，从而炸掉一大块儿肉，造成“无法医治的伤口”。这名士兵在当天的战斗中用这种子弹打死了一名伊拉克抵抗分子。这种子弹的经销商（阿肯色州的Le Mas公司）承认在托马斯索要该弹药后给了他一些这种子弹。这种子弹曾在美国国会引起争议，但其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军批准它的使用，声称它是“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美军某杂志还呼吁说，国防部应指示特种作战司令部立即开始试用“混合金属”子弹。

外国雇佣军在伊拉克到处活动的同时，没有人向伊拉克人正式解释这些有武装但经常穿便衣的士兵是什么人。布雷默一年之后才正式发布命令定义了这些雇佣军的地位——有免于起诉的权利。被这些雇佣军打死或打伤的伊拉克人无处申冤。许多伊拉克人，还有一些记者，误以为这些雇佣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或以色列情报局的特工，这一印象使碰到他们的伊拉克平民都怒火中烧。这些雇佣军的行为和名声也使美国情报官员颇感生气，认为雇佣军会危及情报人员在伊拉克的安全。到2003年年底，伊拉克的“重建”项目仍然大都是纸上谈兵，或者半途而废，而雇佣军公司的生意却很火暴。伊拉克的安全局势在2004年年初进一步恶化，使私人军事官司有了更多的生意。

2004年2月，有消息说美国政府将签一个1亿美元的合同，以便雇用私人士兵警卫4平方英里大的巴格达“绿区”和它的3 000名居民。该项目的

招标书写道："从目前和预计的威胁、联军受到袭击的历史、美国军事力量的兵员紧张程度来看，有必要组建一支商业保安力量，专门为部队提供保安服务。"黑水公司闻风而动，在巴格达、安曼、科威特成立了新的办事处，并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美国情报机构的大本营）设立了"政府关系"分公司。黑水公司在努力扩大在伊拉克的承包业务，虽然伊拉克在燃烧，但黑水公司的前景却十分光明。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五章

斯科特走上战场

最热门的生意

到2004年年初，黑水公司已在伊拉克牢牢占住了地盘，而其高层还在积极争取新的市场和合同。由于黑水公司在为布雷默及联军总部提供警卫服务，因此有机会继续拿到最有油水的合同，而在伊拉克的雇佣军同行都很嫉妒黑水公司。伊拉克安全局势这时正在不断恶化，仅在2003年11至12月，联军的民事及军事车队就遭到超过500次袭击。于是，黑水公司高层2004年1月力“劝”前往伊拉克做生意的企业增加25%的预算用于安保。《伦敦时报》称：“在伊拉克，战后最热门的生意不是石油，而是安全保卫。”

几乎一夜之间，雇佣军这个一度被人瞧不起的行业从暗处冒了出来，而且发展迅速，而黑水公司就是执该行业牛耳的公司。黑水公司很快就放出风声说，要招募高素质的前特种兵派往伊拉克，工资比军队和几乎任何职业都高，每天为600至800美元，有时可能更高，而且可以只签两个月的雇佣合同。这就意味着，60天就可以发一笔小财。加入黑水公司的私人士兵常常可以续延合同，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在缴税问题上也有很大的优惠。

军事的民营化也使许多渴望作战的士兵有了机会，他们可以摆脱复员后为生存苦苦打拼的境地，在国际反恐的旗帜下回到战场上的光荣之中。一位前海豹突击队员说：“你就是干这个的，好比说你20年来一直开摩托艇和跳伞，可你突然就复员卖保险去了，真是太难适应了。”一位55岁的前警察说：“我愿意干令人激动的事，这是我一生最后的机会了。”

黑水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说："当你一个月挣的钱顶得上在军队或地方一年才能挣到的钱时，你很难拒绝。反正我们大都挨过子弹。我们在军队学的东西——巷战、狙击、格斗在地方上都用不上。而且明说吧，你要是很酷，小妞就会来找你。"

另一位前海豹突击队员说："你在军队里学的就是如何作战。那种兴奋感是令人上瘾的。它永远不会消失。"许多特种部队士兵在20世纪90年代没赶上打仗，所以他们认为反恐战争是他们争取光荣的机会。一位曾在阿富汗作战的前美军特种部队士兵说："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要精忠报国，我们愿意回去杀那些坏蛋。钱是一个主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在'9·11'事件之后，我想报仇。"在被黑水公司吸引到伊拉克的人中，有一位38岁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他叫斯科特·赫尔文斯顿。

"一生最后的机会"

斯科特体格健壮，是当兵的好材料和活广告。他在海滩上和一群士兵赤膊奔跑的照片上过海军的招兵宣传册。他来自一个自豪的共和党人家庭。他的叔叔伊莱休·鲁特当过美国国防部长，并于19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父亲去世时，他才7岁。他是一个模范士兵和运动员。他是通过严酷的海豹突击队员培训的最年轻士兵（那年他17岁）。他在海豹突击队度过了12年，其中4年担任教官。他说，在海豹突击队基础水下爆破学校的训练是"自由世界最漫长和最艰苦的训练，当你通过那种训练时，你就认为自己能完成一切"。但他1994年退役之后，和许多前美军特种部队士兵一样，很难找到生活方向，学的军事技术用不上，并且他不想当一名供出租的保安。他倒是喜欢健身，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拍过健身宣传片，还梦想着开一个自己的健身中心。

他在20世纪90年代曾去好莱坞干过一阵子，教大牌演员如何在军事片

中完成动作，演过替身，还拍过好几部真人秀。但他在影视界混得并不好，收入相当有限。他离了婚，但还要抚养前妻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同时他还背了不少债。当他听说给外国要员当贴身警卫很挣钱时，就开始寻找这方面的机会。戴恩国际公司表示可雇他去为阿富汗总统当一年保镖，但他谢绝了，因为他不想离开孩子太久。当他2003年年底听说黑水公司在招人，而且干两个月就可回国时，他立刻就动了心。他觉得这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转折机会。他想去伊拉克干几个月，好好表现一下，挣一笔钱就回国重新开始一切。

他和别人谈起去伊拉克一事时，总是说会给美国大使当警卫，毕竟私人保安行业都知道黑水公司在做这个。另外，黑水公司是前海豹突击队队员经营的，如果加入他们会有回家的感觉。他的一位朋友说："斯科特有武士心态，他想在伊拉克挣6万美元，还想见识一下他为之训练了多年的战争环境，毕竟他还没打过仗。当你没加入比赛时，你会觉得有劲儿使不上，就好像练了一辈子足球，却从没上场踢过一样。这是他最后一次上战场的机会了。他不害怕牺牲。他说如果注定要死，就必有一颗子弹在等着他。"斯科特的弟弟说："他虽然作为海豹突击队员参加过秘密行动，但总认为自己没遇上太大的危险，因此没有真正为祖国服务过。这就是他去伊拉克的原因。"

斯科特的妈妈凯蒂表示，她不主张儿子去伊拉克。她说："我们俩为此事争吵过。我认为我们应该进入阿富汗，但不应该进入伊拉克。于是，斯科特讲萨达姆支持了基地组织等等，他相信自己做的事是对的。"然而，斯科特去伊拉克之后并没给美国大使或任何美国官员当警卫。

斯科特于2004年3月初抵达黑水公司训练中心，参加了为期两周的战前训练。不久，麻烦就出现了。黑水公司负责他们训练的人里面有一个外号叫"史莱克"的。斯科特对于为黑水公司工作和投入战斗颇感兴奋。但在开始训练后不久，他即给黑水公司管理层发过一封电子邮件，称自己与

史莱克发生了冲突。他指责史莱克作为管理人“不专业”，并且一旦自己在训练时提出问题他就显得很不耐烦。他说：“我在上课时提问题很谨慎，尽量不暗示是他搞错了，但他仍然火冒三丈。”他说由于史莱克对别人给自己提出意见和建议很不高兴，他也就不再提意见了。训练结束后，他和史莱克都在3月中旬被送到了科威特，准备前往伊拉克。他的家人都以为他会为保罗·布雷默当警卫，但实际上他分到了一个很一般的工作。

斯科特过去拍戏时认识的两个朋友，约翰·波特和凯西·波特，那时正好在黑水公司工作，凯西·波特在科威特，而她的丈夫约翰·波特在巴格达，都是当计划经理。凯西·波特回忆说：“我在科威特与斯科特相处了几天，我们聊他的家庭、生活等等，挺开心的。他变多了。但和他在一起挺高兴的，他说话很逗，常引得我发笑。他也很支持我的工作，而其他士兵则摆出大男子主义的面孔，并且根本不尊重我。”但是几天之后，斯科特的厄运就来了。

黑水公司与科威特Regency旅馆和医院公司合作，共同拿到了一个为ESS公司（哈里伯顿公司的分包商）服务的任务，护卫为军方运送厨房设备的车队。ESS公司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服务公司，并在伊拉克为美军及外国建筑公司提供服务。于是，黑水公司迅速组织了若干护卫小组，以便马上开始随运输车队行动。斯科特即将加入其中一个护卫小组去伊拉克执勤。与此同时，在幕后也正在发生秘密的交易。

据《新闻和观察家报》报道，黑水公司付给自己的士兵每人每天600美元，但要求Regency旅馆和医院公司按每天815美元支付费用。此外，黑水公司还就自己在伊拉克的管理费和成本向Regency旅馆和医院公司分别开出账单：保险、食宿、旅行、武器、弹药、车辆、办公室及设备、行政支持、税费。然后，Regency旅馆和医院公司亦开出相应的账单向ESS公司报销。

原黑水公司驻科威特负责该项目的计划经理凯西·波特对《新闻和观

察家报》称，Regency旅馆和医院公司总是从中揩油，假若ESS公司明明报销了每人每天1 500美元，但Regency旅馆和医院公司对黑水公司只说报销了1 200美元。ESS在与黑水公司、Regency旅馆和医院公司订的合同中提到了自己与KBR（哈里伯顿公司的分公司）的合同，这显然是表示黑水公司实际是在执行KBR与ESS的分包合同。《新闻和观察家报》报道说，ESS就黑水公司的服务向KBR报账，而KBR又就这些服务向联邦政府报账。但一向不透露分包商身份的KBR表示不知道黑水公司向ESS提供了服务。这一争执后来成为国会调查的焦点。

黑水公司、Regency旅馆和医院公司和ESS的原始合同是2004年3月8日签的，规定每辆运输车配三名警卫，同时每个车队至少配两辆装甲车。但黑水公司与Regency旅馆和医院公司在3月12日又签了一份分包合同，其中把“装甲”二字省掉了。据说这使黑水公司节省了150万美元。

据报道，凯西·波特就这一省略提醒了黑水公司高层与Regency旅馆和医院公司。时间进一步的推迟会影响公司利润，于是这两家公司决定马上开始为ESS护卫车队，以便争取新的合同。凯西·波特表示：“Regency公司只考虑挣钱，根本不关心人的死活。”《新闻和观察家报》报道说，合同已规定完全由黑水公司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安全威胁的程度，来确定车队如何及何时出发。

黑水公司最后决定仍然不用装甲车护卫，并在3月24日撤掉了凯西·波特的职务，并让贾斯廷·麦克戈文取代了她。斯科特家人的律师说，麦克戈文就是史莱克。但麦克戈文通过律师表示谢绝采访。

于是，斯科特的命运已被决定了。本来是要派他在3月29日护送一辆公共汽车去巴格达，可是，3月27日晚上又突然通知他换到另一个警卫小组，并于3月30日执行警卫ESS公司车队的任务。斯科特在3月27日写道，他与新队友当晚一起出去吃晚饭，还抽了阿拉伯水烟。“晚上10点，我的手机响了，有人问我可否明早5点随一名新组长出发。我当时正一边喝果

汁，一边抽阿拉伯水烟。我的回答是不行。我的行李还没整理，而且我认为不应该这么做。”

据斯科特的电子邮件描述，当晚史莱克和另一个人到旅馆找他，非逼他同意次日出发不可。那个人骂斯科特是胆小鬼。“我掏出了手枪，于是那个胆小鬼（史莱克）吓得想马上逃走。我的室友克里斯上来劝阻，而史莱克说马上解雇我，明天就送我回国。我们双方都骂了人。”不论这次冲突结果如何，斯科特很快就进入了伊拉克。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六章

埋　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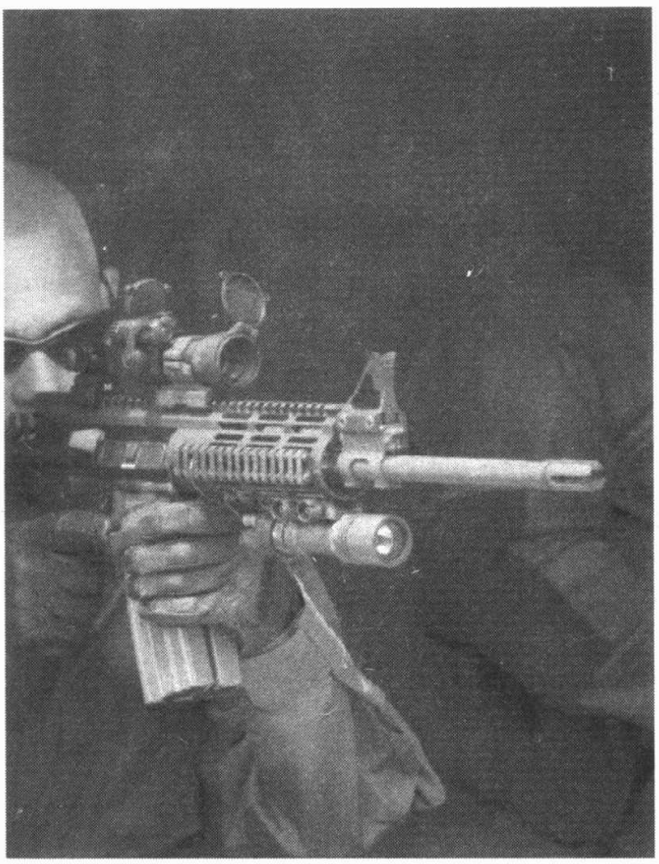
一触即发

到了2004年3月中旬，费卢杰的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2003年4月的纳萨尔街学校惨案发生之后，美军撤到了费卢杰城外。费卢杰民众组织了民事管理委员会，任命了市长，并拒绝与美军合作。据人权观察组织称，不同的部族武装在看守着银行和政府大楼，当地的教长敦促民众遵守法律和秩序，没有发生明显的抢劫和破坏行为。一批费卢杰民兵在2月袭击了一个由美国支持的警察中心，打死23名警察，并放走了几十名犯人。费卢杰的民兵还于3月开始公然在城里巡逻。于是，美军决定平定费卢杰。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特遣队3月24日从第82空降师手中接管了费卢杰的防务，其指挥官詹姆斯·马蒂斯少将在几天前的一次“移交”仪式上，谈到了他对付费卢杰及该省其他地区民众的策略：“对于想让伊拉克恢复常态的费卢杰民众，我们会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对于那些想战斗的人、外国士兵及前政权的人，我们将严厉镇压他们。如果他们想打，我们就和他们打。”马蒂斯少将在不到一年之后向一批听众谈及了自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他说：“和他们打仗很好玩儿。那是一种非常可乐的游戏。射击真人很好玩儿。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去玩儿。我喜欢打架。”

美联社3月24日从费卢杰城内报道说：“刚刚抵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特遣队已明确表示决心打败暴乱者。居民们对武力的展示深感恐惧，但

仍相信美军将无法消灭抵抗力量。”马蒂斯少将在向自己的部队做动员时，将费卢杰战斗与二战和越战的几次著名战斗相比较，他说：“我们将回到战场……这是对我们的检验——我们的瓜达尔卡纳尔岛、长津水库或顺化城……你们将书写新的历史。”费卢杰的部族领袖称：“如果他们想避免流血，就应该停在城外，而让伊拉克人维护城里的治安。”



街头的承包商

美军对费卢杰发动了一系列游击战，企图把“暴乱分子”引出来。海军陆战队的巡逻队多次入城，以熟悉地形并挑逗对方。抵抗分子在城内也在做准备，他们催促商店关张，并修建路障和阵地。两天之后，美军开始向城区进攻，结果打死15名伊拉克人，自己也有1死7伤。虽然一些民众离开了，但平民死亡得越多，费卢杰人民就变得越英勇。

由于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3月22日在加沙遇刺身亡，费卢杰的逊尼派抵抗力量更加怒火中烧。全市实行了总罢工。有超过1 500个平民在费卢杰参加祈祷，以悼念亚辛，而逊尼派神职人员称这次屠杀证明“对所有占领部队展开圣战非常有理由”。64岁的费卢杰民众麦德法说：“谋杀一个坐轮椅的老人，是胆小鬼的行为，证明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不想要和平。”

伊拉克的许多民众都认为，美国占领伊拉克是亲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而且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互相关联的。由于亚辛在这个时刻被暗杀，许多当地人更加坚信美国和以色列是在协同作战。实际上，许多伊拉克民众认为，私人保安承包商是以色列情报局或美国中央

情报局特工。

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向城内推进时，居民们报告说美军进行了逐屋的搜查，并随意逮捕人。一名居民说："如果他们发现谁家有一名以上成年男性，就会抓走其中一个。这些海军陆战队正在摧毁我们。他们对费卢杰非常严厉。"海军陆战队第一特遣队3月27日发表声明称，他们"正在实施攻击行动，以保证人民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一些人选择了战斗。既然他们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就会与之交战并消灭他们。"

3月27日，费卢杰的建筑物上出现了标语："伊拉克抵抗运动万岁！抵抗运动的可敬战士万岁！抬起你的头！你是在费卢杰！"一名24岁的费卢杰大学生说："我们正在受到美国人的进攻，但这无损我们对抵抗运动的自豪。对我们来说，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是一路货。"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约翰·伯恩斯当时称："美国部队原先曾撤出了费卢杰，声称会让伊拉克安全部队负责城内治安，同时也是为了不引起争端。但新接管费卢杰防务的海军陆战队改变了策略。他们决定以武力重返城内，并严厉镇压某些暴乱分子。"驻伊美军发言人基米特准将3月30日对记者说："海军陆战队对费卢杰目前的情况相当满意，并期望在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和重建该省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实际上，美国是在捅马蜂窝，斯科特和其他3名黑水公司士兵24小时之内就体验到了。

像"被屠宰的绵羊"

4名黑水公司士兵将执行一次车队护送任务。其中第一人是杰里·佐夫科，他在"反恐战争"开始前好几年就成为私人士兵了。1991年他19岁时加入美国陆军，后成为陆军突击部队成员。他是美籍克罗地亚人，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前南斯拉夫执行秘密作战任务。他思想独立、顽固、有野心。佐夫科的妈妈达尼卡回忆说："他在为政府做事，但不能跟我们

说。我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至今都不知道。”她说她儿子曾拿出一些如一美元硬币那么大的铜牌牌，说是可以向有关人员证明自己的身份。她记得儿子说过：“妈妈，当上陆军突击部队成员很容易，那是体力活，但进入特种部队，就要靠智力了。”

佐夫科1997年离开军队，次年加入戴恩国际成为一名私人士兵，曾在美驻卡塔尔使馆干保安工作，后在2003年年底到伊拉克参与训练新组建的伊拉克陆军，但没干多久就被网罗到黑水公司。每当达尼卡问儿子在干什么，他总会说在厨房工作。她说：“那么说他7年来一直在厨房工作。我现在才发现他并不是在厨房工作。”

在佐夫科2003年8月底去伊拉克之前，达尼卡曾问他：“你想当雇佣军之类的人吗？你为什么想为别人而冒险呢？”他说：“妈妈，我不会。我是去训练伊拉克军队。”但训练伊拉克军队的工作为时并不长，因为许多伊拉克新兵过一个斋月假期就不回来了。她回忆说：“我坚持让他回国。他那时没说是在为黑水公司服务。他后来终于表示复活节一定回来参加节日宴会，并一起去教会，而且保证他将接管家里办的公司。”

佐夫科被网罗到黑水公司之后，把原来的同事巴塔罗纳也介绍进了黑水公司，巴塔罗纳（48岁，来自夏威夷，前陆军突击部队成员，在巴拿马和索马里执行过作战任务）也参加了这次任务。第三名黑水公司士兵是38岁的迈克·蒂格（来自田纳西，前160特种作战航空团成员，在巴拿马、格林纳达和阿富汗执行过作战任务）。最后一名黑水公司士兵就是刚到伊拉克的斯科特。另有两名黑水公司士兵本也要参加这次护送任务，但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他们4人的任务是护送两辆卡车去费卢杰附近装厨房设备（餐具和锅、盆等等），然后运到一个军事基地。但他们没领到带装甲的卡车，只领到两辆后部临时加装钢板的吉普车。

回想起来，有各种理由不应该让这4人去费卢杰执行任务。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都说不会只派4个人去敌方领地，至少也要6个人。每辆车上少

的那个人本该是负责操作重机枪的，这样就能在180度范围内击毙任何袭击者。开的车也应是比运动型吉普更安全的车。他们本应做一个事先的情报评估，并审查沿途的危险水平。但这个任务是匆忙安排的，并没有事先做评估。最重要的是，他们4人没有拿到一张本地区的地图。斯科特的一位朋友说："他们4人应该拒绝那次任务。他们不是军人，不会因违反命令而上军事法庭，顶多是名声受损、扣掉部分工资。但他们4个都是有冲劲的人，并不计较作战条件对他们多么不利。"

当时外国人接近费卢杰是非常危险的，美海军陆战队正在攻城，军方自己不会只派4人在无火力掩护的情况下进城。黑水公司在与ESS公司签的合同中亦规定，每个外出的安保小组至少应有6人。从前几天以来，费卢杰的局势就已失去控制，有美军士兵在城内中埋伏，有平民被打死。有传言说这座"清真寺之城"将迅速变成抵抗之城。在这4人出事的前一天，一支海军陆战队车队在该城附近遇到土制炸弹袭击，并遭到AK-47步枪扫射，结果1死2伤。在过去的11天中，已有9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打死。

他们4人在3月30日晚上驾车出发执行任务，但却迷路了，最后终于找到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基地，并在那里过了夜。在伊拉克，人人都知道好多现役军人对雇佣军有怨言。美军大部分士兵都知道，雇佣军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他们一周的工资，所以他们4人没得到贵宾级的待遇。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愤怒地称他们是"不诚实的牛仔"，并说这4人拒绝向基地指挥官或任何人说明自己任务的性质。次日早晨，斯科特还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由于正是佛罗里达州的半夜，他只在留言机上留了4句话："妈妈，我一切都好。请别担心。我很快就回国。我会照顾你的。"上午9点30分，这4个只带有轻武器、打扮得像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人驾着无任何标志的汽车，沿10号公路驶进了费卢杰。

市内主要街道的两旁全是餐馆、咖啡馆和露天市场，这里平常闲逛的人很多。但在那天清晨，一群戴面具的民兵引爆了一个炸弹装置，使街道

上立刻人影全无，商店也都关了门。美国人的车一进入市区就特别显眼，因为他们开的吉普车被称为“吸子弹的磁铁”，他们戴着广角太阳镜，理的是汤姆·克鲁斯式的短发。事实上，这整个袭击事件有可能是有预谋的。一个暴乱分子曾在一段录像里声称，他们知道黑水公司车队的信息，而且他们认为车上有美国情报特工人员。他说：“有一个圣战军的线人来报告说，有一组穿便装的中央情报局特工要经过费卢杰，而且没有贴身护卫。”黑水公司的代表日后声称，由美国组建的伊拉克警察将这4人护送进了城。另有一名美高级情报官员说，这支车队的动向是从“绿区”泄露出去的。

佐夫科和巴塔罗纳开车领路，中间是两辆由伊拉克人驾驶的没有载货的平板卡车，斯科特和蒂格的车在最后面。他们进了市区不久即放慢了车速。街道右边是商店和市场，左边是空地。他们碰上了某种路障。当车子刚一停下，一颗手榴弹即飞向第二辆吉普车，随即马上响起了机关枪的射击声。子弹把吉普车车身打得都是洞，车内的两人立刻受了重伤。当鲜血从他们身上喷涌而出时，多名戴面具的枪手冲向这两辆吉普车，一边换弹夹，一边朝挡风玻璃扫射。空中响起“真主伟大”的欢呼声。附近十多名围观的男青年也马上冲了过来加入了攻击。有几个人跳上斯科特的吉普车引擎盖，一边卸美国人枪里的子弹一边砸挡风玻璃。袭击者动作迅速，好像老鹰在攻击重伤的猎物。据一位目击者说：“一名士兵胸部中弹后被拉了出来，虽然他乞求不要杀他，但人们用砖砸他，还猛踩他，他最后被折磨死了。人们切下了他的胳膊、双腿和头颅，而且边舞边唱。”

当第二辆吉普车被击中时，第一辆吉普车上的美国人意识到中了埋伏，这对特种部队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佐夫科想立刻逃走（黑水公司对其士兵的训练是：中埋伏时不要互相救援，要赶紧冲出包围），但车上没有装甲，而且只有一人能开枪还击，于是两人无力招架猛烈的弹雨也惨烈毙命。在道路的另一边，围拢过来的伊拉克人拆散了斯科特的车，抢走了武器装备，并用汽油点燃了早已千疮百孔的车辆和惨不忍睹的尸体。在袭击者拍

的录像中，可以听到汽车喇叭在响，有人在喊“真主伟大”。

这时已有记者赶到现场拍下了恐怖的镜头。围拢来的人群很快超过了300人，而实施埋伏的枪手已经消失在小巷中了。烧焦的尸体从汽车里被拖了出来，那些男人和男孩子们把烧焦的肢体粉碎，有人上前用脚猛踩尸体，其他人则用铁锹和铁棍把尸体捣得血肉模糊。一个小伙子故意多次用力踹其中一具尸体的脑袋，直到头与躯体分离。另一个小伙子在电视摄像机前展示了一个小标语牌，上面画着骷髅和交叉的股骨，并用英语写着：“费卢杰是美国人的坟墓！”有一群人在高声呼喊口号：“用我们的鲜血和灵魂捍卫自由！”这些人将斯科特和蒂格的尸体用汽车拖到幼发拉底河的一座桥上，并把另一具尸体绑在贴有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照片的汽车上。一路上，有人把某个美国人被切下来的右腿拴上砖头扔到了电线上。到了桥上后，那些人爬上钢梁，把斯科特和蒂格的尸体吊在河上，景象十分恐怖。那两具尸体挂了将近10个小时，一位当地人说像“被屠宰的绵羊”一样，后来有人将尸体拿下来，架在一堆轮胎上烧。火熄灭后，有人将残骸扔到一辆驴车上，拉到市内游街，最后倒在市政府的一座楼前。几十名伊拉克人跟着驴车边走边唱：“布什，你为什么要来惹费卢杰人？”一个伊拉克男人恶狠狠地警告说：“这就是所有来费卢杰的美国人的命运。”

这是伊拉克战争中的摩加迪沙时刻，但有两点关键的不同：在伊拉克被杀的士兵不是美国军人，而是雇佣军；和1993年的索马里不一样，美国这次不会撤退。相反，这4名美国人的死将导致美国对费卢杰发动激烈的进攻，并从而引发自巴格达陷落以来最顽强的抵抗。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七章

“我们将平定费卢杰”

以牙还牙

吊挂在大桥上的美国人尸体是一个严肃而恐怖的提醒：在巴格达陷落一年之后，在布什总统宣布主要战斗已结束11个月之后，在“主权”90天后即将“交还”给伊拉克人之际，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驻伊美军发言人基米特准将先是试图淡化这次埋伏的意义，并宣称：“这是孤立的地方性小事件。费卢杰是伊拉克为数不多的安全局势比较吃紧的城市之一。虽然这一事件已在费卢杰发生，但我们在伊拉克的其他地区正在帮助学校重新开学，让诊所重新开放，我们也正努力增加发电量和石油的产量。这件事是悲剧事件吗？绝对是悲剧事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有4家人将听到敲门声。当有人敲门时，你既不愿意是家里即将听到消息的人，也不愿意是敲门送消息的人……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会阻止我们执行自己的使命。事实上，如果我们停止执行自己的使命，只会使这4个人的牺牲显得更不光彩。”

保罗·布雷默的发言人森纳对记者们说：“那些袭击这些承包商的人，不是我们来这里要帮助的人。他们是我们要抓住或杀死的人，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向前推进。”森纳说，实施和支持这次袭击的人只占伊拉克人的“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人对解放伊拉克是心存感激的，95%~98%的人是拥护解放的”。

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华盛顿特区，布什总统正在竞选。他在一个筹款晚

宴上对支持者说："我们在伊拉克仍然面临一些暴徒和恐怖主义者，他们情愿继续屠杀无辜者，而不愿接受在自由主义的方向下向前发展。这伙杀人犯想动摇我们的意志。美国绝不会被暴徒和刺客吓倒。我们正在伊拉克积极地打击恐怖主义者。我们将在那里打败他们，这样我们就不必在国内面对他们。"第二天早上，刚起床的美国人都听到了这个悲惨的消息。报纸上写着《伊拉克暴民肢解4名美国平民》之类的醒目标题。媒体也纷纷提及1993年的索马里事件。

但在美军发言人基米特准将试图淡化这次埋伏的意义后，白宫和保罗·布雷默随后均认为，对黑水公司士兵长时间的、公开的肢解，是对美国宣传战的一次严重打击。有人甚至认为这次埋伏是企图重现1993年的索马里事件——暴乱分子1993年10月在摩加迪沙击落了两架黑鹰直升机，杀害了18名美国士兵，并拖着几具美国兵的尸体在大街上示众。这一事件导致克林顿政府撤走了驻索马里的部队。在距离所谓"主权移交"日只剩两个多月时，布什政府面对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美军的占领在美国和伊拉克越来越不受欢迎，而伊拉克的抵抗运动已因此事件而备受鼓舞。

保罗·布雷默写道："这些情景立刻显现了暴乱的残忍现状，并凸显出一个事实：联军并没有控制费卢杰。"保罗·布雷默对美驻伊部队指挥官桑切斯中将说："我们要对这一暴行做出反应，否则敌人会认为我们是软弱的。"桑切斯中将回应说："我们准备实施去年秋天的作战计划，马上清剿费卢杰。"于是，摧毁"清真寺之城"的计划立刻开始实施了。白宫发言人称："我们不会被吓倒。民主正在扎根，绝不会退缩。"参议员约翰·克里（他当时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表示："这些可怕的袭击提醒我们注意阻挡伊拉克前进的敌人是多么邪恶。我们在悲痛中联合起来，同时也绝对不能让敌人得逞。"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声称："我们不会因为有些人在费卢杰无法无天就吓得跑出城外。"美国有线电视网的政治专家们叫嚷要以血还血。福克斯新闻台的比尔·奥赖利谈到了"最后解

决”，他说：“我不关心费卢杰的民众。你们反正赢得不了他们的心。他们会杀死你们每个人。他们已证明了这一点。让我们铲平这个地方。”奥赖利后来呼吁美国“用最大限度的武力来惩罚费卢杰的恐怖分子”，他声称：“恐惧可以是个好东西。对于嗜杀成性的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必须杀死或关押起来。这种惩罚对其他人必然是个教训。你认为萨达姆这几十年是如何控制伊拉克的？他是通过制造恐惧控制伊拉克的。”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拉克上将说：“就我可以确认的情况来说，费卢杰的抵抗并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强。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对我们权威的挑战。”

许多人质问，为什么费卢杰城外的4 000名海军陆战队不去马上救援那4名遇袭的美国人，或夺回他们被挂在桥上的尸体。美军当时并没派救护车、消防车、部队或黑鹰直升机迅速救援。海军陆战队驻费卢杰部队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应该派一辆坦克去夺回那4具尸体吗？那又有什么益处？暴民就是暴民。那样只会招惹他们。聪明的办法是让事态平息。”基米特准将先是说联军不是因为危险才没有进入费卢杰，随后又在巴格达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将做出反应。我们不会匆忙进入城内。我们的攻击将是准备周全的、精确的、战胜一切的。我们将在准备好了之后进入费卢杰。时间和地点将由我们选择。我们将搜寻那些罪犯，杀死他们或抓住他们。我们将平定费卢杰。”

保罗·布雷默在巴格达的伊拉克警察学院对近500名毕业生说：“昨天发生在费卢杰的事件是一个悲剧性的例子，表明了人类尊严和野蛮行为之间正在进行的斗争。”他警告说，对4名黑水公司士兵的屠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惩罚”。他说，遇害的承包商“是来帮助伊拉克摆脱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并走向复苏的，是来帮助伊拉克人民获得大多数民众渴望的选举权、民主和自由的。那些杀人犯令联军感到愤怒，但是他们不会阻挡伊拉克走向稳定和民主。那些胆小鬼和以恐怖为乐的人是社会的渣滓。”

在美国媒体关于这次埋伏事件的大部分新闻报道中，费卢杰被描绘成

逊尼派抵抗运动的据点，似乎该城有很多外国抵抗者和忠于萨达姆的人。美国媒体主流的说法把黑水公司的士兵说成是无辜的、负责运送食品的“平民承包商”，但被费卢杰的屠夫所杀害。基米特准将曾说，那4个人到那里是提供援助的，好像他们是为红十字会工作的人道主义者，但伊拉克人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们4个人尽管不是美国现役军人，但是事实是：在美军正在屠杀伊拉克平民，而且正要以武力攻城之际，他们4个人进入了费卢杰市中心。《纽约时报》报道说：“费卢杰的许多民众都认为自己周三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他们坚持认为那4个人是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一位费卢杰居民说：‘这就是这些间谍的应得下场。’”

刚访问过伊拉克的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持人彼得·詹宁斯在做客CNN的拉里·金现场访谈节目时称：“那里有一批美国的第二军队，他们是保安人员，在伊拉克各地有联军活动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他们。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是很引人注意的目标。他们装备齐全，可以说武装到牙齿。他们很多人都像史泰龙电影中的人物，而且他们在全国各地出现。我认为暴乱分子已经盯上了他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并可能在跟踪他们。因此当这件事在费卢杰发生时，尽管这是很糟糕的事，但我要说我不是感到特别的意外。”

“我们不会撤退”

一些费卢杰人认为这次袭击的发生，是对美军最近在费卢杰屠杀平民的报复。费卢杰城内出现的传单声称，这是对以色列杀害哈马斯领导人亚辛的报复。甚至连一名费卢杰的警察少校也表示：“反美暴力活动在增加。美国人接管了伊拉克，但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他们来是为了建立民主和帮助民众，但我们并没看到，我们只看到了杀戮和暴力。”

一名曾经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费卢杰官员说：“美国人没有履行帮

助建设伊拉克的诺言。我过去曾支持美国军队，但他们已使我的一家人处于生活艰难的境地。现在他们命令我们把袭击者交出来吗？严重的人道主义形势和占领军的暴力已使民众十分沮丧和愤怒。饥饿的人会把你吃掉。这里的民众就非常饥饿。”对这一前后逻辑关联，一些美军人员也看得很明白。一位海军陆战队中尉说：“犯下这一可怕罪行的人是想报复。我们将用武力做出回应。”

虽然美国官员谴责费卢杰暴民对美国人尸体的公开肢解，但他们拒绝回答记者就美国的一项政策（即散发美军打死的“高价值”伊拉克人血肉模糊的可怕照片，以作为其确已死亡的证明，例如2003年7月就散发了萨达姆的儿子乌代和库赛死后的照片）提出的问题。与华盛顿对黑水公司承包人尸体被粗暴对待大为愤怒一样，伊拉克人对美国的这一手段也非常气愤。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发言人麦克莱恩：“当电视台播出经防腐处理的尸体图像以作为‘高价值’伊拉克人的死亡证据时，这种行为会受到美国官方的谴责，可是美国人尸体被拖着在街上走的镜头却没有引起美国官方评论，这是否显得虚伪？”

麦克莱恩没有直接回答提问，而是说：“它是令人反感的。他们这样对待这些人的尸体是很卑鄙的。我们希望每个人在报道此事的时候要负责任。”美国电视和报界媒体在报道费卢杰事件时，大都对图像做了编辑或模糊化处理。但即使是这样，传递的信号是很明确的。在国际媒体日益将费卢杰事件比做索马里事件时，美国政府开始反击了。国务卿鲍威尔是布什政府高级官员中第一个直接谈到黑水公司士兵被杀事件的。他对德国电视台记者说：“我们不会撤退。我们不会逃跑。美国有能力留下来与敌人交战并战胜它。我们不会开溜。”

与此同时，记者们开始询问那4个人是谁，以及在费卢杰做什么。占领当局在巴格达的发言人森纳说：“我将让各承包公司自己介绍其在伊拉克的客户。据我所知，黑水公司的客户不止一家。但请你们直接联络他们，

以了解有关信息。我肯定不了解有关的信息。我们和黑水公司有一个合同，是有关保罗·布雷默大使的保安合同。他们参加了对布雷默大使的保护。”他在CNN做节目时表示：“对保卫布雷默大使和在全国提供保安的黑水公司及其他保安机构，我们有绝对的信心。”

当这次袭击事件的细节在媒体上被报道后，有很多记者打电话给黑水公司核实这4个人的姓名，公司方面予以拒绝。前黑水公司副总裁杰米·史密斯说：“敌人在美国国内可能有线人。如果你公开了名字，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朋友是谁并询问他们，这会给更多人带来安全上的一些问题。”

黑水公司对报界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我们的朋友在费卢杰遭到无端的袭击，并且其尸体受到令人发指的虐待，这显示了我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志愿工作，以便为伊拉克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联军部队、平民承包商及政府工作人员每天都在与伊拉克人民一起工作，为伊拉克民众和联军成员提供食品、用水、电和保安等关键产品和服务。我们的任务是危险的，虽然我们因同事遇害而深感悲痛，但我们也感到自豪和满足，因为我们为伊拉克人民做出了奉献。”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约翰·沃纳（共和党参议员）在一次听证会上赞扬了那4位黑水公司的士兵，他说：“那些人对我们正在伊拉克做的工作，即基础设施的重建是至关重要的。”

就在袭击事件发生的次日，黑水公司立刻雇用在上层很有关系网的共和党院外游说公司亚历山大战略集团来帮自己处理此事。黑水公司的牧师在公司刊物《黑水战术周刊》上布道时，继续将那4个人误导地描述成“人道主义”工作者，是去伊拉克“拯救当地人民的”。他声称：“他们是为食品车队提供警卫的，而车队装的是用于救济伊拉克民众的食品……这一事件显示了好战分子对非其同类的人，尤其他们称为白色魔鬼、大撒旦、异教徒的人的仇恨。你仔细看了电视放的那些暴民的镜头了吗？你注意到他们的态度和年纪了吗？那些袭击者想传达的信息是想吓倒我们，不让我们的部队进入费卢杰和城周围的那一片地区！但他们这个信息将适得其

反！”他在结束布道时恳求读者：“在我们为坚持自由和正义而奋起时，让敌人为其一切针对我们的行为付出惨重代价吧！”

但并不是黑水公司的每一名员工都有同样的想法。该公司总部的一名兼职电工说：“我认为他们的死没有理由。我对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认同。那里的人民并不希望我们去。”

对刚取得费卢杰控制权的海军陆战队第一特遣队来说，这次袭击来得不是时候，完全改变了指挥官詹姆斯·马蒂斯少将的战略。海军陆战队在当地的几名指挥官本想把此事当做执法问题，并进城捕杀罪犯。但白宫将此事看做是对美国在伊决心的挑战，有可能危及伊拉克战争大局。布什总统立刻要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驻伊美军司令官约翰·阿比德上将提出行动方案。国防部长和阿比德上将的回答是：以明确和压倒性的攻击夺取费卢杰。这正是总统想听到的。但人们没有告诉总统，海军陆战队完全不同意发起全面攻击。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康韦中将后来说：“我们应当让局势先安定下来，然后才发起报复性进攻。”他将自己的意见逐级报给拉姆斯菲尔德，但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高级顾问不赞同，也没呈报给总统。总统立刻批准了进攻。

在费卢杰，总统下令开始进攻的消息传到了海军陆战队设在郊区的基地。桑切斯将军告诉各位指挥官说：“总统知道这场战斗将是血腥的，但他表示接受。”一名军官将领受的命令描述为：“进城，并狠狠地打击敌人。”海军陆战队军士长卡特开始对士兵做鼓动演讲：“海军陆战队只有在两种时刻最有动力。一是为自由而战的时刻，二是在将要杀敌的时刻。我们现在不是为自由而战……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制服费卢杰。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件事。”与此同时，费卢杰城内的民众也在为许多人认为不可避免的战斗而做准备。

4月2日，费卢杰事件48小时后，“警惕决心行动”的最后准备开始了。在进攻开始之前，保罗·布雷默的副手、负责伊拉克安全部队的高级顾问

吉姆·斯蒂尔带少量伊拉克部队和“美军顾问”悄悄进入费卢杰城内进行侦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海军陆战队任中校时，在美国帮助萨尔瓦多进行的内战中担任过“反暴乱”官员，帮助萨尔瓦多军队与左翼游击队作战。

斯蒂尔在“伊拉克的萨尔瓦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称，根据这一战略，“美军士兵正迅速变成萨尔瓦多风格的顾问式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支持本地部队像萨尔瓦多军队一样大胆投入作战。这一新战略在他当主要顾问的准军事部队里表现得最明显，而这并不是偶然的。作为萨尔瓦多冲突的主要参与者，他知道如何组织由当地部队打头阵的反暴乱战役。

斯蒂尔声称自己在费卢杰的秘密行动是为了收回黑水公司士兵的尸体，并“评估敌方形势”。他随之很快就提出：“在费卢杰，应以重拳出击。这是那些家伙唯一理解的事情。我们在南方对待什叶派暴乱，也应该如此办理。我们不能显得软弱，否则这种事情会到处发生。”当美军正在准备“警惕决心行动”时，黑水公司的行情正在华盛顿快速上涨，而黑水公司的士兵，很快将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再次遭遇抵抗运动的顽强阻击。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八章

纳杰夫：2004年4月4日

再度陷入危机中心

当费卢杰之战即将来临时，普林斯和黑水公司的其他高级经理正成为国会山的特邀嘉宾。他们与若干最有影响的共和党议员进行了会晤，这些人实际上是控制国会的人，会晤中黑水公司的高层被赞誉为反恐战争中的“沉默伙伴”。但普林斯也发现自己的雇佣军又处于危机的中心了。与引发美国激烈报复的费卢杰事件不同，这次黑水公司的一支小分队将在纳杰夫与萨德尔的几百名信徒激战一整天。黑水公司的士兵正在那里根据合同警卫美国占领当局总部。

布什政府在2004年2月至3月一直在策划严厉镇压萨德尔，因为对于美国6月完成“主权移交”来说，他是一个关键的障碍。萨德尔是迈赫迪军指挥官，也是反对美国占领最强烈的人。美国政府和布雷默相信，和费卢杰的逊尼派反叛分子一样，也必须对萨德尔和他的暴乱的什叶派运动施加镇压。当美国在2004年4月对这两个运动同时开战之际，黑水公司将在伊拉克占领史上可能最为关键的时刻扮演了一个决定性角色。这一阶段将不可逆转地改变战争的走向，也是反美起义大爆发的时刻。

黑水公司的部队在镇压纳杰夫什叶派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这几乎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黑水公司的雇佣军居然指挥一小队美军现役士兵作战，这戏剧地表现了布什政府把战争外包做到了何种空前的地步。和在费卢杰的埋伏一样，黑水公司在纳杰夫的命运是历史决定的。

布雷默在伊拉克主导的美国政策，反而使多个反占领运动加速兴起。大爆发终于在2004年4月到来了。英国资深战争记者罗伯特·费斯克报道说："英国人在1920年花了3年才把什叶派和逊尼派都变成了敌人，但美国人一年不到就都做到了。"解散伊拉克军队再加上解雇大量国家公职人员，使几十万伊拉克男性失去工作，并加入了抵抗运动。外国公司，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公司，纷纷进入伊拉克获取巨大利润，而普通的伊拉克人则生活贫困，而且没有安全感。

与此同时，由于人道主义局势的恶化和伊拉克平民被杀、失踪人数的增加，使伊拉克宗教领袖能得以用安全和社会服务来换取信徒的忠诚。从萨德尔上升为全国抵抗英雄，就可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在美国刚派兵伊拉克后的混乱和震惊中，萨德尔是国内努力解除人民贫困和苦难的少数几人之一，他在自己影响所及的地区（包括巴格达的萨德尔城这一大片贫民窟，这里的200万居民一直被萨达姆政权忽视）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社会机构网络。当去复兴党运动导致社会机构和治安保卫荡然无存时，他的网络正在建立替代机构并赢得了成千上万的新支持者。《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入侵发生之后，萨德尔先生立即派出穿黑衣的信徒在巴格达的什叶派贫民窟巡逻。他的手下人向民众分发面包、水和柑橘。他们还提供了民众亟需的保安。萨德尔看到了一个真空并填补了它。"当其他宗教和政治人物争相进入美国设立的新机构时，萨德尔拒绝与美国政权的下属单位和支持者发生关系。萨德尔手下的民兵在2003年8月仅有500人，但到2004年4月，已增加到1万人。

由于萨德尔迅速赢得了信誉和民众的欢迎，加上他激烈的反占领和反布雷默论调，美国很快就认为他是"反叛分子"。随着2004年6月快要到来，美国政府相信，和费卢杰的逊尼派反叛分子一样，萨德尔也必须遭到镇压。

长期以来，华盛顿一直把萨德尔视为在"新"伊拉克的主要敌人。美军高层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讨论如何镇压他。布雷默在3月终于开始对萨德

尔动手了。美军3月28日查封了萨德尔办的周刊在巴格达的办事处。此举证明非常失算，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在3月28日之前就有传言说，逊尼和什叶两派将举行全国起义。美军3月26日还在费卢杰打死至少14名伊拉克人，令逊尼派十分愤怒。布雷默还火上浇油，命令美军4月3日逮捕了萨德尔的高级副手亚库比。萨德尔终于忍无可忍，他敦促信徒举行反抗美军出兵的公开起义。迈赫迪军于4月4日早上开始接管库法市（该市紧邻圣城纳杰夫）的行政建筑，然后大批伊拉克人涌向美军在纳杰夫的总部，而这里恰恰是黑水公司士兵警卫的。

激战纳杰夫

这天早上太阳升起时，一小队黑水公司士兵正站在联军临时当局总部（G营地）的房顶上放哨。美军这时在纳杰夫的驻军很有限，因为正在与什叶派宗教领袖进行谈判。作为合同的一部分，黑水公司士兵不仅负责保护保罗·布雷默，还负责保护美国占领军的5个地区总部，包括在纳杰夫的这个地区总部。当大批示威者涌来时，总部里只有8名黑水公司士兵和一小队萨尔瓦多军人，以及几名美海军陆战队队员。

25岁的美海军陆战队下士朗尼·扬是来G营安装通讯设备的。他回忆说："我走进大门时，看到街上有一小群抗议者。"朗尼和他的同事会见了基地指挥官（一名西班牙军官），然后就爬上房顶安装通讯设备。他25分钟就安好了设备，于是到卡车里睡了10分钟的小觉，后来被同事叫醒去排除设备故障。这时已临近中午时分，基地门前突然传来几声枪响，是AK-47步枪射击的声音。朗尼迅速携带武器来到楼顶，和8名黑水公司士兵和一小队萨尔瓦多军人一起占领了射击位置。他看到一群伊拉克人正从卡车上跳下来，并开始奔跑，其中一个伊拉克人卧倒后向大楼打了几枪。朗尼马上询问是否应该还击，但楼顶上没有美军指挥官。因此，他那天只有接受

黑水公司私人雇佣军的命令。

当身边的黑水公司士兵下令射击时，朗尼·扬用M249班用机枪瞄准一个穿白袍持枪奔跑的伊拉克人，打了一个短点射。对方立刻趴倒不动了。朗尼·扬说："我顿时百感交集，满足感、幸福感、悲伤感一下子都向我袭来。"

虽然朗尼·扬和黑水公司事后声称是伊拉克人先开枪的，但《华盛顿邮报》记者安东尼·沙迪德采访的其他目击者说，是楼顶的警卫部队首先朝天开枪警告，想驱散人群。目击者说："他们看到人群继续朝前移动，于是就向人群开枪了，而人群中的武装分子则用轻武器、火箭筒和迫击炮还击。"沙迪德报道说："有目击者说，曾看到一辆载有4名萨尔瓦多士兵的汽车在营地大门口外被示威者拦住。示威者当场用手榴弹将其中一名士兵炸死，并将另外3人暴打一顿后带到清真寺去了。"

不论是谁先开的抢，反正联军一方那天下午总共打出了几千发子弹和几百发40毫米枪榴弹。有的人甚至每15分钟就暂停射击，以便让枪管冷却一下。后来又有几名现役宪兵加入了楼顶的部队。这场战斗持续了近4个小时，而一位戴太阳镜的黑水公司士兵还抽空拍了录像（这段录像后来发到了互联网上）。从录像中可以看到，一名身穿便衣的黑水公司士兵在指挥战斗，指导一名萨尔瓦多士兵架机枪。还可听到他在发令："注意搜索，瞄准目标！"

在战斗中，联军一方有3人负伤（包括朗尼·扬），其中一名黑水公司士兵脸部被击中，流了很多血。朗尼·扬说："我可以看到他下巴上有一个弹孔。他这时已流了约0.6升的血。我曾按住他的伤口，想止住流血，但是无效。"他于是赶紧把伤员送到了医务室，并又回到屋顶的哨位。他后来回忆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街道上虽已有几百名伊拉克人死掉了，但其他伊拉克人还在向大门冲来。我当时想，不是你打死我，就是我打死你，我今天算是拼了。"

黑水公司高管后来对《纽约时报》说，联军一方的通讯起初出了故障，而且曾一度出现弹药紧张，每人只剩下10发子弹，但最后终于与黑水公司在巴格达的总部联系上了。于是，总部派3架为布雷默作警戒用的波音MD-530直升机（外号Ass Monkey）送来了援兵和弹药，并运走了伤员。海军陆战队的飞机也赶来投下了一枚激光制导炸弹。战斗在继续，对方离得远时，黑水公司士兵就用狙击步枪在800米距离上射击。

黑水公司士兵本·托马斯也参加了这场战斗。他在2006年回忆说，当时有1 200名迈赫迪军从三面围攻，双方间的距离最近时只有70米。最终，美国特种部队赶来救援，迈赫迪军四散而去，其死亡人数有人说是几百人，有人说是20至30人，但有200人受伤。

MD-530直升机

当天下午，美军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桑切斯中将和副手基米特准将来到现场视察。桑切斯中将后来赞扬了黑水公司士兵领导的这次战斗，他次日说："一小批美国士兵和联军士兵昨天在纳杰夫进行了为时3个半小时的战斗，我去看望了他们。我仔细注视了一下他们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一丝危机的反应。他们知道自己来伊拉克的目的。他们中有3人受伤，地上满是弹壳，还有他们同志的鲜血，但他们绝对充满自信。他们如此自信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二是他们的军事技术过硬，三是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伊拉克。"黑水公司的管理人员杜希承认私人军事承包商的作用正得到更大的发挥，他说："这是军事领域的一个全新的问题。你想一想吧。这是在通过承包让平民去执行与军队类似的职责。"

对于伊拉克人，尤其是萨德尔的信徒来说，4月4日是什叶派圣城发生

屠杀的一天，确实，神职人员也有伤亡。对于黑水公司士兵和朗尼·扬来说，4月4日是他们力克强敌并坚守阵地的一天。朗尼·扬后来接受报纸采访时说："我想：'这是我的末日了，若是被击中了要害部位，我这条命就完了。'如果我战死了，那也是为保卫祖国而捐躯。"

虽然有几十名伊拉克人被打死，而且黑水公司士兵仍控制着G营，但这场战斗使萨德尔的部队和支持者很受鼓舞。《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库法清真寺的扩音器当日下午就宣布说，迈赫迪军控制了库法、纳杰夫、纳西里耶和萨德尔城。"据该报道，库法和纳杰夫城外大桥上的检查站现由民兵控制。联军培训的伊拉克警察中的许多人都投奔了抵抗运动一方，并参与了对占领军总部的进攻。布雷默在当天下午宣布任命新的伊拉克国防部长和情报部长时，也谈到了纳杰夫，他说："今天早上，纳杰夫的一群人对联军发动了进攻。这是不能容忍的。"

萨德尔在当天傍晚发表声明，号召民众停止一切抗议，代之以猛烈的起义。他说："让你的敌人感到恐惧吧。真主会好好地嘉奖你的义举……在美国人的暴行面前不要保持沉默。"当晚，美军开始进入巴格达的萨德尔城地区。一位美军发言人说，美喷气式战机和武装直升机为报复纳杰夫冲突，正在发起反击。路透社的电视报道显示了美军坦克碾压平民车辆的镜头。当萨德尔的命令传到各地后，他的信徒多次伏击美军。在4月4日这一天，美军在萨德尔城有8名士兵阵亡，50人受伤。美军第一装甲师指挥官马丁·登普西少将后来声称，当日发生在萨德尔城的战斗是"巴格达陷落一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枪战"。

在4月4日这一天，萨德尔的追随者在8座城市进行了起义。占领当局在4月5日宣布已发出对萨德尔的逮捕令。这将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反而使萨德尔的地位大大上升。费卢杰的局势再加上对萨德尔的镇压，将使什叶派和逊尼派短暂地联合起来进行一场游击战。

这时在美国，人们开始激烈讨论私人承包人员参战的问题。虽然媒体

对私人士兵参战的批评日益增多，但某些人，尤其是国会的共和党领导层对此却大加赞扬。如果以前还有疑问，现在已经很明确了：黑水公司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力量之一。在纳杰夫激战发生的当晚，4 000名美海军陆战队队员包围了几百英里之外的费卢杰，准备为5天前中了埋伏的4名黑水公司士兵报仇。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九章

“悼念4名被杀害的美国人”

重返费卢杰

尽管在伊拉克全境发生了什叶派暴乱，白宫仍决心摧毁逊尼派占据的费卢杰。黑水公司4名士兵的遇袭，使美国政府有了一个对费卢杰发动大规模进攻的理想借口，因为费卢杰正迅速成为一个有力的象征，说明美国及其伊拉克代理人并没有真正控制这个国家。美国政府认为，如果美军在面对什叶和逊尼两派迄今最英勇的起义时溃败，就会发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正在吃败仗的信号。保罗·布雷默和联军临时当局政府认为，一旦“平定”了逊尼派占据的费卢杰和镇压了什叶派领袖萨德尔，即可在伊拉克消灭有组织的抵抗。虽然华盛顿灾难性的政策导致几千费卢杰民众和几百美国士兵死亡，但同时也为黑水公司和它的雇佣军朋友们提供了不同寻常的生意机会。

美国对费卢杰的围攻于2004年4月4日晚上开始。4 000名美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两个伊拉克营包围了这座有35万人口的城市。美军在城外布置了轻重兵力，建起了路障，抢占了电台，并通过广播呼吁民众与美军合作和提供情报。伊拉克警察向市内的清真寺散发了宣布禁枪和宵禁的传单。美军指挥官声称将逐屋搜查，以找到杀害4名黑水公司士兵的凶手。美军派伊拉克代理人入城宣讲：美军进入各家时请不要抵抗，并要把家人集中在一个屋子内，如果想对美军开口说话，必须先举手示意。

次日早上，美军先派出特种作战部队入城寻找“高价值目标”，然后

派出2 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坦克的支援下入城。激烈的枪战很快就开始了。美军AH-1W攻击直升机4月7日袭击了一个据说藏有抵抗战士的清真寺，向其发射了了一枚地狱之火导弹。美军F-16战机向该清真寺投下一枚500磅炸弹。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因为《日内瓦公约》禁止攻击宗教场所。美军发表声明说，该清真寺藏有暴乱分子，因此失去了被保护的地位，是合法的攻击目标。有目击者说，对该清真寺的袭击导致40名伊拉克人死亡，而美军士兵当天也有若干人阵亡。

激战现场

美军还占领了医院，使医务人员无法救治伤员。同时，美军在攻击开始时就轰炸了发电厂，使全市好几周都无电可用，清真寺和诊所只能靠自备的发电机供电。城内的食品也开始短缺。一位当地医生称，共有24名妇女和儿童在4月6日的空袭中身亡。美军中校伯恩声称："我们已攻入城内，我的部队正在加强攻势。如有人抵抗，我们就消灭他们。我们将把他们赶出去。"据随美军采访的一位军事作家宾·韦斯特称，美军心理战小队通过翻译发起了叫骂战。美军的各个排竞相通过扩音器用最肮脏的语言咒骂。当被激怒的伊拉克人从清真寺中跑出来盲目开枪时，美军即将他们逐一击毙。这种先骂后射击的战术在前线迅速推广。

经由阿拉伯电视网的报道，伊拉克全国都看到费卢杰处于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中。抗议活动开始在全国出现，而美军以暴力进行了压制。巴格达等地的清真寺开始组织人道主义救援车队并储存食品。到4月8日，费

卢杰当地医院称有280名平民死亡，400人受伤。一位医生表示，城内各处的废墟底下还埋有死伤者，但由于战斗，无法接近。美军则表示并没有蓄意杀害平民，并指责抵抗战士试图混入人群进行隐蔽。一位美军少校表示，很难区分暴乱分子和普通百姓，只能靠本能去识别。美军中校伯恩声称，被打死的都是暴乱分子，80%的费卢杰民众保持中立或支持美军。但尽管伤亡数量惊人，抵抗分子一直在顽强作战，通过协调攻击、火箭筒齐射、间接火力，使美军无法完全控制该城。美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总结承认：“敌人的准备比我们预计得要好。敌人做了有效的机动，坚持了战斗。”

当美军的围攻接近一周时，城内死尸累累，恶臭传遍全城。两位独立采访的美国记者达赫尔·贾迈尔和拉胡尔·马哈占进入了费卢杰，发现情况十分悲惨。贾迈尔报道称：“不断有被美军狙击手击中的妇女、儿童被送进诊所。有一名妇女和儿童被打穿了脖子，那儿童眼神茫然，一直在呕吐，医生在紧急抢救她。但30分钟后，她们两个看来都没法活命了。”贾迈尔称：“费卢杰已变成幼发拉底河上的萨拉热窝。”

马哈占报道说：“美军除使用火炮、AC-130攻击机和500磅、1 000磅、2 000磅航弹之外，还组织大量狙击手对全城各个地段进行精确射击，凡能移动的目标都挨了子弹。我在一家诊所观察了几个小时，在送进来的20个伤员中，大部分是被美军狙击手命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只有5人是处于作战年龄的男性。我看到的每一辆救护车都受到了蓄意的攻击。我朋友出去抢救伤员也被打中了。居民们已把两个个足球场变成了墓地。”

针对半岛电视台的战争

虽然世人大都理解，费卢杰围城之战是美军占领方面的重大事件，但美国“主流”媒体淡化了费卢杰民众遭受磨难的程度。随军采访的大媒体记者只从美军的角度报道，而且过于依赖军方发言人及其伊拉克代理人。

这些记者几天前描述黑水公司士兵被杀惨状时用的生动词汇，在报道费卢杰围城之战对平民造成的影响时，统统不见了。《纽约时报》记者杰弗里·格特尔曼完全不提人道主义灾难，反而写道，激烈的战斗“不仅显示了抵抗的强度，而且显示了暴乱分子决死的意志”。这正符合美军关于“费卢杰的伊方死者90%~95%”都是战斗人员的说法。而这家著名报纸做的随军报道几乎等同于美军的官方宣传。格特尔曼在这篇报道中引用美海军陆战队发言人约翰逊少校的话称：“这是伊拉克人的超级杯盛事。如果你想杀美国人，那就来费卢杰吧。”

虽然随军采访的美国记者侧重报道“城市战”，但独立采访的阿拉伯记者，他们主要来自受人欢迎的半岛电视台，正在城内做24小时不间断报道。他们的报道展示了平民伤亡的真实情况，并揭穿了美军指挥官关于精确打击的言论。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网播出了街上布满尸体和城市基础设施被毁的镜头。当驻伊美军发言人基米特准将接受半岛电视台电话采访时，他坚持说美国遵守了停火协议，可半岛电视台在现场同时直播了美军战机攻击费卢杰民居的镜头。半岛电视台在费卢杰拍的片子不仅在阿拉伯世界，而且在全球各国广泛播出。

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曼苏尔和摄像师玛什塔克4月3日就进入了费卢杰，并拍下大量真实画面。他们不惧危险地到处采访和拍摄，决心把真实情况报道给全世界。他们经常能拍下美军进攻时打死妇女和儿童的场面。玛什塔克说：“我曾去医院拍摄，那里全是妇女和孩子的尸体，黑压压的一片。你知道，伊拉克农民总是生很多孩子，然而这么多孩子受伤的场面真是令人无法相信，无法理解。我强迫自己拍摄下来这些震撼人心的场面，可我也止不住地放声大哭。”

曼苏尔是半岛电视台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他说他早就知道费卢杰城内只有少数几名记者，并相信自己有责任留在费卢杰，尽管风险很大。他说：“我想向全世界报道真相，让大家都看到费卢杰民众的惨况。我根本没想

到该撤走。我决定留下来和这里的人民承担同一命运。如果他们死，我也死；如果他们逃，我也逃。我决定不想可能发生的任何可能性，例如美军抓住我会怎么对付我。我也不想我的家庭或其他任何事。我只想着这里的人民。”

在美军围攻期间，曼苏尔曾在费卢杰实况报道中说：“昨天晚上，我们被几辆坦克瞄上了，但我们最后还是设法摆脱了。美国想让我们撤出费卢杰，但是我们不会离开。”华盛顿尽管牢牢地控制了随军采访的美国记者，但他们这场全球宣传战却彻底失败了，于是美国官员猛烈抨击了报道的信使。美军在4月9日宣布，半岛电视台离开费卢杰是停火的一个条件，但半岛电视台拒绝了。曼苏尔写道：“美军战机第二天朝我们驻地周围射击了，还轰炸了我们昨晚住的房子，把房主萨米尔炸死了。面对这么严重的威胁，我们只好停播几天，因为只要我们每次一开播，头顶上的战斗机就能发现我们，而且毫不犹豫地攻击我们。”

在4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驻伊美军发言人基米特准将是否看到了半岛电视台播的费卢杰民众遭受重大灾难的画面，而基米特则要求人们“换个频道，去看合法的、权威的、诚实的电视台的新闻”。他说：“显示美军蓄意射杀妇女和儿童的那些电视台都不是合法的新闻来源。那都是诬陷和谎言。”

布雷默的高级顾问丹·森纳坚持说：“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网在对现场的事实做不实报道，只会助长人们的一种愤怒感，而这种愤怒感可能不应针对联军，而应针对费卢杰城内那些肢解美国人和屠杀其他伊拉克人的个人和组织。”

拉姆斯菲尔德4月15日以更严厉的措辞说，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是恶毒的、不准确的和不可原谅的”。有记者问他美国对平民伤亡有无统计，他说：“当然没有。我们没有进入费卢杰。你知道我们的部队在干什么。他们去那里不是为了杀死几百平民……那个电视台干的事是可耻的。”据

英国《每日镜报》4月16日援引绝密文件报道，布什总统已向布莱尔首相表示，打算轰炸在卡塔尔和其他地方的半岛电视台设施。

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曼苏尔则表示，他认为半岛电视台从费卢杰城内做的报道可作为一种信息的平衡，否则世人只能看到随军采访的记者和美军发言人的表述。他反问道："记者穿上美军军服，和美军一起坐飞机和坦克来报道战局，这还算记者的专业精神吗？"他说："战斗应从双方报道。我们在平民中间做报道，而他们作为随军采访的记者也可以做报道。我们是想创造一种均衡或平衡，以便报道出真实情况。"

集体惩罚

费卢杰惨况的继续、美军未能控制该城以及费卢杰居民的英勇抵抗鼓舞了其他伊拉克人的奋起反抗。随着围城战的继续，伊拉克人从各地赶来增援该城的防卫。在美军围攻期间，穆斯林学者协会的德哈里在周五的祈祷会上对几千名伊拉克教民说："费卢杰之战是历史之战、伊拉克之战、国家之战。仁慈的真主啊，为我们的牺牲报仇吧！为屠杀报仇吧！派你的大军来与占领者作战吧！杀光他们，一个都别剩下。"4月9日"停火"时，已有约30名美军陆战队队员阵亡。在平民方面，约有600人死亡，其中有几百名妇女和儿童。布什总统4月13日在电视上宣称，外国恐怖分子已进入伊拉克鼓动和组织对美军的袭击……"它不是一次人民起义"。

但逃离费卢杰的民众讲述的恐怖景象，是美国的宣传战掩盖不了的。尽管美国说在费卢杰作战的都是"外国士兵"和复兴党党徒，但伊拉克老百姓都知道美军摧毁费卢杰和打死几百人是为那4个美国人报仇。一名伊拉克人表示："美军为了给4个美国人报仇，就该杀死那么多平民和围困费卢杰吗？"一位神职人员在清真寺对记者说："我们知道是谁杀死了那4名美国承包商保安，但是布雷默不和我们谈判，却一心报复我们。"

甚至连伊拉克管理委员会主席帕查基也认为：“集体惩罚所有的费卢杰人是不对的。我们认为美国人的作战行动是不被接受的和非法的。”他3个月之前访问华盛顿时，曾作为特别来宾坐在第一夫人劳拉·布什身边，聆听布什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

当美军的作战继续造成费卢杰人民的重大伤亡时，美国建立的伊拉克安全部队出现了大量开小差的现象。有些人加入了抵抗运动，在全城各处攻击美军部队。据《华盛顿邮报》记者安东尼·沙迪德称：“在新建的伊拉克陆军、民防、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队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开了小差，投奔对方，或停止了工作。”当美国企图把守城的责任匆忙地交给伊拉克民防部队时，有约800支AK-47突击步枪、27辆皮卡、50部电台落在了抵抗分子手中。

在这个对美国而言日益恶化的公关灾难之中，美军基米特准将说：“我要争辩说是那些恐怖分子，那些躲在清真寺、医院、学校，那些用妇女儿童作掩护的胆小鬼，才给费卢杰人民带来了集体惩罚，而海军陆战队是要把民众从城里那些胆小鬼手中解放出来。”

但大部分国家都认为，美国对费卢杰人民受到的这一集体惩罚（这一术语令人想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负有责任。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巴拉希米说：“集体惩罚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围攻费卢杰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当你包围、轰炸这座城市，当民众无法去医院时，你用什么名义来解释这一切？”

最终，在这第一次围城之战中，大约有800名伊拉克人死亡，几万平民逃离家园，城区受损严重。但美国没能压垮费卢杰。该战斗并没肯定美国在伊拉克的霸主地位，反而表明游击战术对抗占领者是有效的。有记者4月底指出：“费卢杰可能只有400名游击队，但美军的围城作战使该城市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就好像斯大林格勒一样。”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少将4月20日在国会作证时，为

这场作战辩护说："你们都记得，我们进入该城是因为发生了针对黑水公司保安人员的暴行，那4人被杀、被烧，并被吊在桥上。我们进入该城是因为我们必须进城，并且找到凶手。我们发现，费卢杰是恐怖分子的一个巨大温床。他们至今仍在继续活动，因此我们需要应对他们。"

后来在2004年11月，美军再次清剿费卢杰，进行了近700次空袭，又造成几百名平民死亡。美军方面约有150人阵亡。与此同时，杀死那4名美国人的"凶手"一直没有找到，这进一步证明美军进攻费卢杰只是为了报复。美海军陆战队将那座声名狼藉的桥重新命名为"黑水桥"。一名美军士兵还在钢梁上写下了字句："悼念4名被杀害的美国人。"

美国记者达赫尔·贾迈尔后来指出："在2004年4月，当费卢杰被入侵，当地居民四处逃散、躲藏或被屠杀之际，由于我们新闻媒体的报道，美国民众已相当了解有4个美国人的尸体在伊拉克被肢解了。但在美国报纸上4月份提到肢解的几千篇文章中，没有一篇文章提到了3月31日之后发生的情况。虽然那4名美国雇佣军的尸体被肢解了，但被炸得身首分离的伊拉克儿童也同样是被肢解了。"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十章

普林斯先生去华盛顿

“新的止痛药”

在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前，一提到“平民承包商”，大部分人不会想到穿防弹背心、扛着枪、开吉普车在危险地区活动的士兵。他们会想到建筑工人。而对于许多被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私人士兵来说，其家人并不把他们视为“雇佣军”，而认为他们是“特种部队”，或是“在军队工作”。他们的真实雇主和头衔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做的事是他们一辈子都在做的事——为祖国而战。一位在伊身亡的黑水公司士兵的父母说，儿子“那种深深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才导致他去了伊拉克”。这在雇佣军士兵中是一种常见的情感。因此，当4名平民承包商在费卢杰遇袭的消息刚传到美国时，他们的家人并没意识到出事了。毕竟，他们的亲人不是平民，是军人。佐夫科的妈妈达尼卡在看到费卢杰事件的电视报道后，还给儿子佐夫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他小心安全。她写道：“他们伊拉克人在杀人，和索马里人一样。”

斯科特的妈妈凯蒂那天正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中办公，身后就是电视机。她回忆说：“我当时在办公桌旁做研究，电视机开着，播着CNN的报道。突然间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回头看去，看到了燃烧的车辆，我想‘天哪’。”她并没想到那段镜头正是儿子斯科特惨死时的情况。“当电视里提到承包商时，我以为是修建石油管道的建筑工人。我换了一个频道，因为我觉得这个频道太恐怖了。我没法再看下去。”她继续做手头的工作，但

又听到电视里称那4人是“保安承包商”，这使她十分紧张。“我想，天哪，斯科特就是一名承包商，但他不在费卢杰，他在巴格达保卫布雷默大使。”她回忆说：“我给我另一个儿子贾森打了电话，他对我说‘妈妈，你过于担心了’。”无论如何，她判断儿子刚到伊拉克没几天，他应该还没开始执行任务。她下午去参加了一个会议，晚7点回家时发现电话留言机的信号灯在狂闪，有18个新留言。前4个留言是贾森留下的：“妈妈，是黑水公司的士兵中了埋伏。”她给黑水公司总部打了电话，说她是斯科特的妈妈，问斯科特是否安全。黑水公司的代表说她也不知道。凯蒂尖叫起来：“都过去12小时了，你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方告诉她，公司正在逐一核实在伊拉克承包商的情况，在伊拉克有约400人，有250人已核实过了。凯蒂问斯科特是否在这250人中，她说没有。凯蒂说，她每个小时都给黑水公司打电话，急于听到新消息。她还找了一张地图，发现费卢杰离巴格达不远。到了午夜，她已相信儿子阵亡了。她说：“儿子很懂事，经常打电话回来或发电子邮件。我一直在想他会打电话让我知道他是安全的。因为他知道我很担心。”

费卢杰4人遇袭事件发生后，世人都看到了伊拉克战争民营化的程度，以及承包商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地位。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联军人数中的承包商占六十分之一，而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这个比例已上升到三分之一。对埃里克·普林斯来说，费卢杰遇袭事件和纳杰夫枪战为他提供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机会——他和他的经理们可以拿做汇报为借口，在国会参众议员开始承认雇佣军对维持对伊占领及大公司在伊利润的必要性之际，去首都与政界要人会晤，并向其兜售黑水公司的军队民营化设想。黑水公司好似一名医药代表，恰在老天选择的绝妙时刻，即病人感觉最痛的时刻拿出了一种新的止痛药。

院外活动专家

费卢杰事件的第二天，埃里克·普林斯即与老朋友贝伦茨取得了联系。贝伦茨是能量强大的共和党院外游说公司（ASG）亚历山大战略集团的合伙人之一。他们二人在1990年至1991年就共事过，同在国会众议员罗尔巴克尔手下服务。贝伦茨于1998年5月就开始为黑水公司进行院外游说（范围包括救灾策划和对外关系），并于当年请了两位国会众议员（罗尔巴克尔和约翰·杜利特尔）参加黑水公司的开业仪式——全部费用由黑水公司报销。

贝伦茨已经深深卷入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某些领域，而这些领域将是反恐战争的前线和黑水公司大捞油水的领域。其中一个项目是优尼科公司牵头搞的石油管道，它将穿过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贝伦茨作为德尔塔石油公司（优尼科公司在该项目中的伙伴）的游说代表，正在推动美国政府正式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国会众议员罗尔巴克尔曾是里根总统的高级撰稿人之一，一直对阿富汗感兴趣，1988年就去过阿富汗帮助“自由战士”与苏军作战。如此看来，黑水公司成为“9·11”事件后首批进入阿富汗的承包商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埃里克·普林斯和贝伦茨都长期担任基督教自由国际的理事。该组织的创始人和主席是吉姆·雅各布森，他曾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中服务，而且曾是加里·鲍尔的助手。该组织狂热支持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认为白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在保卫基督徒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费卢杰事件发生时，ASG是在国会山影响力最大的游说公司，它是共和党“K街项目”的主力。游说公司根据这个项目从客户那里筹集了大量款项，以确保共和党人在国会中占多数。费卢杰事件发生6天后，在ASG公司的帮助下，埃里克·普林斯与参众两院武装部队、情报、拨款等委员会的共和党大佬多次会晤。会晤内容虽然一直保密，但毫无疑问的是：

黑水公司大展拳脚的时刻到来了。

ASG公司人脉关系网发达，在它的大力帮助下，在公开场合显得腼腆的普林斯和公司高管开始努力利用自己新获得的名声，并积极推动美政府制定涉及雇佣军使用的规定。ASG公司表示，由于3月31日的费卢杰事件，黑水公司在华盛顿的知名度大增，因此也亟需用前后统一的口径发言。有好几部联邦法规适用于他们的活动，但都过于宽泛，缺少一个行业标准，“因此我们想在这一点上努力突破。”

到了5月，埃里克·普林斯已在率领私人保安公司等承包商进行院外游说活动，以求阻止国会或国防部对其套用《军事审判统一法典》。在埃里克·普林斯向国会山的共和党大佬做工作的同时，13名民主党参议员开始质疑黑水公司在伊拉克的活动。他们在费卢杰事件一周后写信给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要求他给出在伊保安承包商的准确人数，他们认为不能允许私人军队在美政府控制之外活动，并要求用《军事审判统一军法典》制约他们。拉姆斯菲尔德没有对这封信做出回应。但伊拉克重建的泄洪闸门已大大敞开，雇佣军合同已滚滚涌出。正如报界指出的，由于叛乱加剧和有几十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伊拉克战区出现了强大的市场力量，新打入的保安公司纷纷用各种办法竞争有利可图的合同。

费卢杰事件两周后，黑水公司宣布将把莫约克总部扩建到64 000平方英尺。这个扩建项目在当地政府那里已有6年未被批准，但费卢杰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立刻对此项目大开绿灯。黑水公司将建设新的靶场、跳伞区，并提供爆炸物、徒手格斗、燃烧类武器和自动突击武器方面的训练。

黑水公司还召开了首届“世界反恐特警会议和比武大会”。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派反恐特警小组参加了这届反恐特警奥林匹克运动会。黑水公司的新闻发布稿宣称：“历史上，从没像现在这样紧迫需要能有效处置突发事件的人员。黑水公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和战术训练设施提供商，将召开一次规模空前的会议来满足这一需要。”其中的专门讨论会涉及许多

主题，如解救人质、自杀炸弹的种类和应对方法，以及突发事件处置中的心理学分析。

退役的陆军中校格罗斯曼向与会者发表了演讲。他大谈所谓“新的黑暗时代”，其中充斥基地组织搞的恐怖活动和校园枪击事件。他宣称：“手拿步枪和身穿防弹衣的坏蛋正在逼近！他们将在一天之内毁灭我们的生活方式！”他说世界上到处都是易受伤害的绵羊，而武士，即参加黑水公司这次会议的人，他们的职责就是保护它们免遭狼群的进攻。他喊道：“欢迎武士精神吧！我们需要精于杀敌之术的武士！”

该运动会开幕晚宴的主讲人是美国近代史上最有经验的间谍之一、国务院反恐部门首脑科弗·布莱克。在“9·11”事件后，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反恐部门首脑的布莱克负责领导政府对本·拉登的搜寻。在费卢杰事件一年后，他加入黑水公司，成为副董事长。

随着黑水公司谋划对国内总部进行大规模扩建，该公司本身也成为雇佣军行业的领军者。《公共周刊》（*PR Week*）报道说：“本月发生的暴力事件已使人们格外关注在伊拉克活动的美国私人保安公司。其他的雇佣军公司也纷纷雇用前军政高官，并通过院外游说拉生意。大家都意识到，雇佣军行业的淘金热开始了。设在加州的Steele Foundation公司4月聘请前大使罗伯特·弗罗威克（巴尔干冲突的主角之一）公司在华盛顿处理政府关系事务。设在伦敦的全球风险战略公司4月在华盛顿开设了游说办事处。该公司声称：“我们充分了解华盛顿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我们需要有一个机构能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办理各种手续和遵守这里的礼仪。”参议员沃纳对《纽约时报》表示了他对雇佣军公司的看法，声称：“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在这一斗争中悄不做声的伙伴。”

费卢杰事件7天之后，黑水公司发言人吹嘘说，好多前军人都在申请加入黑水公司，以便赴伊拉克参战。他说：“他们都愤怒了，纷纷表示‘让我上吧’。”他声称由于去伊拉克工作危险性极高，工资上涨是很自然

的事。《纽约时报》称，到4月底，某些军方人士已在公开抱怨说，由于雇佣军行业开出了每天500到1 500美元的高薪，有些最有经验的特种作战军人已经改行投入私人雇佣军行业。

这时在伊拉克，局势还在迅速恶化。英国记者费斯克4月13日报道说："在过去的8天中，已至少有80名外国雇佣军被打死，他们是从美国、欧洲、南非召来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保安警卫。"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已使"相当一部分重建工作"陷入停顿，承包商被杀和被绑架的数量创了历史纪录。4月份有近50人被绑架。绑架外国承包商、援助工作者和记者可为伊拉克反美武装带来巨大的赎金收入。虽然美国的正式政策是不给赎金，但美国政府的一份秘密报告估计，抵抗运动每年可拿到3 600万美元的赎金。俄罗斯在4月撤走了800名工人，德国也撤走了一批工人。一名伊拉克官员称，约1 500名外国承包商在4月撤离了伊拉克。但美国仍在积极吸引企业去伊拉克参与重建项目，在各国召开了一系列招商会议，并拟与项目承包商再签100亿美元的新合同。据伊拉克和阿富汗投资及重建特别小组称，在罗马，有超过300家公司参加了伊拉克项目招商会；在迪拜，有超过500家公司参加招商会；在费城，有250家公司参加招商会。美国商会也制作了"如何在伊拉克做生意"电脑幻灯片进行招商宣传，其中就列上了可以雇佣哪些私人军事公司的士兵当警卫。

与此同时，美国新上任的负责伊拉克事务的特别监察长斯图尔特·鲍恩解释了对雇佣军服务的新需求："我相信人们原以为联军可提供足够的内部保安，因此承包商就不必自己租保安人员。但从目前的威胁状况看，相当一部分的承包商开支要花在私人保安警卫上。"由于战事对黑水这类公司提供的私人保安服务有日益增加的需求，为占领提供服务的承包商开始从联军临时当局报销更多的费用，以用于自己的保卫开支。他表示，伊拉克"重建"预算的25%将花在安保费用上，而先前的估计仅为10%。五角大楼负责军队采购合同的官员也支持鲍恩的这个估计。

英国《泰晤士报》称："对保安警卫的需求有一大部分是美国军方造成的。它把许多原属军队职责的工程交给私人承包商去完成，而这些私人承包商就需要保护。"由于美军把许多重要的勤务（如为军队提供食物、燃油、水和住宿）都民营化了，并让私人公司成了占领的必要部分，即使局势变得很严重，布什政府也不会考虑放弃对承包商的使用。正如一名美国占领计划当局官员所称："我们不会因为保安成本上升就停下来。"相反，政府正在继续推进民营化，向更多的公司支付更多的金钱，并鼓励雇佣军人数的增加。

《财富》杂志称："当哈里伯顿公司的人员刚来伊拉克重建输油管道时，他们是由军队提供保护的。但他们现在只好自己雇私人保安。由于买一辆防弹运动型吉普要10万多美元，每日付给武装警卫工资要1 000美元，哈里伯顿公司这类大承包商正在花几亿美元来保护自己的雇员。由于是政府承担全部费用，因此实际用于重建工作的资金会更少。"而私人军事公司得到的美元则会增加。

在费卢杰事件和纳杰夫枪战之后，有一点更明显了，私人保安公司已成为占领伊拉克必要的力量。《纽约时报》说："这些私人保安公司正在更多地参加战斗，有时简直分不出职业军人和私人突击队之间的区别。"在出兵伊拉克一年之后，进入该国的私人士兵数量更多了。第一批进入该国的全球风险战略公司的保安部队从90人增加到150人，Steele Foundation公司的保安部队从50人增加到500人，Erinys公司则雇了1 400名伊拉克人当私人士兵。为完成在伊拉克承揽的近20亿美元的承包合同，美国最大的公开上市的工程建筑巨头福陆公司雇了约700名私人警卫保护它的350名工人，其副总裁说："可以说操枪搞保安的人比拧扳钳的人都多。"

一些知名的雇佣军公司，即与占领国政府高层有联系的公司，开始抱怨说，一些临时拼凑的雇佣军公司也在伊拉克提供保安服务，扰乱了市场行情，而且士兵的素质很差。前南非白人政权保安部队士兵到伊拉克充当

私人雇佣军的事也被披露了，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南非一位退休法官称，伊拉克应是引入民主的地方，不应雇佣曾侵犯人权的前南非士兵充当私人雇佣军。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对《时代》杂志说："那些私人军事公司什么人都招。当然，他们也招了一些前特种作战部队的士兵，但有的是好士兵，有的则不是。"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Ⅱ》(*60 Minutes*) 节目在2004年4月28日披露了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人们很快发现，来自两家美国公司（Titan公司和CACI公司）的私人承包商卷入了这一丑闻，因为它们为该监狱提供了审讯员。CACI公司的前董事之一是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他是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关键人物。陆军少将安东尼奥·塔古巴完成的一份陆军调查报告发现，这两家公司为该监狱提供的审讯员和翻译"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虐囚"。这两家公司均否认了这一指责。宪法权利中心随后对Titan和CACI公司提出了共同诉讼，指控它们与美国官员合谋"羞辱、折磨和虐待犯人"，以便为自己的审讯服务赢取更多的合同。尽管外界对私人承包商更为关注了，但这些承包商的生意并没受到不利影响。

据《时代》杂志报道，在伊拉克，黑水公司仗着在美国上层的关系，向某些客户收取每天每个士兵1 500美元至2 000美元的高价。私人军队业还借费卢杰事件要求美国政府批准其使用更重型的武器。尽管私人军队日益引起争议并出现了影响形象的问题，但这是雇佣军历史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它们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而这在反恐战争之前是难以想象的。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一年后，Kroll公司作为在伊拉克战区最大的私人保安公司之一，它的股票上涨了38%，利润上涨了231%，销售额升到了4.855亿美元。它的总裁声称："现在就是淘金热。不机灵的人就要吃亏。"

由于很多雇佣军公司十分保密并且不公开上市，该行业的营业额很难估计，但一些专家认为，每年应该在1 000亿美元左右。黑水公司总裁杰克逊在2004年年初声称："我们过去3年每年都增长300%。这是一个规模很小

的独特市场，我们只争取最有油水的业务。”

费卢杰事件发生之后，一些私人军事公司开始非正式地互相协调，并分享情报和信息。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称：“它们正在组成世界上最大的保安组织。”这就好似那个创造怪物并被怪物毁灭的实验，只不过实验内容是军事和情报外包，而实验室是伊拉克。英国记者费斯克2004年夏天从巴格达报道说：“雇佣军的势力一直在增长。黑水公司的士兵拿着枪不可一世，对挡道的伊拉克人又推又打。库尔德族记者已两次愤然离开鲍尔默的记者招待会，因为这些私人士兵实在是行为恶劣。巴格达有一些神秘的西方人——他们披挂着各种武器，在街上对伊拉克人又叫又骂，还在保卫并不严密的旅馆里大肆喝酒。对普通的伊拉克人来说，他们已成了西方一切丑恶事物的象征。我们习惯称他们为‘承包商’，但雇佣军射杀无辜平民而没被追究的事件越来越多。”

替卡夫卡增光

美国2004年夏天开始在巴格达“绿区”内为雇佣军建设一个大型的情报作战中心，打算把它搞成绿区中的民营化绿区。这是一个标的额为2.93亿美元、为期3年的大合同，给了英国宙斯盾防务服务公司。该公司的创建人和最大股东是世界最臭名昭著的雇佣军头目蒂姆·斯宾塞。此人是前英国特种部队军官。他居然拿到伊拉克战后最大的保安合同，这真是一个不祥的象征，说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而且它的规模和成立时机说明，美国一个月之后的“主权移交”实际上是：我们，和我们的雇佣军，将留在这里不走。

这个合同有双重目的：宙斯盾防务服务公司将负责协调和监督在伊为占领服务的几十家私人军事公司的活动和动向，包括加强情报和安全信息汇报。为此，宙斯盾防务服务公司迅速在伊拉克境内建了6个控制中心。根据合同，宙斯盾防务服务公司还要为占领当局的计划管理局的雇员提供

75个“紧急保护小组”，使其免受“刺杀、绑架和困扰”。这个合同把宙斯盾防务服务公司从亏本的经营状态中挽救了出来，变成一个在反恐战争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宙斯盾防务服务公司拿到这个合同使各方面，包括其他私人军事公司，都颇感愤怒，因为它甚至没有登上美国务院推荐的在伊私人军事公司名单。一些共和党议员也表示了对此交易的不满。

蒂姆·斯宾塞不光彩的历史也引起了争议。有5位参议员写信给美国国防部长，要求让监察长审查这个合同，并称蒂姆·斯宾塞“在历史上曾支持对平民过度使用武力，并为侵害人权的现象做顽固辩护”。但参议员的抗议如石沉大海，因为这个合同在后两年都顺利延期了。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彼得·辛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这个合同显然是不应该签的。”他说，在伊拉克的雇佣军仍然非常缺乏协调、监管和管理，“因此，把难题包给另一个私人军事公司，这从逻辑上看只能替卡夫卡增光。此外，它使这些公司进一步远离公共监管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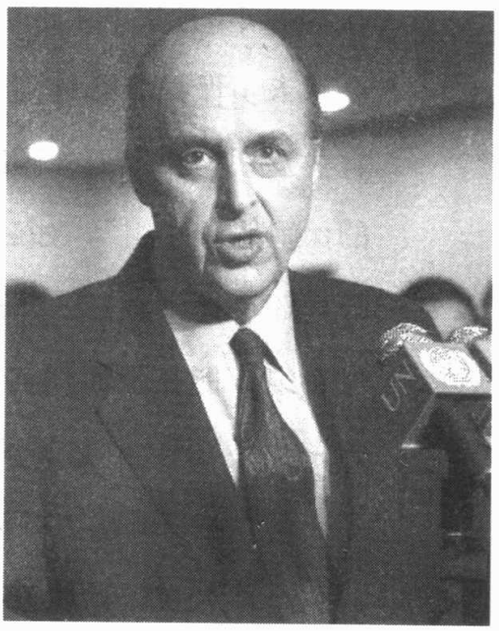
尽管宙斯盾防务服务公司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对私人雇佣军行业重要的是，“私人军事公司”正在更接近于取得合法性。蒂姆·斯宾塞在2006年年底说：“这个行业的工作方式在过去10年已有很多变化。催化剂就是反恐战争。‘9·11’事件以来的局势凸显了对私人保安业的需要。”到2006年10月，已有估计2.1万名英国雇佣军士兵在伊拉克活动，而英国在伊拉克的现役军人仅7 200人。

再次中埋伏

2004年夏天，随着伊拉克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更多私人士兵进入了该国。黑水公司的突击队在6月再次中了与费卢杰事件类似的埋伏。6月5日早上约10点30分，两辆黑水公司的越野吉普载着5名美籍和两名波兰籍士兵（他们是前波兰特种部队成员，是离开波兰驻伊部队加入黑水公司的，

月薪据说是1.5万美元加保险）从绿区经高速公路前往巴格达机场，途中被4至5辆抵抗战士的汽车跟上了，车上的约20人都带有自动武器。经过高速追逐，抵抗战士首先打着了跑在后面的黑水公司汽车，于是黑水公司的第一辆车掉头救援。在打光了所有弹药后，有两名美国士兵和两名波兰士兵阵亡，另外3名美国士兵逃走。这次袭击事件使黑水公司再次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美国扶持上台的伊拉克总理阿拉维6月6日说，美国解散伊拉克军队和内卫部队是犯了一个大错，并呼吁重建伊拉克军队。

在“主权移交”日的前两天，保罗·布雷默于2004年6月28日辞任回国。当他在巴格达向伊拉克盟友最后告别时，他的卫队长坚持加强对这位“总督”的保安。布雷默回忆道：“于是他派了17辆悍马军用吉普车来控制我们的出行路线，并命令全部3架黑水公司直升机在我们车队头顶上飞行，并让军方派了两架“阿帕奇”直升机保护我们的侧翼，并派了几架F-16战斗轰炸机在高空掩护。”布雷默临走前在6月27日签署了第17号令，规定黑水公司这类承包商为履行合同采取的行动不受伊拉克法律起诉。


内格罗蓬特

在布雷默走了之后，黑水公司继续为继任的美驻伊大使内格罗蓬特提供警卫。内格罗蓬特因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洲的“肮脏战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声名狼藉。他于1981年至1985年任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时，曾帮助洪都拉斯军政府掩盖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曾帮助监管过美国对尼加拉瓜右翼反叛武装的援助。在伊拉克，他将领导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最大的海外情报站。

在布雷默回国之际，一场为雇佣军行业重塑形象的运动正在展开，而黑水公司比任何同行都更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由于费卢

杰事件，黑水公司率领雇佣军行业取得了几年前不可想象的合法性。这种为新雇佣军行业进行正名宣传的一个大目标之一就是，使其成为美国国防和安全体系中的合法力量。对黑水公司来说，拿到为布雷默担任警卫的合同无疑比因此挣到一笔巨大利润更有价值。它会带来极大名声，同时也是极好的营销工具，可以借此赢得更多客户和巨额的政府合同。黑水公司可以声称美国政府已把“反恐战争”一线最高级官员的保卫任务委托给了自己。它还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黑水公司的行动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批准。

虽然私人军事公司在伊拉克互相争抢合同，但黑水公司却在美国本土不声不响地拿到了一个大合同。它通过美国国务院全球人员保护服务计划，在2004年6月拿下了市场上最有价值的美国政府合同之一。国务院文件称，全球人员保护服务计划是政府的一个“外交保安”计划，目的是保卫美国官员及视需要保卫外国政府高级官员。具体就是“提供有武装的、有资质的保卫服务小组”，如必要“则提供反袭击小组及远距离射击小组”。这些公司还可提供翻译，并进行情报工作。国务院提醒公司要“确保派出的安保小组，能在世界任何地点的艰苦及动荡条件下工作和生活”。合同还规定，如果必要，“是美国公民的安保人员可获得官方或外交护照”。黑水公司还可以招募外国人并派其“在海外执行安保行动”。

全球人员保护服务合同由一小批在上层有关系的雇佣军公司（包括戴恩国际和三篷公司）瓜分了。按原计划，黑水公司可拿到2.29亿美元的合同，但参与该计划两年之后（到2006年6月30日）即已拿到了3.217亿美元的合同。美国政府2005年委托第三方对黑水公司的全球人员保护服务合同标书做的审计表明，黑水公司有隐瞒利润和提供不实信息的情况。

对黑水公司来说，全球人员保护服务合同是一个里程碑，表明它已是美国政府喜欢的雇佣军公司，亦是政府全球战争中的精锐的私人卫兵。黑水公司总裁在2004年11月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欢呼布什总统的再次当选和公司拿到的新合同，并鼓励有志者积极加入黑水公司，为总统的反恐战争效力。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十一章

里海石油管道梦想

平行的战役

虽然黑水公司2004年因费卢杰事件及其在伊拉克的角色而名声大噪，但布什政府也把它派到“反恐战争”的另一个前线。黑水公司从2004年7月起，即派部队进驻了油气储量丰富的里海地区，训练了一支以海豹突击队为蓝本的部队，并在距离伊朗边界几英里处建了一个基地。资深分析家认为，这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大动作”的一部分。黑水公司实际上是在为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几位大佬，如基辛格、詹姆斯·贝克、切尼等人的一个高风险重点项目提供保卫。

美国对世界石油储量的争夺，并不是始于1991年海湾战争或2003年的出兵伊拉克。当伊拉克和反恐战争吸引了媒体注意时，美国政府和大公司早已悄悄开始了一个平行的战役，以抓住另一个大猎物：据称有1 000亿桶石油储量的苏联里海地区。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及其盟国认为可以趁机从莫斯科手中夺下这块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宝地。当美国及其盟国在苏联里海地区的几个共和国迅速扶持了镇压政权上台后，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像老鹰一样蜂拥而入。优尼科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努力建成自塔吉克斯坦至阿富汗的输油管，并非常想在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建设油气项目。虽然建设BTC（巴库—第比利斯—杰伊罕）输油管项目十分复杂，但美国的七大石油公司、白宫和美国历届政府的元老均一直在对这个项目进行探索。

虽然美国想迅速控制里海地区的资源，但里海地区毗邻的两大强国——俄罗斯和伊朗——均认为美国的举动是一种敌意的威胁。到1997年，美国多家公司正努力探讨控制里海地区资源的多重办法。《纽约时报》报道说："几家美国公司如阿莫科、优尼科、埃克森、壳牌等，已在里海地区投资几十亿美元，并计划再投资几十亿美元。因此，它们已有了很强的亲阿塞拜疆的立场。"

虽然克林顿政府曾努力获得里海地区的资源，但直到布什政府上台，美国的"石油管道梦想"才成为现实。切尼领导的能源工作小组2001年5月估计说，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已证实的石油储量约为200亿桶，略高于北海油田，并略低于美国的石油储量。该能源工作班子估计，如果美国能从里海修建一条向西的输油管道，那么到2005年之前，其出口量可高达每天260万桶。对比之下，在2005年，伊朗每天出口260万桶，委内瑞拉每天出口220万桶，科威特每天出口230万桶，尼日利亚每天出口230万桶，伊拉克每天出口130万桶。

自苏联解体后，美国一直很难控制里海地区的石油。早在克林顿政府时代，美国和西方盟国就想在阿塞拜疆扶持镇压政府，在巴库建一个最现代化的炼油厂，让石油通过管道经巴库输到第比利斯，再经土耳其送到地中海边的杰伊罕市，并出口到西方市场。这一石油管道项目将结束莫斯科对石油运输的垄断，使盟国能在前苏联领土发挥影响。当该项目1994年启动时，有分析家称它是"新的波斯湾"。有人估计里海地区石油储量为2 300亿桶石油，是美国已证实石油储量的8倍。

但到克林顿政府执政后期，人们开始认为这个项目有可能失败。里海地区各国均由腐败、不稳定的政权控制，尽管名义上独立了，但仍听命于莫斯科。石油管道成本高昂且易于受到破坏；而且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在里海地区的早期勘探表明石油储量大大低于原先的估计。虽然美国仍想开发里海地区石油，但该项目进展缓慢。在布什上台后，事情的转机终于

出现，石油大亨们被请进了白宫，如同家庭大聚会一般。经过多方准备，1 100英里长的BTC输油管道终于在2002年9月之前开工了。

但目前仍存在一个危险因素：石油管道沿线离车臣和伊朗太近了。因此，布什政府通过各种行动，造成了该地区的一次政权更迭，并把黑水公司等私人军事公司派到这一地区，以保卫美国对前苏联领土的一次最具野心的蚕食。布什政府在2003年11月帮助推翻了格鲁吉亚共和国的谢瓦尔德纳泽政府。谢瓦尔德纳泽原和美国关系很好，但由于他开始更多地与莫斯科做生意而惹恼了布什政府。他的罪行之一是：为俄罗斯公司提供了新的钻探和建输油管道的特许权，以及阻挠了美国的里海石油管道计划。格鲁吉亚新任代理国家主席一上台，就打电话给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称，管道项目将一切正常。新政权的上台导致俄罗斯关闭了在格鲁吉亚的基地，并导致美国增加了对该国的军事援助。

2003年年初，美国Cubic公司的私人承包人员根据一项为期3年、总价值1 500万美元的合同进驻格鲁吉亚，目的是为格鲁吉亚军队改善装备，充当其顾问，并改进对巴库—格鲁吉亚—土耳其石油管道的保卫。格鲁吉亚为表示感谢，派了500名军人前往伊拉克。

布什政府知道，这条石油管道途经的每个国家都应对它提供保护，于是在增加对格鲁吉亚军援的同时，于2002年恢复了对阿塞拜疆的军事援助，并在2003年秋天启动了“里海卫兵”计划，以加强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军事能力。同美国在格鲁吉亚的计划一样，这个总耗资1.35亿美元的计划将为两国建立突击队和特种部队网络，从而保护石油巨头正在计划的油气项目和石油管道项目。

但是石油和天然气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虽然里海地区的资源在华盛顿眼中是志在必得的一大猎物，但阿塞拜疆紧邻伊朗，这对于美国政府征服中东的计划也非常重要。在美国要打击伊朗的风声频频传出之际，伊朗的各邻国都不愿自己的国土上有美军公开驻扎。伊朗已公开申明，它将报复

帮助美国打击伊朗的国家。尽管阿塞拜疆议会2004年对美国的对手（俄罗斯和伊朗）做出了姿态，表示禁止外国军队驻扎在本国领土上，但人们看到的现实仍然是：它正在接受美国的大批军事援助。

进入里海地区

2004年年初，在美国加紧指责伊朗之时，五角大楼聘请的黑水公司派兵进入了阿塞拜疆，以建立和训练一支类似海豹突击队的特种部队来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这个为期一年总价值250万美元的合同虽说是任何人都可以竞争的，但只有黑水公司一家提出报价。五角大楼的文件对黑水公司在阿塞拜疆的工作说得很模糊，只提到了“训练器材和武器训练装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黑水公司又参加了布什政府的一项重要项目，与美国几大石油公司共同开发里海地区的石油资源。

有些分析家认为，“里海卫兵”计划和黑水公司拿到的合同反映出，美国在悄悄地做军事部署。黑水公司高管2006年披露称，已在阿塞拜疆接管了一处苏联军队用过的海军基地，发展了海上特种作战能力，并为阿塞拜疆建立了一支60人的海上特种作战部队。五角大楼没有派几个营的现役军人去阿塞拜疆，但派了黑水公司等“平民承包商”去建立了一个基地，其目的是双重的：保护西方的油气勘探作业，同时为建立打击伊朗的前进基地打下基础。《中亚》杂志的记者指出：“阿塞拜疆处于俄罗斯、伊朗之间，如果派现役军人去培训阿塞拜疆的突击队太具有挑衅性，而派一支私人承包商部队去承担此责任则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

从美国阿塞拜疆商会的名单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阿塞拜疆的战略重要性。这个1995年成立的商会有一个“顾问委员会”，其成员全是里根—老布什时代的美军政界鹰派元老，如基辛格、詹姆斯·贝克、斯考克罗夫特等人，阿米蒂奇和切尼副总统也曾是它的成员。该商会的理事大部分是美

国企业界的高管。有记者认为，黑水公司派兵进入阿塞拜疆，肯定经过了某位大佬级人物的同意。

英国《卫报》指出，美国在格鲁吉亚也派驻了私人军事承包商，并计划建立一个与海湾地区的支援设施类似的“前进作战地区”，以便存放设备和燃油。这就使华盛顿有了一个“虚拟基地”——有存放武器的设施和一支忠诚的格鲁吉亚军队，但又没有建立永久基地，故而也不会在外交上引起不便。

黑水公司在阿塞拜疆似乎也采取了这一战略。它在巴库把苏联的一个海上特种作战训练中心改造成应急指挥中心。作为“里海卫兵”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让防务设备制造商WGI公司在靠近伊朗北部的阿斯塔拉建立了一个雷达设施，并把另一个雷达设施建在了离车臣不远的山区。美国还整修了临近的Nakhchewan机场，以便起降军用飞机。在与美国关系发展良好的鼓励下，阿塞拜疆已大幅度提高了军费，2005年达到了3亿美元，2006年达到了7亿美元，据说很快可达到10亿美元。

一旦美国对伊朗开战，阿塞拜疆将扮演中心角色。对伊朗来说，美国在里海地区主导的兵力集结是不祥的威胁。为对抗黑水公司的卷入，伊朗宣布建立特种海上警察部队，并将派其在里海海面巡逻。美国右翼的传统基金会的阿里尔·科恩2005年在《华盛顿时报》上撰文指出，“里海卫兵”计划“对于未来与伊朗发生的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詹氏防务周刊》报道的，美国在里海附近的存在，“使华盛顿在这一油气储量丰富并与伊朗毗邻的地区有了一个落脚点”。美国欧洲司令部欧洲计划和政策处的陆军上校迈克·安德森指出：“当然，我们已选择要帮助里海岸边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但我们最根本的目的一直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到2005年4月，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已3次访问了阿塞拜疆这个有850万人口的小国。美国在阿塞拜疆的一系列与军事有关的举措，都是为了总投资达36亿美元的BTC输油管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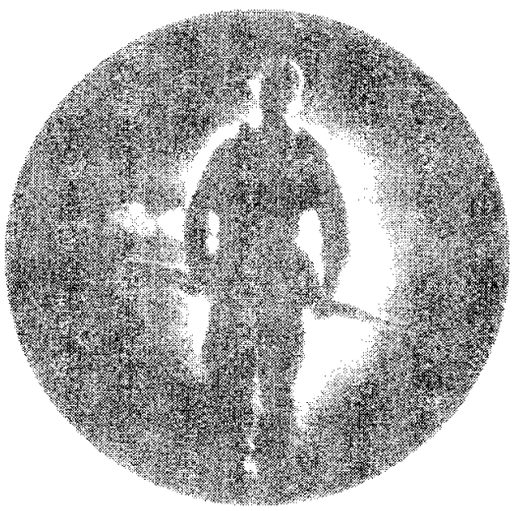
资深的俄罗斯分析家认为，BTC输油管项目是美国“大动作中的新一回合”，是孤立莫斯科的大计划中的一部分。美国的战略是重画前苏联的地缘政治地图，取代俄罗斯的主导角色。美国不顾俄罗斯和伊朗两国有更经济的输油管，而决意为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国建设出口石油到欧洲的替代管线，使其不再依靠俄罗斯输油管道。里海卫兵计划和美国一心促成的GUUAM同盟（包括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将使美国可以控制绝大部分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并环绕俄罗斯建立一个防线”。俄罗斯议会上院国际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俄罗斯一向反对外国军队进驻（里海地区）。这首先是一个事关（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问题。”

在BTC输油管项目启动之前，美国已投资于俄罗斯控制的里海输油管财团，这个26亿美元的项目涉及从哈萨克斯坦到黑海港口的935英里输油管（已于2001年11月建成）。但在BTC输油管项目于2005年5月建成后，美国即希望在哈萨克斯坦开采石油的美国几家石油公司改用BTC输油管，看来美国的计划一开始就是如此。切尼领导的能源工作小组的确曾计划让在哈萨克斯坦开采石油的美国几家石油公司改用BTC输油管，以便有效地减少俄罗斯的利润。切尼领导的国家能源政策制订小组在2001年5月就做出了这一建议。该小组建议布什总统“指示商务部、国务院和能源部继续与有关公司和国家讨论，以建立商业条件，使在哈萨克斯坦开采石油的美国公司可以选择用BTC输油管道出口石油”。该小组要求政府“深化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里海国家的商业对话，以便为能源和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一个良好、透明和稳定的商业环境”。

尽管阿塞拜疆的人权记录很糟糕，但美国仍花了几百万美元把黑水公司的部队派去阿塞拜疆，并增强了阿塞拜疆的军事能力。黑水公司在该国的合同强化了美国在这一重要地区的据点。有记者指出：“黑水公司在阿塞拜疆的项目清楚地表明，承包商已从纯粹的雇佣军变成了军工联合体的战略伙伴。”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十二章

拉美的生意

布什政府经过努力也未能为出兵伊拉克建立一支“志愿联军”，但华盛顿雇来支持伊拉克美军的私人军事公司却在全球积极招募人员，并经常在军队和安全部队有可怕人权记录和名声的国家招募人员。美国可能没有说服许多国家政府派兵到伊拉克，但仍可以用高额的报酬吸引这些国家的公民到伊拉克当雇佣军。有些在伊拉克活动的私人军事公司招募廉价的伊拉克人来当警卫，但黑水公司的士兵则被视为精英部队，因为它拿到了警卫美国在伊最高级官员及几个地区占领总部的合同。虽然黑水公司自称是纯美国人的专业公司，在为祖国作战，但它亦在悄悄地从一些贫穷国家招募士兵，并把他们派往伊拉克。

战争推销员皮扎罗

美国训练外国部队来支持秘密作战和公开镇压人民的政策，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尤其在中美洲。美国陆军美洲学校（2001年已改名为西半球安全合作学院）自开业60年来，已培养了6万名中美洲军人。美国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支持了在中美洲的“肮脏战争”，以摧毁华盛顿视为对自己利益有威胁的人民运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私人军事公司扩大了对外国部队的使用和训练，虽然拉美国家政府和人们都反对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但这些国家成了雇佣军新的训练场和招募中心。

黑水公司派到伊拉克的最大的非美国部队之一是前智利突击队队员，

他们有的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服过役。有近1 000名智利士兵到伊拉克执行任务，他们都是由前智利陆军军官皮扎罗招募来的。皮扎罗1968年在美国出生，1971年随家人迁回智利，拥有智利和美国双重国籍，曾在智利陆军和美海军陆战队服役，后从事军火买卖中介和雇佣军招募生意。他说："从一个拉美人的角度看，我们的故事是不可相信的。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看，我们的故事是美国人成功的故事。"要理解黑水公司招募智利士兵的意义，就有必要了解一下40年来美国政府在智利扮演的角色。

走社会主义路线的阿连德于1970年赢得总统大选，这是拉美政局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也使支持右翼势力的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十分惊慌。尼克松政府决定，先是阻止阿连德上台，如不成功就推翻他的政府。阿连德上台后实行了国有化，并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尼克松政府则极力在智利挑动骚乱，并从经济上孤立智利政府。1973年9月11日，智利前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本人死亡（据说是自杀）。当天，皮诺切特在对部队下命令时说："杀死那条母狗，把它们一窝都干掉。"上午9点过后，阿连德在枪炮隆隆的背景声中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了讲话："我要做出一个历史性的选择，牺牲我的生命以忠于我的人民。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在无数智利人崇高的道德心上撒下了种子，无人能阻止它们的生长。"该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代开始了。白宫情报室在政变两天之后发密电称："美国政府愿意申明，它打算与智利军政府合作，并以合适的方式提供援助。我们欢迎皮诺切特将军的表态，即他愿意加强智利和美国之间的联系。"

在美国的支持下，智利军政府迅速解散了国会并宣布皮诺切特为总统。据美国务院文件称，皮诺切特上台后在一个月内就屠杀了约1 500名阿连德的支持者，并关押折磨了好几千人。作家彼得·科恩布卢在《皮诺切特档案》（*The Pinochet*）一书中指出，在17年无情的独裁统治中，皮诺切特杀害了约3 000名本国公民，并于1976年在华盛顿暗杀了阿连德的前外交部长

和他的美国助理。

皮扎罗声称："那是和布什政府打的反恐战争一样的战争，我认为智利海、陆、空三军一开始确实抓了很多人，但在政变3至4周之内，就把大部分犯人都放掉了。"他认为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处决犯人的情况。他否认智利军政府，但坚持说："如果非说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及侵犯人权的情况，非说存在实际上的军人独裁统治，那肯定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皮扎罗从小就对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充满自豪，并梦想有朝一日加入智利陆军。"我7岁时就手拿一支塑料枪照相。我一直想当一名军官。"尽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皮诺切特政权犯下的种种暴行，但皮扎罗说："那很可笑。我在军政府执政的17年中一直住在圣迭戈。我从没看到军队开枪、抓人、杀人或做什么坏事。"他说，关于皮诺切特主导了在制度层面对人权的侵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他说皮诺切特其实为智利恢复了民主，清洗了古巴派来的"顾问"。他说，根本没有发生大规模虐待俘虏的情况，当然智利对虐待的定义是很自由的。他认为智利虽有侵犯人权的情况，但那都是"秘密警察及一小撮腐败官员"干的，"按智利的标准，那算是侵犯人权，但按哥伦比亚的标准，那只算是野餐"。

在皮扎罗看来，"皮诺切特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但在公共关系方面，很糟糕的文职军官和军事顾问为他出了很坏的主意。不过仅是公共关系方面而已。他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建设了桥梁，创建了学校，开拓了新的生意。他把美国当做学习的榜样。他加强了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他与腐败作战，与恐怖主义作战。他做的事是每一个总统都应该做的正确的事。但他在公共关系方面得到了很差的咨询意见，于是不理解和报界、媒体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他不懂透明度这个术语。其实我们没什么要掩盖的。"

皮扎罗声称，虽然阿连德是在一场国际公认的民主选举中被选上总统的，但皮诺切特的政变对于恢复智利的民主仍是必要的。他说："皮诺切特将军决定重建国家，把国家分成几个地区，派人去芝加哥学习经济管理，

改变传统的经济模式，学习美国的榜样。于是他就这么干了。随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我们这个小小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了模范国家，仿佛一夜促成，至今我们仍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模范国家，是拉美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中最稳定的。”

皮扎罗说，在皮诺切特后面上台的几任文人政府害怕如果自己腐败，军队就会再次政变，因此，对皮诺切特时代实行了历史修正主义，以图妖魔化智利武装部队，“摧毁军队的形象，把军方说成是腐败的、麻木的、追逐金钱的，并尽力使其无法再次上台执政”。他争辩说：“对这一历史的修正已持续下来了，因为智利的右翼政党太冷静、太沉默、太舒服，不能进取和负起责任，无法为事实真相做辩护，无法向人民讲出那17年的真相。”

皮扎罗是皮诺切特的坚定支持者，他于在1987年入智利国家军事学院学习，在1991年的毕业仪式上，他握了皮诺切特的手。他毕业后在智利陆军当翻译，并结识了美国使馆武官处的一个人。他满是羡慕地听这位美国人和他的同事讲世界各地冒险的故事——从巴拿马到海湾战争。他说：“我被他们的专业素质所折服。他们谈吐文雅，见多识广，是真正的军人。他们上了战场就打胜仗，然后就回国。他们是有教养的人，是高尚的人。于是我非常想加入美国军队，希望能有机会被派到海外去执行任务。我感到好像一个学了30年医术的医生，但却从没给病人动过手术。我是职业军人，我也想去海外执勤。”

于是皮扎罗在通知上级一个月后，在1995年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去了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受训，于1996年毕业，然后从1996年至1999年一直在海军陆战队专门负责南美军事行动的部队和美国南方司令部当翻译。他说他这3年跑遍了南美各国，给美军各级军官当翻译，陪他们会见南美军方人士。“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拉美每个国家我都去过，只有玻利维亚除外。我学会了如何向拉美军方介绍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

他1999年加入美国通用动力公司，专门向拉美国家推销军火。通用动力公司任命他为公司拉美部的负责人。皮扎罗说："因为每个拉美国家驻美使馆都设有一名武官、一名海军参赞、一名空军参赞以及一名警察参赞，16个美洲国家就是64名参赞，这对我来说就是很大很大的市场。"

例如我们去阿根廷使馆，我就说："你好，我是皮扎罗，我是美国人，也是智利人。我讲两种语言，也熟悉两种文化。我了解你想买什么样的武器。你想买潜艇、鱼雷、雷达、电子通讯系统等等。"最终，皮扎罗几乎与拉美各国的国防武官和军事参赞都建立了关系，并且获得了军火掮客的名声，生意十分火暴。

但皮扎罗不承认自己是名军火商人。他说是拉美官员付钱给他，让他为他们服务。他说："当武官从定义上说是一种礼物，一种回报，一种晋级，以及在华盛顿的一次休假。你根本不必干实际的工作。在拉美的世界，情况就是如此。对我们来说，如果你从少将晋升为中将，你就得到了一年的带薪休假，可以带全家人在华盛顿住一年。于是每个月花几千美元雇一个像我这样能干实际工作的人，那是很合算的事了。这对他们很有吸引力。"皮扎罗说他与拉美各国驻美国的"每个"武官都很熟，"卖给他们情报"，指点他们从何处购买各种武器系统、设备、雷达、零件、步枪等等。

皮扎罗在2001年辞职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红色战术网络"公司），专在拉美国家和外国军火商之间介绍生意，一时声名鹊起。他帮美国和欧洲的军火制造商介绍生意，他会对这些公司说："比方说你一个月付我1万美元，连付3个月，我就能告诉你足够的信息和商业情报，使你的推销员知道去敲谁的门，应找哪个办公室联系，如何找，何时去找，价钱多少及持续多长时间。"他说他通过卖"商业情报"赚了足够的钱，2003年他决定"离开公司，享受生活"。于是他将公司业务交给同伴打理，开始为一家德国军事杂志写稿。他曾在亚特兰大为CNN的西语频道当战争评论员，并认识了前北约最高盟军司令克拉克上将，于是一旦他在新闻评论中遇到

难题，便去请教克拉克的意见。2003年7月，皮扎罗在军事展览上结识了黑水公司的人，还去黑水公司总部参观过。

皮扎罗谈起自己首次访问黑水公司时的情况时说："我兴奋极了，它是21世纪的私人军队，是一家私人公司，但是有自己的训练设施，有自己的私人部队，可以在战区保护美政府的设施，就好像电影里的场面一样。那是一个巨大的训练设施，有城市的地形，是一个虚拟的城市，你可以打实弹，也可以打装有颜料的弹丸。有汽车，有直升机，令人印象太深刻了。我原以为黑水公司就是一个射击和训练场，可是去了一看，什么人都有，有来自各国的文职人员、军人和民防救护人员。哇，就好像一个私人军事基地。"

皮扎罗说："我马上就想进入这一电影场景。"他也马上想到了为黑水公司提供智利士兵。他说："我感到只要自己可以找到足够的智利海豹突击队队员、陆军伞兵、智利突击队队员，就可以提供给黑水公司。我知道这些智利士兵都是很棒的职业军人，年轻，有15年至20年的军旅经验，刚刚退役，现在只能在超市当保安。我想我可以搞出点名堂。我于是花了几周的时间与国内的同伴打电话讨论此事。我联络上了几名中校和退休的少校，问他们能介绍多少人参加这个项目。我后来回圣迭戈与军方的人见了面，但他们相当冷淡，认为此事是非法的，太肮脏，似乎不对。但这些回答只是更加激励了我，我坚信我做的事是正确的。"

他后来结识了国际和平行动协会（IPOA，私人军事行业的行业协会）主席道格·布鲁克斯，于是更加坚信私人军事公司很有前途。他说："道格·布鲁克斯给我的印象并不是一个搞非法活动的人，一个邪恶的坏人。他是一个很有专业水平的年轻人。他跟我说这一行完全是合法的。我曾多次和他会晤，我们俩都住在华盛顿。一旦我知道我要干的是合法的，我就下决心干到底。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在经过几百次的会晤后，我终于在智利军界找到了赞同我计划的人。"皮扎罗和他的同事雇了一家智利人力资

源公司为其招募士兵，并于2003年10月到美国会晤了黑水公司总裁杰克逊。但杰克逊表示不感兴趣。于是他又会晤了埃里克·普林斯，为他做了幻灯演示。皮扎罗回忆说："他知道我们士兵的专业水平、我们的训练重点、我们的双语能力以及我们军官的素质。于是他叫我先组织一批人马，由他派评估人员去智利加以评估。"第二天，皮扎罗即飞回了智利。

他在智利迅速行动了起来，注册了一个公司，租了一个牧场作为审查士兵的场地。他雇的商业经理是前智利国防部长罗奇的儿子。2003年10月，他在一家主要报纸上做了广告："一家国际公司正寻求前军人到海外工作，最好是军官及前特种部队成员。要求身体健康，英语基础良好，有退休证明。"由于他报出的月薪2 500至3 000美元远远高于智利士兵的400美元月薪，所以报名十分踊跃。他从1 000名报名者中挑选了77人去美国参加为期10天的评估，这批人通过后即于2004年2月14日前往伊拉克执勤。这些人员平均年龄43岁，都是经验丰富的前特种部队成员，因此黑水公司很满意，认为他们素质相当高，可承担各项任务，不必再安排培训。

于是皮扎罗又派出了78人。第一批部队到伊拉克后负责在有关设施站岗警卫。皮扎罗说，我们不杀人，不巡逻，不开枪，只是站岗。但智利报界揭发说，派往伊拉克的智利军人中有37人是皮诺切特政权的前军人，获政府大赦后本应安心退休，但却去了伊拉克当雇佣军。据智利记者报道，自皮诺切特1998年下台之后，智利陆军即在军内展开了秘密清洗，强迫参与过镇压（这导致了约3 000人被杀或失踪）的军官和军士退休。

皮扎罗说智利士兵的专业水平很高，价格便宜，招募一个美国士兵的价格可以招4至5名智利士兵，因此黑水公司很欢迎他们。皮扎罗说，自己在25个月内向黑水等公司输送了750名智利士兵。为做到合法和避免法律上的麻烦，皮扎罗在乌拉圭注册了一个影子公司Neskowin，由其与黑水公司签订雇佣合同。皮扎罗很快就收到了大批退休军官的申请，还有人想马上退休，以便能加入这支新的私人部队。

这时，一些智利国会议员要求对皮扎罗展开调查。智利的一家报纸称："只有国防部才有权应联合国要求选拔现役军人参加驻伊维和部队，任何其他途径都是非法的。"皮扎罗表示自己的活动"绝对合法和透明"。智利报界还回忆起一件引起争议的事：皮扎罗曾在2002年7月对巴西的一家报纸称，智利军事学院正在审查一项由联合国主导的计划，它涉及派2 600名美国、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和秘鲁的士兵干预哥伦比亚与FARC叛乱分子的战斗。智利国防部被迫公开予以否认，而这使智利和哥伦比亚之间产生了一种尴尬的情况。皮扎罗曾以讽刺的口吻回忆说："麦克·皮扎罗显然是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受到联邦调查局和美军的支持，因此他显然是在为布什总统服务。还有流言说他去过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的牧场。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皮扎罗买了几十把仿真步枪供士兵们训练用。到2004年11月底，皮扎罗准备好了300名士兵，等待黑水公司来人评估。美方派来的人评估了智利士兵的英语水平、医务技能、急救、步枪射击、手枪射击、驾驶技术、电讯技能及领导能力等。与此同时，智利国家电视台到那个牧场进行了拍摄，并在后来播出的节目中抨击皮扎罗在美国人的监督下训练一支私人军队。皮扎罗回忆说："这则报道把我说成是拉美版的施瓦辛格，这太荒唐了。我的家人在电话里大哭。我母亲说：'麦克，你在干什么呀？我们要坐监狱啦！''不，妈妈，那些只是假枪。'"尽管他的行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皮扎罗坚信自己的计划能成功。

智利作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一名智利作家称："智利准军事人员出现在伊拉克引起了智利民众的反对，92%的智利民众1年前曾反对美国干预伊拉克。"此事还引起皮诺切特政权受害者的愤怒。一位曾被皮诺切特政权监禁的智利社会学家说："智利军人凭借在独裁年代学到的经验，在伊拉克成了好士兵，这真令人感到厌恶。为皮诺切特工作的智利突击队队员由于在绑架、折磨、屠杀无自卫能力的平民方面的专

业技术而受到重视。由于伊拉克战争的民营化，智利的耻辱变成了一种市场资产。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美国对人权根本不尊重，而且还因为正义在智利并没有得到伸张。因此在皮诺切特时期有过暴行的智利军人本应入监狱，然而现在却自由地走在国内的街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而且他们还因过去的犯罪经历得到了奖赏。”

皮扎罗于2004年9月成立了一个“全球卫兵”公司，并刊登广告招募直升机驾驶员和机械师前往伊拉克工作，工资是每月12 000美元和4 000美元。但他在2004年年底犯了一个错误，与黑水公司的另一竞争者三篷公司进行了业务合作（向其输送了400名智利士兵），导致黑水公司与他断绝了关系。皮扎罗说他为黑水公司提供的是一流士兵，双语表达流利，都是前特种作战部队成员，而三篷公司只对二流士兵（前步兵部队士兵，外语水平和作战经验有限）感兴趣。皮扎罗说，2005年7月黑水公司开始用约旦士兵代替智利士兵。他声称由于竞争激烈和需求减少，许多雇主开始雇佣来自萨尔瓦多、秘鲁、约旦、尼日利亚、斐济的士兵。他说：“那些士兵素质差，英语不灵光，但是价格便宜，只是我们的三分之一，我们没办法和他们竞争。”皮扎罗预言，到2006年以前会派3 000名智利士兵去伊拉克。

哥伦比亚计划

与此同时，黑水公司和许多私人军事公司一样，招募了来自哥伦比亚的士兵。前美国空军军官希皮经过市场考察和准备，在2005年7月开始推销1 000名哥伦比亚士兵。希皮声称这些士兵都是由美国海豹突击队和麻醉品管制局训练的，一直在本国进行反恐和禁毒战斗，因此很有经验。他说美国国务院很想在保安问题上省钱，因此很愿意用来自第三世界的私人士兵。据《洛杉矶时报》估计，黑水公司这时已在伊拉克派驻了120名哥伦比亚士兵。

2006年8月底，35名在伊拉克做警卫的前哥伦比亚军人接受了一家哥伦比亚杂志的采访，声称黑水公司在工资问题上欺骗了他们，一天只付给34美元（合每月1 000美元），比来自美国的同事少多了。一名前哥伦比亚陆军上尉说他们的月薪在招募时说是4 000美元，后降到2 700美元，但到了伊拉克后竟然变成了1 000美元。一名前哥伦比亚陆军少校说，从国内出发之前，公司是半夜才发给他们合同，并说飞机要在4小时内起飞，因此大家都没有时间仔细阅读合同，只好匆匆签字并马上打好行李去机场，上了飞机仔细阅读合同后才知道，月薪仅为1 000美元。他们是在与罗马尼亚士兵换防时，才听说对方的月薪是4 000美元。他们称与黑水公司驻伊拉克的代表交涉后，对方不仅不予理睬，还威胁说要把他们扔到大街上去。黑水公司副总裁后表示，月薪1 000美元确有其事，因为合同价格经常会变；至于那35名警卫，黑水公司可以把他们送回哥伦比亚。

随着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服务的国际雇佣军市场突然红火，有关拉美地区雇佣军训练营和招募活动的报道也突然出现了。2005年9月，媒体披露说洪都拉斯首都以西15英里的山区有一个秘密训练营，由美国YS公司经营，专门训练YS公司拟派往伊拉克的洪都拉斯士兵和智利士兵。YS公司招募的士兵有不少曾被洪都拉斯政府派往伊拉克参加反恐战争，后因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洪都拉斯政府撤回了派往伊拉克的部队。据报道，YS公司与黑水公司无业务往来，而是通过三篷公司将雇佣军派往伊拉克，在尼加拉瓜和秘鲁也有类似的雇佣军训练营和招募活动。

到2005年9月，YS公司已输送了35名洪都拉斯士兵去伊拉克，并拟再输送353名洪都拉斯士兵和211名智利士兵去伊拉克，月薪约1 000美元。洪都拉斯政府2006年11月以违反劳工法为由，对YS公司罚款2.5万美元，并令其关闭雇佣军训练营。

智利的一名军事检察官于2005年10月指控皮扎罗“组织武装战斗集团并非法承担军队和警察的职能”。这一指控一旦认定，可导致皮扎罗入狱5

年。皮扎罗公开声称自己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有美国务院关于在伊拉克开展活动的授权。他说："我们不是雇佣军，我们是私人国际保安卫兵。"目前，尚无法庭判他有罪或违法。到2005年年底，他仍在经营自己的全球卫兵公司，仍在为三篷公司等在伊拉克活动的公司输送士兵，但生意不太火暴了。他说他正在探讨派士兵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工作的可能，并在2005年10月声称："我们相信美国人民再过几个月就能认识到美国必须重建伊拉克，而重建就意味会有400家需要大量保安警卫的承包公司进入伊拉克。"

一名受过皮诺切特政权迫害的前智利政治犯表示："伊拉克战争的民营化和对雇佣军的利用是很邪恶的。把军事行动外包是旨在减少成本，因为来自第三世界的雇佣军拿到的报酬低于来自发达国家的雇佣军。与此同时，政府把效益最大化，即让其他国家的人替美国人打仗。不论哪一种情况，伊拉克人民的死活都毫不重要。正是这种把'敌人'非人化，使私人公司及美政府更易于招募雇佣军。前智利军队也是采用这一策略来训练秘密警察，并杀害反独裁政权的人士。换句话说，对于在伊拉克的雇佣军来说，一切照旧。"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十三章

“战争妓女”

费卢杰事件发生后，黑水公司在积极谋划扩大业务，并使士兵来源更加国际化。而那4名死亡士兵的家属则有更多疑问：为什么那天早晨要去那个充满敌意的城市？为什么只乘普通吉普车？为什么组员不到6人？为什么车子没有装甲？那4人的家人都认为自己是爱国的美国人、是军人、是特种作战部队成员的家人。

佐夫科的家人一直想搞清楚佐夫科死亡的真相。他的母亲达尼卡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来回忆儿子生前的一切细节。在儿子去伊拉克之前，他们母子曾促膝谈心。她说佐夫科非常依恋家人，认为生活中最美好的事就在于：无论自己去向何方，总有家人在支持自己。

她起初认为，儿子是惨死在费卢杰暴乱分子手上。她在那些天不敢读报纸或看电视，但知道谁该为此承担责任。黑水公司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局面。普林斯在一名警察的陪同下，于2004年3月31日晚8点亲自到佐夫科的家里表示哀悼。她回忆说，普林斯对我们说佐夫科是4名死者之一。“我们简直麻木了。他说在他看来，佐夫科是最优秀的士兵。他说他认识佐夫科。你会感到他真的喜欢佐夫科。”普林斯给佐夫科的家人留下一张表格，告诉他们填好后即可领到3 000美元的葬礼费用，并称他将亲自出席葬礼。3天之后，佐夫科的骨灰被放在一个铝制的盒子里运回了美国。普林斯真的赶来参加了守灵和葬礼。

与此同时，在斯科特的家乡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他的家人也为他举行了葬礼，并在报纸上登了讣告：“他英勇地为国牺牲。”他的教父称：“斯

科特为了内心的和平及世界的和平而捐躯。”几周之后，斯科特的高中同学听说了一个信息：州共和党众议员特劳特曼将组织一个8 000人的伊拉克战争将士阵亡追悼仪式，布什总统的夫人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布什总统的弟弟）也将参加。于是他们希望特劳特曼在发言时提及斯科特在伊拉克为祖国做的奉献，但特劳特曼表示说不行，因为现役军人去伊拉克是按命令去的，不是自愿的，而斯科特则是私人承包人员，是自愿去伊拉克的。他声称：“这是有区别的。如果我是一名公司雇员，但不喜欢工作的环境，那我就可以回国。”这让斯科特的朋友痛苦万分。他的一个高中同学说：“如果他是现役军人，那就会有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斯科特的母亲凯蒂发现，她作为阵亡的私人承包人员的家人，完全没有办法搞清楚事实真相。于是她和佐夫科的母亲达尼卡取得了联系，两人决心共同努力澄清一切疑点。凯蒂说：“我们在头几个月飞行了好多次，到处寻找资料，了解情况。我们两家互相支撑着，鼓励对方坚持下去。我天天哭，哭了快一年。我太想念我的儿子了。”

当费卢杰事件更多的细节在报上披露后，死者的家人从悲痛转为了质疑。达尼卡认为儿子的遗物中缺了一些东西，但黑水公司总是遮遮掩掩，不愿提供信息。她读了一些文章，以了解神秘的黑水公司。她表示：“我发现在伊拉克的私人保安工作完全没有规则和法律，是一个空白的领域，黑水公司想怎么做都行。他们在费卢杰到底在干什么？”

不仅是死者的家人，其他方面也在质疑：“谁会在伊拉克开无防护的吉普车？”一位美军退休中校称，只有人类历史上最笨的承包商或搞情报的人才会这么做。《纽约时报》记者说，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为什么两辆无人护送的、无装甲的汽车会开进伊拉克最危险城市的中心？一些雇佣军公司声称：“我们执行任务都是乘坐装甲车。”一位美国教授从伊拉克致信美国报纸称，许多当地人都认为此事可疑，像是有意挑动暴力事件，为美军的“惩罚”制造一个借口。

费卢杰事件一周之后，黑水公司副总裁对《纽约时报》称：“我们被人领进了伏击圈。他们自称是伊拉克民防卫队的士兵，并说可以为我们带路。但他们开了几公里后突然堵住了路，使我们的士兵无法逃脱。”《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对此表示认同，认为黑水公司的车队没什么可怀疑的。

美军高级官员也表示，暴乱分子企图混进伊拉克安全和警察部队的事的确曾经发生过；另外美方情报表明，伊拉克民兵组织抢劫警察武器和制服后散发给暴民的事已发生多起。但布雷默的副手吉姆·斯蒂尔在潜入费卢杰调查后表示，尚无证据表明那天发生了伊拉克民防卫队出卖美国承包商的情况。

与此同时，斯科特的母亲凯蒂在继续努力了解事件真相。她曾打电话给普林斯，要求得到一份事故报告，以及斯科特所签合同的复印件。但普林斯没有寄给她任何文件，只是在2004年10月17日为那4名死者及另外3名阵亡士兵搞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黑水公司将4名死者的大部分家人用飞机运送到公司总部，并派了专人陪同。黑水公司的一名经理安妮还在10月18日与达尼卡一家三口开了一个小会，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达尼卡一家要求看儿子签的合同，了解事件的细节，并拿到儿子尚缺失的遗物。但安妮表示，合同和细节是保密的，要知道细节就必须起诉黑水公司；佐夫科的遗物没有了，已全部毁于费卢杰遇险现场。达尼卡认为黑水公司在隐瞒真相。

两周后，布什赢得了2004年的总统大选。黑水公司领导层曾为共和党捐过钱，并明显认为布什的连任对公司业务是好消息，而且对于雇佣军行业的空前扩张也是必要的。黑水公司总裁杰克逊11月8日发出一封群发的电子邮件，标题是：“布什又赢得了4年!! 太棒了!! ”

2005年1月，4名死者的家人在北卡罗来纳州韦克县高级法院对黑水公司提出不当死亡诉讼。他们的律师表示，黑水公司在伊拉克的活动没有任何文明社会应有的监督；黑水公司派那4人执行任务时准备不足，没有配

备装甲车，车上没有重型自动武器，没有地图，出行人数也少于规定数量，因此那4人的死全是黑水公司准备不足造成。

乍看起来，这场诉讼可能有些勉强。毕竟那4名士兵实际上是雇佣军，他们自愿去了伊拉克，拿了高工资，也知道很有可能被打死或受重伤。实际上，他们与黑水公司签的合同已明确写明了被打死或受重伤的各种可能性。黑水公司反驳说，4人与公司签署的合同上早已说明：赴伊拉克工作有生命危险。黑水公司要求法院对4名死者的家属提出的诉讼不予受理，并为此引用了公司标准合同，称签了此合同的人“均充分了解危险并自愿承担有关的风险，及与赴伊拉克工作有关的一切风险”。

原告方律师不否认那4人知道自己冒的风险，但是指责黑水公司有意地拒绝提供已保证过的防卫措施，这包括：装甲车，每车配备3名士兵，每辆车上应配备可每分钟打850发子弹的M-46重机枪。原告方律师称，实际上每车只配了两名士兵，武器也只配了M-4式卡宾枪，而且都没有试打过。他声称：“如果没有重机枪，没有第3名士兵，没有装甲车，那4个人就是活靶子。”

谁为合同埋单

那4名死者执行的车队护卫合同，是黑水公司与ESS公司签署的，而ESS公司是英国Compass集团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原告方起诉书指控黑水公司“急于向ESS公司证明自己可以派出保安小组，尽管必要的车辆、准备和支援措施还没有备妥”。

和私人承包商在伊拉克的很多业务一样，那4人执行的车队护卫任务也是多次分包后的结果。人们起初认为是ESS与KBR公司（哈里伯顿公司的分公司）签了分包合同，而KBR则就ESS公司的保安服务向联邦政府报销，但美国陆军认为黑水公司并没有为KBR提供保安服务。KBR公司自己

也表示那次的厨房设备运输任务不是自己指定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4人去费卢杰是在为谁工作？那次任务与美国军方有何正式的、有文件证明的关联？

作为国会对此事件的首席调查员，加州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于2006年12月称，他拿到的ESS公司备忘录表明，ESS公司的确与哈里伯顿公司签有一个分包合同，并为此使用了黑水公司的警卫服务。他致信国防部长表示："如果这个ESS公司备忘录是准确的，那么哈里伯顿公司就在违反合同规定的情况下做了分包安排。"他指责黑水公司在"违反合同条款并未经五角大楼知悉或批准的情况下提供了保安服务"。

"杀人的保险"

无论怎样，在2004年3月8日黑水公司、Regency公司与ESS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已明确规定至少提供两辆装甲车执行每次警卫任务，而且每辆车上应至少有3名士兵。但黑水公司与Regency公司3月12日签的分包合同上，写的只是提供两辆车，"装甲"一词被去掉了。原告方律师称，去掉"装甲"一词，黑水公司即可节约150万美元，并放入自己的口袋。黑水公司在科威特的一名经理约翰·波特曾要求将合同措辞改为"装甲"车，但黑水公司因怕导致警卫任务推迟，就在2004年3月24日辞掉了这名雇员并命令警卫任务照常执行。

原告方的起诉书还指控黑水公司没有为那4人提供详细的费卢杰地图，并在事后伪造文件，以掩盖自己的责任。斯科特的母亲说，4名死者的家人之所以打这场官司，是因为黑水公司对家属设置障碍，进行误导，而且说谎。她说："黑水公司只认赚钱，没有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简直就是'战争妓女'。"

原告方的律师指责黑水公司为了阻止关键证人约翰·波特出庭，匆匆

把他派往约旦，使其无法在美国出庭作证。2006年11月波特回国后，原告方再次要求他出庭作证，但黑水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美军机密，波特作证会导致泄密。原告方律师称黑水公司不是中央情报局秘密特工，只是在为外国酒店公司警卫厨房设备，所以根本不涉及国家机密。黑水公司于是通过上层关系，让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出面推迟波特的作证，声称要先审查他掌握的机密信息或文件。美国陆军首席诉讼官也表示要防止约翰·波特泄密。令人惊叹的是，黑水公司居然能迅速动员政府和军队出来帮助自己。

4名死者的家人表示，他们打官司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看清事实和追究责任。他们认为黑水公司没有珍惜士兵的生命，没有为在伊拉克的保安工作订出规则并遵守规则。黑水公司辩称，此案关系到美国总统作为军队总司令实施外交政策的能力。黑水公司的律师指出，五角大楼已承认黑水公司的私人士兵是美国武装部队“总兵力”的一部分，如因这类士兵在战区死亡就起诉黑水公司，就损害了美国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最高权威。这一论据如获成功，可以抢占先机，免除黑水公司因派私人部队到美国的战区而负的任何责任。

黑水公司要求法院驳回起诉，称因为黑水公司是在为美国军事行动服务，因此不能因其工作人员的死亡或受伤而被起诉，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4名死者只可获得政府保险金。该公司确实很快就帮4名死者的家人根据防务基地法申请了保险金（最高额度为每月4 123美元）。原告方的律师则声称：“黑水公司实际想说，‘看，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根本不用负什么责任。我们为了大赚一笔可以把士兵派到海外送死，如果有人找我们算账，我们是有保险的。’这实际上是杀人的保险。”

KBR公司——五角大楼在伊拉克的最大承包商，其在伊拉克的总承包收入为161亿美元，于2006年12月发表了一个法律意见书，对黑水公司表示支持。这表明战争承包商是如何看重费卢杰事件诉讼的意义。KBR公司在该法律意见书中自称是“国防部最大的‘稳定局势战’后勤支援勤务民

事提供商"。它支持黑水公司关于"国防部总兵力"的论点，并称美军后勤民事增援计划（LOGCAP）的目的就是"将KBR一类的军事后勤支援承包商纳入美武装部队总兵力，从而支持美军的'稳定局势战'。KBR通过执行重要勤务（如派人驾驶军事补给车），起到了'战斗力放大器'的作用，并一直接受美军指挥官的控制"。

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个开创先例的案子，可决定在美战区活动的私人部队的角色和法律地位。黑水公司为此请了5家有名的法律公司帮助它，使法官这个诉讼被驳回，或移交到联邦法院。原告方的律师认为在北卡罗来纳州打官司更好，因为赔偿金可以不封顶，而且不必经过家属一致同意就能判胜诉。

黑水公司的律师于2006年10月18日向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罗伯茨提出申请，要求他下令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官司审理暂停，理由是黑水公司正准备向美最高法院申请调取案卷令状。该申请一旦获准，黑水公司即可向共和党人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提出驳回此案的要求。黑水公司辩称，在其他州的法院，尚无针对私人军事、保安的诉讼，"因为国会和总统批准的广泛调控法规使黑水公司这样的军事承包商免于州法院诉讼"。约翰·罗伯茨于10月24日驳回了黑水公司的申请。2006年11月，韦克县高级法院法官下令针对黑水公司的州诉讼继续进行。黑水公司的律师于2006年12月申请最高法院审理此案，并辩称如让此案在州法院审理，会使为国防部执行任务的美国民事承包商受到各州互相冲突的法律体系的折磨。

同时，黑水公司在2006年12月对4名死者的财产提出1 000万美元的索赔，称4名死者的家属的做法违反了4人与黑水公司签的不得起诉公司的合同。原告方的律师认为："这是毫无法律依据的索赔，旨在扰乱死者家属对公正判决的追寻。"

鉴于美军入侵伊拉克及数次围攻费卢杰后，已有几十万伊拉克人死亡，人们可以说这个起诉只是战争贩子和自己员工家属之间的争吵。从大的方

面来说，真正的丑闻不在于护卫小队只有4人而不是6人，或带没带机枪去杀死进攻者，而在于美国让雇佣军公司进入伊拉克，而且它们的部队可以胡作非为而不受起诉。这一政策的后果已被4名死者的家属认识到了。斯科特的母亲说："费卢杰事件之后，已有超过1 000名士兵死掉了。有很多无辜的民众也死了。"

虽然这起诉讼没有提到美国在黑水公司士兵遇袭后对费卢杰的报复进攻，但仍使已在伊拉克和其他战区大赚其钱的私人军事业界大为震惊。在这起诉讼提出时，已有428名私人士兵在伊丧命，而美国纳税人还要负担对他们家属的补偿。到2006年9月，美国劳工部的数字表明已有647名私人士兵在伊丧命。检察官迈尔斯指出："这是首开先例的案子，和烟草诉讼或枪支诉讼一样，黑水公司担心一旦他们输了第一个案子，就会有更多官司惹上身来。"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十四章

黑水61号飞机坠毁

21岁的美国陆军上士米勒艰难地从飞机残骸中爬出，这架CASA-212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在几分钟前撞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巴巴山（海拔14 650英尺）上，离峰顶2 000英尺。机上的另外两名军人（准尉和中校）已经不幸身亡。飞机的机身断开了，两名黑水公司驾驶员的尸体被甩出了150英尺以外，而机械师的尸体就在机舱外。米勒伤得很重，根本无法走太远，他抽了一支烟，撒了两泡尿，然后打开两条睡袋躺了下来。由于氧气稀薄而且天气十分寒冷，他孤身一人坚持了8小时后也难逃厄运。人们3天后才找到这里，黑匣子也找到了。

无法预测的航线

这次事故发生在2004年11月27日。这架飞机是黑水61号，是一架私人飞机，是租给美国军方使用的。此事当时并没怎么引起报界的注意，但它却成为黑水公司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因为这次和费卢杰事件性质不一样，官方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美国陆军附带损失调查委员会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了这次坠机事件，并产生了几百页的文件。与费卢杰事件不一样，这次有3名死者是美现役军人，而造成事故的是私人承包商。从表面上看，除了涉及黑水公司外，这次与费卢杰事件没有共同之处。但在美方死者家属2005年6月10日提出不正当死亡诉讼后，两者之间的类似性开始显现了。死者家属指出，

黑水公司不按常规办事，不遵守基本的安全程序，从而造成其亲人的死亡。这个案子的中心点和费卢杰事件一样，仍是黑水公司主张自己不应受到任何起诉，因为自己是美国军队“总兵力”的一部分。

黑水公司的航空分公司“总统航空公司”一直不为公众注意，但它的飞机经常起降于中央情报局犯人秘密转移计划常用的机场。黑水公司驾驶员拥有的涉密许可与秘密转移的参与者是一样的。总统航空公司驻阿富汗的一名经理称：“我和在阿富汗的全体人员都有美国政府批准的‘机密’级以上的涉密许可。”该公司还声称拥有“国防部秘密设施进入许可”。

有关黑水61号飞机租借的合同是2004年9月签订的。当时美空军与总统航空公司签订了这笔3 480万美元的合同，规定由总统航空公司在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提供短距离起降和着陆服务。总统航空公司同意每天在阿富汗各小机场之间飞6个定期航班，其他航班可视需要安排。据估计，若依照这个项目，总统航空公司在阿富汗的3架飞机每年需飞行8 760小时。

然而，阿富汗的飞行环境与美国大不相同。这里的很多高山超过美国的最高峰（14 495英尺），这里的最高峰是将近25 000英尺。在这里，与其他飞机的通信很有限，一旦飞机遇上恶劣天气，根本没有空中交通控制台来引导飞机飞行。而这里的天气又非常多变，飞行经常靠目视飞行规则，全靠视力、直觉和常识。一位黑水公司驾驶员说：“飞行机组都知道如果天气条件太差，就可以掉头飞回去，没有一定要飞过去的压力。”

在阿富汗，只有喀布尔、巴格兰、信丹德3个机场有地面控制塔，其他机场都没有。一旦飞机离开雷达探测区20英里，就全靠它自己了。在阿富汗飞行并不需要高科技，驾驶员常用卫星电话报告自己的降落位置，但卫星电话有时也不可靠。除此之外，驾驶员出于安全原因也不愿飞固定航线，因为担心被反占领分子或“敌方”部队击中。

总之，天气情况、目视飞行、敌人火力威胁、载货量时高时低、轻型

飞机、高山环境等多个因素的组合，即使有经验的驾驶员也难以应付。这里的天空是不可预测的疆界。确实，黑水公司驾驶员在这里的飞行全靠目视飞行规则。总统航空公司的一名场站经理称："在天气和地形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飞直线，没有固定航线。由于地面有敌方部队，因此我们每次飞的路线都不同。"

黑水公司雇用的CASA飞机驾驶员包括37岁的英格利希和35岁的哈默。他们二人先在美国进行了几周的训练，然后于2004年11月14日到达阿富汗。据美陆军称，陆军的政策是，不把合飞一架飞机不到一个月的两名驾驶员组合在一起。他们二人到阿富汗后只飞了两周（每人各33小时），但也被组合在了一起。因为在阿富汗，黑水公司只有这两名驾驶员能飞两种机型——总统航空公司在阿富汗有2架CASA飞机和一架Metro飞机（SA-227DC）。

11月27日的飞行计划是早上8点从东北部的巴格兰机场起飞，运送两名美国军人和400磅迫击炮弹到西南450英里外的法腊，然后去信丹德加油，下午2点30分返回。他们两人都没飞过这个航线。

总统航空公司的另两名驾驶员凯里和罗伯特也将在当天上午驾驶一架CASA飞机往西飞，也到信丹德加油。于是，两个机组约定一起飞。43岁的机械师梅尔文·罗也在61号飞机上。麦克马洪中校是美军"佩刀"特混部队（负责阿富汗西部防务，有25 000人）的指挥官，他是临时搭乘61号飞机。

飞机7点38分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那天的天气很好，很适合飞行。但从黑匣子的录音看，这两名驾驶员似乎不明白该走什么航线，于是边飞边讨论，边查看地图。而且，哈默说自己忘记了带一个手持全球定位系统（它在飞机太靠近地面时会发出警报）。他们一边飞一边聊天，还拿出MP3听音乐。25分钟后，他们似乎出了大问题。飞机先是沿巴巴山脉飞行，想找个山口飞过去，后又决定180度大转弯。

梅尔文·罗紧张地问："能行吗？"

驾驶员英格利希说："希望可以。"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说，这时在录音里听到一个声音，类似于"失速信号"。此时的飞机似乎一边往上飞，一边在转弯。

驾驶员英格利希突然说了一声："上帝！"

梅尔文·罗叫道："你赶紧做决定。"

驾驶员英格利希说了几个字，但听不清楚。

梅尔文·罗说："100节，95节。帮帮他，或为他读空速！"这时，失速信号声变成持续的。

哈默说："95节，95节。"

驾驶员英格利希说："啊，上帝！"

梅尔文·罗说："我们掉下去了。"

大家都在高呼："上帝啊！"

飞机无法飞过16 580英尺高的巴巴山，于是赶紧做180度转弯，在这一过程中，右翼擦到山体并被切掉了，飞机翻滚滑行了几百英尺，最后机身折断。飞机从起飞开始一直在山区飞，在已快飞到巴缅山谷尽头时，突然直接向巴巴山飞去。黑水公司的一名驾驶员后来说："我不明白他们怎么飞到那里去了，那是该航线上最高山脊线的最高点。"

但这个故事中的错误举措并没结束。救援行动7个小时后才展开，这是由于飞机上无跟踪装置，又不知飞的是哪个航线，而且谁负责救援行动也不明确。76联合特混部队的特混联队少校弗朗西斯称："我们把阿富汗大部分地区都搜遍了。11小时后才开始协调一致的救援行动。"执行救援行动的CH-47直升机在74小时后才赶到现场。事件发生之后，新闻报道均把它当成普通的坠机事故。

但在更多细节透露出来而且军方开始调查此事后，3名军人的家属不再把它当成普通的偶然事故，并于2005年6月10日对总统航空公司提出诉讼，指控机组疏忽，并指控总统航空公司造成了3名军人的死亡。原告方

律师指责总统航空公司不按常规提供服务，没有把军人的安全放在公司利润之上。

美国陆军附带损失调查委员会2005年的调查报告认定：机组判断力较差，想冒不可接受的风险，对环境的意识减弱，注意力不集中，有自满情绪，也可能有视力错觉和缺氧的情况出现，驾驶员互相检查及协调不够。总统航空公司则说，陆军的调查报告含有很多错误、表达不当之处及无根据的推想。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于2006年12月才发布了自己的调查报告。它认定：总统航空公司驾驶员飞行行为不专业，有意去飞不标准的航线，为了好玩而降低飞行高度，视力和判断力（因没有吸氧）可能受到影响。陆军上士米勒曾有8小时存活时间，若及时救助就有可能避免死亡。但是，由于总统航空公司无联邦法律规定的跟踪飞机程序，出事7小时后，空中搜索才开始，而且主要集中在飞机没有飞经的地区。

黑水公司的母公司是普林斯集团，其法律总顾问约瑟夫·施米茨（我们将单用一章写他）称这份报告“错误和有政治动机”，旨在掩盖军队的失误，调查不完整，是对遇难者和美国纳税人的不尊重，并要求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重新考虑调查结果。

黑水公司对此诉讼的回应对策和费卢杰事件诉讼案一样，力辨自己作为国家军队“总兵力”的一部分不应受到索赔起诉；自己在阿富汗的活动是行政或立法部门管辖的“政治问题”，不归司法部门管辖；黑水公司实际上是军方的延伸，应和军方一样，在军方人员死亡或受伤后不必因此而受到起诉；过去法院已同意对设计和制造复杂军事装备的承包商，可不按《联邦民事侵权赔偿法》（*The Federal Tort Claims Act*）进行起诉。其他军事承包商均很关注这两起诉讼案，认为其结果对整个战争行业将有深远的影响。

黑水公司在法庭陈述中引用了“政治问题信条”，这一信条认为司法

部门不应决定宪法明确交由另一政治部门处理的争议，或审理因缺少司法上适用的标准而无力解决的诉讼。黑水公司辩称，如由民事法院处理涉及承包商的战场士兵死伤责任问题，就等于让民事法院直接介入军事行动的管理。

地区法院最后拒绝了黑水公司的“政治问题”论点，认为它不是驳回此案的适当理由，并质疑了黑水公司的论点——黑水公司实际是美军的一部分。地区法院指出，如果真是如此，联邦政府可以出一个证明。但是，联邦政府并没有出示这样一个证明，证明在本案方面，联邦政府不想为被告做出干预。

费雷斯信条

黑水公司引用了费雷斯信条（Feres）——这是从费雷斯诉美国政府案引出的信条，它认为如果军人在执行任务时受伤，政府有完全的免于起诉权利。黑水公司律师辩称：“死者是在空军租用的飞机中死亡的，不是在空军人员驾驶的飞机中死亡，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执行战争责任时死亡的军事人员。”黑水公司指出，甚至死者的家人也承认其亲人“（1）是被派驻到阿富汗；（2）是死亡在战区；（3）是在阿富汗两个机场之间完成国防部空运任务时死亡”。

地区法院的法官安图恩对黑水公司就相当明确的军方免于起诉权利做的解读提出异议，指出黑水公司的律师“没有引述费雷斯信条被判可适用于私人承包商的案例”。他说，黑水公司通过强调原告作为军队成员具有重要意义，而自己作为营利性公司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掩盖了它自己的要求，即要求本法院将费雷斯信条延伸至已确立的和符合逻辑的界限之外”。他做出结论说：“很显然，本案的被告无权得到费雷斯信条的保护，因为它是私人商业实体。被告签合同是一种商业行为。它按照价格提

供了服务。所以，本案不能由于服务是在武装冲突期间在阿富汗山区提供的，就将被告或其人员视为军队成员或政府雇员。换言之，尽管五角大楼可能是将私人军事承包商当做国家军队‘总兵力’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改变黑水公司作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私人营利性公司的性质。”

黑水公司提出的第三个自己应免被起诉的论点是，它作为军事承包商，也应像某些复杂军事设备的制造商一样被免予起诉。曾有一位死亡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家人起诉了一个制造商，指责它设计的直升机逃逸系统有缺陷。当时法庭的判决是：“州里的侵权行为索赔法律应让位于政府在采购复杂军事设备方面的利益，并且政府有权在设计军事设备时将作战效率优先于安全。”

地区法院的法官安图恩判定，尽管以上辩护理由存在，并在一些例子中得到延伸，但是，“要给一位私营行为人提供绝对免于起诉权尚缺乏授权。在国会有其他不同的指示之前，私人、非雇员承包商不能”同设计复杂军事设备的承包商一样享受特权。该地区法院认为，作战活动特例不适用于对私人防务承包商的诉讼，而且“即使在适用范围内，它也只涉及复杂、精密设备的战时应用导致的产品责任索赔。它从没延伸到指控服务承包商有主动疏忽的诉讼，而且本院不准备做这种延伸”。

神秘的航空分公司

安图恩法官在2006年9月否决了黑水公司提出的每一个关于停止透露真相和驳回此案的动议。于是，黑水公司立刻开始了上诉程序。虽然安图恩法官坚决拒绝了黑水公司关于自己是美军延伸的说法，但黑水公司事实上与军队和国家情报机构的确有更深的瓜葛。

虽然人们对黑水公司的航空分公司关注很少，而且注意力集中在阿富汗坠机诉讼上，但该公司实际上与美国政府有好几个涉及提供飞机和驾驶

员的合同。已有足够的文件证明：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曾用过私人航空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秘密“转移”犯人，尤其是在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期间。在这一秘密转移计划下，犯人有时被运到人权记录可疑或很差的国家，在没有任何监管或正常程序的情况下受到审讯。为逃避监管，政府使用了多家小型航空公司的飞机，其中若干公司只有不足为信的拥有权证明。记者迈耶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写道：“欧洲、亚洲、非洲及中东的恐怖分子常被戴面具的美国特工绑架，然后被押上湾流V喷气飞机。这种飞机有在美国军事基地降落的许可。一旦到达外国，这些犯人没有律师为其提供帮助，其家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虽然尚无证据表明，黑水公司与这种秘密转移计划有联系，但有许多间接证据值得好好调查。

秘密转移计划不是布什政府首创的，而是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造。当时中央情报局经白宫和总统批准，开始把恐怖疑犯送到埃及，在远离美国法律和正常程序的情况下由埃及情报特工加以审讯。美国国会1998年通过一项立法，宣布美国的政策是“不驱逐、引渡或以其他方式让任何人非自愿地返回祖国，如果有实质性理由相信他回国后将有可能受到虐待，而不论他是否是在美国”。在“9·11”事件后，在布什政府的“新范式”原则下，该原则剥夺了所谓恐怖嫌疑犯的全部基本权利下，这一立法被弃之不顾了。切尼副总统在“9·11”事件之后5天发表的讲话最好地解释了这一思维。当时他在NBC《新闻会客厅》谈话节目中说：“如果我们想达到成功的话，许多需要做的事要悄悄地去做，不必讨论，只要利用我们情报机构已有的资源和方法即可。这些情报人员就是干这个的。因此我们要用任何可以用的方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中央情报局三号人物克朗加德——据说他帮黑水公司谈成了在阿富汗的第一个保安合同——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宣布反恐战争“将主要由你不了解的部队，以你看不到的行动，用你可能不想知道的方式去打赢”。

美国对秘密转移的使用可以至少上溯到越战时期。中央情报局从1962

年至1975年用它秘密拥有的美国航空公司（Air America，它同时也是一家商业航空公司）进行了诡秘的活动。据佐治亚大学历史教授威廉·利里在中央情报局网站上刊登的文章称："到1970年夏天，这家美国航空公司已有约24架双引擎运输机，24架短距离起降飞机，以及30架直升机，它们均专门用于在老挝的行动。有超过300名驾驶员、副驾驶员、机械师和空运专家从事这些涉及老挝和泰国的飞行活动。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总共运输了几万名军人和难民，执行过紧急医疗撤运任务，救援过在老挝被击落的飞行员，运送过公路观察小组，在胡志明小道执行过夜间空投任务，检测过沿渗透通道布放的电子传感器，执行过一项极为成功的摄影侦察计划，用夜视仪和先进电子设备从事过无数次秘密任务。没有美国航空公司的存在，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活动就无法维持。"

从1975年开始，众议院"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开始调查美国情报收集活动的合法性。中央情报局官员在该委员会作证时说："如果越战这样的作战再次出现的话，我想中央情报局会建立一个大型的航空公司作为掩护，条件只有一个：确保它归属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绝不外泄。"

几十年之后，布什政府在进行一场许多人比拟为越战的战争时，它也清楚地看到：需要有一个秘密的机队。在"9·11"事件后不久，政府开始执行一项使用私人飞机网络的计划，而有的人开始称它为"新美国航空公司"。当美国政府开始在全球各地经营一个复杂的秘密监狱和拘留中心网络时，这个犯人秘密转移计划即高速运转起来。参与这个计划的飞机大部分属于某些空壳公司。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黑水公司直接拥有自己的航空分公司，并公开和骄傲地宣传自己对军事活动的参与。

黑水航空公司是在2003年4月成立的。当时普林斯集团并购了航空全球服务公司（AWS）及其分公司（这包括总统航空公司）。航空全球服务公司是在2001年成立，老板是蒂姆·奇尔德瑞和理查德·佩雷，业务主要是为美国政府做军事训练和航空运输。总统航空公司是有许可证的空运公

司，它除握有阿富汗合同外，也为军事训练合同提供CASA-212和Metro-23飞机，包括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一些飞机。黑水公司机队用的维护保养公司是STI航空公司。Air Quest公司提供了装有空中监视设备的Cessna Caravan型飞机——它还在2000年至2001年为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了空中监视飞机，用于在南美的军事行动。

黑水公司还开始研发一种监视飞艇，用来在天上监视“敌方”部队，或可由国土安全部用以监视边界动向。黑水公司在2004年宣布把自己航空分公司的业务总部移到北卡罗来纳州，并在2006年拿到了兴建私人飞机场（有两条跑道）的许可。黑水公司官员说，我们的二十多架飞机都有客户和合同。虽然不清楚这些飞机在反恐战争中的角色，但其活动轨迹与那些参与了犯人秘密转移计划的公司十分吻合。

黑水公司的飞机多次经停亚利桑那州的皮纳尔县机场，而该机场曾是美国航空公司机队的驻扎地。在中央情报局被迫解散自己的机队和卖掉该机场后，“长青国际航空公司”即买下了这个机场，而原美国航空公司空中活动主管即任该公司的董事。到2006年，长青国际航空公司仍拥有和经营这个机场，主要用于储存不用的飞机，因为沙漠环境使飞机能存放得更久，所需的维护也更少。令人并不意外的是，该公司在2006年4月称：“业务已连续4年增长。”

黑水公司拥有的飞机除在皮纳尔县机场降落外，还经常起降于据说参与了犯人秘密转移计划的机场。因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而颇受人关注的尼日利亚Aero Contractors公司，其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斯顿县机场，距Pope空军基地不远。该公司的创始人吉姆是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他把总部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接近特种部队的总部——布拉格堡。约翰斯顿县机场是中央情报局飞机常到的机场之一。据一名专家说，中央情报局的飞机总是从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些乡村机场飞往华盛顿杜勒斯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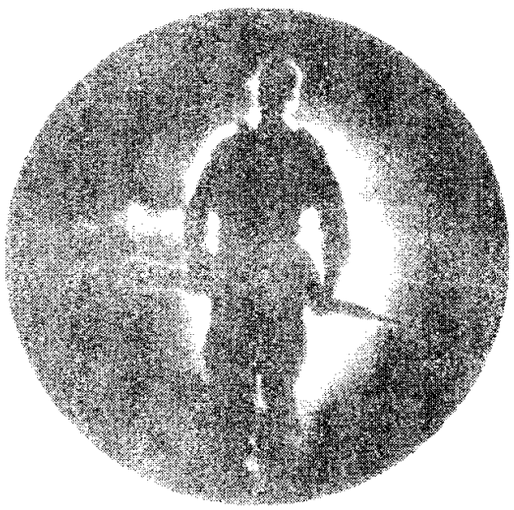
从飞行记录上即可看到，黑水公司的飞机多次飞往与中央情报局有联

系的机场。此外，黑水公司在阿富汗的Metro飞机也执行飞往乌兹别克斯坦的任务，而乌兹别克斯坦是美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犯人秘密转移计划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据说，犯人被送到那里接受审讯和遣返。黑水公司的飞机在阿富汗常常经停巴格兰机场，这里有一个美国的拘留和虐待设施。

如果要确定黑水公司卷入政府的犯人秘密转移计划的程度，需要做深入的调查。黑水公司在反恐战争中的第一个秘密安保合同就是与中央情报局签的。黑水公司在2005年初招募了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前主任科弗·布莱克。许多人认为此人是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实行犯人秘密转移计划的主谋。据一名前联邦调查局官员对《新闻周刊》说，美国部队2001年11月抓住了基地组织阿富汗卡尔登训练营的首脑利比，随后科弗·布莱克即主动提出秘密转移他，并在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同意后，把他空运到了开罗。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十五章

科弗·布莱克：手套摘掉了

自“9·11”事件以来，很少有人像科弗·布莱克大使那样与布什总统有密切地接触，并参与“反恐战争”的策划。这位1974年加入中央情报局的大使是国际情报界的一位传奇人物，当年本·拉登曾亲自悬赏要取他的人头。他在苏丹抓住了著名的国际恐怖分子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即“豺狼卡洛斯”，并立刻为情报界所瞩目。他在非洲和中东常驻过很长时间，因此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他积极参与了美国报复措施的策划。

“9·11”事件之前

布莱克于2001年9月13日前往白宫，向布什总统汇报了自己二十多年来一直筹划但又难以实现的反恐计划。布莱克早年加入中央情报局后经过培训即被派往非洲，在罗得西亚战争期间常驻赞比亚，后常驻索马里。在前南非政权执政期间，他又常驻南非。他在常驻扎伊尔期间，执行过里根政府的秘密计划，为安哥拉的反共武装输送军火。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0年后，被派往苏丹任中央情报局苏丹站站长（1993~1995年）。当然，他表面上是在美驻苏丹使馆任职。他在苏丹亲眼看到本·拉登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国际网络，他说“那就好比逊尼派的福特基金会”。

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跟踪本·拉登的美国特工都要遵守一项“指令”：只能就本·拉登和他的网络做情报搜集。克林顿政府不批准

他们进行秘密制裁行动，但布莱克将本·拉登视为一个应予清除的威胁。然而，克林顿政府拒绝按照他的设想下达制裁指令。布莱克的手下很想杀掉本·拉登，但被强行制止了。曾与布莱克在苏丹共事的中央情报局特工比利·沃说："可惜的是，那时杀掉他（本·拉登）——正式说法是死亡裁决——是不可能被批准的。"虽然科弗·布莱克和中央情报局在关注本·拉登，但他们自己也正受到监视。据说，本·拉登的手下已在1994年确认伪装成外交官的布莱克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史蒂夫·科尔在《幽灵战争》一书中披露了中央情报局和本·拉登的秘史。他说，本·拉登的手下开始跟踪科弗·布莱克出入使馆的路线。布莱克及其副手与对方展开了监视与反监视。对方一度企图在使馆附近动手，但布莱克说不能确定对方是想绑架、搞汽车炸弹，还是用步枪伏击。几周过后，双方对峙的情况越来越紧张，而且曾在公路上发生过一次高速追逐事件。还有一次，中央情报局特工用猎枪对准了跟踪者。最后，布莱克派美国大使向苏丹政府提出了抱怨之辞，对方这才撤退对峙力量。当布莱克离开苏丹回国时，本·拉登比两年前的势力更强大了。这一事实使科弗·布莱克更想好好地与本·拉登较量一下。

因此，布莱克在苏丹的最大胜利是抓住了国际逃犯伊里奇·桑切斯，此人出名的时间比本·拉登早得多。1993年的本·拉登还算不上"大鱼"，而伊里奇·桑切斯则是当时"最大的鱼"。布莱克于1993年12月下达任务，要手下在苏丹首都100万人口中找到桑切斯——世界上最有名的恐怖分子。桑切斯被指控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世界各地制造了一系列政治谋杀和爆炸案，因此，他在1993年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通缉犯。

布莱克及其手下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桑切斯的警卫由于喝醉了酒而对一名店主挥舞手枪，被抓进了喀土穆的一所监狱，于是桑切斯打电话派在国外的另一名警卫来苏丹保护他。布莱克及其手下在机场盯住了刚下飞机的这名警卫和他开的车子，并跟踪这辆汽车找到了桑切斯的住处。他们

在附近租了一个公寓专门监视桑切斯，并在4个月之后，于1994年8月动手抓住了他。抓住桑切斯使布莱克在中央情报局拥有了传奇式的地位，也是他本人最爱回忆的故事之一。布莱克在1995年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近东南亚处特别工作组组长，继续监视本·拉登的网络。他1998年任拉美处副处长，1999年升为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主任。

当布莱克在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走马上任时，本·拉登已经闻名天下了。他被指控策划了1998年的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使馆的爆炸案，导致包括12名美国人在内的二百多人死亡。在布莱克离开苏丹回国后，本·拉登也迁往阿富汗。本·拉登原本只是在情报界和阿拉伯世界有名气，而现在则成了联邦调查局通缉的最大逃犯。科弗·布莱克在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内专门设有一个负责寻找本·拉登的小组，称为亚利克情报站——内部俗称是“曼森家族”。为打击基地组织，布莱克热情地谋划着各种秘密行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小组组长丹尼尔·本杰明说：“他说话斩钉截铁，锐气逼人，提出的意见总是发人深省。他意志超乎寻常的坚强，并且总是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会说，‘不要不当回事。这回是动真格的。要有人睡在运尸袋里回家啦。我就说这么多。你们心里都有数。’他总是用运尸袋这个词。”

在布莱克到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上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在1999年12月初向白宫尴尬地承认了一个事实。作家詹姆斯·班福德写道：“在经过4年的努力和花费了几亿美元之后，中央情报局亚利克情报站仍未能在本·拉登组织的内部发展一个线人。这简直是一大丑闻。这时候没有了情报真是一个危险时期。在几天之内，‘9·11’事件的策划人即开始了谋划。”虽然从技术上说，是布莱克在负责反恐行动，但他实际上刚到任不久，而且他后来抱怨说，在干掉本·拉登的问题上他和同事没得到足够的支持。布莱克在2004年4月对“9·11”委员会说：“当我1999年开始担任这个工作时，我就知道我很有可能有朝一日坐在你们的面前。这件事我有一部分责

任，尽管尽了全力，但还是有些辜负了人民的信任。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干这项工作，而且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布莱克称，尽管“我们反恐中心负有全球性的责任”，但人手太少，就好比想用3个步兵连防守好几公里的防线。他说在“9·11”事件以前，在雇员数量、资金和行动的灵活性方面，反恐中心和中央情报局毫无选择，选择已经由别人做好了。

新的游戏规则

在布莱克当政期间，确实有预算削减——反恐中心的预算在1999年就削减了30%，包括亚利克情报站。但有一些分析家说，缺少资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科弗·布莱克一班人过于强调准军事性的秘密作战，而不太重视渗透基地组织或本·拉登的核心圈子这一更费力的工作。布莱克的办公室在1999年为白宫准备的文件承认，由于未能渗透本·拉登的组织，中央情报局遇到了麻烦。这份文件说“需要招募线人”，但又说“招募恐怖分子当线人很困难”。由于在这方面的进展迟缓，“9·11”事件之后引起了多方面很强烈的责难。

在“9·11”事件之前的两年，布莱克对付基地组织的战略主要是，用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进入阿富汗的平台。他曾秘密前往塔什干，视察对一支乌兹别克斯坦准军事部队的资助和培训。他拟用这支部队进入阿富汗“秘密抓捕”本·拉登及其手下。乌兹别克斯坦的独裁者卡里莫夫那时正在与国内的反抗团体开战，而且善于用抵抗势力的威胁来为自己的广泛镇压辩护。当中央情报局找上门来时，卡里莫夫很乐于用对本·拉登的战争来争取美国的秘密军援。于是，中央情报局利用了该国的空军基地搞活动和进行监听，而卡里莫夫自己则拿到了中央情报局几百万美元的现金。作家詹姆斯·班福德指出，卡里莫夫拿到的钱全部用于维持行刑室的运转，而对乌兹别克斯坦突击队的训练，也有益于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继续镇压。

据说，卡里莫夫还曾下令把政敌扔到开水里烫死。英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说，这种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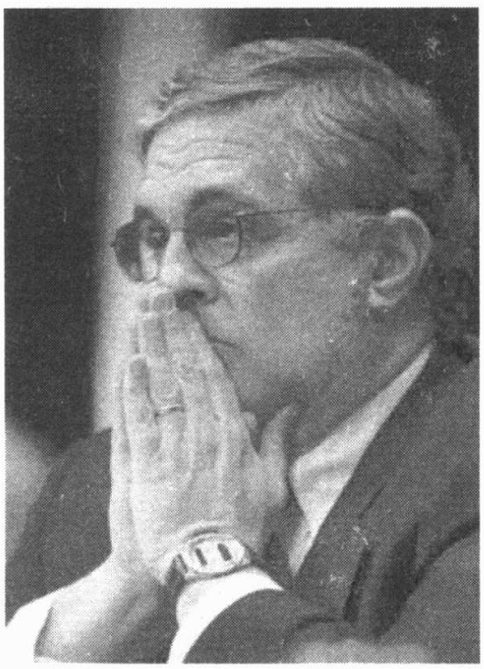
布莱克还加强了对马苏德和他的北方联盟的秘密支持，因为后者把基地组织和本·拉登视为敌人。布莱克曾在2000年夏天去阿富汗见过马苏德。布莱克过于依赖马苏德与基地组织对抗引起了争议，甚至在情报界也是如此。另外，人们对马苏德还有更广泛的关注。据詹姆斯·班福德称，中央情报局的某一部门在资助马苏德，而另一个部门（反毒品中心）则警告说他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他的手下正在继续向欧洲走私大量鸦片和海洛因。英国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白宫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反对与马苏德结成军事同盟，称马苏德“经营毒品和侵犯人权”。然而，布莱克对同事们说，这种军事同盟是为了“给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战场”。但2001年9月9日，马苏德被基地组织特工刺杀。在这段时间，布莱克还催促美空军加速生产捕食者无人驾驶间谍飞机，以便用机上装备的狱火导弹攻击本·拉登和他的助手。

捕食者无人驾驶飞机

一些前反恐官员称，布莱克在主管反恐中心期间，中央情报局把主要兴趣放在，用基地组织的威胁来证明应该建设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中心——秘密活动局，而不是放在抓住本·拉登这一具体任务上。前白宫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对《名利场》杂志称：“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资金，但问题是，他们没有把已有的资金用在打击基地组织上。当他们要钱时，他们就说需要打击基地组织，但当你把钱给他们时，他们却并没花在打击基地组织上。他们当时想重建秘密活动局，于是把很多钱用在秘密活动局

的基础设施上，而且他们还说‘你不能一上来就消灭基地组织，你首先要重建整个秘密活动局’。我跟他们说，中央情报局总可以挤一点资金用来寻找基地组织，可是他们拒绝了。拒绝的另一个方式就是说，他们做的其他工作更重要。”

当鲍勃·伍德沃德2006年9月出版《否认的国家》（*State of Denial*）一书时，关于美情报界、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中谁应为“9·11”事件负责的公开指责大战加剧了。伍德沃德在该书中披露了2001年7月10日的一次会议的情况。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内特与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主任布莱克共同审查了美国已经掌握的有关情报。布莱克“拿出了无线侦听记录和其他绝密情报，证明基地组织不久将袭击美国的可能性在增大。虽然情报都是一些片段，但仍然令人感到情势十分紧迫。于是二人决定马上去白宫。”当时，“特内特一直难以说明本·拉登近期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这部分是因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国家安全局侦听到的材料和其他情报都表示怀疑。”拉姆斯菲尔德怀疑，这会不会是一个大骗局，它有可能是一个探测美国反应和防卫的计划。特内特在与科弗·布莱克审查完情报后，即在开往白宫的汽车里给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打了一个电话。当他们二人与赖斯会谈之后，均感到“他们没有说服赖斯。她挺客气，但他们二人感到碰了个钉子”。布莱克后来说：“可以说，我们那天枪就顶在她头上，就差扣扳机把她打死了。”


特内特

布什总统2001年8月6日待在他自己的克劳福德牧场，而一份供总统阅读的每日情况报告送到了他的桌上，标题是《本·拉登决心在美国发动袭击》，而且文中两次提到基地组织特工有可能试图劫持飞机，因为联邦调

查局侦听到的信息“表明（美国）存在与筹备劫机或其他袭击相似的可疑活动，这包括最近对纽约的联邦建筑物的侦察。”9天之后，科弗·布莱克在五角大楼的一个秘密反恐会议上说：“我们不久即会受到攻击。许多美国人会死亡，而且攻击可能就发生在美国。”

虽然关于“9·11”事件责任的辩论会持续好几年，并且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官员会互相指责，但这种辩论在“9·11”事件刚发生后对布莱克毫不相干。总统已准备并乐于把布莱克的秘密行动梦想化为现实，而布莱克亦发现自己可放手大干一场了。由于过去对秘密行动有种种限制和禁令——即禁止对敌人行刺——布莱克长期以来一直备感沮丧。但是现在，反恐战争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游戏规则。科弗·布莱克说：“我个人的感觉是，可以正式开始动手了。就好比旧货市场上的狗一直拴着，可现在终于自由了。我简直都等不及了。”

“我们需要本·拉登的DNA”

科弗·布莱克在“9·11”事件后首次参加总统召集的会议时，向与会者做了幻灯片演示，而且谈到在阿富汗部署部队时他兴奋地把文件扔在地板上。他在9月13日言之凿凿地告诉总统说，他手下人的目标是击毙基地组织成员。他允诺说：“当我们干掉他们后，你会看到苍蝇在他们眼球上爬来爬去。”这一演示使政府核心圈的人都称他为“爱说眼球上的苍蝇的家伙”。据报道，布什总统很喜欢布莱克的风格。当布莱克告诉总统说，执行此任务将会有人员伤亡时，总统说：“干吧。这是战争。这是我们要打赢的战争。”

布什总统当月即批准科弗·布莱克和中央情报局开始派特种作战部队进入阿富汗。在中央情报局核心小组（代号“硬糖球”）2001年9月27日出发去阿富汗前，科弗·布莱克对他们下了直接而恐怖的指示：“先生们，

我要给你们很明确地下达进军令。我已与总统讨论了这一点，他完全同意。”布莱克告诉中央情报局秘密特工加里·施罗恩说：“我不希望本·拉登和他的部下被活捉，我希望他们被打死，必须击毙他们。我想看到他们的脑袋插在矛尖上的照片。我要看到本·拉登的脑袋放在有干冰的盒子里运回美国。我希望能把本·拉登的脑袋亲自展示给总统看。我已向他保证了这一点。”施罗恩说，这是他入行30年来第一次受命刺杀一个敌手，而不是试图生擒他。科弗·布莱克问施罗恩是否听明白了他的指示。施罗恩告回答他：“非常明白。我不知道在阿富汗能否找到干冰，但肯定可以自己制造长矛。”布莱克后来解释了为什么必须这么做：“我们需要本·拉登的DNA。取DNA有一个好办法，可以用砍刀砍下他的头，这样就能取到很多DNA，而且可以好好化验它。这比把整个尸体拉回来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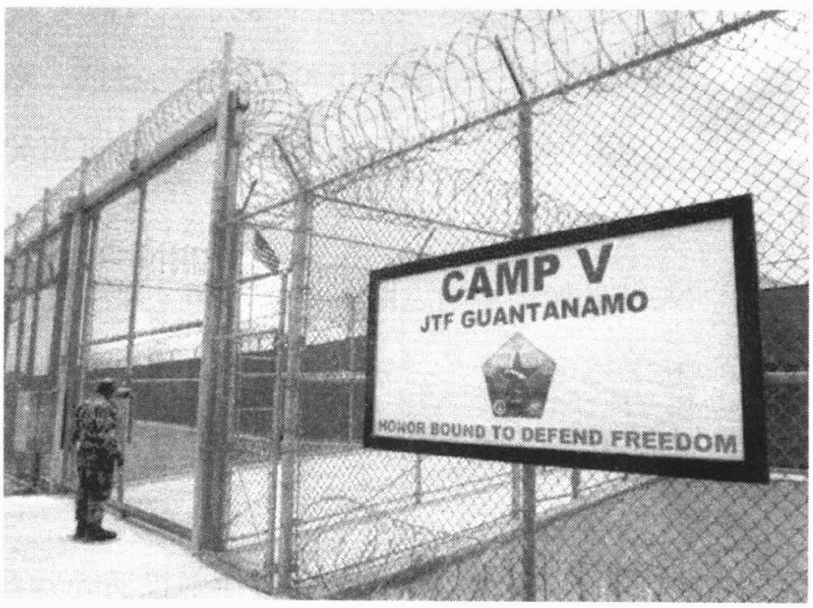
当美国策划进入阿富汗时，布莱克陪鲍威尔国务卿的副手阿米蒂奇去俄罗斯会见了俄方官员，同时继续坚持着自己对尸体肢解毫不掩饰的偏爱。当俄罗斯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警告布莱克说，美国有可能会失败时，布莱克反驳说：“我们将杀掉他们。我们将把他们的头插在铁棍上。我们将搅得他们不得安宁。”有意思的是，科弗·布莱克在“9·11”事件后迅速组织的秘密行动十分倚重他直接指挥的私人承包商，而不是美国现役军事部队。科弗·布莱克的手下用人脉关系招募了约60名前三角洲突击队、前海豹特遣队及其他前特种作战军人，作为独立承包商承担这一最初使命。这60人是在“9·11”事件后首批进入阿富汗的美国人的一大部分。

到2001年年底，布莱克已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在布什政府反恐政策的起草和实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布莱克说：“在‘9·11’事件前就参与打击基地组织的情报界官员有了一种欣喜的感觉，终于，那些以前挡我们路的律师和谨慎的决策者可以肃清了。我们终于可以拿到早就该有的许可了。”布莱克的反恐中心迅速从300人扩张到1 200人。一位前反恐专家对《华盛顿邮报》说：“那是反恐事业的昌盛时期，我们不用和其他人

纠缠了——这太让人激动了。”

美国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热点地区绑架了不少人，并把其中一些空运到美国设在关塔那摩的监狱，很多人都是没有受到指控就一关多年。他们被视为敌方战斗人员，并且无法接受法律系统的援助。其他一些犯人则被关在阿富汗及其他国家的监狱里。布莱克2002年在国会作证时谈及了反恐战争中的“作战灵活性”。他说：“这是高度机密的领域，我只能说‘9·11’事件前后是截然不同的。在‘9·11’事件之后，我们的手套就摘掉了。”

布莱克后来在2004年吹嘘说：“基地组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领导人被逮捕、拘留或打死，而且美军还拘留和消灭了3 400多名基地组织成员和支持者。”作为这种新的灵活性作战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对犯人做了秘密转移——将其空运至人权记录可疑或极其恶劣的国家，他们有时在那里受到了心理或身体上的折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大量使用了自己的“转移小组，它由负责官员、准军事人员、分析家和心理学家组成。他们的工作是判断应如何在某个街道、边远山区、机场的某个隐秘角落抓捕某个人”。据《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转移小组的成员执行一个简单而标准的程序：他们从头到脚一身黑色，戴黑色面罩，将犯人蒙上双眼，脱掉其衣服，给其灌肠并服下安眠药。他们给犯人绑上纸尿布并穿上连体工作服，然后就带上飞机，有时要飞一个白天。他们的目的地或是中东、中亚某个国家，或是阿富汗的某个拘留设施，



关塔那摩监狱

或中央情报局自己的某个秘密监狱——在保密文件中称为“秘密地点”，分布在8个国家（包括几个东欧国家）。

中央情报局会把对犯人的审讯题交给“秘密地点”所在的国家。一名参与过这项行动的美国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说：“我们并不折磨俘虏。我们把他们送到其他国家，让他们去折磨俘虏。”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如果你不能有时侵犯一下某人的人权，你就可能干不好你的工作。我不认为我们想促进对侵犯人权零容忍的观点。那是中央情报局很长时间以来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于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秘密转移的方法，科弗·布莱克从一开始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方法是2001年11月开始实行的，当时美国抓住了基地组织卡尔登训练营负责人伊本·利比。纽约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杰克·克卢南认为，伊本·利比是指认两名要犯的重要证人，于是要求手下人认真对待他：“要把他的权利告诉他，这可能太老式了，但如果你不告诉他，以后终究会露馅。即使10年之后才会露馅，那也会伤害你以及本局的名誉。”但是中央情报局不这么看，而且认为可用其他方法从伊本·利比的嘴里挖出更多的情报。中央情报局阿富汗站站长按照在“9·11”事件后审问犯人可更加自由的思路，要求科弗·布莱克同意把伊本·利比从联邦调查局接管过来，于是科弗·布莱克去找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内特，而特内特则从白宫获得了秘密转移的许可，尽管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与此同时，白宫正安排律师设法为这些超激烈的政策寻找法律理由。它“正式”通知中央情报局说，只要没有造成“器官衰竭”或“死亡”，其“带有少量虐待成分”的审讯技术就不会受到起诉。科弗·布莱克在“9·11”事件后很快就拿到了进入白宫的特别通行证，并且他的前同事说，他每次从白宫开会回来都“精神振奋，说话也用传教士般狂热的语言”。

虚假反恐报告

一年之后，本·拉登依然没有被抓到，而且还在发表录像讲话，表扬反美抵抗运动，而科弗·布莱克却突然离开了中央情报局。有些人说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把他解雇了，因为他为《华盛顿邮报》2002年4月17日的报道《五角大楼任由在阿富汗被打伤的本·拉登逃掉了》提供了信息。该报在这篇报道的首段中称，这是政府在“对基地组织作战中犯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一个月之后，该报在5月19日又宣布：“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已担任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主任3年的布莱克已调任他职。他们说，这是中央情报局领导正常轮换的一部分。”合众国际社随后采访了几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他们中的一位说：“科弗·布莱克被开除了。他被踢出去了。”该社还报道说，“科弗·布莱克不仅被开除了，而且不可以再进入中央情报局总部了。”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如果你被开除了，那这就是标准的做法。”布莱克被限制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中央情报局外围据点，无法见到老同事，也失去了他熟悉的环境。然而，布莱克在政府中的官运并没有中断，而且显然在高层中还有不少好朋友。2002年10月10日，布什总统任命科弗·布莱克为自己的反恐协调员，并在国务院兼任无任所大使。

在担任这一新职务后不久，科弗·布莱克回答了埃及记者通过卫星连线做的采访。他说：“我去过关塔那摩，我必须说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敌人把你和我关在那样的房间里，那我们太幸运了。”但是不久之后，他又惹上了争议。

布什总统在2003年国情咨文讲话中宣布，将由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组建一个恐怖主义威胁协调中心，将所有涉及威胁的情报汇集到一处进行分析。作为这一任务的一部分，科弗·布莱克负责协调政府的“全球恐怖主义态势”年度报告。该报告相当于某种成绩报告单，可显示“反恐战争”正在如何发展。科弗·布莱克在2003年4月30

日发布了“2002年全球恐怖主义态势”报告，并声称2002年是30多年来恐怖主义事件发生最少的一年。虽然当时公众对他的这一表述没怎么注意，但当他一年后发表“2003年度全球恐怖主义态势”报告，并做了几乎同样的表述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2004年4月29日，在伊拉克反美抵抗活动爆发之际，布莱克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发布了“2003年全球恐怖主义态势”报告，大胆地声称，该报告说明美国正在赢得它自己定义宽泛的反恐战争。科弗·布莱克说：“你在报告中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取得斗争的胜利。”他说：“2003年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是1969年以来最少的。这是34年来的最低点。2003年共发生了190起恐怖主义袭击。比2002年的198起略有减少，比2001年的346起减少了45%。”对白宫来说，这份报告是战略成功的明显证据，毕竟，国会研究局称国务院的年度报告是“评估恐怖主义袭击的最权威的非保密政府文件”。

然而麻烦在于，它只是一场骗局。国会的独立调查科学家很快就透露了真相。艾伦·克鲁格和戴维·莱廷（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独立专家）不久后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该报告披露的数据定义模糊，而且经过人为改动，对最不重要的恐怖主义行为做了不成比例的夸大。报告中唯一经过证实的信息表明，自2001年以来，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每年都在增加，并在2003年达到20年来最高水平……所谓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在2003年下降，完全是由于非重要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减少造成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并不是如报告所说有4%的减少，而是有5%的增加。同时，“重要”袭击的次数达到了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报告的统计只截至2003年11月11日，而在那天之后发生了一批重大的恐怖主义事件。尽管美国官员在讲话时一向把伊拉克和阿富汗抵抗战士称为“恐怖主义者”，但在布莱克的报告中，对在伊联军的袭击被列为“战斗”，而不是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布莱克他们不符合美国对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长期

定义，因为他们是针对执行作战任务的美军和联军部队的。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艾伦·塔塞尔后来称这是一个证据，表明政府“继续否认战争的成本，并拒绝对美国人民坦诚布公”。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尔·克鲁格曼写道：“这些关于恐怖主义数据有误的好消息来得正是时候，由于前白宫反恐负责人理查德·克拉克透露了真相，白宫被冲击得岌岌可危，而克拉克公开说出了情报界许多人的观点：布什政府在与基地组织作战方面成绩太差。”与此同时，布什正在乘竞选宣传车在中西部竞选，顺便宣传“打赢反恐战争”。到了6月，白宫被迫对“全球恐怖主义态势”年度报告做了重大修订，承认自“反恐战争”开始以来恐怖袭击确有重大的增加。这份经修订的报告称，有3 646人在2003年由于恐怖袭击而受伤，这一数字比科弗·布莱克的原报告多了一倍以上。而死亡人数为625人，更大大高于科弗·布莱克的原报告所称的307人。

正如鲍尔·克鲁格曼指出的：“科弗·布莱克和其他官员把错误归因于‘疏忽、人手不够、数据库过时’。请记住，这可是政府的反恐信息中央汇总机构，它的成立曾在一年多以前被欢呼为‘极大地促进了’反恐努力。难倒它仍然不能把信息输入到自己的电脑？这倒也不会让世人感到意外，在这个哈里伯顿公司大放异彩的时代，信息输入的工作已经交给私人承包商了，并被它们搞得乱七八糟。”在2004年向布什挑战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通过发言人指责说，布什“在反恐战争上对于真相处置轻率”，并称白宫“夸大反恐的胜利已经被人发现了”。据说，因为这份报告，国务院有的官员被撤职了，但科弗·布莱克没有被撤职，他声称：“那是一个诚实的错误，不是有意欺骗。”

尽管反恐报告引起了很大争议，但科弗·布莱克在国务院的职务使他继续保留在美国反恐政策的中心位置。科弗·布莱克直接听命于鲍威尔国务卿，据说他们二人在政府里有一个共同的敌手——拉姆斯菲尔德。五角大楼企图在“9·11”事件后改变美国的政策，让军方在未经美国大使或

中央情报局站长同意的情况下将特种作战部队派入其他国家，而在这个时候，科弗·布莱克就成了挫败拉姆斯菲尔德计划的一线人物。鲍威尔国务卿的副手阿米蒂奇告诉《华盛顿邮报》说："我给了布莱克明确的指示，让他下马、杀马并步行作战——不能让那种现象发生。"他介绍了自己和其他人如何6次阻止了五角大楼企图削弱美国大使权威的企图。（有意思的是，在布什总统连任竞选成功后，布莱克、阿米蒂奇、鲍威尔都在2004年11月份辞职了，他们的辞职时间只相差2个星期，而拉姆斯菲尔德则又当了两年的国防部长）。

科弗·布莱克担任新职后，他的职责之一是为2004年希腊奥运会协调安全保卫事务。根据美国反恐援助计划，他去雅典监督了对1 300多名希腊保安人员的训练，其中二百多人学习了处理水下爆炸物及如何应对可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攻击。黑水公司在2003年获得一份合同（金额不详），内容是为希腊奥运会培训"特别保安小组"。黑水公司否认该合同有任何麻烦，并称布莱克随后的去职与此无关。

2004年年底，在美国总统选举前2个月，布莱克又成了媒体集中报道的人物，因为他在巴基斯坦电视上发表讲话说，美国快要抓到本·拉登了。他宣布说："如果他（本·拉登）有手表的话，他应该看着表，因为大限快到了。"这些大胆的宣言引起了广泛争议，并迫使白宫和巴基斯坦高级官员在媒体上进行了澄清。科弗·布莱克在2004年11月辞去了在国务院的职务，并称自己将探索新的专业工作机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他认为在两届政府交替之间辞职是合适的。私营部门已向他发出许多邀请，而他会有一些时间来考虑这些邀请。"

黑水"教父"

在"9·11"事件后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科弗·布莱克帮助美国政

府高层操作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秘密战争，它是某些官员一生都想参与的战争。但那个战争现已成了历史，而人权团体和律师在努力拆除科弗·布莱克曾精心建设的秘密体系。2005年，中央情报局检察官指责布莱克、特内特前局长和中央情报局另一高级官员应为“9·11”事件中的情报失败承担责任。但布什政府担心特内特会采取报复并发表惊人的内幕消息让白宫难堪，于是下令不许泄露中央情报局检察官的报告，从而也把布莱克救了。

国会的民主党人后来利用布莱克的秘密计划作为证据，指责政府已把猎杀本·拉登的任务“外包”出去了。虽然科弗·布莱克作为政府官员的生涯可能已经结束了，但他在迅速发展的私人军事和保安承包行业又找到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黑水公司于2005年2月4日正式宣布，聘请科弗·布莱克为公司副董事长。

对黑水公司来说，聘请布莱克加盟公司是令人无法估算的得分。从营销意义上来说，此举几乎是无可挑剔的行动。公司马上将科弗·布莱克作为一种品牌来大加使用。科弗·布莱克在2005年成立了他自己的“咨询”企业（布莱克集团），专门从事公司要人的保卫和保安工作。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写道：“‘9·11’袭击旨在破坏美国的经济，恐怖分子为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效果，会瞄准一国的动脉——经济——下手。为此原因，在各国政府继续强调国土安全的同时，《财富》全球500强公司成为尤其吸引人的目标。我们寻求击败恐怖分子的下一个战术方案——破坏经济生活的供应链、对关键人物或客户发动持续的袭击，甚至刺杀最高级管理人员。大公司是最易受到伤害的目标。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它们的安全。”科弗·布莱克吹嘘说：“我们的团队中有在美国政府中历练过的领导人，有实际的军事经验和人脉网络，能缓解任何安全保障问题。请确保你的人员和资产安全。”

在布莱克集团的公司网站上，各种潜在受袭目标的图像在逐一闪现：

在华盛顿某大商场中的一群人、一个发电厂、一个男人在用探测装置检查汽车底部、华尔街的某个路标。在“联系我们”的页面上，网站列出的另一主要人物是弗朗西斯·麦克伦南，他是科弗·布莱克在中央情报局的老同事。布莱克集团的联系电话与埃里克·普林斯的“普林斯集团”的电话是同一个号码（普林斯集团设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离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不远）。

就卷入后“9·11”时期美国秘密行动的核心运作来说，没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科弗·布莱克。随着雇佣军行业的兴起，他重新为自己塑造形象，而且很快就成为雇佣军行业的某种意义上的“教父”。黑水公司的潜在客户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能够利用上中央情报局和情报界的资源，因为黑水公司的“领导成员是原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其他私人公司一般可不敢这么吹嘘或暗示。科弗·布莱克可是高人中的高人，他抓住了“豺狼卡洛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击败了塔利班。他很快就将黑水公司作为私人维和部队向外界推广，称它可以迅速部署到苏丹达尔富尔这样的地区，或参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国内的相关活动。

在特里亚娜飓风2005年袭击美国新奥尔良后，黑水公司又瞄上了有利可图的救灾承包任务，而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前政府官员也加入了黑水公司的行列。但正当黑水公司挽起袖子准备好好掘几桶金时，更多的黑水公司士兵正在伊拉克战死，因此，那段日子成了公司迄今为止最倒霉的日子。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十六章

暗杀小队和“萨尔瓦多方案”

布雷默的继任者

当保罗·布雷默2004年6月28日悄悄离开巴格达时，他留下的是一个充满暴乱的、混乱不堪的烂摊子，而白宫则称之为“自由和享有主权”的伊拉克。这个国家在保罗·布雷默离开时尚极不稳定，这从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实际上他先为记者表演了一次登上飞机离开的假象，然而又换乘另一架飞机返美。其实，这种“主权”——布什总统将其称为“伊拉克人民又拥有了自己的国家”——只是为美国官员搭造舞台的一个方法，以供其把不断恶化的灾难的责任推到傀儡政府头上。当保罗·布雷默搭载的秘密航班逃离伊拉克时，随着更多正式享有不受起诉权利的雇佣军涌入伊拉克，伊拉克人的反美袭击也在日益增多。与此同时，更多的伊拉克派别开始武装自己的民兵，联合抵抗美国占领伊拉克的呼声已被内战传言所淹没。正是在这一局势下，保罗·布雷默的继任者来到了。

内格罗蓬特大使在越战时期曾为基辛格卖力工作，因此对肆意杀戮的、暗杀小队式的作战当然并不陌生。他从1981年起，就代表里根政府在中美洲对暗杀小队进行一线指挥。作为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他领导着美国在拉美第二个最大的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在全球最大的地区站。他在这一职位上协调着华盛顿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暗杀小队的秘密支持，以及对洪都拉斯军政府的支持。曾在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工作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关于洪都拉斯的人权报告根本不真实，好像是在描述挪威的人权

状况。他的前任杰克·宾斯大使对《纽约时报》说，内格罗蓬特阻止向华盛顿报告洪都拉斯军方的恶行，如绑架、虐待和杀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洪都拉斯，内格罗蓬特在大量美援的支持下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据说比该国总统都更有权势，唯一的竞争对手是该国军队的总司令。”该报在内格罗蓬特被提名担任驻伊拉克大使后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洪都拉斯很有势力，以至于被人称为‘总督’，这是人们给殖民地时代强势行政长官的头衔。现在布什总统已选择他去伊拉克重演这一角色。”

那么，以下这一情况也就没什么讽刺意味了。在内格罗蓬特到伊拉克上任后不久，洪都拉斯政府在2004年4月宣布从伊拉克撤走自己的370名士兵，从而退出“志愿联军”。尽管有证据表明，内格罗蓬特参与了洪都拉斯军政府残暴政策的制定，但参议院仍顺利通过了对他出任驻伊拉克大使的提名——95票赞成，3票反对。

内格罗蓬特2004年6月，一到巴格达，就由黑水公司的部队负责警卫。内格罗蓬特上任后，他首先强化了使馆的内部建设。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是美国在全球最大的使馆，估计有3 700人，包括2 500名保安人员，比美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团略少一点。该使馆中有约500名中央情报局特工，与他在洪都拉斯当大使时差不多。与此同时，黑水公司又拿到了一个价值几亿美元的外交人员保安合同。但是，在伊拉克积极活动的不仅仅是美国私人雇佣军。除了占领军和从事战后重建的外国企业界在越来越多地雇用私人保安公司外，在3月至4月的什叶派与逊尼派联合起义发生之后，（由美国策划的）暗杀小队式的组织数量也大大激增了。

在内格罗蓬特到任6个月后，《新闻周刊》报道说，美国正用一种新的办法来镇压在伊拉克的暴动，它与内格罗蓬特20年前用过的肮脏手段一模一样。它被称为“萨尔瓦多方案”，是“里根政府20世纪80年代初对抗萨尔瓦多左翼游击队暴动时用过的办法”。当时由于和萨尔瓦多暴动分子作战时明显处于下风，美国资助或支持了萨尔瓦多政府军部队，而其中就有

专门暗杀暴动领袖和同情者的暗杀小队。美国如今在伊拉克的企图是，用伊拉克暗杀小队猎杀反占领的暴动分子，并同时把抵抗运动的资金吸走，并激起各派之间的仇杀。虽然拉姆斯菲尔德称《新闻周刊》的报道是“一派胡言”，但当地的局势果然如此。

《华尔街日报》从巴格达报道说，到2005年2月17日，经过美国和伊拉克指挥官整整一个夏天的准备，已经动用大约5.7万名伊拉克士兵组成了多支“计划中的部队”。“与此同时，该国还出现了一批民兵部队，其指挥官是伊拉克内阁官员及部族长老的亲友。这些民兵部队名称各异，如巴格达守卫者、特警突击队、阿马拉旅，等等。它们都受到伊拉克政府的支持和资助。有些美国人认为它们有助于对暴动分子的作战，但也有些美国人对风险感到忧虑。”美军指挥官认为这些民兵有大约1.5万人，是“非正规的、由政府各部指挥的伊拉克部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至少有6支民兵部队，其中一支有好几千人，拥有火箭筒、迫击炮等。其中，有一支民兵部队是由参与过1996年反萨达姆政变的萨比特将军资助的。《华尔街日报》称，美军2005年为萨比特将军的部队提供了资助，供其整修基地和购买武器、车辆、电台等。

内格罗蓬特到巴格达后，即与参与过美国在中美洲“肮脏战争”的其他美国官员（例如布雷默的前副手詹姆斯·斯蒂尔）碰面了。《纽约时报》杂志记者彼得·马斯写道：“伊拉克如今参照的模板不是人们常说的越南，而是萨尔瓦多。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右翼政府从1980年起与左翼暴动分子打了12年的战争。”他指出：“这个代价是高昂的——在只有600万人口的萨尔瓦多，有7万多人被杀，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杀戮和虐待主要是军队及其右翼暗杀小队进行的。作为两国政府关于支持反共军队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向萨尔瓦多军队提供了几亿美元的援助，并派出55名特别作战顾问，在内格罗蓬特领导下训练了萨尔瓦多的前线部队。参加过萨尔瓦多冲突的内格罗蓬特，知道如何组织由本国人部队打头阵的反暴动战役。伊拉克内

政部的美国高级顾问卡斯蒂尔也有在美洲工作的经验，他作为前美国麻醉品管制局高级官员在拉美打了多年的禁毒战争。”

“全面内战”

《新闻周刊》称，在伊拉克的“萨尔瓦多方案”就是美国用特种部队小组来协助、支持并可能培训伊拉克暗杀小队——极有可能由精选的库尔德游击队战士和什叶派民兵组成——去刺杀逊尼派暴动分子及其同情者。《新闻周刊》还称，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十分支持这一“萨尔瓦多方案”。

早在2004年1月，记者罗伯特·德雷福斯就报道说，美国在伊拉克有一个秘密的计划，它类似于中央情报局在越战时的“凤凰”行刺计划、拉美的暗杀小队计划，以及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计划。他说：“美国已在国会2003年11月批准的伊拉克战争拨款法（870亿美元）中建立了一个‘黑色’基金（30亿美元），用于网罗与前伊拉克流亡团体有关联的民兵，建立一支准军事部队。专家们说，这可能导致一波未经法律许可的杀戮，而刺杀目标将是武装暴动分子、民族主义者、反对美国占领的其他人士，以及几千名平民复兴党党员。前中央情报局反恐部门主管坎尼斯特罗说，美国驻伊拉克部队正在与萨达姆的前情报机构高官合作，以便用伊拉克人建立海豹突击队和特种部队。据某军事预算专家称，那一大笔钱将用于建立伊拉克秘密警察来消灭反抗分子。

资深记者阿伦·奈恩（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揭露了受美国支持的暗杀小队在中美洲的活动）指出，不论内格罗蓬特是否卷入了在伊拉克的“萨尔瓦多方案”，“这些计划支持对外国平民的杀戮，而这种杀戮已是美国政策的固定一部分。它已渗透于美国在几十个国家的政策之中”。杜安·克拉里奇曾“在洪都拉斯领导过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的反共秘密战争”，他于2004年夏天去巴格达会见了老同事内格罗蓬特。克拉里奇对《纽约时报》

说，“内格罗蓬特被告知要保持低调，让伊拉克人打先锋。不管怎么说，内格罗蓬特本人倒也愿意这么做。”据《纽约时报》称：“内格罗蓬特从重建项目的资金中挤出了十多亿美元来加强伊拉克军队，因为他当年体会过越南军队的脆弱。”

内格罗蓬特声称，将他的名字与在伊拉克的“萨尔瓦多方案”相联系完全是“无中生有”，但密切监视他职业生涯的人权活动家表示，他到巴格达上任后，伊拉克的暗杀小队式活动就增加了，而这是让人无法忽视的。人权团体“非暴力国际”拉美计划主任表示：“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战争正在失败，而在伊拉克的‘萨尔瓦多方案’实际上就是一个重用暗杀小队的政策。美国正在伊拉克实行这种政策，它不仅针对抵抗分子，而且是针对其家人和社区居民，是要镇压、虐待和谋杀他们。这些政策完全是战争罪行。”

内格罗蓬特在伊拉克的任职时间并不长——布什总统2005年2月17日提名他为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内格罗蓬特于5月回到美国，而这时关于伊拉克暗杀小队式活动增加的报道已越来越多。《华盛顿邮报》在几个月后报道说：“什叶派和库尔德族民兵作为伊拉克政府保安部队的一部分，已进行了一波绑架、谋杀和其他恐吓行动，以稳固自己在南非和北方的控制，并加深国家在种族和派别基础上的分裂。”约翰·佩斯（有40年资历的联合国外交官，曾在内格罗蓬特任驻伊拉克大使期间担任联合国驻伊拉克援助团人权主任）指出：“我们在2005年看到许多起暗杀小队杀人的事件，其行为与我们在萨尔瓦多等国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他们首先是作为某种民兵出现，势力相当于各派的军事力量。但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成了内政部的警察。这些民兵有警察的行头和徽章，但并不是为国家服务。他们在巴格达等地设立路障，随意绑架他人，并与许多集体处决有密切关联。”

在内格罗蓬特离开伊拉克之前不久，前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员科特·里

特预言说："萨尔瓦多方案将引发一场全面的内战。正如受到临时管理当局支持的对复兴党人的刺杀引起了逊尼派抵抗的加剧，如果受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族和什叶派刺杀小组刺杀逊尼派抵抗运动领袖，必将引发种族和宗教战的大爆发。作为一名美国人，我难以接受美国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的失败。这种失败将导致许多美国士兵和更多的伊拉克人死伤。"科特·里特的观点在后来几个月证明是有预言性质的，因为在伊拉克出现了空前和持续的暴力，许多人开始称之为"全面内战"。

美国KRI报业集团记者汤姆·拉塞特2005年10月随伊拉克第六师第一旅巡逻了一个星期，他报道说："这支主要由什叶派士兵组成的部队并没有置身于种族紧张关系之外，而正为与占少数的逊尼派进行内战做准备。他们想对在萨达姆当政时期压迫过他们的逊尼派报仇。"他引用一位什叶派陆军少将的话说，他想杀掉伊拉克的大部分逊尼派成员。这位少将说："有两个伊拉克，这一点无可否认。军队应该把逊尼派成员在其家门口附近杀掉，让大家都看到发生了什么，并得到教训。"

拉塞特报道说，有许多什叶派军官和士兵表示，"希望一个永久的、由什叶派主导的政府能允许他们消灭一部分逊尼派少数民族，即该种族人的约20%，因为他们是反美暴动的中坚力量。"美军指挥官认为第一旅是伊拉克军队的榜样，而拉塞特这么形容这支部队："他们看上去不像一支伊拉克国家军队，倒更像一支什叶派民兵部队。"该旅一位军官说："让我们制订出自己的宪法，并进行选举……然后我们将像萨达姆那样——每个地段先挑5个人在街上杀掉，然后再继续照此办理。"到2006年11月，估计每周有1 000名伊拉克人被杀，而自2003年3月美国进驻以来，已有估计60万伊拉克人死亡。

回顾起来，当人们观察2005年的伊拉克局势时，可以看到该国正迅速变成全球民营化战争的中心，有几十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团体——它们效忠的对象和对未来的计划各不相同——在伊拉克作战。除了受美国支持并由

巴格达政权指挥的暗杀小队外，还有各什叶派领袖（如萨德尔）反对美军占领的私人民兵武装、逊尼各派的抵抗运动，以及由基地组织支持的民兵武装。布什政府的政策是只谴责其中的某些民兵武装。布什宣称：“在自由的伊拉克，前民兵武装的成员必须效忠于国家政府，并学会在法治条件下活动。”但是处在这一民兵金字塔塔尖的，是从华盛顿进口到伊拉克的正式雇佣军——以黑水公司为行业领袖的私人军事公司。美国虽然要求解散伊拉克的某些民兵武装，但公开允许它自己的雇佣军在伊拉克活动，而且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活动。

“爱国英雄”

在内格罗蓬特快离开巴格达回国时，伊拉克民兵制造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而黑水公司的部队再一次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因为这一次发生了该公司公开承认的最严重死亡事件。在内格罗蓬特2005年4月21日被任命为大使的这一天，他的一些前贴身保镖在伊拉克被杀死了。黑水公司租用的一架由保加利亚人操纵的米-8直升机，当日从绿区飞往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机上有6名美国黑水公司士兵，他们是美国政府的外交人员安全局雇用的。机上还有保加利亚机组人员3人，以2名斐济雇佣兵。机上的美国黑水公司士兵之一是29岁的贾森·奥伯特（来自科罗拉多州）。奥伯特曾在4月20日给妻子打电话，说自己次日要外出执行任务，但自己有不祥的感觉。妻子乞求他别去，但他拒绝了。和许多与黑水公司签约到伊拉克工作的士兵一样，奥伯特认为这是为妻子和两个儿子挣一大笔钱的机会。他在2005年2月辞掉了在地方警察局的工作，并与黑水公司签了合同。他的前上司称：“经济上的收益是惊人的。他和我说过只去伊拉克干一年，这样儿子上大学的学费和买房子的钱就都有了。”

当天下午约1点45分，直升机朝提克里特飞去。驾驶员一直保持低空

飞行，这是常见的军事战术，以使地面的对空射击难以命中。当飞到巴格达以北12英里的塔米亚镇附近时，地面上的一个高台处恰有一名携有肩扛式防空导弹的伊拉克抵抗分子在瞭望。据说，他为了打下一架占领军的飞机，已经在这里等候了3天。当直升机进入射程后，他发射了一枚苏制“箭式”（Strela）热寻导弹，直接命中了直升机。飞机变成一团火球，直接摔在广阔的沙漠上。这些攻击者拍下了攻击过程的录像画面，并一边拍一边朝坠毁现场跑去。在录像片上，可以听到他们喘着气高呼“真主伟大”。当他们到了坠毁现场时，只见直升机的零件摔得满地都是，还有几小堆火在燃烧。地上有几具烧焦的尸体，其中的一具胳膊抬起呈L形，好像在躲避某种攻击。一名抵抗分子说：“看这个畜生，再找找，看有没有美国人还活着。”

米-8直升机

这群抵抗分子继续翻找飞机残骸，很快就发现身穿深蓝色飞行服的驾驶员科斯托夫躺在一块草地上。其中一名伊拉克抵抗分子发现科斯托夫还活着，于是用英语大叫：“有没有武器？”镜头摇向科斯托夫，而他正痛苦地闭上眼睛。一名伊拉克抵抗分子高声喊道：“站起来！站起来！”科斯托夫指着自己的右腿说：“我站不起来，我腿断了。帮我一下。”一名伊拉克抵抗分子说：“过来，过来。”并帮他站了起来。这时有人对科斯托夫大叫：“往前走！往前走！”科斯托夫转身朝前艰难地走了几步，这时的他背对着镜头。走了几步，科斯托夫又突然扭回头并扬起了手，好像在说“停一下”。这时，有人突然喊了一声：“执行真主的裁决。”几名抵抗分子一边高呼“真主伟大”，一边朝科斯托夫开火。他们一边拍录像一边扫射，

即使科斯托夫倒下了也继续射击，把18发子弹打进了他的身体。

两小时之内，一个自称是伊拉克伊斯兰军的武装团体将这盘录像带送给了半岛电视台，于是半岛电视台将它播出了。录像带的解说词是：“伊斯兰军的英雄们击落了一架属于异教徒的运输机，机组和乘员全部毙命。一名机组成员俘获后被杀掉。”这个团体说，它处决这名机组成员是“为费卢杰清真寺中被害的穆斯林人报仇，因为他们在全世界电视观众的注视下，未被判处死刑就被冷酷地枪杀了。”人们认为这一说法是指2004年11月发生的事件。当时在美军对该城发动第二次攻击时，一名美国士兵在某清真寺内枪杀了一名受伤的伊拉克人，而此情景被摄像机拍了下来，并在电视上播出了。

在这架直升机被击落后不久，黑水公司发表了一份声明称：“那是我公司为支持国防部的一项合同向Sky Link公司租借的商业直升机，机上有6名乘员。”尽管该飞机明显用于军事用途，但媒体一直称它是“民间”或“商业”飞机。与此同时，前往五角大楼采访的记者还开始报道说：“这些商业飞机没有军事飞机那种空中保护措施。”事件发生后不久，一名退役的美国空军少将对CNN称：“那里的所有飞机，如果可能，都应装有红外线对抗设备和信号弹，以保护自己免受肩扛式导弹的攻击。因为这种导弹是对低飞直升机的最大威胁。一旦敌方向你发射肩扛式导弹，你可以用信号弹或复杂的机动动作来迷惑它，并躲开它。”在五角大楼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这种承包商飞机为何不装保护设备。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去伊拉克的承包商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承包商雇主也会关心自己雇员的安全，但不一定像美国军队那样做好了一切防范措施。

在保护士兵措施方面，五角大楼受到预算的限制，而黑水公司则没有，就看它愿花多少钱来保护自己的士兵。这时，斯科特的母亲正为儿子在费卢杰遇害而与黑水公司打官司，她指出：“我对仍在伊拉克活动的许多承包商都感到忧心。我们的政府似乎把这场战争分包给了这些承包商，但它

们根本不想负起任何责任。”

在那架直升机被击落的同一天，42岁的黑水公司士兵柯蒂斯·亨德利正在伊拉克拉马迪市城外执勤。那里离以上那架直升机的坠毁现场不远。他再过几天就可以回国与妻子团聚了。他父亲史蒂夫·亨德利（他曾作为直升机驾驶员在越南参战）说：“当伊拉克战争开始后，他就希望为国家而战。如果参军的话，他年纪太大了，于是就加入了黑水保安公司。他马上就被派到了最危险的地方——伊拉克——执勤。我从没见过他如此自豪。他很喜欢在开车时把糖果抛给伊拉克儿童。他像我在越南时一样，起初认为美国在战场上的进展很不错。但美国文官领导层的判断失误（如没有派足够的兵力守卫弹药库和边界，以及后来撤销了整个伊拉克陆军，使成千上万的士兵成了潜在的恐怖分子）开始显现效果了。我看到我乐天的儿子变得沉重起来。从他寄回的照片看，他那一向有神的眼睛露出某种异样的情绪。当他和我在电话上谈到他的工作时，他对日益恶化的局面感到厌恶。在他出事的前几周，他的厌恶已变成愤怒。”4月21日，一颗土制炸弹在黑水公司的装甲车旁爆炸，亨德利当场死亡。他的死意味着，当天一共死了7名黑水公司士兵，是黑水公司自开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在黑水公司总部，高级经理们做出了反应。公司总裁杰克逊说：“对黑水公司大家庭来说，这是悲惨的一天。由于伊拉克恐怖分子的袭击，我们损失了7位朋友，我们向他们的家人表示哀悼，并为他们祈祷。”公司的一份新闻发布稿称：“黑水公司有一个15人的危机顾问团队正与这7人的家人合作，以帮助他们应对痛失亲人的悲痛。”与此同时，在国务院，这7个人被赞誉为“爱国英雄”。助理国务卿乔·莫顿表示：“这些黑水公司承包人员是支持国务院在伊拉克的使团，并对我们保护美国外交官的努力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些勇敢的士兵之所以献出了生命，是为了伊拉克人有一天能享受与我们在美国一样的自由和民主。”

黑水公司士兵在伊拉克的死亡再一次使世人关注雇佣军公司这一机密

的行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私人保安公司从一开始就卷入了伊拉克（战争），所以这已不是新闻。对保安的需要超过了美国政府雇员所能提供的限度，于是我们请私人公司提供保安人员。这是一个常见的做法，并不是伊拉克独有的。我们在全世界都这么做。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说，在伊拉克随意到如何地方去是不太安全的，所以仍然需要有这种安全保障措施。”

“仍然需要有这种安保措施”——这句话在黑水公司高层听来，一定像音乐一样美妙。承包人员的死再一次导致了美国政府对雇佣军事业的更多支持。在那7个人死亡的次日，美国参议院为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占领，通过了一个引起争议的810亿美元拨款法案，使这两个战争的总成本达到了3 000亿美元以上。更多的资金将被用于在伊拉克的“安保措施”。自进入伊拉克以来，已有1 564名美军士兵死亡，雇佣军士兵的死亡数字则不详。这时距费卢杰事件的发生已有一年，对普林斯及其他高层经理来说，生意是空前的兴隆，尽管已证实共有18名黑水公司士兵在伊拉克丧生。而黑水帝国的高管名单中，即将增加另一名布什政府前重要人物。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十七章

约瑟夫·施米茨：基督教战士

五角大楼的最高级警察

约瑟夫·施米茨在被布什总统任命为五角大楼总监察长——成为负责直接监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承包商的最高官员之前，他就长期以来一直是右翼事业的意识形态战士。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3年（2002~2005年），虽然丑闻缠身，但在辞职之前仍然证明了自己是政府的忠实公仆。到快辞职的时候，约瑟夫·施米茨已饱受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致抨击，认为他袒护他本应监督的战争承包商，并听任腐败及裙带关系肆意横行。在约瑟夫·施米茨的监管之下，有上层人脉关系的公司（如哈里伯顿、KBR、柏克德、福陆、“巨人”公司、CACI、三篷公司、戴恩国际、黑水公司等）靠为美军进驻伊拉克、阿富汗服务而大发横财。到2005年6月，国防部与77个在伊拉克承包商签有149份重要合同，总计价值为421亿美元。据五角大楼审计人员称：“仅哈里伯顿公司一家就握有全部合同总值的52%。”

关于这一时期的合同欺诈和靠战争牟取暴利的指控已经太多太多，而参众两院议员也谴责了这些合同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投标的流程。参议员罗恩·韦登称：“就像没有警察管理的西部蛮荒之地一样。”在传言涉嫌在伊拉克卷入牟取暴利和腐败丑闻之际，约瑟夫·施米茨在2004年7月表示：“我还没有发现对美国纳税人的蓄意欺骗，但我们正在进行调查。”虽然政府系统中有许多单位都助长了承包商的不端行为，但约瑟夫·施米茨的唯一任务就是管好一个有2亿美元预算及1 250人的组织，从而对那些有利可

图的、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国防合同做好监管。

他在这个祖护了违法企业的系统中扮演了3年的关键角色，并在这一期间努力显示自己对布什政府的忠诚。但是在上任3年之后，这位五角大楼的最高级警察开始受到调查。颇有势力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在国会发起了调查，以查清约瑟夫·施米茨是否“撤销或更改了两起针对布什政府高官的刑事调查”。格拉斯利还“指责约瑟夫·施米茨伪造了一份五角大楼正式新闻发布稿，策划了一次去德国的昂贵的公费旅游，并对国会隐瞒信息”。

最后，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共同抨击下，约瑟夫·施米茨辞去了五角大楼总监察长一职，但他的办公室否认这是国会调查所导致的。他在辞职前披露说，他想去黑水公司工作。他在2005年6月15日致函国防部和白宫称：“我已无资格参与对黑水公司财务利益有直接和可预计影响的任何官方事务。”他还说“由于我打算考虑加入黑水公司事宜”，因此与该公司有相关“财务利益”。在他在五角大楼负责监察承包商期间，黑水公司从一个小型私人军事和执法训练公司，发展成一个全球雇佣军提供商，并已与美国政府签有价值几亿美元的合同。

但约瑟夫·施米茨对黑水公司的兴趣（或黑水公司对约瑟夫·施米茨的兴趣）不仅是由于他忠诚地服务于布什政府发动的战争，曾为里根政府工作，曾当过原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的代表，或卷入了军事承包商肮脏和腐败的世界。这些当然都是有关的因素，但他与黑水公司的渊源其实更为深厚。他和埃里克·普林斯及黑水公司其他高管一样，都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有些人甚至说他是一个宗教狂，痴迷于实行“上帝引导下的法治”。他在作为五角大楼总监察长发表的无数讲话中，阐述了自己对全球反恐战争的看法和理解，而其中采用了基督教至上的论调。他2004年6月访问伊拉克和阿富汗回国后即声称：“任何美国人今天都不应怀疑我们对上帝引导下的法治应负有责任。这是我们与恐怖分子的基本区别。一切

都归结到一点：我们以严格坚持上帝引导下的法治而感到自豪。”他在自传中自豪地宣布，自己是马耳他骑士团（这是一个11世纪成立的基督教民兵武装，任务是保卫“十字军战士征服来的领土”）成员。

约瑟夫·施米茨除了对基督教狂热痴迷外，还崇拜和敬仰一个著名的外国雇佣兵——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曾在乔治·华盛顿将军麾下作战的普鲁士军事家——冯·施托伊本。他把施托伊本称为“我们第一位有效的监察官”。施托伊本是黑水公司官员经常引述为美国雇佣军的四位鼻祖之一。另外三位是拉菲德将军、罗尚博将军和柯斯丘什科将军。这四位先驱人物的纪念碑就在离白宫不远的公园里，而一些黑水公司官员已习惯于称它为“承包商公园”。所有这一切使约瑟夫·施米茨成为加入黑水公司的一个理想候选人，而他即将成为普林斯集团的首席运营官和总法律顾问。

丑闻家族

约瑟夫·施米茨的家族是美国历史上最诡秘的、充满丑闻的右翼政治家家族之一。这些右翼政治家家族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政坛——其主导者是肯尼迪家族、克林顿家族和布什家族之流——的边缘地带活动。约瑟夫·施米茨的父亲是约翰·G·施米茨，他是一位极右翼的加州共和党政客，以严格的天主教教义治家。作为州议员，他强烈反对学校性教育、堕胎和所得税，而且坚决支持州的各项权利。他经常建议通过一些支持“自由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联邦政府退出与私人企业界有竞争的生意）的措施。他曾一度建议卖掉加州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曾指责当时的加州州长里根（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想在加税后“更有效地搞社会主义”。在马丁·路德·金遇刺一周年时，他在加州参议员中带头反对纪念这位被杀的民权领袖。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当上了众议员，并“很快成了全国最右翼和最坦率的众议员”。他在1972年作为美国独立党（1968年由主张

种族隔离主义的政客乔治·华莱士创立）候选人与尼克松竞争过总统职位。他还加入过反共的约翰·伯奇学会，担任过它的高层领导，但后因言论太过极端被开除。在尼克松总统宣布将于1971年访问中国后，他称尼克松是“亲共人士”，说尼克松访华是“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访问消除了推翻中国政府的任何可能”。约翰·G·施米茨还说自己已“与白宫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宣布“我不反对尼克松访问中国，我只反对他返回美国”。约翰·G·施米茨最终失去了国会众议员的职位，并在竞选总统失败后回到加州政坛。他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宣传家庭价值观，但在他承认至少有两名婚外子女后，他的政治生涯即走到了尽头。最终，他在华盛顿特区退休，并买下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反共狂人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的住宅。他的一生中曾写过两本书，于2001年去世，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并享受到了军礼待遇。

约瑟夫·施米茨的哥哥约翰·帕特里克·施米茨也是一名律师，1985年到1993年曾任老布什的副法律顾问。他曾在保护老布什免受“伊朗门”调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老布什1987收到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请求，要求他交出与该调查有关的一切文件，包括副总统办公室全体人员的公私档案文件。老布什将对付此事的责任交给了自己的法律顾问博伊登·格雷和副法律顾问约翰·帕特里克。一直到5年后——克林顿当选总统一个月后——博伊登·格雷和约翰·帕特里克才透露说，布什在那次丑闻期间曾记了一本私人日记，所以也是应该交出来的。虽然他们（5年后）交出了这本日记，但迟迟不交与之有关的文件，并拒不解释这本日记为什么5年前没有交出来。此案的调查人员与所有有关人员进行了访谈，但博伊登·格雷和约翰·帕特里克·施米茨拒绝接受访谈。约翰·帕特里克·施米茨还采用小布什政府惯用的迷惑战术，拒绝交出自己1987到1992年的日记，声称它是一种证人有权拒绝泄露的工作成果。他们二人在实际上得到不会被起诉的保证后，仍拒绝接受访谈。约翰·帕特里克·施米茨在1993

年离开政府。他与“伊朗门”丑闻也有牵连，因为他1987年曾任埃得温·米斯（里根总统手下的司法部长）的总检察长特别助理，而且用米斯的话说，曾努力“将损害限制在一定范围”。

但施米茨家族中可能最有名的成员是最不带政治色彩的：约瑟夫·施米茨的妹妹玛丽·列图尔诺作为一个已婚的小学教师和四个孩子的母亲，在1997年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因为列图尔诺被指控强暴了自己班上13岁的6年级学生福瓦劳。4个月之后，她生下了福瓦劳的女儿。这个案件在很多年都是八卦小报反复炒作的新闻。她在服刑7年（她就在这一期间生下了福瓦劳的女儿）之后，于2004年与福瓦劳结婚。虽然她的父亲——就是那位大肆抨击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和堕胎行为的、歇斯底里的、大讲家庭价值观的政客——极力地为她辩护，但家族的其他成员都对此案保持低调。而就在这一时期，约瑟夫·施米茨已经一步步地升到了小布什政府的高层。

约瑟夫·施米茨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在海军（主要在后备役部队）服役27年后，于2001年被提名担任五角大楼总监察长。他有限的政府工作经历包括担任米斯的副手，以及海军后备役部队情报计划的高级副督察。在得到五角大楼总监察长提名之前，他在著名的帕顿-伯格斯院外游说公司和律师公司任合伙人。在他担任五角大楼总监察长期间，帕顿-伯格斯院外游说和律师公司于2003年6月推出了自己的“伊拉克重建”项目，并在相关的网页上宣称：“对于想在伊拉克拿到一份重建合同的公司来说，内行人的指点是关键性的……”该公司还吹嘘说，“我们有大量高素质的律师，有广泛的国会工作经验和人脉关系，并对参与伊拉克重建的各联邦机构都了如指掌”，可以帮助企业客户获得有利可图的合同。约瑟夫·施米茨和布什政府的许多官员一样，也是一个人脉关系广泛、一心为布什效忠，而且因为有上层关系才走上仕途的人。

布什总统在2001年6月提名约瑟夫·施米茨为五角大楼总监察长，负

责对国防计划“进行独立和客观的审计和调查，并对有关高官和文职雇员行为不端的指控进行不偏不倚的调查”。但国会对这一提名的确认进行得并不顺利。民主党参议员卡尔·莱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对此提名提出了异议。在2001年10月的听证会上，他向约瑟夫·施米茨问及他1992年总统选举揭晓3天之前写给右翼的《华盛顿时报》的一封信。约瑟夫·施米茨在该信中写道：“克林顿实际上承认了自己在越战期间是一个安全风险因素。现在，同一个克林顿想当美国军队的总司令，但却不谈及自己在英国组织过反战活动，并在越战高潮时去了莫斯科。KGB显然对克林顿见不得人的一面比美国人民知道得更多。美国人民应该有比克林顿更好的总统。”约瑟夫·施米茨在信的结尾签上了自己的正式军衔：美国海军后备役少校。莱文在听证会上对约瑟夫·施米茨说：“你在信上签上了‘海军后备役少校约瑟夫·施米茨’，问题就在这里。观点不成问题，不论你对那些问题有什么看法，但事实是你签的是‘海军后备役少校约瑟夫·施米茨’。”施米茨回答说：“那封信只是想发泄一下，它并没有反映我当时的判断，而且肯定并不反映我今天的判断。”他精心安排自己的每一个措辞，接着解释说：“那家报纸发表我的信和突出我的军衔的方式，显然造成了问题。我当时就感到遗憾，而且今天仍感到遗憾。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教训，所以我现在更明智了。而更重要的是，一旦我的提名被确认，我吸取的那个教训可以帮助我在五角大楼总监察长职位上做得更好。”

莱文还就约瑟夫·施米茨表示愿在担任五角大楼监察长的同时，继续担任“美国英语公司”董事提出异议。莱文说：“这个组织认为，政府只能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你为什么认为你作为五角大楼总监察长也仍然适于担任它的董事，既然这个团体的立场会让一部分军人反感？”施米茨为担任该组织的要职做了长时间的辩白，并指责莱文对他有一种“常识性的错觉”。施米茨说：“它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你想在美国成功，你就必须学习英语。”按规定，约瑟夫·施米茨要从美国英语公司辞职（他在

听证会召开之前已经这样做了），其提名才能得到确认。这一提名直到2002年3月才得到了确认。

当众多美国公司在发展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财时，约瑟夫·施米茨将是在它最高峰的时期负责监督它们的美国最高级官员。他的使命是“防止在五角大楼计划和操作方面的欺诈、浪费和滥用”。但五角大楼的监察长和其他部委的监察长不一样，只需直接向拉姆斯菲尔德报告工作，这就产生了某些批评者所说的内在的利益冲突，而且这一冲突由于拉姆斯菲尔德要控制一切的风格而更加复杂化了。总监察长的职位的最佳人选是这样的官员：他能够下定决心在整个国防部系统仔细清查不正当行为、腐败和裙带风气。然而，约瑟夫·施米茨却恰恰相反：他显然很钦佩那些他本应监督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拉姆斯菲尔德。

约瑟夫·施米茨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曾在全国摔跤教练协会培训班上做过一次题为“以纪律指导摔跤：领导力方面的生活教训”的讲话，对自己的老板大加吹捧。他说：“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我的老板——也是一名前摔跤手。他因为在摔跤场上的勇气和纪律而闻名。人们常常提到他有一次比赛时肩膀脱臼了，当时他的比分落后，但他拒绝停止比赛，终于用一支胳膊3次战胜了对手，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五角大楼内，拉姆斯菲尔德的钢铁纪律是传奇性的。他从不让令人分心的事、经常变化的公众舆论、外界的痴心妄想来影响自己的工作重点。他对手边的任务是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于大家总是惊叹他一天干了那么多事。可以说，这位前摔跤选手主宰着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并只接受上帝的指引）才是关键，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道德高尚的、荣誉的、有目的的生活。”

约瑟夫·施米茨总是把拉姆斯菲尔德著名的十二原则放在西服翻领的口袋里，其中第一句是“不要做令人怀疑国防部可信性的事情”。在约瑟夫·施米茨的监督下，那些一心牟取暴利的大公司（它们许多都与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捞到了大量名义上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的资金，从而生

意蒸蒸日上。据《洛杉矶时报》克里斯琴·米勒的调查，“约瑟夫·施米茨减缓或阻止了对布什政府高官的调查，把纳税人的钱花在不适当的项目上，并接受了可触犯道德守则的礼品。”他报道说，约瑟夫·施米茨手下的调查人员由于对他的忠诚指向十分担心，所以有时不告诉他自己正在调查谁，而是在每周汇报时以字母代替姓名，以防约瑟夫·施米茨会向五角大楼的高层走漏消息。约瑟夫·施米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他对不该他参与的政治性调查非要参与不可。”艾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在约瑟夫·施米茨任期结束时说：“我看到他的办公室参与了许多很成问题的项目，尽管资深的工作人员一直强烈反对。我认为这已导致了尊重和信任的缺失，并造成了监察长办公室效率低下。”

在约瑟夫·施米茨上任一年后，当美国刚进入伊拉克时，他于2003年3月受命负责调查一起丑闻。这起丑闻的主角是美国政府伊拉克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理查德·贝利——一位占据领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活动家、“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创始人、防务政策委员会主席。贝利与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关系很近，而且在五角大楼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办公室旁边。《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杂志透露说，当伊拉克战争开始后，贝利用自己的地位替大公司客户在国防部做游说工作。《纽约时报》报道说：“贝利虽然就战争事务向五角大楼提供咨询，但Globe Crossing这家电信公司已延揽他说情，促使国防部不要阻止将该公司出售给外国公司的计划。”《纽约时报》还称，贝利与很多高官关系都很好，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因为是拉姆斯菲尔德任命他领导防务政策委员会。如果政府能批准将该公司出售给外国公司的计划，贝利即可拿到72.5万美元的好处费。五角大楼和联邦调查局一直反对这一出售案，因为它将“使Globe Crossing电信公司的全球光纤网（美国政府在使用这个网）归中国人拥有”。在《纽约时报》拿到的法律文件上，贝利以自己在五角大楼的地位来解释自己有独特的资格来帮助Globe Crossing电信公司。贝利写道：

“我作为防务政策委员会主席，对审查过程中会提出的国防和安全问题有独特的视角和透彻的了解。”

当这则消息披露后，贝利迅速辞去了防务政策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时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他在辞职时对拉姆斯菲尔德说，不想让这个丑闻影响“你在伊拉克应对紧急情况时的挑战”。拉姆斯菲尔德要求贝利留任，贝利照办了。经过6个月的调查，约瑟夫·施米茨称贝利没有什么错误。他说：“我们已完成了对贝利行为的调查，认为不能证实关于其行为不正当的指控。”尽管几乎美国各大媒体都认为贝利有多重的利益冲突，但总监察长的报告是，“发现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贝利行为不当”。贝利称他对施米茨的结论感到“十分高兴”，而拉姆斯菲尔德则宣称：“总监察长的报告证实了防务政策委员会和理查德·贝利的清白。”

在贝利与公司的交易曝光之后不久，拉姆斯菲尔德核心圈内的又一高官——负责情报事务的国防部长副助理博伊金陆军中将也引起了争议。据媒体2003年10月报道，博伊金曾多次身穿军装在公开讲话中发表反对穆斯林的言论。博伊金自2002年1月以来已在23次以宗教为重点的活动上发言，除两次外，每次都发表反对穆斯林的言论。他声称，自己坚信美国将打败在索马里的穆斯林对手，博伊金还指责激进分子想摧毁美国，“因为我们是一个决不会放弃以色列的基督教国家”。博伊金宣称：“只有以基督的名义去打击我们的精神敌人，才能真正打败他们。”至于布什总统，博伊金说：“为什么这个人待在白宫？大部分美国人没有投他的票。为什么他进入了白宫？我要告诉你，他进了白宫是因为上帝为了现在这个时代而将他放在了那里。”他在另一篇讲话中说：“其他国家已丧失了道德观和价值观，但美国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他在俄勒冈州对一个教会团体说，特种作战部队正在伊拉克取得胜利，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告诉你们，我们打的这场战斗是一场精神战斗。我们的敌人想摧毁美国，想摧毁我们这个基督教军队。”

博伊金是一个职业军官，是第一批从士兵晋升上来的三角洲突击队队员，最后成为机密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他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并在反恐战争中负责陆军特种作战部队，后加入组织严密的拉姆斯菲尔德领导团队，负责寻猎“高价值目标”。博伊金是设计在伊拉克开展暗杀小队活动的关键美国官员之一。在一次国会质询中，有人问他美国在越南的“凤凰”暗杀计划与反恐战争中的暗杀小队活动有何类似时，博伊金表示二者性质都是一样的，只是现在没有那么秘密罢了。

军事分析家威廉姆·阿金写道：“当博伊金穿着军装公开讲出这种偏执的话时，他是在强烈暗示，这是一个正式的和经过批准的观点，并暗示美国军队是一支基督教军队。博伊金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高级决策者，让这样一个相信‘基督教圣战’的人担任这一职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博伊金已申明他不听从军队上级的命令，只听从上帝的命令，而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指挥序列。让这样一名高官来指导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是不谨慎和危险的。”

当博伊金因反穆斯林言论遭到抨击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国防部高官极力为他辩护。克林顿总统的前高级顾问西德尼·布卢门撒尔写道：“博伊金没有被撤职或调任他职。他当时正从事一项秘密活动，即让阿布·格莱布监狱关塔那摩化。他曾飞到关塔那摩去会见负责X战俘营的米勒少将，并后来依据国防部长的命令让米勒少将飞到伊拉克，以便将X战俘营的审讯方法教给阿布·格莱布监狱。”

在人权组织和阿拉伯组织的强烈批判声中，博伊金亲自要求约瑟夫·施米茨在五角大楼的部门对自己可能的失误做一次调查。施米茨的部门在做了10个月调查后提交的报告上认为，博伊金没有什么大错，只是违反了五角大楼的3项内部规定。《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尽管只是博伊金讲话的实质而不是他对五角大楼规定的遵守引起了争议，但这份报告明确地拒不评论博伊金将宗教注入自己对军队反恐努力的描述是否合适，也拒不评

论他关于‘激进穆斯林的行为’的讲话是否合适。”《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位国防部高官的话说，“这份报告等于是‘宣布完全无罪’，只不过是在技术性和官僚机构性问题上有几点‘较小的过失’。”

约瑟夫·施米茨2004年6月去伊拉克和阿富汗访问后，曾在克利夫兰发表演讲，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极力加以掩饰，声称只是出了几个坏家伙而已；没有任何领导下过违法的命令；少数几个人的恶行不应使前方英勇将士的牺牲和奉献黯然失色。他说：“承蒙天恩，我们仍然是世界的希望灯塔。”

约瑟夫·施米茨和博伊金一样，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也经常发表充满宗教和基督教色彩和贬低其他文化和传统的讲话。他曾说：“我们武装部队的男女成员今天并不怀疑使美国伟大的那些长期原则，即里根总统在冷战时期提出的同样原则：个人责任、代议政体及上帝引导下的法治。”

施米茨的讲话中充满如此多的宗教言论，以至于他有一次演讲完后，一名听众说：“你的讲话令我有些困惑，因为我一直认为宪法是一个世俗的文件，而且政府也应是一个世俗的组织。我认为政教分离已被本届政府模糊化了。”但施米茨立刻对他进行了驳斥，宣称：“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不同，美国人民有很深的宗教情感，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事实。如果让我们假装不承认上帝的存在，那就是对现实故意忽视。我就是这么认为。”

狂热的基督教徒

说到约瑟夫·施米茨在五角大楼任职时的故事，最奇特的当属他对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前雇佣军冯·施托伊本的痴迷。据报道，冯·施托伊本是一名普鲁士军官，因同性恋行为将在德国受到审判，于是跑到美国帮乔治·华盛顿将军搞军事培训。《洛杉矶时报》报道说：“约瑟夫·施米茨曾花了3个月的时间重新设计总监察长的印章，为其加上冯·施托伊本的

家族格言‘永远在万能上帝的保护下’，指定了印章该有多少颗星星、多少片月桂枝叶和多少种颜色，并要求对鹰重新设计，说老印章上的鹰像一只鸡。他曾陪同冯·施托伊本的后人（一位德国记者）参加美海军陆战队的一项活动。他曾想花20万美元赴德国出席冯·施托伊本塑像的揭幕仪式，但在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提出质疑后被迫取消了。”他在许多正式讲话里，都几乎是以景仰救世主的心情提到冯·施托伊本。

约瑟夫·施米茨不久就受到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多名议员和《洛杉矶时报》记者米勒的批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批评了他在若干丑闻中的角色，其中一个丑闻涉及国防部副部长帮办约翰·肖。约翰·肖从福特总统执政时期就进入每一届共和党政府工作，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负责伊拉克的电信系统，虽然他没有防务承包或电信方面的工作背景。据米勒披露，约翰·肖为帮朋友的关系户拿到合同，曾扮做哈里伯顿公司的雇员混入伊拉克南部的一个港口，还曾与共和党多名议员合谋，企图不经招标就把几百万美元的手机网络经营许可证授给其好友经营的公司。在伊拉克南部港口事件上，他朋友的关系户后来未经招标就拿到了港口疏浚合同。当有人揭发约翰·肖在伊拉克电信项目上的不当行为后，约瑟夫·施米茨却极力为他开脱，并老谋深算地将此案交联邦调查局处理。由于联邦调查局主要关心反恐问题，不太关心经济案件，因此该案最后不了了之。

约瑟夫·施米茨在五角大楼任职期间公开批判人口走私，尤其是性奴走私，这是基督教右翼和布什政府爱谈论的问题。他于2004年9月向众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提交了他自己拟定的一份文件，题为“透过道德相对主义的迷雾监察性奴役问题”。尽管他公开抨击人口走私和性奴役，但有人指责他没有调查美国在伊拉克的承包商（包括KBR）进行的人口走私。这些承包商雇佣着3.5万名外国人为其在伊拉克工作。《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一些分包商和人口走私掮客进行了与人口走私无异的不法行为，他们经常没收外国劳工的护照，就安全问题或合同条款欺骗他们，并曾经非法偷运

外国劳工去伊拉克做工。

另有一起涉及约瑟夫·施米茨的大丑闻发生在2003年5月，当时五角大楼决定以300亿美元从波音飞机公司租借100架军用加油机。这一不寻常的安排——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此类租借——立即引起了争议和批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称它是“不明智的采购政策，和专门照顾某一家国防承包商”。麦凯恩声称，总审计局做的分析表明，改造现有加油机机队与再租新加油机相比，成本会减少好几倍。据美国某民间团体称，波音公司为拿到这个合同，通过上层做了许多院外游说工作。这个丑闻导致该合同在各界的批评声中被最终取消，一名前空军采购军官和一名波音公司代表被判刑入狱，空军部长詹姆斯·罗奇辞职。

最后，这个案子交由约瑟夫·施米茨来调查。他2005年6月发表了关于这一丑闻的调查报告，但批评家指责说，报告掩盖了白宫高官在这一交易中可能的作用，而且他的调查团队没有与国防部以外的人做调查晤谈，尽管有证据表明好几名议员、政府高官和总统都卷入了此丑闻。

在身陷多个丑闻的情况下，约瑟夫·施米茨在另想出路了。他在2005年8月26日通知部下，自己将去黑水公司任职。当他9月加入黑水公司时，黑水公司已经依据从政府拿到的合同，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派全副武装的部队在美国土地上展开了部署。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十八章

南下新奥尔良：拜乌湖畔的巴格达

抢食救灾肥肉

在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8月29日袭击新奥尔良后，黑水公司150名身穿战斗服的武装士兵立刻赶到了灾区，比联邦政府和大部分救援机构的人员都先到。黑水公司声称自己的部队“参与了救灾活动”。但当时在现场的士兵却另有说法。有些士兵乘吉普车在街上巡逻，车上喷涂着黑水公司的标志。有的士兵开着无标志、无牌照的汽车在法国区巡逻。他们穿卡其布军装，戴墨镜，脚上穿着军靴，挎着子弹袋，胳膊上有黑水公司标志。他们拿着M-4自动步枪或猎枪。一位警官说：“只有执法人员才可以拥有武器。”

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和媒体的歇斯底里都带来了生意的机会，而黑水公司作为一小批神通广大的公司立刻抓住了这一机会。当联邦、州及地方政府对几十万灾民放任不管时，电视上的报道全是抢劫、无法无天和混乱。这些报道是夸大事实的，而且无疑是种族主义的、煽风点火的。如果在外州通过电视看现场，你可能以为新奥尔良发生了大骚乱，是罪犯大狂欢的地方。但实际上，那里的人民无家可归，无人救援，正丞需食品、饮用水、交通、营救和帮助，但以最快速度大量涌来的是枪，而且是大量的枪。

在起初的几天，当黑水公司士兵已在大街上巡逻时，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9月8日表示，据他所知，联邦机构没有计划雇佣黑水公司或其他私人保安部队。但黑水公司发言人表示，是州政府请他们前去执行警卫任务的。

黑水公司高官表示："我们总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同胞，不管我们有无报酬。"但事实是，黑水公司是拿报酬的，而且还是很高的报酬。

黑水公司在9月18日估计已在受灾地区部署了250名士兵，并吹嘘说用自己的一架直升机帮助了128名民众撤离。但负责指挥的美国海岸警卫队高官表示："他们是想救人，但这有法律上的问题。有人因此受伤怎么办？因此我们叫他们不要救人出去。如果他们干了，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

尽管黑水公司做了自我吹嘘，但它并没有做无偿的人道主义救援。它除了负责警卫企业、银行、酒店、工厂和富人的住宅之外，还通过与国土安全部的合同为联邦应急管理局警卫联邦重建项目。政府付给每名警卫的报酬是每人每天950美元，但黑水公司实际付给警卫的工资是每天600美元。到2005年年底，政府已付给黑水公司3 330万美元，作为它为国土安全部提供服务的报酬。所有这些服务都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政府声称没有足够的兵源迅速派到灾区。但发言人们的措辞都非常小心，不把救灾与美在外国的军事占领联系到一起。到2006年6月，黑水公司已从政府那里拿到了3 730万美元的报酬，约合一天24.3万美元。

人们在新奥尔良并没有看到政府认真的救灾行动，以最快速度动员起来的力量全是与共和党关系好的公司，而其中许多都利用美国占领伊拉克发了大财。为进一步帮助这些公司，布什总统撤销了1931年的《戴维斯—培根法》（但他后来又被迫恢复了这项法律）——该法律要求联邦承包商为雇员支付正常工资。这使各承包公司可只付给员工最低的工资，而把大量利润归了公司。卡特里娜飓风刚过，副总统切尼的"前"公司（哈里伯顿公司/KBR，它是伊拉克战争中收益最大的公司）就拿到了3 000万美元的合同，负责"评估新奥尔良市的水泵和基础设施，并建设一个支持灾区重建的设施"。而"肖集团"（它在伊拉克拿到了1.35亿美元的合同）得到了7亿美元的灾区重建合同。这两个公司均由一名院外游说专家约瑟夫·艾尔鲍代理，而他恰恰碰巧是布什总统的前竞选经理，曾任联邦应急管理局局

长。到后来，政府又与共和党的关系户签了更多合同：哈里伯顿公司/KBR 9.5亿美元，福陆公司14亿美元，柏克德公司5.75亿美元。

有些人开始将新奥尔良和邻近灾区称为“拜乌湖畔的巴格达”。《国家》杂志的克里斯钦·帕伦蒂从新奥尔良报道说：“援救努力似乎正在变成一场城市战游戏。美国在巴格达没有完胜，但在这里却可以完胜了，好像淹没新奥尔良的不是密西西比河，而是流经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由于美国的部队分布在全球多个战区，无法顾及新奥尔良灾区，正迅速扩大的私人保安和军事行业正好可以抢夺这块救灾肥肉。

黑水公司并不是利用这次重灾大发横财的唯一雇佣军公司。许多雇佣军公司都来到新奥尔良为政府、企业和富豪担任警卫。在灾后两周内，在新奥尔良登记的私人保安公司已达235家，其中包括以色列私人保安公司ISI。当无数的带枪人员涌入新奥尔良时，人们却看不到救灾活动的迅速展开，或者水和食品的派发。大量雇佣军的涌入带来人们另一个疑问：既然在新奥尔良有国民警卫队、美国陆军、美国边境巡逻部队、本地警察及佩戴各种徽章的政府机构人员，为什么还要用私人保安公司来保卫安全，尤其是警卫联邦项目？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说：“据我所知，没有恐怖分子正计划在墨西哥湾袭击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办公室。”应一小批议员的要求，国土安全部监察长理查德·斯金纳就雇佣黑水公司一事做了调查，并且于2006年2月表示，这种雇佣是“适当的”。他承认合同的目前价格明显太高，但仍然指出：“预计联邦应急管理局将在较长时期内（2~5年）需要警卫服务。”

这场飓风使“反恐战争”回家了，使承包公司拿到了大量重建合同，没有出国，也没有风险就赚到了像伊拉克战争那样的暴利。对批评政府救灾不力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位民权活动家指出，受害者是广大黑人，因为他们在灾前和灾后都遭到诋毁；他们没有得到援助，而是被遏制了。他说虽然大量资金流向了丑闻迭出的承包商，但关键项

目——这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医院和学校的重建、廉价住房和湿地恢复——却一直没拿到资金。

对黑水公司来说，卡特里娜飓风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这是它第一次在美国本土部署部队。它在大赚利润的同时，发现对于雇佣军服务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且远离伊拉克的血腥战场。黑水公司在灾前并没有计划进入国内保安市场，但在灾后迅速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内业务部。然而，批评者认为，黑水公司在国内部署其部队是一个危险的先例，会危害美国的民主。

“边境围栏”

黑水公司一贯展现的一个特点是，能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尤其是在拿到有利可图的政府合同方面。这不仅是个幸运的问题，因为黑水公司已花了很大力气监测执法和军事行动方面的趋势，并雇了很多有上层关系的前军政高官为自己服务。黑水公司就像最好的企业家一样，不断为政府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或填补“反恐战争”开始后频频出现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在“9·11”事件之后的几年里，黑水公司总是积极投身于政府（以及一般右翼运动）组织的各项战役：政府服务的迅速民营化、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让与基督教相关的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

虽然卡特里娜飓风加速了黑水公司国内业务的展开，但这并不是它首次考虑在国内获得重大利润。事实上，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3个月，黑水公司就悄悄进入了另一个重大战役：外来移民与“边境保安”。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反对外来移民的团体利用人们对进一步袭击的惧怕，大力推进美国边境的军事化（有人要求在美墨边界建设几百英里长的围栏），并“镇压”他们所称的“非法外来移民”。

2005年4月，“民兵计划民防团”突然出现了，给反外来移民和主张边界军事化的事业以巨大的支持。这个几乎完全由白人组成的运动组织了几百名反移民的民兵在美墨边界进行巡逻。这些民兵以美国革命时期的民兵为自己的标榜，自称是“在做政府不愿做的事的美国人”。这几百人来自全国37个州，其中有许多是前军人、执法人员，以及可做空中监视的飞行员。

作为黑水公司在国会的关键盟友之一，众议员邓肯·亨特也加紧鼓吹建立“边境围栏”，而埃里克·普林斯的前老板达纳·罗尔巴克尔众议员则对民兵大加赞赏，称民兵的巡逻有助于强化边境治安及减少非法入境行为。全国边境巡逻委员会（一个院外游说组织）的主席声称：“即使100万个非法入境者中才有1个恐怖分子，在每年有几百万人非法入境的情况下，恐怖分子很快就能增加到临界数量，以至于又能发动一次‘9·11’那样的袭击。”

在国会山，共和党议员们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反外来移民、主张民营化、主张边境军事化的宣传活动，并强化了对“9·11”事件之前难以进行宣传的主张的鼓吹。现在，新形势下的全国性歇斯底里的呼吁正好为打这么一仗提供了理想的契机。众议院在2005年5月18日通过了第一个《国土安全法授权议案》，批准新招募2 000名边境巡逻人员。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管理一体化和监督小组委员会于5月24日召开听证会，其目的之一就是促使把这2 000名巡逻人员的培训外包给私人公司。黑水公司则在积极争取这一培训合同。

布什总统试图利用卡特里娜飓风来撤销《地方保安队法案》（*Posse Comitatus*，该法禁止使用美国部队在国内执法），而黑水和其他私人保安公司则开始大肆宣传，以图将自己的准军事人员长期部署在美国本土，这样就以另一种不祥的方式将战争引回了国内。

K街的崩溃

正当黑水公司因卡特里娜飓风而财源滚滚时，为它做院外游说的ASG公司却由于一起丑闻而弄得灰头土脸。丑闻的主角是杰克·阿布拉莫夫，此人是布什总统2001年过渡团队的成员，一个很有势力的共和党院外游说分子，及美国政坛很多元老的好朋友。在报界连续几个月披露他的影响力兜售活动后，他于2006年3月承认犯有5项重罪。这是华盛顿近年来最大的腐败丑闻之一。这一丑闻使K街上的ASG等好几家院外游说公司受到牵连。ASG是一家有广泛人脉关系的共和党院外游说公司，由前众院多数派领袖汤姆·迪莱的几位高级助手创办和经营，它与美国政坛的另外几起丑闻也有牵连。

但就在几个月之前，人们尚很难预言ASG会栽这么一个大跟头。它在2005年动作十分成功，曾被某杂志列为当年最红火的25家院外游说公司之一。多年来，它不仅为许多知名的美国大公司做院外游说，还把几家基督教福音派团体和组织（包括极右翼的媒体机构）发展成了自己的客户。它还为一些客户安排军事合同，包括私人保安合同。这主要是因为ASG的合伙人保罗·贝伦茨与黑水公司老板埃里克·普林斯有长期的关系。几乎在黑水公司刚组建时，保罗·贝伦茨就帮它做院外游说。当黑水公司和其他私人保安公司想借国际和平行动协会（雇佣军的行业协会）的名义为自己重塑形象时，即找过保罗·贝伦茨和ASG帮忙。ASG公司的成员包括托尼·鲁迪，他是汤姆·迪莱的前法律顾问，这次也卷入了丑闻。他也于2006年3月认罪，承认曾经对政府官员行贿并欺骗客户。

杰克·阿布拉莫夫2006年被判刑时，罗尔巴克尔众议员曾写信给法官，请他放阿布拉莫夫一马。而埃里克·普林斯，尽管与阿布拉莫夫和鲁迪有相当深的关系，但却逃过了人们的注意。普林斯家族搞的普林斯与埃尔莎基金会曾为“坚持传统”（Toward Tradition）组织——阿布拉莫夫在2000

年之前是该组织主席，在2004年之前仍是该组织理事——捐过至少13万美元。该组织自称是“全国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联盟，决心与有反宗教偏见、损害家庭及危及美国前途的机构作斗争”。阿布拉莫夫2006年3月承认有罪时坦白说，自己曾通过“坚持传统”组织给政府官员赠送贵重物品，企图影响官员的行为。

黑水公司不久将扩大在海外的发展，争取更多国际合同，并计划派士兵去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等冲突地区充当维和部队。黑水公司在成立8年之后，已成为新保守主义革命的一支中坚力量，并正努力在为雇佣军正名的运动中充当先锋。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第十九章

“圆桌骑士团”

黑水内幕16反

当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2006年年底辞职时，他的确如布什总统所称，主持了“美国全球军事力量自二战以来最全面的转型”。在他辞职时，美驻伊拉克现役军人与私人承包商的比例几乎达到1：1，这一比例在现代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切尼副总统称拉姆斯菲尔德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国防部长”。这一表扬来自切尼是可以理解的。切尼1991年当国防部长时开始推演的美军民营化进程，在拉姆斯菲尔德领导下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期，并已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从事战争的方式。尽管私营部门已空前地卷入了战场，但美军的兵力如今已空前的紧张。因此，布什总统在2007年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将在5年内增加9.2万人的现役兵力，并提出组建民间后备役团来作为美军的补给。

虽然美国军力的“流血”无疑是政府对外派兵政策和不受欢迎的占领导致的，但2006年11月上台的新一届民主党国会领导人似乎很愿意支持布什扩军的主张，而不是质疑其对征服的不可满足的胃口。能从这种局面得到安慰的势力不多，其中就包括在反恐战争中受益最多的机构——从事战争行业的公司。很少有机构像黑水公司那样在布什执政的岁月里获利多多，也很少有机构像黑水公司那样能从美国今后预计的行动方针中继续受益。埃里克·普林斯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已为美国兵力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补救方案——建立一支“承包商部队”。至于陆军拟增加3万兵力的计划，他认为：“如果让我们来干肯定更便宜。”这是一个因成功而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的人说的话，这是一个拥有自己军队的人——新保守主义

的《每周标准》杂志称赞他是“军事业务外包的集大成者”——说的话。

黑水公司自1997年成立以来，它已发展成国际上最强大的私人军事公司之一。它在2006年有约2 300名私人士兵部署在9个国家，并自吹有一个包含2.1万名承包人员的数据库，一旦有需要随时可以投入行动。美国国会的一名议员在2006年称，从公司实力来说，黑水公司可以独自打败许多国家的政府。它在北卡罗来纳州的7 000英亩设施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私人军事中心，而且它还拥有全球最大的私人重型武器库之一。它是一个重要的培训中心，为美国联邦和地方保安力量和军队做培训，也为外国部队和私人做培训。它出售自己的打靶系统和装甲车。它有一个6万平方英尺的公司总部，那里的门把手都是自动武器的枪口做成的。它正为自己的机队（包括武装直升机）发展监视飞艇和私人机场。

虽然黑水公司曾想成为军队的一部分（如海军陆战队或陆军那样），但它在迄今的成功鼓舞之下，已不满足于只听命于美国。尽管它自称忠于美国，大谈爱国主义，但它正努力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队，可替代北约部队或联合国部队部署到冲突地区，但只对本公司的拥有者负责，而不对北约或联合国成员国负责。

达尔富尔梦想

科弗·布莱克于2006年3月飞往约旦安曼，代表黑水公司参加了全世界主要的战争展览会之一：特种作战部队展览会及会议（简称为SOFEX）。有220多家公司参展，这包括武器制造商、军事咨询和培训公司、雇佣军公司等。在冷战以后，中东迅速成为军事设备和培训服务的最饥渴市场之一，而这个两年一次的展览会正是各国军方大采购的好机会。有4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是由布什总统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主

办的。他在伊拉克入侵的兵力集结和实施方面，为布什政府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对于为伊拉克战争服务的公司来说，约旦还是一个重要的转运站。黑水公司和白宫一样，也与约旦发展了特殊关系，在安曼设有一个办事处。

MD500直升机

阿卜杜拉国王自1999年上台以来，极力使约旦军力现代化和西方化，以扩大约旦军队在中东的影响。当他（他本人就是一名前特种作战指挥官）2004年决定建立一支500人的特种作战反恐航空部队时，约旦即雇请黑水公司为这支部队提供培训。但美国国务院阻止了这一合同的履行，因为培训外军具有敏感的性质。据说约旦国2004年12月访问美国时提及了此事。于是，布什政府很快就批准了该合同的执行。这支约旦部队的成员将学习如何使用军用攻击直升机（如黑鹰及MD500直升机），以便在反恐作战、空中快速打击、前进侦察中加以应用。约旦称将用美国的军援（每年大约10亿美元）资金为该培训付费。

约旦还在2006年3月建成了一个庞大的阿卜杜拉国王特种作战训练中心，这个1亿美元的项目也是由美国资助的。它不仅将培训约旦特种作战部队，也将培训中东各国的特种作战部队。让SOFEX展览会的来宾吃惊的是，科弗·布莱克表示，黑水公司准备派一支旅一级的私人部队进驻全球的冲突地区或危机地区。他说，黑水公司可以派部队进驻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并已与美国和北约官员讨论过此事。黑水公司副总裁泰勒也表示，黑水公司部队前往苏丹执勤，从动员时间上讲可比联合国和北约快三分之二，费用节省60%。但独立专家不认可泰勒的说法。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P·W·辛格表示，两者是不可比的，就好像真苹果与想象中的橘子无法

相比一样。

黑水公司副总裁泰勒还扩大了私人军队出租这一主题，提出伊拉克政府可以雇黑水公司的士兵在某一城市或地区镇压抵抗分子。黑水公司和其他雇佣军公司在约旦积极推销自己的主张：应该将军队和保安的迅速民营化（其好处它们在美国已享受到了）在国际上也推广开来。这些公司想在“人道主义”的软性旗帜下抢夺国际政府组织，如联合国、北约、非洲联盟、欧盟等的“生意”。对黑水公司来说，这种转型将意味着永久性的赢利机会，就看国际上会发生多少次危机、灾害和冲突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P·W·辛格对私人军事公司在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做过广泛的研究，他对黑水公司的苏丹维和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达尔富尔问题，国际社会之所以没有有效的行动，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是经费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它是一个政治僵局，联合国没有有效的授权，外界没有真正动手参与的政治意愿，而且苏丹政府又加以阻挠，所以才无法有效地派维和部队进驻。即使有私人公司愿派部队进驻，你仍然要首先解决以上的问题。”

但苏丹对黑水公司的价值不仅在于一个维和合同或所谓的人道主义关注。它是黑水公司进入一个有潜在增长的新领域的门票——它成了一场正名行动的战斗口号，这场正名行动的目的只是为雇佣军公司赢得大量的国际合同。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反对，但干预达尔富尔地区的要求，许多国家都有。因此对黑水公司及其盟友来说，鼓吹使用私人士兵维和就更容易打动人心。的确，在许多反战集会上，都有示威者打出标语：“撤出伊拉克，进入达尔富尔。”

只要看看苏丹有多少自然资源，就知道美国和美国公司想进入苏丹并非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由于美国国务院将苏丹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公司均不能在苏丹投资。虽然苏丹不是石油出口国组织成员，但已在2001年获得该组织观察员地位。在4年之后，它的已证实的石油储量

已达到16亿桶，列全球第35位。苏丹的油田均由大尼罗河石油运营公司控制，苏丹还有大量天然气资源、世界三大高纯度铀矿床之一、世界四大铜矿床之一。如果苏丹发生政权更迭，那将使美国公司获得极好的投资机会，并有可能抢回被其他公司占有的投资机会。如能在国际人道主义使命的伪装下派私人的美国部队进入苏丹，那将使华盛顿在苏丹有了重要的落脚点。

黑水公司在2005年2月首次提出自己可以派一支私人部队去苏丹维和，在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控制下保护非政府组织，并制止当地民兵的暴行。黑水公司利用苏丹这么一个全球性危机，趁左中右各派都呼吁干预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态度冷淡之机，努力使自己赢得新的生意。

苏丹已成为美国许多右翼基督教团体最爱谈论的话题，其中就有基督教自由国际（CFI）——埃里克·普林斯是它的理事。该团体由一批很有关系网的共和党福音派人士创建。有人指责该团体用“人道主义援助”为幌子搞传教活动。该团体主要在穆斯林国家活动，但公开宣称《圣经》是上帝唯一的权威性福音。

黑水公司的苏丹维和企图，既服务于政府和宗教保守势力的政治及宗教计划，同时还能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但除掉政治和宗教动机外，科弗·布莱克的苏丹维和方案还凸显了一个对它的未来很关键的企业战略——将雇佣军重新包装成维和部队。其实早在2004年6月，在鲍威尔国务卿访问达尔富尔之后，黑水公司就提出了进驻苏丹的方案。作家罗伯特·扬·佩尔顿写道：“黑水公司的方案包括要进驻几架武装直升机、一架能投集束炸弹的战斗轰炸机、卫星制导武器、装甲车等。你会认为这是具有过强进攻性的部队。这与维和有什么关系？”

埃里克·普林斯2006年1月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发言称：“我公司可参与的领域之一是维和。在海地的一个维和旅是9 000人，每年要花掉4.96亿美元，而且指挥官还自杀了，真是够乱的。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有多少次是真正成功的？下次再有维和行动，我们可以派一个由多国人员组成的旅，全

部由专业士兵组成，符合国务院的审查标准。”但是正如辛格所指出的，“联合国不会支持这种完全民营化的行动”。

科弗·布莱克在约旦提出苏丹维和方案后，美国有几位知名的评论员给予了支持。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马克斯·布特在《洛杉矶时报》发表了文章《达尔富尔解决方案：派雇佣军去》，赞成由黑水公司派兵去苏丹维和。不仅保守派鼓掌叫好，美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记者之一特德·科佩尔2006年5月22日也在《纽约时报》撰文支持科弗·布莱克的提议，并称黑水公司下一步可以去尼日利亚维和。科佩尔忘记提到的一点是，黑水公司部队去尼日利亚镇压的暴动有可能是一场人民的起义，而这场起义只是想从美国政府和美国大石油公司（例如雪佛龙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支持的强权手中收回丰富的石油资源。科佩尔也没有提到，跨国石油公司早已在用残暴的部队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由于抵制壳牌石油公司，尼日利亚剧作家肯·撒罗·威瓦等8人在1995年被吊死了，而雪佛龙公司也与抗议者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被杀有牵连。科佩尔的文章最令人不安的是，他似乎在一个关键时刻不惜自己的信誉和名声，公然表态支持雇佣军的正名事业。布什政府在2006年年底缓和了对苏丹南部的制裁，这就为黑水公司训练苏丹南部的当地部族部队扫平了道路。

众议员沙科斯基认为，黑水公司大谈派兵去达尔富尔地区是一个不祥的迹象，会引起人们就何谓民主、谁在影响全球政策、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出疑问。他认为黑水公司的目的可能是使北约这样的国家联盟陷入无用之地，而自己则可以谁出价高就帮谁打仗。因此，他质问道：“谁在决定全球的战争与和平？”

黑水与睡狮

科弗·布莱克曾告诉其他雇佣军公司说：“要做机会主义者。”这是黑

水公司很自然就拥有的一个特性。黑水公司总裁杰克逊在2006年夏天说：“我们有一个动态的商业计划，为期是20年。”虽然黑水公司在“9·11”事件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布什政府的上台以及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但它的高层知道：这样一个得到当权者有力支持的时刻不会很快就再出现一次。虽然布什政府热情鼓励军队的民营化，以及对令人生厌的部队和战术的使用，但未来的美国政府对使用雇佣军可能不会如此热衷。至于杰克逊所说的动态的商业计划，其中一个明显的部分就是搞一场精心设计的正名运动，以求摆脱雇佣军的不良形象，以执行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为联合国和北约组织服务为幌子，给私人士兵穿上“合法”的外衣。尽管布什政府执政的时间是有限定的，但黑水公司和它的盟友已充分利用了政界高层在布什时代对雇佣军事业倾注的巨大热情，在自己长期的正名历程中取得了快速的进展。

这种正名发生在许多层面，而且有关术语已逐渐为大众所熟悉。雇佣军公司现已被称为“私人军事公司”或“私人保安公司”。其士兵已不再是雇佣军，而变成了“私人士兵”或“平民承包商”。虽然在各雇佣军公司之间有激烈竞争，但它们都清楚地认识到，需开发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推广自己的事业。许多雇佣军公司都签下了院外游说公司。黑水公司对于雇佣军行业协会——国际和平行动协会（IPOA）——的迅速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国际和平行动协会这个名称很有歪曲事实的意味，而其标志物是一只卡通化的睡狮，把它放在动画片“狮子王”的续集里倒蛮合适。在国际和平行动协会的支持下，黑水公司及其盟友正积极谋求对“私人保安/军事行业”进行调控管理。

虽然许多公司都躲避调控和监管这个话题，但黑水公司却率先推进这种政策，至少是符合自己计划的这类政策。理由很简单：这从长远来说对生意更有利。但更重要的是，这使雇佣军公司能促成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尽管到2006年12月，已有10万名承包商在伊拉克活动，但这方面仍无有效

的监管体制，也不存在拥有有效管辖权的法律机构。从理论上说，各派出国应该监管自己派出的承包商。但在事实上，这类承包商已变成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南非的榜样

可能国际和平行动协会最明显的工作不是在美国进行的。尽管它口头上声称支持对本行业的规范管理，但它及它的创始人道格·布鲁克斯下了很大的力气，以求击败南非1998年通过的《反雇佣军法》。南非及非洲与白人雇佣军有很长的、血腥的历史关系。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垮台之后，许多前南非白人士兵和警察需要找新的工作。于是他们其中的有些人为公司、外国政府及反革命事业当起了雇佣军，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EO公司。它从1989年成立到1998年关闭存在了9年时间，曾为钻石业巨头德比尔斯公司和安哥拉政府提供了雇佣军服务。EO公司还在1995年派雇佣军去塞拉利昂帮助政府军镇压暴乱。它仅用9天就制止了塞拉利昂的暴乱。支持雇佣军行业的人将EO的成功视为私人部队可获得成功的例证。

但是，结果并不总能证明手段是合理的。EO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它的前身是南非的精锐部队，而且它从南非精锐部队继承了一个巨大的涉及全非洲的企业界网络、地下情报网络及反暴乱网络。尽管有人在宣传EO在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的战术性“成功”，但雇佣军卷入国际冲突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谁在决定国际秩序？联合国？某些国家？富人？公司？这些部队对谁负责？在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占领中，军队民营化成分非常广泛，因此这一问题更加引人注目。

南非推翻种族隔离政权成立新政府之后，由于深受外国雇佣军的镇压，南非议员纷纷要求关闭雇佣军公司，这导致了1998年出台的《反雇佣军法》。但是在几年后，随着关于南非雇佣军进驻伊拉克及阴谋在赤道几内亚搞政

变报道的出现，南非议员再次于2005年提出了《禁止雇佣军活动法》。南非政府2005年估计有4 000名南非人卷入全球各冲突地区，其中有2 000人在伊拉克。他们大部分是南非白人。但也有人估计，全球南非雇佣军的人数比这高很多。

道格·布鲁克斯和国际和平行动协会极力反对《禁止雇佣军活动法》的通过，企图阻止南非镇压雇佣军。道格·布鲁克斯还计划将雇佣军派到非洲若干冲突地区，如苏丹和刚果等。他说：“北约的维和部队太昂贵，非洲联盟的维和部队也贵，但私人公司会非常非常便宜。”南非国民大会于2006年8月以211票对28票通过了《禁止雇佣军活动法》。虽然南非对迅速扩张的雇佣军行业给了一个罕见的打击，但该行业——尤其是黑水公司——仍在进一步发展。

灰石计划

黑水公司的计划不仅限于进入维和领域。普林斯和他的盟友设想对美国军队做完全的改造，以符合白宫在“9·11”之后实行的进攻性的外交政策。阻碍布什政府扩大占领和侵略战争的主要因素是，缺少兵源和美国的干预所引发的暴动。国内人民对侵略战争的反对，导致了志愿参军的人减少了。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一向导致政府的战争欲望降低，或导致政府实行征兵制。与此同时，国际上的反对意见使华盛顿难以说服其他国家支持自己的战争和对他国的占领。但一旦有了雇佣军公司，这些动态因素就戏剧性地变化了，因为侵略性政府可以使用的兵力资源只取决于全球有多少士兵愿意为金钱而杀人。在雇佣军的帮助下，国家不必搞征兵制，不必需要公众支持打侵略战争，也不必有一个“志愿”联军来援助自己。如果华盛顿无法派出本国部队进行占领和侵略，那么，各雇佣军公司就提供了一个民营化的选择——包括黑水公司那个有2.1万人的数据库。如果其他国

家无法派兵加入“志愿”联军，黑水公司和它的盟友可以从各国招募私人士兵，从而解决这个难题。即使外国政府不愿上美国这条船，仍然可以收买外国士兵参战。

既然在白宫有一名喜欢冒险的总统，雇佣军的存在可以使美国政府进行无限的入侵、秘密作战、强行占领、发动政变，并对这类行动给以一层层的官僚保护，必要时就做花言巧语的否认，而且毫不考虑人民的意志。由于私人士兵阵亡后也不计入美军阵亡名单，这就再一次刺激了政府大胆地使用他们。黑水培训学院的一位教官称：“这些部队可以悄悄地使用，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很有益的特点。它在政治上更容易操作，且手续更加简便。我们是可以被牺牲的。如果10名承包商死了，那和10名士兵死了性质不一样。因为人人会说，我们是为了赚钱而加入战争的，所以这对美国公众来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虽然黑水公司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的行动引起了极大关注和争议，但它们都是临时部署，只是公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该公司将自己描画成纯美国人的企业，而且是时刻准备与种族屠杀作斗争。但它实际上在操作一项秘密的计划，准备从某些人权状况最差的国家招募雇佣军，并把其中一部分重新包装成民营化的国际维和部队，或另一场志愿联军军事行动中的地面部队。这个计划的名字叫“灰石”。

在2004年费卢杰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黑水公司悄悄成立了灰石有限公司，其开业日期为2004年5月13日。它的注册地点在加勒比海上的巴巴多斯，其服务项目是“保安、警卫、巡逻、培训、后勤、人道主义救援、维和”。灰石有限公司2005年2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了持续7小时的开业典礼。乌兹别克斯坦、也门、菲律宾、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肯尼亚、安哥拉、约旦驻美国使馆的代表出席了该仪式。

圆桌骑士

埃里克·普林斯在2005年2月开始公开提出建立一支“承包商部队”，来支持美国军队。在美国几家防务设备制造商主办的2006年1月“2006西方军事会议”上，他向与会的美军高级军官、军火制造商、军火经销商、承包商等发表了讲话。他介绍说，黑水公司每年培训3.5万名军人和执法人员，可承建战术训练设施，有靶场、20架飞机、警犬中心（其中有60只警犬小队驻在海外），1个私人情报单位，并已有1 800名士兵部署在海外。

虽然美军兵力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210万人降到了2003年的130万人，但美军对雇佣军公司的使用却大大增加了。五角大楼在1994年到2002年与美国公司签订了3 000项承包合同，价值3 000亿美元以上。正如作家P·W·辛格指出：“虽然承包公司很久以来一直伴随着美国武装部队，但美国军事服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批发式外包是史无前例的。”这一趋势在布什政府上台后有了迅速发展。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反恐战争一开始就表示要加强军事服务的外包和民营化，这部分是由于他个人坚信现代军队应该只有一个“小脚印”。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尔·克鲁格曼所指出的：“保守派对政府职能的民营化有一种崇拜的心态；在2002年的选举过去之后，乔治·布什即宣布对85万个联邦职位实行民营化。他在国内因惧怕公众的反对，所以采取这类措施的速度还相当缓慢。但在伊拉克，由于没有公众或国会的监管，政府已把能看见的一切都民营化了。”伊拉克不是这一趋势的终结，而是未来的一个典范。国际和平行动协会主席道格·布鲁克斯说：“目前各国的军队规模都比冷战结束时减少了许多。所以如果有人想做点什么事，他们就只有来找私营部门。他们将发现私营部门能做得更快、更好、更省。军队是非常有能力的组织，但他们不是作为有成本效益的组织来设计的。”

毫无疑问，2004年4月的费卢杰事件刺激了黑水公司的成功。在一方

面，可以说黑水公司利用了那4名士兵的死亡，并立刻看到了这个被大肆报道的事件可以带来的好处。在另一方面，这次偶然事件恰好为黑水公司提供了最好的地点和观众，使其可以推动早已开展的宣传，从而最终促成更大规模的民营化——当然，黑水公司要排在这一民营化进程的前列。为雇佣军正名的宣传活动，是旨在加速民营化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而这种宣传活动已使黑水公司一类的公司在美国的（军事）体制中获得了永久性的、制度化的存在。这种宣传活动提供了很棒的公关机会和招募人员时可用的鼓动辞，而且为政客和各种官僚机构提供了现成的说明理由，以促成政府将更多的由纳税人资助的军事和保安活动外包及民营化，从而使自己有更多合法性和不断增长的利润。总而言之，它们最后的目的还是要挣到钱，而且是大把大把的钱。

美国政府究竟已付给雇佣军公司多少钱？这个数字很难精确地敲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明显没有透明或全面的财务账目。总审计局2006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国务院、国防部及美国国际开发署作为负责伊拉克重建努力的主要机构，均不拥有关于使用私人保安提供商之费用的完整数据。"该报告称："截至2004年12月，我们审查过的机构和承包商已为在伊拉克的保安服务和设备开支了7.66亿美元以上。"总审计局发现，保安费用经常要占在伊拉克活动费用的15%以上，而这还并不包括分包商的保安费用。国务院则报告说，保安费用占重建项目总金额的16%~22%。鉴于有估计认为2004年到2007年的伊拉克重建总开支为560亿美元，那么以10%的保安费用比例计算，保安费用也有56亿美元。总之，美国政府没有就自己雇佣私人军事公司的情况，提供完整和可公开证实的信息。

光黑水公司一家就在反恐战争中拿到了可公开确认的、价值5亿美元以上的美国政府合同，这并不包括它的"秘密"或"应对紧急需要"的业务，或它为私人机构提供的服务。它关于通过自由市场的效率、节约纳税人金钱的论调正日益显得空洞，因为它的保安分公司并没有赢得任何一项

经过竞争投标的合同。既然美国政府无法或不愿有效地列出花在私人保安或军事服务上的开支，那么做全球性的估计就更难办了。作家P·W·辛格曾在2003年——这时伊拉克战争正在进行，雇佣军还没有大举进驻伊拉克——估计说，全球私人军事行业的总产值为1 000亿美元以上。据国土安全研究公司估计，全球用于反恐的开支在2006年为590亿美元，这个数字虽不包括许多“潜在的”私人保安服务，但已经比2000年增长了6倍。

这一估计的实际含义就是，正名运动已使雇佣军可以永久性地在美国和参战盟友的国家预算中挖走一部分。这些“服务”不再专为那些想维持政权巩固的不稳定国家所预留，而是受到世界几大强国的欢迎，成了它们国家军事力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弗·布莱克在谈到雇佣军的角色正在“扩大”时说：“我认为我们不会倒退。我认为美国的军队不会大幅度增加，而且（利用黑水公司一类的公司）是一个有益的和划算的办法。”

关于黑水公司“正在扩大的角色”，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该公司的领导人是右翼分子，它与各种保守派势力和政客打得火热，它有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长远计划，并具有秘密的性质，以及它与共和党、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关系。它正在迅速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私人军队之一，而且它的几名高级官员是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其中有几人似乎相信自己正在为保卫基督教世界而进行一场英雄的战斗。将这种领导人指挥的部队派入阿拉伯国家，就会加强许多国家最深的担忧：表面上是美国要完成使命，把阿拉伯民众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实际上那是一个正在实施当中的新十字军东征计划。黑水公司鼓吹和设想的东西就是建设一支由美国人组成的私人军队，由敬畏上帝的爱国者构成，这些人拿高工资，而且献身于美国霸权主义事业。为这支军队提供支持的，是工资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炮灰，即来自第三世界的士兵，其中许多人原是美国扶持的残忍政权或暗杀小队的成员。对于这支备受吹嘘的美国部队，黑水公司已将激发雇佣军积极性的因素（或自我辩解）扩大到挣钱之外（尽管这仍是

一个主要因素），涵盖了为国家尽责的爱国主义理由。科弗·布莱克说："这不是为了做生意和挣钱，至少我们公司不是这样。"黑水公司副总裁泰勒说："如果你不想加入我们公司并决心到全球各地去支持有人情味的民主，那可能有比我们黑水公司更好的工作单位，而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在更广大的意识形态范畴内，黑水公司的高管把自己想象成"正义的"雇佣军传统的一部分。国际和平行动协会主席道格·布鲁克斯说："这没什么新鲜的，乔治·华盛顿就用过承包商。"这是黑水公司高管爱说的一句话。确实，他们常提到白宫对面拉菲德公园里的那几座人物雕塑，将其视为本身行业和传统的典范式人物。在这个公园的中间，是杰克逊总统骑马的雕塑，在公园的四角，是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美国一方征战的4名雇佣军的雕塑：法国的拉菲德上将、罗尚博少将、波兰的科斯丘什科上将、普鲁士少将冯·施托伊本。

埃里克·普林斯2006年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致辞说："如果认为承包商上战场是很新鲜的设想，那是错误的。拉菲德公园里的那4名外国军官，你说是承包商也行。他们来到这里增强了大陆军的能力，大陆军在他们到来之前是很艰难的。在冯·施托伊本的雕塑上，有一段铭文，写的是他为取得了美国独立的平民军人灌输了军事训练和纪律。我们在伊拉克或阿富汗就是在做这样的事，美国政府已经雇我们并授权我们这样做，于是我们就把保卫自己和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教给当地人，这样就不必派大批常规军队去做这样的事了。你们知道，德国雇佣军在美国内战期间曾为支持联邦政府的各州打仗，而且还获得了勋章。"科弗·布莱克也说过类似的话："拉菲德公园可以称做是我们的英雄建的承包商公园，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国家并训练了我们的先辈。"

雇佣军行业的正名活动在2006年2月赢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五角大楼的4年防务评估报告正式承认私人承包商与美军现役、预备役、文职人员一样，均是美国军队"总兵力"的一部分。据这份报告称，五角大

楼的政策“现在要求将承包商对商业活动的执行纳入作战计划和命令。通过将承包商纳入自己的计划，作战指挥官可更好地确定自己的任务需要”。这对雇佣军行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时刻——黑水公司和其他公司认为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刻，说明它们终于获得了对于生存和赢利十分关键的合法地位。雇佣私人士兵不再只是一种选择，它已成为美国的一项政策。至于这项政策未经公开辩论即由拉姆斯菲尔德作为一项法令发布，已是无关紧要的事了。到2007年，黑水公司已将自己的2 300名士兵部署在至少9个国家，而且其数据库里还存有2.1万名承包人员的数据，以备不时之需。黑水公司私人军队的崛起，活生生地体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几十年前预言的不祥情况——他1961年在告别演讲中曾预言“军工联合体”的崛起和“错位的力量”会带来“严重影响”。

在布什政府积极推动民营化大篷车之际，2007年夏天，高坐车上的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是一个右翼思想库，一直是政府和军队民营化运动的领军者）在华盛顿主办了一次雇佣军会议。该会的主题是“战场上的承包商：关于雇佣防务行业的未来”，它请来的嘉宾是黑水公司副董事长科弗·布莱克，以及两位前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会场上挤满了来自私人军事公司、国务院、五角大楼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这个会议就好像为雇佣军办的再教育营，而“教父”科弗·布莱克则就正名问题讲课并宣传产品：雇佣军服务。他对大家说：“我们这个星球处于混乱状态。我个人对这一点十分不安，因为在经历过冷战之后，我的确认为我们会有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平静、放松和善意的阶段。这种混乱是颠覆性的。”他然后将话题转到了雇佣军行业本身，以催眠术士的口吻侃侃而谈：“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像圆桌骑士团[①]，但这的确是我们的看法。要以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诚实为重。这很重要。我们不是不讲信誉的人。我们不是骗子。我们以这些原则

① 传说中的古不列颠亚瑟王麾下的骑士们总是环圆桌而坐，故有此说。——译者注

为信仰。我们相信应该有人代表我们的利益。我们相信应该（为国家）提供支持。我们是合乎职业道德标准的。我们为自己的雇员提供培训。这是一个将会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希望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做出我们的贡献。”

（本书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E4OTQzMT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894310.zip",
  "filesize": 25267582,
  "md5": "2ca02f48534267e26c0110a14bece9af",
  "header_md5": "9f001db9e46bcac8d3b8fb990579dbfc",
  "sha1": "c76f52722a1fb431d7a7750cd5d323d48197a705",
  "sha256": "243eb9640881d8467bbd3c1b59552b7168ed75974ab3fde21f9364e7297794a4",
  "crc32": 4147754565,
  "zip_password": "52gv",
  "uncompressed_size": 27927227,
  "pdg_dir_name": "\u2551\u250c\u2566\u00ab\u2500\u250c\u2500\u2557\u00fa\u2551\u2566\u255c\u255a\u2566\u2592\u00fa\u2591\u2593\u2563\u00bd\u2566\u255b\u255a\u03c4\u2551\u256c\u00df\u255a\u255e\u2261\u256c\u00ac\u2569\u2514\u255c\u03c4\u256b\u03b5\u255f\u2510\u2524\u2264\u2561\u2500\u255b\u207f\u2569\u252c\u2563\u00bd\u2566\u255b_11894310",
  "pdg_main_pages_found": 246,
  "pdg_main_pages_max": 246,
  "total_pages": 271,
  "total_pixels": 154042470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